武俠世界

奪命針（新穎俠情倫理推想故事） 馬騰·著

一名身份不明的人在客棧中暴斃，由是引出一連串事故，應天府總捕頭薛不羣幾番遇險，仍然窮追猛打……最後巧佈妙計，請君入甕，意外地消弭了一次江湖動亂……



$4.00

第25年

36

編者話 今期刊出馬騰的巨型小說「奪命針」，是一篇深具偵探推理性的武俠故事，不但題材新穎，而且結構也具連環性質，內容描述一名身份不明的人突然在客寓中暴斃，由是引出了一連串的事故，應天府總捕頭薛不羣接辦此案，幾番險遭厄境，但也毫不氣餒，再接再厲，找尋眞相，於是佈下了一條「請君入甕」的妙計，終於意外地消弭了一次江湖動亂，欲知詳情，先睹爲快。

＊＊　＊＊　＊＊

西門丁今期有簇新巨著刊出，是齊雲飛傳奇故事之「胡姬」，是篇講述一個胡人的女兒嫁給「黃龍幫」的幫主爲妾，但不久便突然失踪了，之後江湖上連續發生幾件轟天動地的事，引出幾個性格不同的青年俊彥，但他們却同時迷上江南杏園的柳三小姐，於是一連串的多采多姿的情節便不斷出現……愛好西門丁作品讀者，請參閱今期本刊95頁。

＊＊　＊＊　＊＊

下期巨型小說是龍乘風的雪刀浪子故事「百變奇兵」，本故事奇幻獨特，構思精細嚴謹，由頭至尾筆力萬鈞，氣勢雄渾迫人，佳作當前，幸勿錯過。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114.00
一年港幣	$22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135.00
一年港幣	$270.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182.00
一年港幣	$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 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七樓
電話：H八一六〇二六一

武俠世界

第25年
第36期
（總號1272）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推想故事

新穎俠情倫理

奪命針

文·騰飛
圖·馬可



命案發生　迭遭意外

五月初十。

應天府。

卯牌時分，隆福客棧中出了命案。

人命關天，客棧掌櫃不敢怠慢，立刻命一名店伙報官。

應天府總捕頭手到擒來薛不羣恰好在班房中，聞報之下，立時帶着四名幹練手下，火急趕去隆福客棧。

死者是住在人字上房的男客，姓蔡，名立，年紀大約三十五六歲，大塊頭，看樣子是個江湖人，因爲其入住客棧時，腰掛長刀，那柄刀此刻仍然枕在蔡立的枕下，蔡立是死在床上的。

而且，表面上看來一點傷痕也沒有，更沒有打鬥掙扎過的跡象，總捕頭薛不羣仔細地檢查過死者的全身上下，以及察看過房間內的物件後，不由沉吟着皺起了眉頭。

因爲從現場種種的跡象看來，都不像是兇殺，因爲死者的身上不但全無傷痕，連掙扎過的跡象皆沒有，而死者帶來的那個包袱中，亦原封不動地擺放在床裏頭，裏面除了幾件衣服之外，還有六七十兩銀子，六千兩銀票！

死者隨身竟然帶着數目這樣鉅的銀票，却乂沒有失去，若說死者是被人謀殺的，那就令人大惑不解了。

這也是總捕頭薛不羣感覺到疑惑的地方。

千古以來，殺人必有動機，或是仇殺，或是姦殺，或是謀財殺人，總之，必有原因，薛不羣在應天府任職八年，破案不下百起，其中關乎人命的，莫不有其動機，只有這一件命案例外。

若說是謀財害命，包袱中數目這樣鉅的銀票仍在，單是這一點就說不通了，而死者的身上一點傷痕也沒有，這種情形之下，唯一的解釋就是：死者蔡立是突然暴斃的！

至少，薛不羣那四名幹練的手下就一致這樣認爲。

從表面的跡象看來，薛不羣也不能不同意四名手下的看法，但他的心裏却總覺得死者忽然暴斃，必有蹊蹺。

一個活生生的人忽然間無端端暴斃，你說有沒有蹊蹺，就一定要弄個清楚明白，於是乎他吩咐一名手下召來仵工，將死者的屍體弄回衙門的停屍房。

客棧掌櫃但求不會牽連到他們的身上，那就上上大吉。恭敬地將薛不羣等一羣官差送出了客棧，並且悄悄地將一錠約五兩重的銀子塞在其中一名幹捕的手中。

所謂化財擋災，這是千古不易的「歪理」，確實屢試屢爽，那名捕快臉色不變地接收下來，這已經是官場中一種見怪不怪的積習。

奪命黑針

總捕頭薛不羣由於好奇心的驅使，回到衙門之後，立刻將一名專責解剖死屍的老仵工召來，命他立刻將死者蔡立的屍體解剖。

這位老仵工是位經驗豐富的仵工，薛不羣破獲的案子中，有不少宗是由於這位老仵工從死者的身上發現綫索，從而提供了破案的綫索。

老仵工對着蔡立的屍體就像對着一頭屠宰的死豬般，毫不動容，手法俐落地將死者身上的衣服脫個精光，然後伸出一雙瘦長靈巧的手，在死者的全身上下逐分逐寸地摸捏起來。

別小看了他這個動作，若是死者的身上體內有某一處骨絡什麼的有損碎，或是皮肉有微小的暗器之類，表面上看不出來，但被他這一摸捏，便會察覺到。

老仵工摸完之後，朝薛不羣搖搖頭，吐口氣，然後拿起一把又薄又利的刀子，穩定地將死者的胸腹剖開來。

胸腹剖開，五臟腸肚盡現，一切皆完好無損，老仵工爲了檢查得徹底點，將死者的腸臟掏了出來，翻看着。

旁邊的薛不羣看得很清楚，死者的內臟完好無損，一點損毀的跡象也沒有，這就令人奇怪了，若說死者是暴斃的，那麼，體內總有一處地方不妥，才會忽然間死去。

如今死者的體內機能完好，那是不可能會暴斃的，這點應該有一個原因的。

這位老仵工剖屍不下百具，却從來未見過一具身上無傷，體內肝臟腸肚完好，却忽然暴斃的屍體，連他也有點迷惑地搖了一下腦袋。

薛不羣瞇着雙眼沉吟了一會，忽地雙眼一睜。「老張，將他的頭髮剃掉！」

老仵工老張目光抬了一下，沒有說什麼，拿起一把鋒利的剃刀，手起刀落，死者的頭髮斷草般紛落，不一會，便比和尙的頭還要光。

薛不羣俯下身，目光閃閃地在死者光禿禿的頭上察看起來。

老張也睜着那雙老而不花的眼察看起來。

驀地，薛不羣目光一凝，臉露興奮之色，急促地低聲道：「老張，你看！」

老張循指看下去，看到死者頭上的腦匯穴上，有一個小小的針孔，現出一點黑來。

老張輕舒一口氣，嚅動咀唇道：「還是總捕頭細心，原來致命處在頭上！」

薛不羣亦吐口氣道：「這兇手眞好心思，在死者的腦匯穴上下手，若不是我一時好奇，就會將這件案當作暴斃案結案算了！」

「一針奪命，這種手法老朽還是第一

次見識到，江湖上的驚人手法眞是無奇不有，這死者身上絲毫傷痕也沒有，換轉是老朽，也會以爲死者是暴斃身亡！」老張欽佩地望着薛不羣。

「老張，將兇針取出來。」薛不羣腦海中仍然有很多疑問得不到解答。

譬如說，如今旣然查出了死者是被人用一種陰毒的手法殺死，那麼，是仇殺還是謀財奪命？從表面上的跡象來看，死者隨身帶着的鉅欵未失，有可能是前者，但旣是仇殺，爲何又要幹得這樣掩藏？只怕這其中大有文章。

× × ×

「取出來了！」老張用一把鐵鉗子將死者腦匯穴上的那根針拔了出來，遞到薛不羣的面前。

薛不羣也就暫時撇開滿腦子的疑問，察看起那根奪命兇針來。

這根針長約四寸，却只有髮絲般粗細，通體墨黑，也不知是用什麼製成的。

那殺人者用這樣一根針來殺人，確是別出心裁，腦匯穴乃是人身至緊要的大穴之一，黑針體長約四寸，直刺入腦匯穴中，不死才怪。也只有在這處下手，最難發現。

薛不羣用兩根手指挾住那口針，遞到眼前仔細地察看起來。

這口針毫無特別之處，就像一口普通的針無異，唯一不同的就是，這口針是黑色的！

黑色的針倒是罕見得很，這應該是一條綫索，但他却想不起武林中有那一位是用黑色針作暗器用的。

這雖然是一條綫索，但却是一條很難追查的綫索。但無論如何，總算解開了死者致死之謎。

薛不羣忽然間覺得肚子餓了，將那口黑針小心地收藏在身上，對老張道：「老張，辛苦了，去喝兩杯。」

老張無妻無兒，生平唯嗜杯中物，聞言精神一振，高興地道：「總捕頭，難得你今日這樣好興緻，老朽作東，與你喝個痛快！」

薛不羣興緻地道：「老張，喝醉了我可不扶你回家！」

老張笑嚷道：「總捕頭，只怕醉的是你。」

兩人淨手之後，相偕到酒樓買醉。

惡客接現

五月二十五。

距離隆福客棧發現房客蔡立死亡之日，足足半個月了。

客棧的掌櫃以及伙計都將這件事淡忘了。

這一日，却來了一位客人，巧得很，他入住的亦是人字上房。

這位客人像位客商，他登記的姓名是朱桐，年紀約四十開外。

這位叫朱桐的客人在房中歇息了好一會，才換過一件衣服出來，一逕來到掌櫃的面前，口氣和善地道：「掌櫃的，我想向你打聽一個人。」

掌櫃的立時熱心地道：「客官打聽的可是城內的人？若是有頭有面的，我全認識。」

那知這位客人却搖搖頭說道：「掌櫃的，我向你打聽的是一位曾在貴店歇過的人客。」

掌櫃的怔了一下，狐疑地上下打量着這位人客，遲疑地道：「不知客官打聽的是什麼人？」

朱桐道：「此人大概是在月初在貴店歇過，大塊頭，姓蔡，名立，掌櫃可曾記起這個人？」

掌櫃的刹時如遭雷殛，猛震了一下，臉色也變了，顫着聲道：「客官是他的什麼人？」

朱桐語氣一沉，道：「掌櫃的，先答我是否有這樣一個人入住貴店？」

掌櫃的目光接到朱桐那冷厲的目光，心底一寒，急不迭地說道：「不錯，月初的確曾有一個叫蔡立的客人入住敝店，不過……」

「他離開了？幾時離開的？」朱桐情急地問。

掌櫃的心中直打鼓，心裏不得不答道：「他沒有離開……」

「那他現在住在那一間客房？」朱桐情急地打斷掌櫃的話，並且一把抓住了掌櫃的肩頭。

掌櫃的身形立時彎了起來，連聲呼痛，朱桐才知道自己情急失態之下，抓痛了對方，急不迭五指一鬆。

掌櫃的吸了口氣，伸手揉揉被抓痛的肩頭，驚懼地說道：「他本來是住在人字上房的，但……那天……早上，他却死在床上……」

掌櫃的說到這裏，忍不住打了兩個寒顫。

「死了？」朱桐兩眼一睜，「怎會死的？」

掌櫃的已嚐過朱桐的厲害，不想再嚐，於是乎急忙說道：「據捕房的人說，那位客官表面沒有一絲傷痕，可能是暴斃身亡，房內也沒有打鬥的痕跡，後來他的屍體與他隨身携帶的包袱便被那些捕快帶回衙門去了。」

「他入住貴店時，隨身携帶了什麼東西？」朱桐緊張地問。

掌櫃的苦着臉，眨眨眼睛道：「客官，這一點我因沒有留意，所以記不清楚了。不過，衙門的薛捕頭帶走了一個包袱，聽說包袱內有六千兩銀票。」掌櫃旣是吃四方飯的，自然一眼就看出這位作客商打扮的朱桐不是好惹的，他爲求脫出這件事之外，便將他知道的說出來。

朱桐聽了，却連眼也不眨一下，追問：「包袱內還有什麼？」

「這我可就不清楚了，」掌櫃的仍想探一下對方的底：「你與那死去的客官是何關係？」

朱桐目光一凝，如尖刀一樣盯在掌櫃的臉上，沉沉地道：「你最好少管閒事，否則，哼！」

掌櫃的被他的目光盯得渾身不自在起來，身子抖了抖，吶吶地道：「客官，我……怎敢多管……閒事……」

「那就最好！」朱桐將一錠約十兩重的銀子塞在掌櫃的手中，壓低聲音道：「這件事你不准對任何人說，若有人向你們打聽有關死者的事，不要說，同時盡快通知我！」

掌櫃的目光閃縮着，明知這錠銀子不好受，但又不敢不受，驚顫地連聲說道：「放心吧，我……一定依照客官的吩咐去做。」

朱桐這才滿意地點點頭，大步走出了客棧。

× × ×

天色向晚，歸鳥投林。

炊烟四起中，薛不羣快步走向他的居所。

他的居所離衙門不遠，穿過兩條街，轉入一條巷，巷那頭一戶獨立的小宅院，就是他的家。

他今年雖然已經三十四歲，但却仍然是孤家寡人一名，一個人住在那座小宅院中。

他回家可不是吃飯，而是換件衣服，赴一個朋友的約會。

推開那道齊腰高的小院門，薛不羣走到宅屋前，將鎖起的大門打開，一脚跨了進去。

由於太陽這時候已沉落山後，暮色一片，屋內自然也是昏昏黯黯的，看不大清楚。

但薛不羣仍然一眼就看到堂屋中有一條身形面向大門而坐，他的脚步也就猛地窒住了。

「什麼人？」薛大羣喝聲出口，手已按在腰間刀柄上。

屋內那朦朧的人影發出一聲笑：「哈哈，果然不愧是大捕頭，目光銳利，反應也够快！」

薛不羣凝目之下，看清楚了屋內坐着的那人的模樣。

那人坐在堂屋正中的一張椅上，身上穿着一襲寬大的灰袍，頭上也套着一個灰布頭罩，只露出一雙眼睛。換言之，這人全身上下套在一個灰布袋中，根本就看不出此人的身材面貌，只能從兩個眼洞中看到從中射出來的兩道冷電一樣的目光。

對於眼前這人的那份鎭定及有恃無恐的樣子，薛不羣在心中估量：「此人敢找上門來，肯定不是易與之輩，倒要小心應付才是，不知此人是什麼來頭？」

「怎麼了？大捕頭，別是因爲我這位不速之客而吃驚得不會說話吧？」這位幪面客以揶揄的口氣對薛不羣說。

薛不羣心中冷笑一聲，冷然開口道：「你用布幪着頭臉，大概是不欲以眞面目示人，我也不想問你的大名了。你肯定不會說，那我就問一下你的來意吧！」

薛不羣口中說着話，雙眼在屋內掃視了一遍，確定了這幪面人只是一個人來，也猜到對方必是從屋後的窗子潛進來的。

幪面人哈哈笑道：「我正想將我的來意敬告！」

頓一頓，接說道：「我此來只是問你一些說話，別無惡意，大捕頭若是據實以告，我還會報答一番！」

薛不羣却沒有答話，只是拿眼望着幪面人，靜等對方將問話說出來。

幪面人乾咳兩聲，清清喉嚨道：「大捕頭，本月初城內隆福客棧是否有一位叫蔡立的人客暴斃在床上？」

薛不羣心頭跳動了一下，暗忖：「那件命案終於有下文了！」

表面上却不動聲色地道：「請問你與死者是何關係？」

幪面人目光閃動了一下，避而不答道：「大捕頭，你還未答我的問話。」

薛不羣眞想衝口道：「你憑什麼要我答你！」但他還是忍住了，他想順着對方的問話，猜測對方此來的目的是什麼，於是他答道：「確有這回事！」

「他的屍體被你們弄回衙門，必有將之剖驗吧？」幪面人口語也友善了一些：「請問他是怎樣死的？」

薛不羣忍着一口氣，念頭轉了一下，道：「他是怎樣死的，與你有關？」

幪面人的口氣又變得冷厲了：「大捕頭，請答我的問題好麼？」

薛不羣不由得氣往上湧，正想發作，但想了一下，將那口氣壓下去，淡然道：「他渾身上下一點傷痕也沒有。經過剖驗，仍然查不到他致死的原因，故此我也不敢肯定他是被殺還是暴斃身亡！」

薛不羣將發現死者腦滙穴上插着一支奪命兇針的一節隱瞞起來，是因他還未知道對方的身份，萬一對方就是殺害蔡三的兇手，那豈不是與他以殺人滅口的機會？

「那依你的判斷呢？」幪面人忍不住問。

「在未找到確證之前，我不敢亂下斷語。」薛不羣冷然說。

「果然不愧名捕風範。」幪面人不知是誇讚還是奚落，接語氣一轉，問道：「聽說蔡立有一個包袱，不知包袱中有些什麼東西？」

薛不羣心頭一動。暗忖：「終於漸入正題了。」口裏却說道：「銀票六千兩，散碎銀子六十三兩，衣服五件，別無他物了。」

這一次薛不羣却據實以告。

「沒有別的物品了？」幪面人冷電一樣的目光瞬也不瞬地注視着薛不羣臉上的神情變化。

薛不羣坦然道：「包袱內確實只有那幾樣物件，至於原先還有沒有其它的東西，那就不清楚了。」

幪面人的目光在薛不羣的臉上注視了好一會，才移開。「請問大捕頭將蔡立葬在那裏？」

薛不羣答道：「城西外的亂葬崗！」

說話間，身形疾標入屋內，刀光一閃，削挑向幪面人的灰布頭套，同時疾喝聲：「朋友，你也該亮亮相了！」

灰衣幪面人顯然早已暗中提防着。但見他上身向後一仰，連人帶椅朝後便倒。右脚飛挑而起，準確地踢向薛不羣的執刀右腕脈門！

幪面人這一招可謂妙着，正是攻敵之必救，那知道薛不羣也像早就料到對方有此一着般，斜削上挑的刀勢倏地一變一沉，以刀背截敲向對方的脚面骨！

幪面人縮脚不迭，同時左脚在地上一蹬，身形像離弦箭矢一般，朝後倒射了出去！

「朋友，還想走？」薛不羣叱喝聲中，人刀如矢，飛斬幪面人。

幪面人的身手却很高明，否則，他也不敢貿然摸上這位應天府總捕頭的家。但

見他倒射的身形「呼」地一個倒翻，右臂疾伸。接一抄，竟然被他抄住了橫樑，身形隨之一蕩而起，恰好閃避過薛不羣那一刀！

「嘩啦」暴响聲中，木瓦四濺飛射中，幪面人藉那一蕩之力，雙腿斜撑而出，將一片屋瓦撑破，緊接鬆手，身形便藉勢穿出了瓦面外面！

這一着確實大出薛不羣意料之外。

在他的想像中，對方既然是從後窗潛入來的，那就極有可能從後窗逸出，故此他人刀斬空的刹那，身形急墜，封住了後窗的所有出路。

那知幪面人隨機應變，破瓦而出。

待到他驚覺時，欲追截巳是無及，待到他隨之騰身拔起，破瓦而出，幪面人的身形巳飛掠出十數丈外，在夜色四合中，只能够望到一條淡淡的人影，一閃再閃，沒在夜色中。

薛不羣也沒有追過去，就算要追也是白追，就那樣站在屋頂上，看着那幪面人的身影閃沒在夜色中，才從破瓦洞中穿墜回屋內。

雖然截不住那幪面人，更看不到幪面人的廬山眞面目，不知對方是何許入，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件命案巳有了發展，只要有發展，就有破案的希望，也就可以解開蔡立被殺的謎團了！

而更重要的一點却是，今晚的話沒有白說，起碼，巳從幪面人的問話中，知道對方是衝着死者來的，而且是爲了死者身上的某一件物件來的！

這可是一條重要的綫索。

起碼，憑這條綫索巳約略猜到，死者之所以被殺，就是因爲幪面人查問的某一件物件。

而那件物件很可能巳經被行兇者取走了。

薛不羣呆呆站在屋內，想得出了神，直到一陣沓雜急促的脚步聲傳來，他才霍然驚覺過來。

來的原來是他的手下捕快。

「頭兒，你沒有什麼吧？發生了什麼事？」他的一名幹練手下裘勇喘着氣問。

「沒有什麼，剛才來了一位不速之客，這人却溜滑得緊，想留住他，却讓他跑了。」薛不羣不想說得太多，胡亂應付過去，接問：「你們怎會趕來的？」

裘勇喘口氣答道：「大概是你們動手時，驚動了附近的人，有人跑來衙門通報的，屬下等立刻就趕來了。」

「好了，沒事了。你們回去歇一下吧。」薛不羣猛地想起那個約會，急不迭朝裘勇等人揮揮手，逕自入屋換衫去了。

裘勇也就帶着那些捕快返回衙門。

× × ×

薛不羣換好衣衫，急匆匆地便出門而去。

才轉出小巷，驀地一縷指風直襲向他的軟麻穴！

薛不羣料不到竟然有人在街上偷襲他，他自幹上這一行之後，這還是第一次，由於心急赴約，只好放步急行，忽略了其它，驀然之下，差一點就着了道兒。

尚幸他一向小心慣了（幹他們這一行的，常有亡命之徒不顧一切施行報復，也所以形成了每時每刻皆小心在意），而且他的反應也够快，藉着急走之勢，向前斜搶出一大步，恰好避過了那一縷指風。

但那偷襲者看來是志在必得，「霍」地另一隻手電閃般抓上薛不羣的肩頭！

薛不羣急卸肩，反手一掌掃向對方的小腹，同時間長刀出鞘，刀光飛閃間，一刀撤掃向那人的下盤。

那名偷襲者被逼得霍地跳開一步，但即時又欺上，左掌封刀，右掌拍向薛不羣的肩頭！

這位偷襲者不但身法快，出手也快，而且招式奇幻，薛不羣的長刀竟然被他的左掌封死，施展不開，心頭暗驚之下，一脚飛踢向對方的小腹丹田。

那偷襲者眼看便一掌拍在薛不羣的肩頭上，在拍上的刹那，倏然改掌爲抓，急抓向薛不羣的肩井穴，這人招式變化之快，直如電光石火！

那知道薛不羣那一脚却迫得他只好飄退開去，否則，他固然可以抓攫住薛不羣的肩井穴，但也勢必被薛不羣一脚踢在小腹丹田上。

「朋友好大的胆子，竟然敢出手偷襲公差！」薛不羣乘機發出一聲大喝。

那名偷襲者倏退驀進的身形被薛不羣這一喝，窒住了！

直到這時，薛不羣才有機會看清楚這位偷襲者。

這名偷襲者亦是用布幪面，穿一身黑色勁裝，身材頎長，身上居然沒有帶兵器，只有一雙在黑暗的夜色中炯炯發光的目光從幪面布上透射出來，薛不羣初時還以爲是不久前從屋頂溜走的灰袍幪面，這一看，立刻知道不是。

他不由亦吸了口氣，心中暗忖：「怎麼一下子一個接一個地找上了我？看來這件命案牽涉到很多人，我倒要小心應付才好。」

那幪面人居然沒有再向薛不羣出手，只是定定地站在那裏，一雙炯炯的目光直射在薛不羣的臉上。

「哼哼，薛大捕頭果然有兩下子，難怪博得了一個手到擒來的大號了，某家倒是低估你了！」幪面人忽然開口說話。

薛不羣橫刀在胸，冷然道：「朋友，我與你有仇？」

幪面人桀桀一笑。「某家今日見識了薛大捕頭的身手，某家若與你有仇，那就是某家的不幸了！」

「那你爲何向薛某出手偷襲？」薛不羣有點怒了。

「這純是想見識一下薛不羣大捕頭的身手，請別誤會。」幪面人發出一聲笑：「某家的來意，只是想問你兩個問題。」

又有人向他提問題，薛不羣的眉頭不禁皺了起來，心中念轉：「看來這人又是衝着灰衣幪面人相同的目的來的！」

語聲一沉道：「薛某連朋友是何方高人，廬山眞面目也不知道，恕薛某不便回答。」

幪面人發出一聲厲笑。「薛大捕頭，還是請你合作點的好！」

薛不羣怒氣一湧，厲聲道：「你這是威脅薛某？」

「隨便你薛大捕頭怎樣說吧。某家只

要你答兩個問題！」幪面人的語氣亦轉趨强硬，並且斜踏出兩步，將薛不羣的去路封住。

薛不羣一眼看到幪面人那麼閒閒地踏前兩步，便將他所有的去路封住了，不禁心中駭然，他是識貨的人，一看便知道對方修習過上乘步法，這人的身手亦大是可觀了。

心中念頭一轉，忖道：「我何不應承他，看他提出的是何問題，是否與灰衣幪面人懷着同一的目的。」

於是他語氣一轉，軟中帶硬地道：「薛某姑且應承你，但只答兩個問題，請記着。」

幪面人炯炯有光的目光一柔，語氣亦沒有那樣强硬了：「薛大捕頭，請問於本月初死於隆福客棧的死者蔡立，是被殺還是暴病身亡？」

薛不羣心頭動了一下，暗忖：「果然又是懷着同一的目的。」口裏却回答道：「這一點，薛某不能給你肯定的答覆，因爲直到目前爲止，薛某還弄不清楚他的死因。」

幪面人顯然不大滿意薛不羣的答覆，目光在他的臉上盯了好一會，才狐疑地道：「薛大捕頭，這是眞的？」

薛不羣怒道：「你若不相信，又何必問薛某？」

幪面人發出一聲自嘲的笑聲：「好了，薛大捕頭，算某家一時失言，現在問你第二個問題：死者蔡立的隨身行李中，帶着一些什麼物件？」

終於問到正題了。

薛不羣毫不考慮地將答灰衣幪面人的話複述一遍：「隨身包袱內有銀票六千兩，散碎銀子六十三兩，衣服五件，除此別無他物！」

幪面人目光閃動了一下，加重語氣道：「薛大捕頭，就只得這幾樣東西？眞的別無其它了？」

薛不羣心裏冷笑一聲，道：「朋友，你以爲死者蔡立的包袱中，不止這幾樣物件？」

幪面人被薛不羣這樣一問，不禁怔了一怔，隨即厲笑道：「薛大捕頭果然不愧是公門老手，見微知著，某家佩服！」

「佩服」兩個字才出口，身形倏地一欺，雙掌接連拍出，左掌封壓薛不羣的長刀，右掌拍向他的天靈蓋！

從這幪面人出手的招數，不難看出他想將薛不羣來個殺人滅口。

薛不羣料不到對方說得好好的，會向他猝然出手，吃驚之下，身形暴退，同時撮口發出一聲長嘯。

幪面人欺前的身形窒了窒，驀地拔了起來，手一揚，打出一蓬暗器，接身形一拗，倒掠上兩丈過外的一處瓦面上，停也不停，長身投掠入夜空中，閃了兩閃，便消失無踪了。

薛不羣長刀展佈揮舞之下，但聽「叮叮噹噹」一陣亂响，將射來暗器盡數擊落在地，那幪面人的身形巳消失在夜色中，只好打消追截的念頭。

怔怔地望着那幪面人消失的方向好一會，心中有一連串的疑問閃過，却一個也得不到解答，直到一陣呼喝聲及急促的脚步聲迅速移近，他才驚覺過來。

趕來的人正是他的手下捕快，薛不羣剛才發出的一聲長嘯，正是召集手下的一種暗號，而這裏只不過距衙門兩條街，那一聲長嘯却可以傳出數里之外，他的手下自然聽到。

薛不羣望着飛奔到來的手下，不禁苦笑，驀地，他的心頭跳了一下，一個問題迅速升上了他的心頭：「這兩人在我口中問不出什麼，會不會找上老張？」

一想到這一點，他的心立時收緊了。也來不及多作解釋，只對領先奔來的四名親信幹練手下喝道：「裘勇、洪生、馬進、張天立刻隨我來，其餘的回衙門。」

說着當先掠了出去。

裘勇等四名幹練久隨薛不羣，從薛不羣的語氣中，巳聽出事情大不尋常，一聲也沒有吭，放開脚步，緊隨在薛不羣身後急奔。

× × ×

薛不羣料得沒有錯，果然有人找上了仵工老張。

仵工老張今晚喝多了兩杯，有點昏昏然，所以連碗碟也沒有收拾，就倚在椅子上，昏昏然假寢起來。

也不知過了多久，驀地鼻子一陣搔痕，忍不住「哈嗤」地打了個大大的噴嚏。

這個噴嚏，將他的酒意打消了大半。

也因此他眼一張，看到在昏黯的油燈光映照下，面前赫然站着一個幽靈也似的黑色人影。

凡是幹仵工這一行的，雖然也深信有鬼魅存在，但都不大懼怕，否則，也當不了這一行。

老張自十五歲起，便繼承父業，當了仵工，這四五十年來，見過的屍體何止百十具，早巳將之當作「鹹魚」那樣看待，心中一絲懼怕的念頭也沒有了。

對於驀然出現在自己眼前的這條幽靈也似的人影，他一點也不驚怕，眨了眨眼睛，慢吞吞地道：「你是什麼人？找上我這老不死有何事情？若是來發財的，那你就找錯人了。」

那人影確是一個人，穿一件灰褐色的長衫，在黃滲滲昏濛濛的燈光映照之下。那張呆板的臉有如面具般，確實有幾分似鬼。

那人死眉死眼地盯着老張，目光森寒冷銳，咀皮子噏動着。「我沒有找錯人，你不就是在衙門中專門剖驗死屍的仵工老張麼？我找的正是你！」

老張喃喃地道：「你找我幹麼？別是你家裏死了人吧？這樣晚了，你就算給我十兩銀子我也不會跟你去收殮屍體的！」

「老傢伙！別裝醉賣傻了。再不正經點，老子可要將你整弄整弄了！」這灰褐衣人沉聲叱喝。

但老張依然道：「我根本就不識你是什麼人，你快走吧，我要大聲叫了！」

「老傢伙，你是不見棺材不流淚，老子就叫你先嚐嚐苦頭再說！」灰褐衣人惡狠狠地說着，同時一伸手，五指如鈎，扣住老張的肩頭。

老張剎時矮了下去，渾身發顫，張開口却叫不出聲來，原來那人巳出指點了他的啞穴。

眨眼間，老張五官扭曲在一起，頭上滾冒出豆大的汗珠，瞧他的那樣子，痛苦極了。

那灰褐衣人眼看再抓下去，老張就會支持不下去而昏暈過去，於是鬆開了抓着老張的肩頭的手，「嘿」然道：「老傢伙，現在願意乖乖地聽老子的了吧？」

老張全身彷彿虛脫了般，大口大口喘着氣，點着頭，却說不出話，那人出掌拍開了老張被封的啞穴。

老張立時臉白氣急地呻吟出聲，那灰褐衣人在獰厲地說聲道：「老傢伙，半月之前有一人死在隆福客棧內，後來舁回衙門，是否你開刀剖驗？」

老張驚恐地望了那人一眼，點頭不迭地顫聲說道：「不錯……正是我開刀剖驗的。」

「發現了什麼沒有？」那人緊接問。

老張遲疑了一下，記起了總捕頭那天與他喝酒時，曾囑咐他不要將發現那口黑針的事說出來，不禁遲疑起來。

那灰褐長衫人刹時目光一寒，逼視着老張，挫着牙道：「老傢伙，你若不老老實實將一切說出來，老子要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老張一聽，驀地打了兩個寒顫，急急道：「我說了你不會難爲我？」

灰褐長衫人凌厲的目光刹時一緩，從懷中掏出一張銀票，放在桌子上，乾笑着說道：「這裏是一千兩的銀票，只要你能將發現的說出來，老子不但不會爲難你，這張銀票也是你的。你就算不再幹那一行，這筆銀子也够你吃喝個十年八載，怎麼樣？」

老張確是從來沒有見過上千兩的銀票，更別說擁有了，一雙眼睛亮起來，怯怯地望了灰褐長衫人一眼，問道：「你不是騙我歡喜的吧？」

灰褐長衫人目光閃了一下，假笑道：「老子是什麼人？豈會出爾反爾！」

老張終於一手將那張銀票抓在手中，口裏道：「從死者蔡立的腦滙穴中，發現了一根通體墨黑的長針，據薛總捕頭說，死者就是死在那根黑針之下的！」

灰褐長衫人神色變動了一下，目中閃過一抹兇光，接又問：「那根針現在收藏在那裏？」

老張接口答道：「在薛總捕頭處。」

「這件事有多少人知道？」

「這件事原本只有我與薛總捕頭知道，但現在你也知道了。」老張變得話多了起來，也不再害怕了。

「嘿嘿，薛大捕頭果然厲害，連插在那樣隱蔽地方的一口針也能够發現，老子倒是小覷他了！」灰褐衣人冷笑聲中，一指戳向老張的眉心。

老張還不知道死神降臨，脫口讚道：「不是我亂誇亂讚，薛總捕頭確實……」

下面的話他一下子噎住了，因爲灰褐長衫人戳出的一指已戳在他的眉心上，他立時驚駭得張大了雙眼！

可惜他連一聲也叫不出，眉心濺血中，頭一歪，咽了氣！

老張的身子將倒未倒的剎那，灰褐長衫人一把將他扶住，接扳開了老張的手，將那張銀票取回，揣回懷中。

接身形一轉，四下掃了一眼，目光再落在像倚坐在椅子上酣睡過去的老張身上望一眼，驀地神色震動了一下，傾身靜聽，臉色遽變之下，身形斜向一面敞開的窗子，一縱身穿了出去，立刻被黑沉沉的夜色吞沒了。

脚步聲也就在這刹那來到了老張的門前。

而且從雜亂的脚步聲中，可以聽出來的不止一人。

× × ×

來的是五個人，領頭一人正是應天府總捕頭薛不羣。

跟在他身後，自然是他手下的四名幹捕裘勇、洪生、馬進、張天。

「老張，老張，開開門！」薛不羣連氣也還未喘過，便舉手拍門。

那知兩扇關起來的門是沒有上閂的，只是虛掩着，被他一拍，拍了開來。

聽不到老張的應聲，而兩扇門又是虛掩的，薛不羣這刹那心頭不由一沉，一個念頭也同時閃過他的心頭：「莫非老張出了事？」

這個念頭一起，立時將腰間長刀抽出來，同時一揮手。

裘勇張天立時左右閃撲向兩邊屋側，薛不羣亦將兩扇門推得大敞開來，目光迅速朝屋內一掃，見屋內沒有異樣之處，靠左手牆裏邊的一張桌上，一盞油燈閃射出昏黯的黃光，桌旁的椅子上，影影綽綽地可以看到老張正倚坐在椅子上，像是睡了過去，桌上放着碗碟筷子，一顆提起的心這才放下。

「哈，老張又喝醉了。」馬進吐口氣笑笑指老張。

「怪不得拍門也不應了。」洪生也接上一句。「嗨！這個老張，害我們剛才白担心一場。」

薛不羣却沒有說什麼，仍然執着長刀，一步跨了進去。

由於那盞油燈很黯，加上老張又是向裏歪着身倚坐在椅子上，一顆腦袋歪垂着，所以薛不羣看不到從老張眉心上淌流下來的一縷鮮血。

「老張，你又喝醉了？快醒醒。」薛不羣邊走近老張，邊呼叫。

洪生馬進亦一左一右走進屋中。

老張若是眞的醉了還好，可惜他已死了，自然不會被叫醒。

薛不羣已行近到桌子前，驀地止步，睜大雙眼打量着老張。

「總捕頭，有何不妥？」洪生上前一步，不解地望着薛不羣。

薛不羣神色沉重地道：「你兩個有沒有聽到老張的鼾聲？」

馬進迷惑地搖搖頭道：「聽不到。」

「你們可知道，老張不論是睡覺，或是醉倒，都會發出鼾聲的？」薛不羣沉重地嘆了口氣。

洪生臉色一變，脫口道：「總捕頭是說，老張死了？」

薛不羣無言點頭，緩緩道：「咱們來遲了。」

「總捕頭，老張果然死了！」馬進在洪生與薛不羣說話時，早已搶上前去，立刻就發覺不對，湊近一看，果然看到老張

眉心處有個血洞，一縷鮮血沿着鼻樑淌流下來。

薛不羣走上前摸一下老張的身體，霍然道：「老張剛死不久，身體還是溫暖的，兇手可能就在咱們來到前的一刻，逃走的！」

接一抬眼，望到那面敞開的窗子，霎時身形一躍而起，從那窗口掠射出去。

洪生的反應也够快，幾乎是緊隨在薛不羣的身後，穿窗而出，拋下一句話：「小馬，你留在屋內看着！」

在外面的裘勇張天聽到洪生那一聲喝，立時自兩側撲向屋後。

薛不羣身形落在屋後的地上，目光四下一掃，那裏還有兇手的影子，只有沉沉的夜色，黑幕一樣籠罩着大地。

「發生了什麼事？總捕頭。」從屋子的兩側先後掠到的裘勇張天緊張地問。

薛不羣吐口氣，語聲有點沙啞地道：「老張死了。」

裘勇與張天不由倒抽一口氣，沉默下來。

「兇手找上了老張，一定與半個月前的命案有關，很可能他是來問老張剖驗蔡立屍體有何發現，這倒是我始料不及的，連累了老張一命。」薛不羣有點自責地垂下頭。

「頭兒，是什麼人要殺老張？」洪生問。

薛不羣略爲思索了一下，沉吟着道：「照我的推測，只有兩種人會殺老張：一種是想從老張的口中查問出死者蔡立是暴病身亡抑或是被殺，從中找尋綫索追查兇手的人；另一種可能就是殺害蔡立的兇手逼問出從死者的身上找出兇器，爲了不將這個秘密洩漏出去，便將老張殺死滅口；而據我的猜測，後者的成份居多！」

「頭兒，這樣說來，你不也是他下手殺害的對象？」裘勇吃驚地說。

薛不羣却毫不驚訝地道：「這一點，原先我還想不到，看到老張的屍體後，我就想到了。」

「頭兒，黃昏時逃走了的灰衣幪面人，是何來路？是否與殺害老張的兇手同一目的？」張天好奇地問。

「黃昏潛入我屋內的灰衣幪面我不知他是何來路，但肯定與蔡立之死有關連，至於是否與殺死老張的兇手同一目的，可說是，也可說不是。」薛不羣一雙深沉的目光投射向幽深的夜空。

「頭兒，屬下愚笨……」裘勇不解地望着薛不羣。

「很簡單，」薛不羣將目光收回，吐口氣道：「那灰衣幪面人的目的是想查探蔡立身上的一件物件，而顯然這件物件已被人竊取了，最有可能取走那件物件的應該就是殺死蔡立的兇手，而殺死老張的兇手，九成九就是殺死蔡立的兇手，兩個人相同點是皆欲得到那物件，不同的是，這一次那兇手殺害老張，乃是欲殺人滅口，將留下的唯一綫索消滅，很可能那兇手留在蔡立腦滙穴內的黑針乃是他的獨門暗器，而又有人可以憑那口針認出那兇手來，故此他才會殺死老張。」

一頓接又道：「這件事由於你們知道得不多，難怪你們有點想不明白的。」

「頭兒，這樣說來，那兇手可能會隨時向你出手，頭兒豈不是很危險？」張天脫口說。

「這一點我巳想到了。」薛不羣一點也不在乎的樣子：「殺死老張的兇手雖然手段毒辣，但還不至於敢公然向我下毒手，只要我從此刻起行動小心點，相信他很難下手殺我的！」

洪生大聲嚷嚷道：「頭兒，咱們可以日夜在你身邊，那厮就找不到機會向你下手了。」

薛不羣目光閃動了一下，忽然道：「唏，我差點忘了有一條現成的綫索，裘勇，你快招呼小馬出來，咱們立刻到亂葬崗，老張的屍體遲些才理會。」

裘勇立時提高嗓門朝窗內叫道：「小馬，快出來。」

馬進在屋內應了一聲，倏忽間「嗖」地從窗口穿了出來。

薛不羣立時低喝一聲：「走！」身形當先向城西那面奔掠前去。

裘勇等亦紛紛展開身形，剎那，五條人影閃沒在黑沉沉的夜色中。

墳場鬼打鬼

由於是月杪，故此天色顯得特別黑沉，天上只有稀疏的星星，連一勾殘月也沒有。」

亂葬崗上荒墳壘壘，蟲聲唧唧，稀疏的樹木看起來就像張牙舞爪的厲鬼般嚇人，偶爾響起一兩聲懾人心魄的異聲，誰要是置身於這樣恐怖的地方，不心驚胆顫才怪。

但是天下間有些人是特別大胆的，如今正有幾個人在這荒涼恐怖的墳地間活動着。

× × ×

由於夜色太黑，故此看不到那條掘墳的人影穿的是什麼顏色的衣服，總之，伏在三丈許外的一座墳堆後的薛不羣與他的四名手下，只能够影影綽綽地看到一條黑影正用雙手將一座墳堆扒開來。

那黑影看來巳扒了有好一會，墳堆巳被扒開，露出一個土坑來。

那黑影扒開的墳堆，正是埋葬隆福客棧的死者蔡立之處，薛不羣猜料得不錯，果然有人來挖墳了。

裘勇馬進等四人與薛不羣所匿伏的墳堆呈月形分散開來，各自匿伏在一座墳堆後，一眼也不眨地注視着那扒墳的黑影。

四個人的心裏皆存在着疑問：「這人深夜扒墳，目的何在？」

因爲據四人所知，蔡立被埋葬時，除了一身衣衫之外便光身一條，所以他們四人實在不明白黑影扒墳是什麼意思。

但薛不羣却猜到，而且猜到扒墳的人是誰。

他猜到扒墳的人必定是黃昏時候潛入他屋內的灰衣幪面人，因爲他還記得，灰衣幪面人曾經向他詢問過蔡立葬在什麼地方。

而從身形上來看，這黑影肥肥大大地，顯然穿着一件肥大的長衫，灰衣幪面人亦是，身形很相像。

灰衣幪面人深夜扒墳挖屍，一定是想搜查一下死者的身上是否藏有那件物件，

同時辨認一下死者是被殺抑或是暴斃身亡，這一點，應該是很重要的，若是分辨出死者是被殺的，那麼，那件物件就被行兇的人取走的了。

薛不羣一面瞬也不瞬地注視着那黑影的動靜，腦中却在不斷地轉着念頭。「死者蔡立到底是什麼人？他隨身帶着，但顯然巳失去的物件又是什麼東西？從今日接連發生的事情來看，那件東西必是一件很重要的物件，否則，不會一日間就有兩個人找上他查問，老張也就不會被殺死滅口了。」

正想到這裏，目光瞥到那黑影停止了扒挖，蹲着身俯低朝坑穴內伸手。

薛不羣一眼就看出那黑影欲將坑穴內的棺材拉上來，雙眼睜得更大了。

也就在這刹那，從被扒開的墳堆平排，相距約一丈不到的另一座墳堆後，鬼魅般閃撲出一條黑影來，其勢快疾無倫，一拍掌向蹲在坑穴邊，俯身欲將棺材拉上來的黑影。

薛不羣驀見那黑影撲出來，心頭劇跳了一下，差一點忍不住發出一聲驚呼。

裘勇等人自然也看到，緊張得呼吸在那刹那窒住了。

看來欲將棺材從坑穴內拉上的黑影一直警惕戒備看，乍然警覺到急風襲體，口裏發出一聲怪叫，身形就着俯下之勢，一個歪側，撲倒入土坑。

但任他反應再快，猝然之下，加上撲來的黑影勢道快疾，那黑影仍然被後者的一掌擊中了後肩頭，痛叫聲中，歪撲落坑穴內的身形去勢更急。

後者一擊得手，絕不讓前者有喘息反撲的機會，脚才沾地，立刻挫腰掃出。

一大蓬泥土立飛瀉時落坑穴內。

這偷襲者的出手不可謂不快，但被擊落坑穴內的黑影彈射起得更快，彈起的身形正好迎上飛瀉落坑穴的泥土，那些泥土立時急濺開來。

偷襲者在猝然之下，自然本能地飄退開去，那黑影身形一個翻掠，斜飄落坑穴另一邊的地上。

薛不羣看到這裏，才輕緩地舒了一口長氣。

裘勇等四人却連大氣也不敢喘，唯恐驚動了那兩人，「好戲」便沒有得看了。

這時候薛不羣終於認出了那個偷襲者正是入黑之後，在街巷轉角處向他偷襲的人。

因爲這人與偷襲他的人一樣穿一身勁裝，身材同樣頎長，可以看到在夜風中微微飄揚起一角的幪面巾，薛不羣自問目光銳利，斷不會認錯人。

認出了眼前這兩個行動詭秘的人就是找過自己的那兩人，薛不羣稍爲放鬆的心情又緊張起來。

而明顯的，這兩個人雖然懷有同一的目的，但却不是一條路上的，否則，後者也不會出手偷襲前者了。

「若是把握得好，可以來個蚌鷸相爭，漁人得利。」薛不羣想到這裏，不由興奮起來。

× × ×

「朋友，爲何出手偷襲我？」被擊了一掌的黑影顯得氣促地厲色瞪視着那偷襲者。

偷襲者發出一聲森寒的冷笑。「朋友，說明了就沒有意思了。」

「你……你也是爲了那件物件而來的？」前者的語聲明顯地帶着一絲驚訝。

「還算你聰明，」偷襲者又一聲冷笑，「現在你明白怎樣做了吧？」

前者一聽，差一點跳了起來，厲聲道：「嘿嘿，你以爲我挨了你一掌，便打不過你了？眞是夜郎自大，哼哼，我倒要稱稱你的斤兩！」

偷襲者語聲更寒：「哼！憑你也插上一手，想得到那件東西，眞是妄想！」

前者再也忍不住了，發出一聲怒吼，霍地身形一起，掠過坑穴，左掌右爪！刹那間向偷襲者攻出十掌九爪！

偷襲者沉笑一聲，身形不閃不退，反而迎了上去，雙掌一翻，亦是左掌右爪，迎擊過去。

刹那間但聽一陣「啪啪」的脆响聲清晰地傳來，纏在一起的兩條身形驀地各自翻了開去，那肥大黑影落地時身形蹌前了一步，偷襲者却穩穩地落在地上。

明顯地，這一交手，肥大黑影又吃了一個虧。

「哈哈，老子不是夜郎自大了吧？」偷襲者揶揄地朝着肥大的黑影打了一個哈哈。

肥大黑影的身形刹那鼓漲起來，薛不羣雖然看不大清楚，也猜到肥大黑影正在運施某一種內家功勁。

偷襲者當然也看到前者的情形，語聲有點吃驚地道：「看不出你還眞有兩下子，要拚命了？」

說話間傳來一陣骨胳的暴响聲，顯然也在運起某一種功勁。

薛不羣瞧到兩人即將硬拚，心中高興萬分，瞧這兩人各運功勁的情形，這一拚之下，必然兩敗俱傷，到時就可以漁人得利了。

霎時間他亦蓄勢待發。

肥大黑影與偷襲者幾乎是同時發出一聲沉喝，各自飛身撲向對方，雙掌力掌而出！

兩條人影刹那迎在一起，四只手掌也互相擊在一起。

刹時間响起兩下沉悶的炸响聲，兩股氣流狂旋激湧開來，石飛土揚，勢道確是驚人。

兩條人影各自發出一聲悶叫，翻滾着倒飛開去。

不過，落地時不但有遠近之分，情形也不同。

肥大黑影身形足足翻飛出三丈過外，才重重地摔墜落地，摔了個四仰八乂！

那位偷襲者翻飛出兩丈過外，仍然能够飄掠落地，不過姿勢就不那麼好看了，落地後一連蹌跌出五六步，才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薛不羣也就在這刹那，夜貓子一般從匿藏的那座墳堆後躍出來，口裏疾喝一聲：「給我拿下！」

喝聲中，身形掠撲向那偷襲者。

在他喝聲出口的刹那，分別從四座墳堆後躍出裘勇四人，他們皆是與薛不羣合作慣了，靠近肥大黑影那邊的馬進、洪生

飛撲向對方，裘勇與張天則搶撲向那偷襲者。

這應該是漁人得利的時候了。

而事實上那兩人在力拚之下，果如他之所料，兩敗俱傷，這時候不出手，還等幾時？

只要能够將其中一個擒下，就可以解答他心中的很多疑問，這是一條寶貴的綫索。

而他們的分配也很恰當，肥大黑影肯定身受重傷，洪生與馬進應足以應付得了，他與裘、張兩人對付那受傷較輕的偷襲者，應該也不會失手了。

但事情却在這刹那之間，有了意外的變化。

首先是那跌在地上的偷襲者，瞥眼看到三條人影向他飛撲過來，所謂狗急跳牆，人急智生，吃驚之下，抖地雙手齊揚，同時急促地喝了聲：「照打！」

喝聲中，身形倒射出去。

薛不羣撲勢最猛，瞥到那偷襲者雙手猛揚，耳聽喝聲，跟着是急風激射而至，心頭驚懔之下，急喝出聲：「小心暗器！」掌刀揮劈舞擊之下，响起一陣「叮叮」聲，硬是將射來的暗器劈擊落地。

裘勇張天兩人亦是聞聲知警，撲掠的身形左右一歪，斜搶出丈外，避過射至的暗器。

但薛不羣立刻知道上當了，因爲從擊聲中，他巳聽出射來的只是兩撮碎石泥土（若是金鐵撞擊聲，特別脆响），不由又氣又怒，怒喝一聲：「好奸滑的賊子！」身形再撲掠前去。

但這一阻，時間雖然短暫，但對於一個高手來說，在這樣的黑夜中足以溜脫。

而事實上也是，雖然偷襲者受了內傷，倒射出不到二丈便落在地上，但黑越越的墳堆這樣多，他一擰身便巳掠射閃沒在一座墳之後。

薛不羣恰好看到偷襲者閃沒在那墳堆後，氣怒之下，自然不肯放過，身形急展中，去勢更快！撲向那座墳堆！

裘勇張天兩人閃避過暗器後，巳看不到偷襲者的影踪，但兩人却不怠慢，身形急掠，跟在薛不羣的後面。

但一聲令人心胆俱寒的慘叫却令到三人撲掠的身形猛地窒停下來。

那一聲慘叫他們叫出不是洪生馬進發出的，但却聽出是那肥大黑影發出的！

這表示那人在這刹那之間，遭到了意外。

× × ×

肥大黑影確實遭到了意外的襲擊。

「就在洪生馬進雙雙撲掠到那肥大黑影躺倒的地方不足一丈的刹那，那肥大人影亦忍着傷痛從地上翻身爬起來。擰身便逃。

洪生馬進同時叱喝一聲，撲勢更疾，眼看就要撲抓到那人，驀地，斜刺裏飛射出一道暗芒，其勢之急疾，簡直匪夷所思，洪生馬進兩人才瞥到，那道暗芒便巳射入那人的身上，隨之發出一聲叫聲，摔跌在地上。

洪生馬進被這意外的突變驚得呆怔了一下，身形亦不由停下來。

但接着兩人同時擰身朝暗芒射來的方向撲去。

一聲呼喝也就在這時傳來：「阿生、小馬，小心暗算！」

兩人聞言一震，才撲出的身形刹時停下來。

三條人影也就掠到，領頭的一人，正是薛不羣，那一聲呼喝也是他發出的。

「頭兒，有人藏匿在那裏，發出暗器將那人射倒了。」洪生急不及待地向薛不羣說，同時指一下暗器射來的方向。

「那人怎樣了？」薛不羣語氣焦急地問，同時巳掠向倒在地上不動的那人。

——他現在關心的是那人的死活，因爲這是一條寶貴的綫索，若是那人死了，等於綫索斷了。

那人果然死了。

在火摺子的光映下，可以看到那人的頸側大脈上，釘着一枚透骨釘，只露出半分不到一小截，那人不死才怪。

薛不羣不由懊惱萬分地吐了口氣，將那人放在地上。

這一條寶貴的綫索斷了。

從那人的一身寬大灰袍，及從身上搜出來的一個灰布頭罩，薛不羣肯定這人就是昨日黃昏時潛入他屋內，向他查問有關死者蔡立被殺抑是暴病身亡的那名灰衣幪面人。

但認出了又有什麼用，他巳經不能够回答他心中的一連串疑問了，甚至連這人的身份來歷也不知道。

因爲這人臉生得很，不會是他認識的人。

白忙了一夜，仍然偵查不到什麼綫索，薛不羣忽然感到又累又餓了。

「頭兒，依你猜測，殺死這人的人爲何要殺死他。」裘勇打破沉默問。

在這樣恐怖的荒墳地中不出聲站着，那種滋味可不好受，就像四周圍，伺伏着不少鬼魅，隨時都會撲出來攫抓向自己一般。

被裘勇這一問，薛不羣心頭一動，暗忖：「是啊，那人爲何要殺這灰衣人，莫非是殺人滅口。」

驀地腦際靈光一閃。「那暗算灰衣人的人說不定就是殺老張的人！」

裘勇見薛不羣沉思不語，眼珠定定地，又不答他，不由問道：「頭兒，你怎麼哪？」

薛不羣霍然回過神來，眨了眨眼道：此人之所以暗算這灰衣人，很可能是殺人滅口，不想這灰衣人將知道的秘密洩露出來。」

「頭兒，此人會不會是殺死老張的兇手？」張天忽然插口問。

「有可能。」薛不羣沉吟着慢慢道：「也只有這人不想將秘密洩漏出去，否則，他也不會殺老張了。」

「頭兒，這人的身手很高明，這樣黑的夜晚，距離乂這樣遠，而灰衣人雖然逃得不快，但也在跑着，竟然仍被此人射出的透骨釘射中頸側大脈身亡，此人目光之銳利，手法之準繩，不是一般人能及的，這倒是一個可怕的敵人！」洪生說時動容不巳。

薛不羣聽了，心底不由泛起一股寒意，要提防一個這樣可怕的敵人的隨時暗算

，的確不是容易的事，偏偏他就是這人必欲殺之滅口的對像，想到自己隨時會倒在此人的手下，不心寒才怪。」

「頭兒，這人出手狠辣，神出鬼沒，令人防不勝防，今後咱們要小心點才好。」裘勇說時目光轉動着朝四下打量着。

這一來，引得洪生馬進張天三人也移動着目光，朝四周圍黑越越的墳堆打量起來。

薛不羣看到四名手下這樣心驚，而留下來也沒有什麼了，於是「咳」一聲道：「將這人的屍體放落蔡立那個坑穴內埋起來吧，大概這人料不到挖開別人的墳墓，原來是用來埋自己。」

裘勇洪生四人聽了，俱不由打了個寒顫，硬着頭皮將那灰衣人的屍體搬到那坑穴內，胡亂埋了起來。

這時候，半鈎殘月才掛在天邊，而第一聲鷄鳴也遠遠地傳來了。

消滅痕跡　盜殺人屍

離天亮已不遠了。

隆福客棧的一名客人自那日出外後一連兩日皆沒有回來，這令到客棧內那名曾經招呼過那位客人的小二不由緊張起來。

照他們的經驗，客人是很少出外超過兩日不回的，除非是出了事故，否則，很少會兩日不回的。

小二覺得不對勁便到櫃面告知掌櫃。

掌櫃翻查旅客登記簿，查到那客人赫然就是住在那間曾經死過人的人字上房，登記姓名爲朱桐的那位人客。

這可眞是巧合了，一個在那間房暴斃，一個失了踪，莫非那間房有鬼魅作祟不成？掌櫃的想到這裏，不禁從心內泛起一股寒意。但立刻他就省起了這位叫朱桐的客人在進店的頭一天，向他打聽有關死在房內那位叫蔡立的客人的情形，他的心頭不由打起鼓來。

「掌櫃的，客人兩天未回，不知是否出了事，要不要報官？」小二倒是很替客人着想。

眞是一言驚醒夢中人，掌櫃的立時道：「當然報官，萬一客人出了事故，咱們担當不起，阿張，你快去吧。」

於是小二亞張便飛奔到衙門去。

屍體離奇失踪

客棧內有客人失踪，這件事照說不用薛不羣親自查問，但他想到兩日前發生的一連串事件，說不定這名失踪的客人會與那日一連串的事故有關連，於是決定親自到客棧看一下。

因爲據那小二說，那名客人是在兩日前——也就是發生一連串事故的那一天，出外後便沒有回來的，這若非巧合，便可能有關連了。

這就是令到薛不羣親自到客棧走一趟的主要原因。

在客人的房查看了一下，却查不出什麼，因爲那客人留在房內的行李很簡單，除了幾套替換的衣服外，只有三四十兩散碎張子，其他什麼也沒有了。

於是便向掌櫃及小二查問這名叫朱桐的客人的身材樣貌。

查問之下，發覺掌櫃與小二所描述的那位朱桐的客人的身材樣貌，與那晚死去的灰衣人很相像，加上掌櫃的再向他述說朱桐住店的那一天，曾經問過蔡立致死的原因及遺留的物品，薛不羣更加肯定了。

但這畢竟是猜測，不能十足十肯定，爲了證實那晚被殺的灰衣人是否就是人字上房的客人朱桐，薛不羣便命掌櫃及小二跟他到亂葬崗挖墓認屍。

掌櫃的與小二雖然極不情願，但却不敢不去，只好硬着頭皮跟着向城西外的亂葬崗走去。

× × ×

那座墳仍然是那晚被他們草草堆掩起來的樣子，所以很容易挖掘。

不一會，掘出一個坑穴來，但坑穴內却空空如也，不但連那具屍體也不見了，甚至連蔡立那具棺材也不見了。

這眞是咄咄怪事，好端端的一具屍體，一具棺材，竟然全都不見了。

所有的人皆望着那空空如也的墳穴怔呆住了。

連薛不羣也瞪大了雙眼。

只有兩個人例外，那就是小二與掌櫃，他們本來驚得脚也軟了，試想想，一個埋了兩日的人，會變成什麼樣子，那一定很可怕的了，如今見不到，兩人怎不鬆口氣。

「頭兒，這……怎會這樣的？」裘勇驚詫地望着那個墳穴。

薛不羣却木無表情，喝道：「將墳穴埋掩起來，裘勇，咱們走！」

掉頭就往墳地外走去。

裘勇只好亦快步走上前去，緊跟着薛不羣，邊走邊道：「頭兒，你懷疑有人將灰衣人的屍體及蔡立的棺材移走了？」

薛不羣沉聲道：「這是明擺着的事，不是懷疑，而是肯定。」

「那頭兒認爲是什麼人將屍體棺材移走了？」裘勇再問。

「我懷疑是那晚用暗器殺死了灰衣幪面人的兇手所爲！」薛不羣不等裘勇再問，接下去道：「那人移走屍體棺材的目的，相信是不欲人認出灰衣人的眞正身份，也不想逃走了的那名偷襲者再來挖墳開棺，查看蔡立的屍體。

接乂嘆口氣道：「這人不但行動快，頭腦也細密，眞是一個可怕的敵人。」

裘勇道：「頭兒，那下一步怎辦？」

薛不羣雙眉緊鎖，有點懊悔地道：「棋差一着，縛手縛脚，我怎麼當時就想不到這一點，如今連這聊勝於無的綫索也斷了，一時間我也想不出下一步怎辦。」

裘勇搔搔後腦道：「頭兒，咱們可以着手查那晚逃了的那名偷襲者的下落。」

薛不羣搖搖頭乂點點頭道：「咱們一不知那人的身份姓名，二不知他的樣貌，應天府可不是小地方，只怕很難查得到，不過，這也不失是無辦法中的辦法，幸好咱們都看到那人的身份姓名身形倒是很少見的，這倒是一個特徵，咱們可以從這一點着手追查。」

「頭兒畢竟是頭兒，比咱們細心多了，我就沒有這樣仔細，若不是頭兒你說起，屬下還想不起那人的身材特徵。」裘勇由衷地說。

「裘勇，你幾時學會了灌迷湯？」薛不羣笑罵一句。

裘勇伸了一下舌頭道：「這不是灌迷湯，事實如此嘛，頭兒，奔波了這一個早上，腿也累了，口也乾了，咱們不如去喝兩杯歇歇腿好麼？」

薛不羣笑罵道：「你就是會找藉口喝酒，小心變成老張一樣。

一提起老張，兩個人的心俱不由一沉，沉默下來。

好一會，裘勇才搭訕着道：「頭兒，前面有間酒寮……」

薛不羣頭一抬，看到前面不遠處果然有一角酒旗飄展，不知怎的，自己也吞了一口口水，也感到腿有點累了，便笑笑道：「被你這一說，我也有點口渴了，那就去喝兩杯吧。」

裘勇一聽薛不羣應允去喝酒，高興得搶先走了前去。

酒後遇襲

夕陽斜照，薰風陣陣，薛不羣與裘勇皆薄有酒意，懶洋洋地走在回城的路上。

薛不羣似乎在思索着什麼問題，一直瞇着雙眼，悶聲不响地走着。

人謂酒後特別多話，裘勇正是這樣，但看到薛不羣一直不吭聲，他只好將滿肚子的話鬱在肚子裏。

終於，他還是忍不住開口了，只道：「頭兒，這件案到現在未有半絲綫索，眞棘手。」

薛不羣悶悶地嗯了一聲，沒有答腔。

裘勇吐了口唾沫，忽然道：「頭兒，屬下覺得緊，想到林子中解決一下。」

這一次薛不羣有了反應，雙眼一睜，笑罵道：「要你不要喝那樣多，你就是不聽，快去吧。」

裘勇尷尬地笑了，轉身走入路旁一邊小樹林子中。

薛不羣站在路旁，吐了口氣，目光遠望天上金光燦燦的雲霞，出起神來。

一會，將目光收回，瞥一眼那小樹叢，皺了皺眉頭，這時恰好有兩個農人打扮的人經過，他的目光立刻銳利起來，拿眼瞟了那兩個人一眼。

——他自老張死後，就一直警惕着，時刻提防有人向他偷襲。

這兩個農人打扮的漢子脚步匆匆，經過他身邊時，也望了他一眼，便自朝前走去。

薛不羣直望那兩個農人走出了十數丈，才鬆了口氣。

但立刻，他的雙眉乂皺了起來，神色間顯得有點不耐煩。

因爲裘勇入林解決得太久了。

就算拉矢，也應該完事了。

在原地踱踱了幾步，他終於忍不住叫道：「裘勇，你賴在裏面幹嗎？」

小樹叢中即時傳來一聲含糊的悶叫：「頭兒，屬下拉肚子。」

薛不羣苦笑着罵道：「裘勇，你若再不出來，我可要走了。」

樹叢內乂傳出悶叫聲：「頭兒，我…我……」

接着是一聲痛苦的呻吟。

薛不羣聽到那聲呻吟聲，不由急道：「裘勇，你怎麼哪？」

樹叢中乂傳出一聲痛苦的呻吟。

薛不羣再也忍不住了，朝樹叢中走去。「裘勇，你到底怎麼了？」

這一次只傳出「哼哼」一聲。

薛不羣不由罵道：「你拉肚子拉到沒有力氣說話了？」

雙手分開兩棵矮樹，走入了樹叢中。

× × ×

樹叢的地上，背向着薛不羣側躺着的裘勇蜷曲起來，發出含糊的呻吟聲。

薛不羣原本還有點警惕的心，這時完全放鬆了。

他走前兩步，急聲道：「裘勇，你怎麼了？」

這一次裘勇連呻吟聲也沒有發出，也沒有回答薛不羣的話。

薛不羣心中一急，趨前一步，彎下腰來伸手欲扳轉裘勇的身軀。

就在他的手將要觸到裘勇的肩頭的刹那，裘勇倏地自動翻轉過來，寒光乍閃疾刺向薛不羣的心胸要害！

薛不羣那裏提防到裘勇會向他下手，猝然之下，任是一等一的高手，也不可能閃避得了，更加來不及出手封擋，不過薛不羣的反應却很快，彎低俯前的身形在裘勇身形乍翻倏轉的刹那間，本能地向後一仰。

「噗」一下急响，寒光仍然刺入薛不羣的心胸上！

不過，由於他那一仰，利刄只刺入了他心胸約寸許深淺，而他亦藉那一仰之勢，雙脚一蹬，倒射出去。

裘勇一擊得手，欲揮刄再刺，却刺了個空！

一聲獰笑接從裘勇的口中發出，接一挺身站了起來，面對射落於丈許外地上的薛不羣。

薛不羣胸前血標如箭，當他站穩身形時，一眼看清楚裘勇之後，不禁從脚板心湧起一股寒氣，迅速傳遍了全身，口中發出一聲驚駭的叫聲：「你…你不是裘勇！你到底是誰？」

眼前的人確實不是裘勇，不過身上穿的那一套衣衫，却是裘勇的那一套捕快衣衫，這也是令到薛不羣以爲他是裘勇的原因。

這人的臉目死板板白滲滲似的，就像死人的臉目般，令人一看之下，極之不舒服。

薛不羣却一眼就看出，這人是戴着一張面具的。

這人穿着裘勇的衣衫，扮成裘勇一樣，甚至連聲音也有點像（這也是令到薛不羣上當的原因之一，否則，以他之精明，豈會聽不出不是裘勇的聲音而生疑），如今裘勇不見了，那裘勇一定是凶多吉少了，薛不羣不禁吸了口寒氣，用手捂着的心胸處，鮮血仍然汹湧出來。

不過，這要不了他的命，因爲還未傷及心臟要害處。

也幸好這冒充裘勇的人手上握着的那柄利刄只是不到一尺長的短匕，若是長劍，薛不羣就算仰後得快，仍然難逃一劍穿心之厄。

「哼哼，不愧是大捕頭，反應果然快

，我倒是小覷你了，也太性急了點，否則，你現在還站得着？」冒充裘勇的人臉上雖然木無表情，一雙目光卻銳利如刀。

薛不羣乘那人說話時，運指點着了傷口附近的穴道，先將血止住，以免因流血太多而支持不住，到那時，就算那人不動手，他也會流血過多而不能行動，任其宰割。

深深地吸了兩口氣，薛不羣一面在動着腦筋，一面冷笑道：「你將我的手下怎樣了？」

那人一絲笑意也沒有地乾打了兩個哈哈，接道：「他當然是死了，而且是一聲也吭不出就死了，否則，我又怎能穿上他的衣衫，故意驚動你，將你引誘入這林子中。」

接側轉身用腳一挑，挑開地上一堆凸起的枝葉，赫然露出裘勇那光腳叉，只穿一身內衣褲的屍體來。

薛不羣雖然早已料到，但在看到裘勇的屍體後，仍不免心頭劇震了一下。

「你一直跟踪着咱們？」薛不羣雖然猜到了，仍然問。

「你這一問，就不像應天府那位以精明能幹著名的薛總捕頭了。」那人揶揄地說道：「我若不是一直跟踪你們，又怎找到這樣好的一個下手機會？」

薛不羣卻毫不在意，吐口氣道：「你到底是誰？」

「唉，這眞是見面不如聞名，大捕頭，你明知我不會告訴你，你又何必多此一問呢？」那人的目光一直沒有離開過薛不羣的身上。

薛不羣冷冷地笑道：「隨便你怎樣說，你雖然不說，但我已猜到了你是個什麼人！」

那人神色震動了一下，兩道本已銳利的目光一厲，寒聲道：「別拿話唬人了，你若是知道我是什麼人，你就不會問我是誰了！」

薛不羣的神態越來越鎭定。「若我猜得不錯，你就是那位殺死仵工老張的兇手了！」

那人渾身震動了一下，驚聲道：「你怎會猜到的。」

薛不羣神秘地一笑。「這一點恕我賣個關子，不告訴你，但我還知道你就是蔡立的屍體棺木及那名灰衣幪面人的屍體盜走了的人！」

雖然不能夠從那人呆木的臉上看出驚詫駭異的表情，但卻從那人亂閃的目光看出來，那人語聲沉凝地道：「你還知道些什麼？」

薛不羣眞是語出驚人（那冒充裘勇的人）。「我還知道你就是殺死蔡立的眞正兇手！」

那人一聽，震驚得差一點沒有跳起來，深吸了一口氣，目光含煞，罩定了薛不羣，一字字道：「想不到你這位大捕頭是個信口雌黃的能手，只不知被你寃屈了的人，不知有幾多人，哼哼，你倒說說看，你憑什麼說我幹過那些事情！」

薛不羣侃侃地道：「這很簡單，你之所以殺死老張，就是想殺人滅口，而你若不是殺死蔡立的兇手，根本就無必要殺死老張，再想殺我，因爲只有我與老張知道蔡立是被人殺死而非暴病身亡的，也只有我與老張知道蔡立致死的原因是插沒在他腦滙穴內的一口黑針，你若不是殺死蔡立的兇手，你爲何要殺死老張？又欲襲殺我呢？」

一頓接又道：「還有，只有殺死蔡立的兇手，才害怕別人挖墳開棺查看蔡立的屍體，也才會將那灰衣幪面人襲殺，接將蔡立的棺木及灰衣人的屍體從墳穴中移走，目的就是不欲後來者或是我查出那灰衣人的身份來歷！」

那冒充裘勇的人聽得眼色連變，待薛不羣將話說完，目射煞光，狠厲地道：「你倒很會推測，既然你認定我就是兇手，那怪不得我只好將你殺死！」

薛不羣神色不變地哂道：「你這樣說只是想找個最拙劣的藉口，你不是早就出手想殺我了麼？」

那人沒有再多說什麼，身形一動，疾撲向薛不羣，短匕揮閃起一道晶芒，刺削向薛不羣的左胸。

薛不羣的神色舉動卻出奇地冷靜，不但沒有閃避，也沒有拔刀迎拒，一雙深湛的目光直直地望着那人的背後。

那人眼見薛不羣這種神情，不由心頭起疑，知道自己是冷不防偸襲薛不羣的，自然也提防有人向他出手偸襲，而薛不羣這種舉動，很容易令人產生一種背後有人出手偸襲的疑念。

疑念一起，那人的動作不由一緩，薛不羣也就在那剎那猛喝一聲：「射！」身形同時向後閃退。

那人旣生疑念，復聽薛不羣這一聲喝，同時閃身疾退，心頭驚懔之下那會不信巳爲眞的，撲前的身形驀地斜掠而出，身形擰旋中，掌七閃劃揮擊，將全身護住。

但意料中的撞擊聲卻沒有响起，更看不到有箭矢或是暗器射來，剎那他明白上了薛不羣的大當。

氣怒交迸之下，忍不住發出一聲厲嘯，身形旋風一樣捲撲向薛不羣適才站立的方向。

哪裏還有薛不羣的影子？

那人發現薛不羣乘機溜了，氣怒得發出一聲低沉的暴吼聲，霹靂聲中，將一棵樹齊中劈斷，身形一起，拔上了一棵最高的樹梢，身形滴溜一轉，四下張望起來。

薛不羣卻像忽然間消失在空氣中般，那一個方向也不見他的踪影。

那人不禁呆了一呆。

——若非薛不羣會障眼法兒或是土遁不成？否則，任他溜得再快，也不可能在剎那之間，溜出他的視綫範圍之內！

身形一展，那人在那十數丈範圍之內的樹叢頂上踏枝繞行察看起來。

——他是懷疑薛不羣匿藏在樹上。

但每一棵樹上皆沒有人。

這就令到那人大惑不解了，閃動着一雙厲芒四射的目光，發起怔來。

一會，他才咬牙自語道：「錯過今日，若是讓我再遇上你這狗捕頭。再讓你從我手底下逃得了，我就——」下面的語霍然咽住了，人也飛身飄墮落地，目光再在樹叢內掃視了一遍，確定了薛不羣不會藏匿在內之後，才悻悻然走到裘勇的屍體前，伸手在裘勇的背心大穴上將一枚暗器小

心拔出來，赫然是一枚二寸許長的黑色長針。

大概裘勇就是在解決內急時，被這人自背後射出黑色長針，射入背心大穴上，連聲也不能哼一下，便立時身亡。

這也是薛不羣驚覺不到的原因吧。

那人收回黑色長針後，身形拔起，在樹梢上停了一下，便掠向城北面的方向。

但不旋踵間，那人又激矢般掠射回樹梢上，目光在樹叢中掃視了一遍，看不到什麼，便又掠射而去。

這一次他眞的走了，沒有再回來。

× × ×

那人第二次走了後，大約一袋烟功夫，在樹叢邊的一處地上，堆積的樹葉枯枝翻動開來，現出一個凹下去的土坑，一個人也就在那土坑內坐起來，赫然就是薛不羣。

薛不羣先不忙着站起來，坐在土坑內警戒地朝四外掃視了一遍，確定了那人走了之後，才長長地吐了口氣，慢慢從土坑內站起身來，一步跨上了地面。

就這幾下動作，已累得他喘了兩口氣，他的臉色也很蒼白。

胸口的傷口雖然不致於喪命，但也不輕，流的血也不少，雖則封穴止住了血，但那一聲喝聲仍然令到業已凝結的傷口迸裂，鮮血迸流，就是鐵打的人，也難支持得住。

在這樣的情形下，他就算逃得再快，也不可能逃得過那人的追截，可能是他命不該絕，在那人上當的剎那，亦卽他喝聲出口的剎那，他的身形斜掠出去，落下時恰好落在那個枝葉堆積的土坑內，身形自然沉跌下去，他立時靈機一觸，雙手撥動，將身側兩旁的枝葉遮到身上，將自已遮掩起來。

若是那人仔細一點在樹叢各處搜查一下，不難就會發覺薛不羣，可能是鬼使神差，那人竟然沒有搜查一下。

這也難怪那人大意的，因爲樹叢面積只有十數丈方圓，樹木也不是很密，只要看一下，便看得淸淸楚楚，又那裏會想到地上有一個土坑，薛不羣那樣巧落身在那土坑內。

這大概是天意。

深長地呼吸了幾口氣後，薛不羣才移動腳步，走向裘勇的屍體前，蹲下來察看一下，發現了裘勇背心大穴上那個只有針孔大小的血孔，神色動了一下，接從懷中一陣摸索，終於摸出一個布捲兒來，攤開來，露出一根黑色長針來，用二指拈起來，爲了求證一下，忍着心將那支黑色長針，刺入裘勇屍體的背心大穴上。

那長針插入血孔內，半絲縫隙也沒有，眞是天衣無縫，這就證實了裘勇是被這種黑色長針射入背心大穴上而喪命的。

證實了這一點之後，薛不羣興奮不巳，殺死裘勇的那人就是殺死蔡立的兇手這一點，是絕無疑問的了。

這件案終於有了重大的突破，他的一部份疑問也得到了證實，這怎不令薛不羣不興奮。

但當他目光落在裘勇的屍體上時，心頭一沉，那股興奮一掃而空。

裘勇雖然是他的手下，但像馬進洪生張天一樣，私下裏與他私交甚篤，就像朋友一樣，如今慘遭毒手而死，怎不叫他心頭不悲痛。

收起那根黑色長針，薛不羣站起身來，驀地神情震動了一下，霍地轉過身來。

他轉過身來時，他的長刀亦巳出鞘。

從他這快速的拔刀手法，可知他雖然在負傷之下，身手仍然是不慢，反應也够快。

他之所以有這種反應，是因爲他突然驚覺到身後有人向他欺近。

他這一旋身，果然看到一個人巳欺近到他身後約二丈許的地方。

他看清楚了這悄然欺近的人後，神情劇震了一下，連臉色也變了，脫口道：「是你！」

那人赫然正是將裘勇殺死的兇手，亦即是巳經走了的那人。

那人赫赫笑說道：「想不到吧？大捕頭！」

薛不羣吸了口氣，鎭定心神，沉聲道：「你原來是個狡詐奸滑之人，這一點我倒是沒有想到。」

「哈哈，你有過牆梯，我有張良計，咱們是彼此彼此。」那人是聲笑面不笑。「我若不是施展出以退爲進這一招，你又怎會現身出來。」

薛不羣不得不佩服這人心機之深沉，這人確是一個可怕的對手。

× × ×

那人見薛不羣不語，驀地踏前一步，語含殺機地沉聲道：「大捕頭，將那根黑針交出來，我或者可以放過你！」

薛不羣長刀一橫，夷然不懼地道：「你以爲我眞的蠢到會自己送死？」

「哼哼，你巳經是網中之魚，籠中之鳥，交不交出來可由不得你了！」

說着又欺前了一大步，氣勢迫人！

薛不羣心頭暗懍，但表面上仍然鎭定如常。「你以爲我負了傷，便不是你的對手，任你宰割？那你不妨試試！」

那人冷哼道：「我知道你不是省油燈，否則，你也不會屢破奇案，無論如何，我今日也要殺了你！你一死，我留下的唯一綫索便斷了，那時就無人可以追查到我了！」

薛不羣心頭倏地一動，放緩語氣道：「旣然你必殺我，那我是死定了，我就算知道什麼秘密，也不會威脅到你，那我可否問你兩個存在心中很久的疑問，讓我做個明白鬼？」

那人遲疑了一下，終於點點頭道：「好，那你問吧，不過，我不一定答你。」

薛不羣也不理會那麼多，接口問道：「你爲何殺死蔡立？是否取去了他身上的一件物品？」

那人想想認爲答了也無所謂，於是答道：「我殺蔡立，正是爲了奪取他身上的一件物件，這回答你滿意了吧？」

薛不羣淡然道：「多謝合作。」

接又問：「那到底是何物件？相信一定很重要的了吧？否則，你也不會在得手之後，還費這樣多的手脚，冒着隨時有被識破身份而至事敗的危險，那到底是何物件？」

那人大搖其頭道：「這個問題恕難回

答，我已答了你兩個題，這個問題你是白問了，不過，為了不致令你太失望，你死了之後，我一定會告訴你。」

薛不羣居然還能笑得出。「那我也不再問了，你動手吧？」

那人點頭道：「好，那我就領教一下大捕頭的身手！」

說着手一翻，亮出一柄軟劍來。「活」地劃了個半弧，直指薛不羣眉心。

薛不羣長刀斜橫胸前，向外一推，擺出一個架式。

那人一眼看到，目光一亮，脫口道：「果然不是省油的燈，可惜你身上負了傷，又遇上我！」

說話間，軟劍劍尖倏地一垂，身形接疾向前欺，垂下的劍尖霎時斜彈而起，就像毒蛇噬人般，刺向薛不羣握刀的手腕！

這人確實不是夜郎自大的人物，他這出手一招，正是破薛不羣這式守勢的唯一招法，捨此，不論攻向那一處，皆會被薛不羣的長刀封拒於外門之外。

薛不羣料不到那人一出手便破解了他這一招守式，手肘一沉，長刀順勢斜削而下，削向那人的下盤。

那人悶聲不響，上挑的那截劍尖驀地向下折截，但聽「叮」地一下脆響，劍尖點在刀身上，竟然將薛不羣的長刀點擊得疾向下沉！

這人一柄軟劍之靈動奇捷，簡直就像舞動一條靈蛇一樣，精奇得令人心懔。

薛不羣這一動，牽動了傷口，一陣劇痛，但他咬牙忍住，抽刀躍退一步，堪堪閃避過那人迅捷地反手斜向上削劃向他胸腹的一劍。

薛不羣立時展開刀勢，刀光閃閃中，一口氣向那人斬出了十九刀！

這十九刀恍如一刀，每一刀皆斬向那人的要害處，那人只要挨上一刀，不死也必重傷！

而且十九刀之中，有八刀是斬向那人的頭臉的！

看來薛不羣想將那人的面具斬破，一窺對方之眞面目！

那人不敢小覷薛不羣這十九刀，一聲：「好身手！」劍勢亦隨之展開，但見一片劍光有如飛電般迎向那片刀光，發出一陣鏗鏘的撞擊聲！

薛不羣十九刀之後，已有點氣喘，刀勢也不由一慢。

那人劍勢却不但不見稍歇，反而更急疾，「嗤」的一聲，軟劍筆也似直地刺向薛不羣的面門！

薛不羣身形閃退中，長刀暴斬，硬是將那人的攻勢遏止住。

不過一會，他的刀勢便慢下來，喘息急促，那人覷準這個機會，軟劍「嗡」然聲中，忽如靈蛇亂舞，令到薛不羣眼花繚亂不已，一個失閃，被那人的劍尖在左臂上刺了個不深不淺的血洞。

痛得他吸了口氣，實在無法封拒得了對方那奇幻詭變靈捷的劍招，只好不斷向後閃退。

那人是志在必殺薛不羣，焉肯讓他有喘息的機會，一絲一毫也不放鬆，逼得他喘不過氣來。

「嗤」地一下裂響，那人又在薛不羣的左胸肋上劃出一條半尺長的血口，衣裂肉翻，鮮血暴沁而出，痛得他全身顫搐了一下，但仍然咬牙苦撐着。

「大捕頭，認命吧！」那人偏身自中門欺進，軟劍反手一壓，將薛不羣的長刀逼開，左掌閃電般拍向他的心胸傷處。

這正是王台之瓜，何堪再摘，薛不羣若是被拍中，就算他有九條命，也非死十次不可！

對於這一掌，薛不羣可說封擋不了。

相信每一個人的求生慾皆很強烈，薛不羣當然也不例外，就算有一絲機會，他也會掙扎圖存。

就在那人的一掌堪堪拍上他心胸那處傷口的剎那，他的臉上忽然露出一絲古怪的笑容，同時上身有如被砍倒的小樹幹般，忽地倒折下去！

那人一眼瞥到薛不羣臉上現出一絲古怪的笑容，心頭一動，暗忖：「這傢伙又在弄什麼玄虛？」繼之轉念一想。「這或許又是像先前那一次一樣，令我上當，好有機會乘機溜之乎也！」心中立時釋然，那一掌拍空的剎那，他像是早就料到薛不羣有此一着般，一脚飛處，踢向薛不羣的腿膝！

薛不羣雖然在仰身倒折的剎那，下盤亦向下一沉，整個人像一根稻草般倒向地上，但仍然閃避不過那人踢出的一脚。

但薛不羣不但沒有半絲驚懼之色，反而又再露出那種古怪的笑容。

那人心裏暗哼一聲，暗自道：「任你好似鬼，這一次我也不會上當了！」

那知道此念才轉，他的脚堪堪踢中薛不羣的右膝的剎那，左右背三面破空聲驀然嘶響，絲絲急風襲體，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也顧不了傷薛不羣——他已感覺到自三面射來的暗器離自己很近，若再不閃避，必然傷在急襲而至的暗器之下，只好陡地直拔起來，同時軟劍反手向後揮掃！

「嗤嗤」破空聲夾着「叮叮」的擊響聲，大部分的暗器從他身下射過來，小部份被他的軟劍擊落，但仍然有一枚暗器「奪」地射入他的左腿肚上，痛得他磁了磁牙。

這一次又上了薛不羣的當！

薛不羣乘這機會，身形倒地的剎那，左手一撐地面，同時雙脚一蹬，斜掠出去，脫出了那人攻擊的範圍。

那人料不到煮熟的鴨子又飛走了，恨得牙癢癢地，正欲折腰俯衝而下，擊殺薛不羣於劍下，目光瞥視之下，十數名捕快正從樹後閃撲出來，鐵鍊抖得「嘩啦」直響，鐵尺鋼刀揮舞着朝他撲來，心中迅速地忖度了一下，還是走為上着，於是乎身形凌空一個翻滾，接身形一展，斜掠向一棵樹，手一伸，拍在樹幹上，身形倒翻而起，接一個轉折，人已落在樹梢上，雙臂一振，飛掠而去。

那十數名捕快中的三人見那人飛掠而逃，正欲拔身掠射追去，但却給薛不羣喝止了。「洪生，追不上的了，別追！」

三人剛起的身形立止。

這三人正是薛不羣的得力助手——洪生、馬進、張天！

× × ×

三人循聲望過去，看到薛不羣一身是

血，躺在一棵樹下，俱不由驚呼一聲：「頭兒，你怎樣了！」搶撲過去。

那些捕快則散開來，在樹叢內搜查起來，見再沒有別的人了，便將樹叢圍了起來，嚴加防範。

薛不羣苦笑道：「本來我是死定的了，幸好你們及時趕到，雖然傷得不輕，却肯定死不了。」

洪生最先撲到，蹲下來將薛不羣扶了起來，急聲道：「頭兒，屬下先替你治療傷勢。」

馬進張天亦已蹲下來，三個人七手八脚，將薛不羣身上的幾處傷口上藥包扎起來。

薛不羣乘這機會喘了幾口氣，好奇地問道：「你們怎會這樣巧在我最危急的時候趕到來的？怎知道我在這裏？」

馬進恰好包扎好薛不羣左臂上的傷口，吁口氣道：「屬下等在城中久等不見頭兒回來，恰好一名弟兄趕回衙門，說在東門大街那家東來客棧門前，發覺一個漢子的身材很像那晚亂葬崗走脫的那人，屬下立刻趕到那裏悄悄一看，那人就坐在店堂內吃喝，屬下自對街一間店舖中望過去，那人的身材果然十分像，屬下不敢驚動那人，恐防打草驚蛇，趕回衙門，恰好張兄與小馬亦自外面巡察回來，屬下便對他們說知，商量之下，屬下三人覺得恐怕合咱三人之力，也未必制服得了那人，而這是一條唯一的綫索，所以不敢造次，一面派出兄弟到客棧附近監視那人，一面在衙門中等頭兒回來，可是左等右等都不見頭兒回來，屬下三人心急之下，便帶着弟兄們出城到亂葬崗找頭兒，那知才走到這裏，隱約聽到樹叢內傳出兵刃撞擊聲，屬下們好奇之下，掩上去偷偷一瞥，看到那人正與頭兒拚搏，屬下等便散開來掩在樹後，後來窺到頭兒遇險，屬下三人便各自撒出一把銅錢……頭兒，以後的屬下不再多說了。」

薛不羣聽完之後，洪生張天也將他心胸及胸肋處的傷口包紮好，他也不急着站起來，黯然道：「我雖然僥倖不死，但裘勇却慘遭那人的毒手，死了！」

洪生馬進張天三人早就發覺不見了裘勇，因忙於替薛不羣包紮傷口，來不及問，這時聽到薛不羣這樣說，俱震驚得變色睜眼，一時間呆住了。

這消息實在太突然了，他們三人早上還與裘勇在衙門班房內談笑，如今却永遠不能再與他們喝酒笑鬧了，這怎不令三人幾疑是在夢中。

他們三人與裘勇自薛不羣於八年前當上了應天府的總捕之後，便一同在薛不羣的手下當差，多年的合作共事，令到四人的感情有增無減，就像兄弟手足一樣，如今折一手足，三人內心怎不悲痛。

「頭兒，裘勇就是死在那人的手下？」馬進神情悲憤地問。

「正是，那人是在他入村解手時，自背後向他偷襲，殺死他的，我也因此着了他的道兒。」薛不羣接將事發的經過向三人說了一遍。

三人聽了之後，無不聳然動容，聽到薛不羣在那人喬裝裘勇，猝然出手偷襲，心胸中七時，三人無不揑了把冷汗，聽完薛不羣的敍說後，三人同時長長吁口氣。

「頭兒，那人不但手段狠毒，心機也很深沉，這種人最難對付，也最可怕！」張天雖然這樣說，却沒有一點懼怕之意。

「頭兒，那人是什麼人，為何要殺你？」洪生問。

吐了口氣，薛不羣語聲沉沉地說道：「那人是什麼身份來歷暫時還未知道，但那人已親口直認就是殺害蔡立及老張的兇手，亦是殺死那灰衣人的兇手，至於他為何要殺我，理由與殺害老張一樣，殺人滅口，因為蔡立的死因，只有我與老張知道，只要殺了我與老張，他留下來的唯一綫索也就消滅了，再也沒有人追查到他的身上！」

洪、馬、張三人勃然變色，道：「這人原來就是這一連串事件的始作俑者，頭兒，蔡立致死的原因是什麼？可否告知屬下。」

薛不羣掃了三人一眼，道：「事到如今，多一個人知道總是好的，蔡立是被那人用一根黑色長針刺入腦滙穴致死的，裘勇也是死在那種黑色長針之下！」

馬進道：「怪不得那蔡立身上一絲傷痕也沒有，原來是這樣。」

「你們拿去看一看吧。」薛不羣將包着那口黑色長針的小布捲兒摸出來，打開，遞給三人。「你們可有見過這種黑色長針？」

三人接過來輪流細看過之後，都搖搖頭道：「這是第一次見到。」

薛不羣沒有露出失望之色，這早在他意料之內，連他也沒有見過，他們三人又怎會見過呢？他之所以拿出來給三人看，是要三人看清楚之後，說不定以後會看到同樣的黑色長針，到時候就可以憑此針認出兇手來。

「用針作暗器的在江湖上不少人使用，但用這種黑色長針的，相信絕無僅有，我也是第一次見識到，這種黑色長針必是一種獨門暗器，而且江湖上也一定有人知道這種針的來歷，故此那人才會千方百計欲取回這口針，這口針是一條重要的綫索，可惜一時間無法找到見過這口針的人，否則便不難知道兇手的身份來歷，目前，只好全力追查東來客棧那位仁兄了！」

三人一直以來皆很佩服薛不羣的頭腦，聞言之下，俱點頭表示贊成。

薛不羣忽然掙扎着站起來，指着三丈遠一處枯枝樹葉隆起的地方道：「裘勇的屍體就在那堆枝葉下面，你們去將他抬出來。」

三人神情沉重地應了一聲，走上前去，將枝葉撥開，果然看到裘勇的屍體。

三人沉痛地默默注視着裘勇的屍體，將頭垂下來。

薛不羣很明白三人的心神，就是他自己，心中也很難過，好一會，他才「哼」一聲道：「咱們回城吧。」

三人點了點頭，將裘勇的屍體抬起來，走出樹叢。

誤將馮京作馬凉

養息了兩日之後，薛不羣的傷勢好了十之八九，已沒有什麼大碍了。

這兩日他都是住在衙門中，這樣比較

安全，就算那人胆大包天，也不敢到衙門行兇，自古以來，衙門代表了權與官家，相信就算是再狂妄胡爲的江湖人，也不敢與官家爲敵。

這兩天他果然很平靜地渡過。

這天早上起來，在簷廊前走動了一會，舒展了一下手脚，覺得行動如常，於是便思索怎樣才能够將東來客棧中的那位可疑客人生擒活捉。

若是殺了那可疑的漢子，那就簡單得多了，只要將那人堵在房中，亂箭射入去，就算那人有通天徹地之能，也逃不過亂箭攢體之厄，但若要生擒活捉，那就要動點腦筋了！

思量了好一會，終於讓他想到一個好主意。

這兩日以來，他手下的捕快不分日夜，改穿便服，監視着東來客棧，那人出入皆逃不過那些監視的捕快的眼睛。

據這兩日來的報告，那名可疑漢子只出外一次，只是到一間酒樓喝酒，喝了半個時辰左右便回去了。

至於晚上有沒有外出，那就不敢肯定了，因爲那漢子若是那晚在亂葬崗逃脫的人，以他的身手，加上又在夜晚，若要瞞過那些身手平庸的捕快的監視，眞是易如反掌。

想好主意之後，薛不羣正想回房，洪生、馬進、張天三人恰好一同回來，於是招呼三人進入房中，將他想好的主意說給三人聽。

三人邊聽邊頻頻點頭，誰也沒有插口，聽得很仔細。

薛不羣將他的主意說出來後，掃了三人一眼，道：「洪生，你們覺得怎樣？」

洪生想了一下，佩服地道：「這個主意很好，若是沒有什麼意外，可說手到擒來。」

馬進張天兩人也點頭道：「屬下想不出還有什麼不妥的了。」

「好，既然你們這樣說，那就依計而行吧。」薛不羣說着從椅子上站起來。

洪生三人也跟着站起來，朝薛不羣抱拳一拱，退了出去，着手準備起來。

薛不羣交抱雙手行到窗前，望着窗外簷廊下的一叢花木，出起神來。

× × ×

日移中天，是晌午時份了。

也是歇息吃飯的時候了。

東來客棧雖然說不上是應天府數一數二的大客棧，但也不是一般的小客棧可比，光看客棧店堂內擺放的近三十張桌子，就可以看出地方有多寬敞了。

原來東來客棧是連帶開設了食堂的，目的是方便住店的人客，當然，外來的人客也照樣招待，而且多多不拘。

這時分食堂內已上了七成座，店內的伙計亦忙碌起來，不停地招呼人客。

一條漢子也就在這時從客棧的內進走出來，這人好頎長的身形，穿一件淺青長衫，步履從容，益見瀟洒，一貌堂堂，舉止間自有一種引人注目的威儀。

這人的年紀大約三十五六，正是薛不羣今早想好了主意要對付的「點子」。

這人目光在食堂內流目掃視了一下，見空下的座頭已不多，雙眉輕輕攏了一下，還是走向一副斜對一扇窗口的座頭。

坐下之後，見店伙還未上前招呼，這人便漫不經意地流目掃視店堂內在座的食客來。

雖說是漫不經意，但那兩道目光却銳利得有如尖針般，看座上衆多的食客的一舉一動，神態的輕微變化，皆逃不過他那雙目光。

店堂內的客人舉動無異，店伙恰好上前招呼，那人也就收回目光，要了酒菜，目光一轉，望向店外街上。

這時有兩個趕得一身是汗，作客商打扮的人走進來，舉袖拭去頭上的汗水，目光在店堂內一掃，走向那人身側的一張空枱，拉開櫈子坐下來，長長喘了口氣。

店伙上前招呼道：「兩位客官要些什麼？」

坐在左邊的一個客人邊舉袖拭抹汗邊道：「先來一壺凍茶解解渴，然後來幾個拿手小菜，一壺酒，一盤饅頭！」

店伙擺好杯筷，一迭聲應着，退了開去。

那人目光雖然望着街外，但眼角餘光却瞥視着那兩個人，聽到兩人對那伙計要的東西後，神態似乎放鬆了很多，也不再瞥視那兩人。

接着，陸陸續續地進來一個趕車的，坐在那人斜對面的一座坐頭，三個像是鏢行伙計的漢子，坐在他右邊的一副空坐頭上，大聲叫着要酒要菜，在座的食客不禁爲之側目，那三個漢子却熟視無睹，大聲談笑着。

最後進來的是七名昂然跨刀的漢子，一色藍色勁裝，大模斯樣地走進來，靠着那人背後的一張桌子上坐下來，但人多桌少不够坐，於是分出三人坐到趕車的那張桌上，小二上前招呼時，一味催促小二有現成的食物盡快端上來，一副急着趕路的樣子。

而這七人亦是一副趕路的樣子，一身汗漬殷然，風塵僕僕，皮膚黑黑的。

那人只在七人進店時瞟了七人一眼，便沒有再看那七人一眼，這時他點的酒菜恰好送上，他便專心吃喝起來。

這時候店堂內不斷有食客結賬離去，也不斷有人進來坐下，這情形平常得很，在這個時候，相信每一家酒樓飯館也是這樣的情形。

這大概就叫客似雲來吧。

× × ×

那七名似乎急着趕路的勁裝漢子這時已吃喝完畢，塡飽了肚子，兩張桌子上的同伴互相招呼一聲，便推櫈而起，搭枱的那三名勁裝漢子走向同伴那一桌，亦即是那頎碩身形漢子背後的一桌。

那三名漢子分別從左右繞過那身材頎碩漢子的桌旁，一直專心吃喝的頎碩漢子也就在這時停止了吃喝，抬眼瞟着那三名勁裝漢子。

三名勁裝漢子却連望也不望那頎碩漢子一眼，從他的身旁左右走過。

那漢子的神色微微動了一下，接目光一垂，依舊吃喝起來。

也就在這刹那，那三名勁裝漢子悶聲不響，六手齊揚「嘩朗朗」聲中，但見烏芒暴展，兩條鐵鍊左右套向那人的頸脖，

一把鐵尺戳向那人的肩井穴。

幾乎同一時間頎碩漢子背後那張枱子的四名勁裝漢子叱喝一聲，寒光暴閃中，四件兵器分別攻向那人的背心後頸左右脅門要害。

這七名勁裝漢子不但出手快，配合得也好，將那漢子的四面封死了！

座上的食客驀見有人動手，大部份嚇得顏面變色，紛紛結賬離去，只有那頎碩漢子四周的六七張枱子的人客沒有離去，端坐着看動手的雙方。

這其中包括了那兩個客商打扮的漢子，那個趕車的，及那三個鏢局伙計模樣的漢子，還有靠着那敞窗坐着的兩名讀書人打扮的客人，另外還有兩枱六個客人。

這些人看來若不是那七個勁裝的同伙，便是胆量特別大的了。

因爲在這種情形之下，最好的辦法是避之則吉，否則，很易會殃及池魚，這就劃不來了。

× × ×

頎碩漢子雖然猝不及防之下，反應仍然很快，但見他的身形驀地一矮，雙手閃電般閃動，背後那四名勁裝漢子撲上得快，退得也快，各自暴退開去。

左右攻向他頸脖及肩井穴的勁裝漢子却拚盡了全力，也掙不脫那漢子的糾纏，原來那漢子左右各執一對筷子，左手筷子恰好挾串住了套向他頭頸的兩條鐵鍊，右手筷子挾住了一柄鐵尺，一任那三個勁裝漢子掙得青筋怒突，也分毫掙動不了。

留下來的人看到這情形，無不聳然動容。

這漢子的一身功力竟然如此驚人，僅憑兩雙竹筷，就挾串住那三個勁裝漢子的鐵尺鐵鍊，若非竹筷上貫注了深厚的內力，又怎能挾得住鐵尺，串得住鐵鍊，并令之分毫掙動不了？

不少人都面表驚容，就連坐在窗下那張桌旁兩名讀書人打扮的其中一人，臉上也露出訝異之色。

那兩名客商模樣的人這時也趁機出了手，手一揚，兩條飛索繩捲向那頎碩漢了的雙脚。

那三名鏢局伙計打扮的漢子亦動上手了，但見桌椅齊飛，飛砸向那名漢子的上身！

「你們是什麼人？」那漢子這句話剛出口，人便斜掠而出，同時雙手一鬆。

飛砸而來的桌椅幾乎是擦着那漢子的頭側及肩側砸過，那三名勁裝漢子在驟失掙持之力的情形下，那裏站得穩，各自朝後踣跌出去。

「劈里嘩啦」聲中，砸空的枱椅砸在一些枱椅上，立刻散碎開來，那兩名勁裝漢子的飛索也套了個空。

這刹那其餘的人也動手了。但見人影飛閃，叱喝聲聲。自三面飛撲向那漢子。

只有一面！——敞窗那面沒有人向他攻擊。

但那兩位讀書人已站了起來，一副一觸即發的樣子。

好明顯，留下來的人不但全是勁裝漢子的一伙，而且目的也在將那漢子逼向敞窗下的兩名讀書人。

那頎碩漢子却夷然不懼，身形騰挪閃避中，一一化解了那些人的淩厲攻勢，但也被逼得退向那兩名讀書人那面。

那兩名讀書人一直眼也不眨地瞧着，右面那人對左面那人悄聲道：「頭兒，這人明明有能力下重手擊殺咱們的弟兄，他却沒有這樣做，這是什麼原因？」

左面那人亦惑然不解地道：「這人不似是吃齋唸佛的人，眞是令人不解。」

右面那人道：「頭兒，看來咱們也該出塲了。」

左面那人點點頭，倏地欺前了一步。

右面那人也掠了出去。

「你們到底是什麼人？」那頎碩漢子雙掌不斷舞動，硬是擊退了十七八人的攻擊。

那些漢子皆悶聲不响，一退又上，咬着牙揮動各種兵刃，攻向那頎碩漢子。

那漢子目中煞光倏閃乍隱，雙掌盤錯揮劈之下，那些漢子的兵器一樣也沾不上他的衣角。

「只要你束手待縛，我自然會告訴你咱們是什麼人！」左面那讀書人喝聲中，左拳右掌擊向頎碩漢子的腰脅要害。

右面那位讀書人亦悶聲不响，身形一矮，攻向那頎碩漢子的下盤！

那頎碩漢子一口氣拍出十八九掌，硬是將那些漢子逼退開去，接身形疾旋，恰好接下了左面讀書人攻向他腰脅的拳掌，同時間雙腿連環飛踢，破解了攻向他下盤的右面那名讀書人攻出的兩招，這刹那被他逼退的十七八名漢子又呼喊叱喝着撲攻上來。

這時候的客棧內，眞是熱鬧非常，對街那面擠滿了看熱鬧的人，掌櫃及小二則躲在櫃枱後，龜縮起來。

那漢子身形急旋，隨手抓起兩張櫈子擲向撲攻上來的漢子，脚一踢，一張桌子也應脚飛砸過去，逼得那些漢子撲攻之勢不由一窒。

一陣「劈里拍啦」聲中，枱椅在那些漢子兵刃的揮擊之下，散碎開來，那些漢子又一湧撲攻前去！

這一刹那，那頎碩漢子返身又接下了那兩名讀書人的兩招搶攻，那兩名讀書人攻勢不遏，硬是纒住那頎碩漢子。

那頎碩漢子在四面圍攻的情形下，眞有雙拳難敵四手的感覺，萬一有所閃失，那就會陷於萬刧不復之境地。

而且他也覺得這場「架」打得實在糊塗，他連對方是什麼人也不知道，更加不知道這伙早有預備的人爲何要動他。

所謂好漢不吃眼前虧，他雖則心中又氣又怒，還是決定擺脫這伙人的糾纏爲上策。

就在四面八方的漢子向他撲攻中，他拍出了兩掌，這兩掌他足足運聚了九成功力，兩名讀書人如何抵受得住，同時被擊飛開去。

那漢子更不遲疑，前路無阻，身形竄掠向前，一頭自那敞窗中穿射出去！

被擊飛的兩名讀書人臉上刹時泛起一抹喜色，身形也落在地上，接着撲向窗口去。

那些漢子見頎碩漢子穿出窗外，不但沒有追撲前去，反而停下來，一個個臉露高興之色。

互相敬重　聯手偵查

那頎碩漢子以爲穿射出窗外，就可以擺脫那伙人的糾纏，那知道却一頭撞入了一張張開了的網中。

這面窗口原來是個陷阱！

那頎碩漢子不是省油燈，一頭撞在網上，便雙掌如刀斬向網繩，在他想像中，以他這一雙無堅不摧的掌刀，區區網繩必會迎「刄」而斷。

那知道事實却大謬不然，這張網也不知道是用什麼織的，掌刀竟然斬之不斷。

若是能够斬斷，那就不難破網而出。

心頭大驚之下，他還想掙扎，那張網却驀地一收，緊網住他全身，令到他的手脚施展不開。他不由發出一聲暴喝，手脚奮掙，那知道不但掙不開，全身反而網束得更緊，接着他的身上五處大穴接連被人封住，至此，他只有宰割由人了。

出手點了他穴道的人，原來是被另一名讀書人稱爲頭兒的那位讀書人。

在窗下的兩旁，則有兩名強壯的漢子抓住網口，將網緊緊地收緊起來，難怪那漢子空有一身本領，掙不脫羅網了。

這不用說，這兩名漢子早就伏在窗下兩邊的牆邊，而且張網以待（不過網不是張在窗口，而是張在地上）。那漢子一頭穿出來，那兩名漢子便將網張拉起來，那漢子就變成自投羅網了。

當然，那兩名漢子是一直在窗側窺視着的，否則，不可能及時將網拉起。

× × ×

那頎碩漢子雖然動彈不得，但仍能說話，睜着一雙眼望着出手點了他身上五處大穴的讀書人道：「你們是什麼人？」

那位讀書人將頭上的秀才巾抓下來摔在地上，接脫下那件長衫，現出一身皂色勁裝來，接又從臉上揭下一張精巧的面具，笑笑道：「現在你應該清楚了吧？」

那頎碩漢子上下打量了他一眼，不但毫無驚懼之色，反而目露喜色，脫口道：「原來閣下是應天府的公差！」

「不錯，我就是總捕頭薛不羣！」

原來薛不羣喬裝改扮成一位讀書人。

「幸會，薛總捕頭，羅某久仰大名，今日一見，果然不愧手到擒來之稱號。」

頎碩漢子居然現出一抹笑意。

薛不羣却冷然道：「若不費這樣多的手脚，硬是將你逼向窗下，你又怎會自投羅網！」

頎碩漢子苦笑道：「總捕頭好佈置，羅某算是見識了。」

稍頓接問：「總捕頭，請問羅某所犯何事？勞動總捕頭出動這樣多的人手來對付羅某？」

這時候所有喬裝改扮的捕快經已從窗口或大門來到，將自稱姓羅的漢子團團圍了起來，一個個仍然亮出了兵器。

對於姓羅漢子的問題，薛不羣一時間還眞的不知怎樣答才好，因爲目前對這姓羅的漢子只是懷疑，根本就未有確實的證據證實姓羅的漢子就是那晚在亂葬崗走脫的人，只不過身材相似吧了。

沉吟了一下，薛不羣眼珠一轉冷聲道：「閣下犯了什麼事？難道還用我說？」

這種問法比較含糊，在目前的情形下，這是最好的以問爲答的法子。

姓羅的漢子聞言愕了一愕，滿臉困惑地道：「薛總捕頭，你這種問法是什麼意思？羅某自問從未作過傷天害理，於法不容的事！」

「哼哼，你還想狡賴？」原來另一名讀書人是洪生改扮的。「你好大的胆子，四天之前的入黑時分，你居然胆敢襲擊咱頭兒，還說沒有犯事？」

姓羅的漢子聽得直眨眼，惘然道：「這眞是『莫須有』，羅某是在三日前才來到應天府的，之前的一日，羅某還在六十里外的蟠龍莊作客！」

薛不羣一聽，神情微震了一下，要知道蟠龍莊在江湖武林中極之有名氣，莊主蟠龍客柳清源乃是公認的一代仁俠，甚受武林正義道的擁戴推崇，每一位武林人物皆以能够拜識柳清源，成爲他的坐上客爲榮，而柳清源也不是來者不拒的那種人物，這是他謹慎之處，因爲若是濫於接待，難保沒有一些別有居心的人物借他的名頭來招搖撞騙，故此，若非在江湖上素行俠義，聲名昭著的人物，他是不會接待的。

而這姓羅的漢子自稱在三日之前曾在蟠龍莊作客，這豈非表示他是位大有身份的人？若然這是眞的話。

「哈，你倒會吹，還搬出了柳老爺子的大名來嚇咱們？看來，你是不吃點苦頭，不會認的了。」原來那兩名改扮成客商打扮的人，正是馬進張天。

馬進才說完，張天便欲動手，但却給薛不羣阻止了，朝那姓羅漢子道：「還未請教大名怎樣稱呼。」

姓羅漢子淡然道：「羅振梓。」

薛不羣馬進洪生張天四人一聽，登時呆了一呆，洪生口快，脫口道：「大豪客羅振梓？」

羅姓漢子冷淡地道：「那是江湖朋友抬愛，送給羅某的外號。」

四個人一聽立時傻了眼，八道目光一齊打量這位自稱是大豪客羅振梓的漢子。

要知道大豪客羅振梓乃是被北地武林公認的第一條好漢，此人不但行俠仗義，嫉惡如仇，還急公好義，爲人豪邁不羣，故被北地武林同道送了一個大豪客外號。

他既被北地武林推舉爲第一條漢子，身手也就可想而知。

「怎麼了？薛總捕頭若有懷疑，不妨派一名手下快馬趕到蟠龍莊，求證於柳老爺子，羅某也可以隨你同去衙門，怎樣？」

大豪客羅振梓目光陡盛，威凌逼人。

薛不羣却悶聲不响，忽然上前出手解開了羅振梓被封的五處大穴，同時揮手喝道：「快撤網放開羅大俠！」

兩名緊收網口的漢子應了一聲，將網打開來，羅振梓吁了口氣，也不見他怎樣作勢便已從地上挺站起來，抱拳朝薛不羣道：「薛總捕頭，眞是見面勝似聞名。」

薛不羣急不迭抱拳道：「羅大俠，適才冒犯之處，尚祈見諒。」

羅振梓爽朗地笑道：「薛總捕頭言重了，羅某知道總捕頭這樣作，必有原因，又怎會放在心上呢！」

薛不羣伸手一引道：「羅大俠，此非說話之處，適才打擾了你吃喝，請到店堂內坐下再說話可好？」

羅振梓哈哈一笑道：「能與總捕頭把酒共話，固羅某所願也！」

兩人一先一後，自那破窗穿了進去。

馬進洪生張天三人亦隨之穿窗而入。

那些捕快則繞到前面，在客棧門前把守着。

× × ×

店堂內雖然破了不少桌椅，但大部份仍是完好的，而這時掌櫃也已認出薛不羣就是總捕頭，雖則心裏又驚又心痛，仍然不敢怠慢，招呼小二替他拿拿杯遞酒。

薛不羣羅振梓相對落座，洪生三人左右相陪，互敬了一杯酒之後，羅振梓首先開口道：「薛總捕頭，看來你一定是認錯了人，才會有今次的行動。」

薛不羣苦笑道：「事情確是如此，誤將馮京作馬凉，冒犯閣下，心實不安。」

羅振梓笑道：「薛總捕頭，事情已經過去了，還提它幹麽，別擺在心上了，來，乾了這一杯。」

五人一齊舉杯，一口乾了！

放下杯子，羅振梓帶笑道：「薛總捕頭，你要緝捕的人一定很像羅某了。」

薛不羣苦笑道：「相貌不清楚，不過身材確是像極了，也才會有這番誤會。」

羅振梓訝道：「薛總捕頭，你連那人的相貌也不清楚……」

洪生插口道：「羅大俠，事緣那人向總捕頭出手襲擊時，是幪着面的，後來有一次在亂葬崗，由於天色太黑，距離又遠，故此看不到那人的面貌，不過由於他兩次皆是穿着勁裝，所以看到他的身材。」

「嗯，原來是這樣的，這倒怪不得你們。」羅振梓點點頭。「薛總捕頭，可否告知這是怎麽一回事？」

薛不羣替羅振梓斟滿了杯中酒，爽然道：「正要請教羅大俠。」接將隆福客棧蔡立被殺說起，接連有幪面客向他逼問蔡立死因，及隨身帶着的物件有那幾樣，到老張被殺，亂葬崗神秘人掘墳互拚，結果灰衣幪面人遇襲身亡，翌日屍體被盜，路邊樹叢內上當遇襲，險死還生，到誤將羅振梓當作那身材頎碩的勁裝幪面人，加以圍捕等一連串事件，詳詳細細向羅振梓說了一遍。

羅振梓一直聽得很仔細，聽完後，眨眨眼道：「薛總捕頭，這件案直到如今，雖則初步知道了殺害蔡立老張二人同是一個兇手，但却不知道對方的姓名面貌，可說等於不知，亦可說至今毫無進展。」

「所以我想請教羅大俠一些問題，看能不能有所突破！」薛不羣喝了口悶酒。

「只要羅某能力所及，無有不從！」

羅振梓慨然道。

「羅大俠不愧大豪客之稱。」薛不羣由衷地說。

羅振梓搖手道：「薛總捕頭又來了。」接正容道：「總捕頭，你眞的相信羅某的身份？」

「絕無懷疑！」薛不羣斬截地說。

「憑什麽？就憑羅某片面之辭？」

「不是，」薛不羣充滿自信地道：「若我沒有看錯，適才動手時，你根本就有很多機會下重手擊殺我的手下，但你沒有，還有，你的身材雖像那人，但語聲不像，而且照我觀察，你的身手也比那人高了很多，這幾點足以令我在你報出名號後，便不再懷疑你是那人！」

頓一頓接道：「還有一點，我自信若是換了那人，在那種情形之下，絕對會出手殺我的手下，而你却沒有。」

羅振梓由衷地道：「總捕頭雖然名不虛傳，難怪自你接任應天府總捕頭一職以來，宵小絕跡，匪盜潛遁。」

薛不羣急聲道：「羅大俠過奬了。」

「薛總捕頭，你那張網是什麽織造的，憑羅某浸淫苦練了近二十載的掌力，居然斬之不斷？」

薛不羣笑笑道：「那是用老牛筋，以桐油浸晒凡十次，才編織成網的，就算是神兵利器，也斬不斷。」

「這就怪不得了。」羅振梓一笑舉杯：「來，羅某敬各位一杯。」

薛不羣四人連忙舉杯，一飲而盡。

「羅大俠，請你看一看這口針是否曾經見過。」薛不羣將那個小布捲兒摸出來，遞給羅振梓。

羅振華接過來，將布捲打開，現出一枝黑色長針來，目光一凝，仔細着起來。

他看了一會，搖搖頭道：「這就是殺死那個叫蔡立與及貴屬裘勇的暗器？」目光一抬，瞥到薛不羣點點頭，於是接道：「用針作暗器的羅某知道很多位，但用這種黑色長針的，羅某還是第一次見過，總捕頭，恕羅某在這方面不能助你。」

薛不羣微感失望地道：「羅大俠久走江湖，連你也不知道這種針是那一個的獨門暗器，這就很難查得到那人的身份來歷了。」

羅振梓却不以爲然地道：「總捕頭可以想辦法將那人誘出來，張網捕之，那不就可以弄清楚那人的身份來歷了麽？」

薛不羣嘆口氣道：「此人行踪詭秘，無踪可尋，何況他在暗，我在明，而他又必欲殺我而後甘心，相信他必定一直在暗中監視看我，要誘捕他只怕很難令他會上當。」

一頓接道：「羅大俠，敢問此次到應天府，有何事幹？若是可以効勞的，只管吩咐。」

羅振梓沉吟了一下才道：「羅某此次之來應天府，恐怕與總捕頭着手偵辦的案子有關連，因爲羅某這一次來，乃是受一位忘年之交所托，尋回一件失物，這件失物據我一路追查所得，似已落在應天府地面，故此我才會出現在應天府，只不知我要追尋的物件是否就是蔡立身上失去，是殺死蔡立裘勇老張等人的兇手所取走的那件物件，若是，那眞是太巧合了。」

「從種種跡像看來，極有可能。」薛不羣閃動着一雙深湛的目光。「敢問羅大俠追尋的那件是什麽東西？」

羅振梓爽快地說道：「乃是武林人夢寐以求的天蠶金蛸甲，總捕頭大概也有聽聞吧。」

「天蠶金蛸甲據說刀槍不入，確是武林人夢寐以求的防身異寶，不過，這件寶衣聽說一直被北地異人雍武秘藏起來，而聽說雍武一身武功已達出神入化，反璞歸眞的境界，連當年有魔魁之稱的赫連淵，也死在他的手下，欲想竊取那件寶衣的黑

道高手沒有一個能活着離開他的屋宅的，這位前輩武功之高，只怕武林中還找不到可以匹敵的對手。」

頓一頓續道：「憑這位前輩的一身手，又有誰能夠從他的屋宅中成功地將那件天蠶金蜩衣盜走？」

羅振梓待薛不羣說完，喟嘆一聲道：「這是五年前的事，若這位老哥哥不是於五年前忽然身罹奇疾，致令下半身僵木不能行走，又有誰敢不要命，敢動那件寶衣的主意？」

薛不羣吃驚地道：「羅大俠，雍老前輩眞的下半身僵木不能行動？」他見羅振梓肯定地點點頭，於是不解地道：「那怎麼江湖上沒有傳出消息呢？」

羅振梓又嘆口氣道：「這是因為他將這個壞消息封鎖起來，幸好他的家中只有兩名忠心的老僕，他自身罹殘疾之後，便閉門謝客，只有我這位忘年之交，他才接見，這就是江湖上沒有人知道他身罹殘疾的原因，要知道，他仇家既多，又秘藏異寶，這消息若是傳出去，那豈不是自尋煩惱？」

薛不羣深有感觸道地道：「這眞是想不到，這位身懷蓋世武功的異人，竟然罹此殘疾，眞令人唏噓嘆息。」

「但不知怎的，這消息仍然讓人知道了，否則，那位盜去寶衣的賊子天胆也不敢潛入我這位老哥哥的屋宅中盜取寶衣。」羅振梓「骨嘟」喝了一大口酒，才道：「寶衣失竊，這消息若是傳到江湖中，勢必掀起軒然大波，想得到這件寶衣的人必定攪到滿天風雨，我這位老哥哥就是不想出現這種情形，才委托羅某出來暗中查訪到底是誰將之盜走，並將之取回，免得江湖因之引起動亂。」

「這位雍老前輩雖然自罹殘疾，仍然心懷江湖安危，這種胸懷，確實令人感佩。」薛不羣忽然語氣一轉，目光閃閃地道：「羅大俠，細想之下，這段日子以來發生的一連串事故，極有可能與那件寶衣有關，試想想，那位蔡立是因為一件物件而被殺的，而這件物件若非珍貴，那位兇手也不會事隔半月之後，不惜冒險行動，欲將留下的唯一綫索消滅，而這兇手若非怕被人從這條綫索追尋到他的身上，成為衆矢之的，也大可不必冒這些險，因此，照我推測，好可能那件物件就是天蠶金蜩衣，也只有這種武林人夢寐以求的異寶，才會成為衆人爭取的物件。」

「頭兒，在這裏說這種事情不大方便吧！」張天提醒薛不羣。

薛不羣却笑笑道：「不然，這種地方雖然可能會被那些『有心人』竊聽到，這正好，不然，又怎會將他們引出來？」

薛不羣說這些話時，是壓低聲音的。

羅振梓亦低聲道：「薛總捕頭，羅某眞佩服你。」

「頭兒，在目前的情形下，咱們怎樣看手追查？」洪生低聲問。

「暫時只有看着事情的發展怎樣，才隨機應變好了。」薛不羣目光移注在羅振梓的臉上。「羅大俠，不管你追查的是否與我偵辦的案子同為一件，咱們互相合作怎樣？」

羅振梓道：「羅某正有此意，羅某孤身一人，加上不熟悉這裏的情形，一時間眞是無從下手追查，能夠得到你們的合作，眞是求之不得。」

「羅大俠既然這樣說，那咱們就分頭進行偵查，互通消息，這樣可好？」薛不羣問。

羅振梓點頭表示同意。

「有一件事我想煩勞一下羅大俠的。」薛不羣望着羅振梓。

羅振梓慨然道：「薛兄太客氣了，請說。」

羅振梓改了稱呼，將薛總捕頭改為薛兄，這表示大家不妨親近些，薛不羣焉會不明白，於是也改變了稱呼：「羅兄，我想請你携帶這口黑色長針，趕到蟠龍莊，交給柳老爺辨認一下，以柳老爺子交遊之廣，或許可以認出這枚黑針的來歷。」

羅振梓欣然說道：「這倒不失是一個好辦法，薛兄要不要派一名貫屬與我一道去？」

「羅兄，我兩日前死了一名手下，人手不太足夠，還是偏勞羅兄辛苦一趟吧。」薛不羣焉會不明白羅振梓話中之意，為了表示完全信任對方，才這樣說。

羅振梓這才接過那個布捲兒，小心地收藏在身上，妥當之後才道：「薛兄，可否詳細描述一下那位死在客棧內的蔡立的樣貌？還有那位灰衣幪面人，看看我認不認得出這兩個人的身份，若我認不出，可以順便問一下柳老爺子他們。」

薛不羣喜道：「當然可以。」當下將蔡立與那灰衣幪面人的身材相貌特徵詳細地說出來。

羅振梓專心地聽着，薛不羣才說完，他立刻接口問道：「薛兄，那位灰衣人的左眼瞼下，眞的是有一塊指甲大小的紅斑痣？」

薛不羣肯定地點點頭。「錯不了，那時雖是在黑夜中，但有火摺子，我的三名手下也看到的！」

洪生馬進張天三人忙不迭點頭道：「那人左眼瞼下確實有一塊紅斑痣。」

「這我就知道這人的身份了。」羅振梓目亮若星，「此人乃是此地黑道上的有名人物，因為他左眼瞼的那塊紅斑痣，加上他生性兇殘如豺狼，故此人稱斑豺郎雄，那位灰衣幪面人十九不離就是他了！」

薛不羣精神一振，喜道：「終於又有了突破，知道了那灰衣人的姓名來歷，以此追查下去，相信必有所獲。」

一頓接道：「這樣看來，那位蔡立可能也是此地黑道上的人物，不知羅兄認出了那人沒有？」

羅振梓却抱歉地搖搖頭道：「這位蔡立我却想不起是什麽人物。」

薛不羣有點失望地道：「連羅兄也認不出此人的身份來歷，此人莫非在江湖上不大活躍的人物？」

羅振梓道：「薛兄，柳老爺子交遊遍天下，或許他那裏的人中有人認出此人的身份來歷也說不定。」

薛不羣抱拳道：「那就拜托羅兄了，在目前的情形下，能夠知道蔡立的身份來歷，對追查這件案子是極之有用的。」

「薛兄，事不宜遲，那我即刻飛騎趕去柳老爺子處！」羅振梓說着站了起來。

「如此有勞羅兄了。」薛不羣亦站起來，並肩與羅振梓一同走出客棧。

遲來一步空手囘

送走了羅振梓之後，薛不羣與洪生馬進張天三人帶着手下捕快回到衙門。

勞師動衆，折騰了足有兩個時辰，却捉錯了人，這事說起來眞好笑。

不過，薛不羣却認為是值得的。

雖則捉錯了人，但意外地結識了北地武林道的第一條好漢羅振梓，這是意外的收獲，憑自己的武功加上洪生等一衆手下，就算殺害裘勇的兇手就在眼前，只怕也奈何不了那人，但以羅振梓的身手武功，照他先前在東來客棧所着到的，應該足巳制服得了那人，何況羅振梓又答應與他合作，到時就不愁制服不了那人了。

雖然在客棧食堂內吃喝過酒菜，畢竟吃得不多，這時候感到有點肚餓了，於是吩咐手下叫三桌酒菜來，大家坐下來吃喝一頓，順便歇口氣。

才喝不了幾杯酒，一名衙差進來通傳道：「總捕頭，大門外有一個自稱劉三的求見。」

「劉三？」薛不羣放下酒杯，皺起眉頭——他根本就不認識這人。

馬進朝那衙差揮手道：「叫他進來。」然後朝薛不羣道：「頭兒，這個劉三乃是城北一帶的土混混，屬下曾在兩日之前，吩咐他在北城一帶留意打探一下可有陌生人出現，想來可能有消息來了。」

薛不羣朝馬進點了一下頭，一名漢子也就在這時有點閃縮懼怕地行了進來，目光閃縮地掃了一眼正在吃喝的捕快，接朝站起來的馬進彎腰拱手道：「馬爺，小的有消息告知。」

馬進拿眼看了薛不羣一眼，薛不羣輕輕點一下頭，馬進於是朝劉三道：「劉三，快說。」

劉三直起腰來，却不敢抬起頭，口齒清楚地道：「小的遵照馬爺的吩咐，這兩日來……」

「揀要緊的說！」馬進截斷了劉三的話。

「是！馬爺。」劉三將下邊的話咽回，停了一下才續道：「是這樣的，小的今日清早起來到屋後撒尿時，無意中瞥到一條人影像飛一樣掠入三才廟的後院內，小的記起馬爺的吩咐，天亮後悄悄找上那位出來挑水的小火工道士，塞了十文錢給他，問他廟內可是有客人借住，那小火工道士便毫不隱瞞地對小的說：五日之前來了一位身材壯碩的施主，捐了十五兩香油，對主持說想清靜一下，欲借廟內的客房住數日，主持的見這人捐了白花花的銀子，便一口答應下來，那人便住了下來。」

歇口氣續道：「那小火工道士還偷偷地告訴小的，他有一晚半夜起來撒尿，無意中看到那人從客房的後窗『飛』了出去，小的覺得這人頗有可疑之處，特來告知馬爺你。」

薛不羣在劉三說到那人的身材壯碩時，心頭動了一下，拿起杯喝了口酒。

馬進從懷中摸出一錠足有五兩重的銀錠，拋給劉三。「劉三，沒你的事了，記着，此事不可對別人說，否則，將有你受的！」

劉三從地上檢起那錠銀子，滿心歡喜，想不到這一次得到這樣多的銀子，與那十文錢比起來，眞是蚊髀與牛髀，急急揣入懷中，慌不迭道：「馬爺，小的有天胆也不敢對人說。」

「走吧！」馬進揮揮手。

劉三又深深地躬下身來，朝馬進那一桌連拱幾拱，急急腳退了出去。

待得劉三出去之後，馬進才對薛不羣道：「頭兒，你認為怎樣？」

薛不羣眨一下眼道：「三才廟的火工道士說那人身材壯碩，而又看到那人半夜從後窗『飛』出去，這人倒有點像那夜從亂葬崗走脫的那人，倒要去看一下了！」

「頭兒，現在就去？」張天性急地站起來。

「慢着，急什麽？」薛不羣擺擺手道

那頎長漢子反應迅捷，身形一矮，雙手閃電般出擊。

：「先派一個弟兄去三才廟附近監視着，待到黃昏時分，咱們才去，咱們且吃喝個飽。」

張天立刻朝一名手下道：「王通，你去一趟。」

「是！」一名漢子從下首那張桌子站身來，急步走了出去。

「但願這一次沒有捉錯人。」薛不羣一口將杯中酒「骨嘟」一聲吞下肚子。

「頭兒，爲何黃昏才去？」洪生問。

「黃昏後就是吃晚飯的時間，那時候上香的人都走了，不會阻碍咱們的行動。」薛不羣笑笑道。

「還是頭兒想得周到。」洪生佩服地說。

「只要多動腦就會想到了。」薛不羣語意深長地說。

洪生三人齊聲道：「屬下謹記頭兒的教誨。」

「哈，你們這是怎麼了？全站起來，快坐下來喝酒吧。」薛不羣笑望三人。

三人相視一笑，坐下來，同時擧杯道：「屬下敬頭兒一杯。」

「好！我也敬你們一杯。」薛不羣亦擧杯。

四隻杯子互碰一下，四人同時一仰脖子，喝乾了杯中酒。

× × ×

三才廟在城北靠着城牆邊的一塊楊樹林子前面，廟不大，只有前後兩進，前面是廟殿，供着三尊神像，左右各有一道側門，通到後進。

後進就是主持以及幾名道士的修眞處，對面的一排房子就是方便香客留宿的客房。

三才廟內連主持帶火工道人，上上下下一共才只得五個人。

黃昏後的三才廟果然是一個香客也沒有。

但在黃昏時分，却來了一名樣子怪怪的香客，這人穿一身灰灰黑黑的長衫，那張刻板的臉上，旣無表情也無生氣，主持的大弟子百安道人驟眼看到那人，還以爲自己白日遇上了行屍，嚇了一大跳。

那人不等百安道人開口，便已劈胸一把抓住百安，接一揪，將他輕輕地揪得只能脚尖沾地，語聲冷沉得令人渾身起鷄皮疙瘩。「聽着，廟裏是否住了一名身材壯碩的的香客？」

百安胸口被揪，只能脚尖沾地，一張臉幾乎貼上了那張死人般可怕的臉，只嚇得他差點因呼吸不暢而暈死過去，費力地點着頭道：「不錯，有，有。」

「住在那裏？」那人的一雙目光却兇厲得有如兩把尖刀般。

「在……後進右手……第三間廂房。」百安的呼吸越來越困難。

「沒有出去？」那人接問。

「沒……有，在……房……內……」

百安勉強迸出這幾個字。

那人忽然裂唇露齒，同時間左手輕輕揑住百安的喉頭，但聽一陣細碎的「吉」然骨碎聲中，百安連半聲也哼不出，雙眼一翻，便魂歸地府了。

那人就那樣揪着百安，大步行到神案前，將百安軟軟的身體放在神案上，朝右邊那道側門走去。

這時候薛不羣才與洪生馬進張天帶着十名手下，離開衙門。

那人的身法好快，一下子便穿過了側門，恰好遇上主持一通道人的二弟子百福，百福一眼看到那人，亦是嚇了一跳，張口欲問，口才張，那人的食中二指已閃電般揑上了百福的喉頭，微一用力，百福亦是喉骨碎裂而亡，半聲也叫不出！

這人不但出手快，手段也極之兇殘，不旋踵間，便連殺兩人，好可怕的人！

那人在百福的身體將倒之際，搶前一步，一把執住了百福的前領，接着一提，將之提了起來，身形一閃，來到第三間房門之前，手法奇快地將百福的遮擋在身前，然從百福的身側伸出手去敲門。「篤篤篤。」

房內立時有人叫道：「誰！」

「施主，送飯來了！」那人學着百安的語聲含糊地叫。

房內的人毫不懷疑地道：「門沒有門，進來吧。」

那人於是伸手緩緩將門推開，目光則從百福的頭側望入去。

房內雖然很黯，但仍然可以看到靠窗的桌前，坐了一個身材壯碩，面目陰鷙的漢子，側對着門口，正自朝門口望過來。

那人也就在這刹那將架着的百福屍體向前一送，同時飛撲進房，抖手撤出一道黑芒。

那身材壯碩的漢子直到百福的屍體向他「飛撲」過來，才驚覺到不對。

他立刻仰身向後一拗。

百福的身體「呼」地撲了個空，直飛出窗外。

也就在這刹那，他才覺到百福的身體原來是不會動的——不是死了便是受制，心頭驚懍之下，身形一挺，便欲側躍而起，穿出窗外。

那知道他的右腿膝倏地一痛一麻，斜躍欲起的身形由不住重重地落回椅子上。

原來他的右膝已中了一枚暗器，有小半截還露出褲外，赫然正是插在蔡立腦匯穴上的那種黑色長針。

一道閃光也在那刹那飛刺向壯碩漢子的太陽穴。

這一劍不但快，也突兀，勢道急勁得「嘶」然有聲。

壯碩漢子忍不住發出一聲驚叫，身形急仰，連人帶椅向後便倒，同時飛起一脚，踢向劍把！

那死人臉相的是隨在百福的屍體之後飛撲向壯碩漢子的，人劍飛刺雖然又急又勁，但就在壯碩漢子仰倒的刹那，他筆直飛刺的劍身驀地像靈蛇倒折般，「嗞」向壯碩漢子的右乳突穴。

這一下變化，眞是出人意表，那位壯碩漢子雖然身手了得，反應也快，但在這種猝不及防的意外之下，任他有通天徹地的本領，也閃避不了。

「噗」一下急响，倒折刺下的劍尖像蛇咀般「嗞」在壯碩漢子的左乳突穴上。

壯碩漢子忍不住發出一聲慘叫，身形不但沒有倒下，反而猛地挺了起來，這一來，本來刺入他乳突穴內約三四寸的劍尖，變成刺入了一尺有多，從背後透了出來

，壯碩漢子的雙掌亦猛擊向死人臉相的胸肋部位。

壯碩漢子這一着又是大出對方意料之外，猝然之下，閃避也已來不及了，欲抽劍後退，已來不及，「砰砰」兩响，胸肋上挨了兩掌，整個人朝後飛摔出去。

插在壯碩漢子乳突穴上的大半截劍也隨之抽了出來，濺出一溜血雨。

壯碩漢子亦被劍身帶得斜撲起來，重重地摔跌在地上，咀裏湧吐出大口大口的血。

死人般臉相的人悶叫聲中，飛落在門前地上，却仍能雙脚落地，但咀角也有血溢出。

挨了壯碩漢子那兩掌，只是受到震傷，斷了一條肋骨，這是死人般臉相漢子的運氣。

若不是他明知閃避不了，藉後一躍，卸去了一部份掌勁，加上壯碩漢子又中劍在先，而且傷在要害，全身氣勁洩去十之五六，否則，只怕他不會這樣輕鬆，不死也必傷重。

壯碩漢子竟然未死，勉強撐起半邊身子，噏動着咀唇低弱斷續地道：「你……你……佘……」

下面的字句一下子中斷了，頭一垂，重重地跌落回地上。

死人般臉相的人聽到壯碩漢子那個「佘」字，神情震動了一下，喃喃道：「他……他怎會猜到是我？」

一陣人聲急亂地傳來：「沈施主，發生了什麼事？」

死人般臉相的人霍然一驚，本來還想上前再補上兩劍給對方的——唯恐他不死，但雜亂急促的脚步聲已來到門前，他的目中殺機連閃，但隨之隱去，身形一動，有如脫兔般竄掠向後窗，一閃穿了出去。

聞聲趕來的是主持一通道人與一老一少兩名火工道人，他們堪堪看到一條人影穿窗而出，閃沒在窗外，但却清楚地看到伏在地上的壯碩漢子的身形，三個道人忍不住發出一聲驚叫。

他們都是不會武功的，雖則也看過死人，但幾曾見過這樣血腥的場面，沒有嚇暈過去，已經是大胆了。

這時候薛不羣等人才趕到廟前。

× × ×

三個道士發出的驚叫聲，說响不响，說亮不亮，但却傳出到廟前，薛不羣一行人自然聽到了。

驚叫聲入耳，走在前面的薛不羣首先停下來，傾耳再聽，却又聽不到了，差點撞上薛不羣的洪生急聲問道：「頭兒，會不會……」

下面的話不用說，薛不羣也已明白，神色一緊，揮揮手道：「可能發生了什麼事，洪生張天，各帶三名弟兄繞到廟的兩邊，馬進與我帶着其餘的弟兄由廟門撲進去。」

一句話未說完，他已搶先撲了出去。

洪生張天各自一招手，各帶三名手下向兩邊撲去。

馬進與其餘的手下自然緊跟在薛不羣後面。

薛不羣一馬當先撲到廟門前，停也不停，一手抽出長刀，身形一掠，掠入了廟內。

這時候太陽已完全沉落西山了，天色一片蒼茫，原本便沉黯的廟殿內，更加暗了，幸好仍有燭火燒着，勉強可以看到廟殿內的情形。

「這時候應該是上燈的時候了，却還未上燈，莫非廟內的道人出事了？」薛不羣眉頭略皺，思忖間脚步自然一窒，便瞥到三尊神像前那張神案上躺着一個道人。

馬進自薛不羣的身側一閃上前，亦看到，目光一凝，說道：「頭兒，那道人死了！」

薛不羣早就看清楚了，吸口氣道：「這道人是被人挖破喉頭氣窒而亡的，」說到這裏，心頭一動，脫口說道：「驚叫聲却是在廟後傳出來，莫非有人先咱們找來了？」

這一句話才出口，他的心中便閃過一個念頭：「莫非就是那殺死裘勇老張的兇手？」

來不及再想下去了，揮手喝道：「小馬，你帶兩名弟兄從左面側門撲入去，我從這面撲入去。」

話未說完，人已如箭矢般掠向左邊那道側門。

馬進亦撲向左邊側門。

穿過一條數尺長的甬道，便是後進，薛不羣才撲到後進，馬進也從甬道內撲了出來，一眼看到薛不羣，開聲道：「頭兒，屬下搜這邊。」

薛不羣頭也不回，應了一聲，撲向第三間房打開門的房間。

那間房間內恰在這時走出另一個神色慌張的人來。

薛不羣一眼看到，喝一聲：「什麼人？」身形去勢更疾，旋風一樣撲向那人。

那人驚慌地叫了一聲，噗地跪倒在地上，叩頭道：「大爺饒命，饒命。」

薛不羣作勢揮出的長刀刹那撤回，因爲他已看清楚那人只不過是廟內的一名道人。

「慌慌張張地，發生了什麼事？」薛不羣瞪着那穿一身汚舊道袍的道人叱喝。

那道人年紀怕不有六十歲，黑瘦的臉上滿是驚慌之色，一個身子篩米也似地顫擺着，吃吃地答道：「大爺，房……裏……死……死了一……一個……人。」

薛不羣神色一動，急聲問道：「什麼人死了？」

這時馬進見這邊有事，也不再查看左面那房間了，奔過來道：「頭兒，發生了什麼事？」

那道人已慌亂地道：「是……是一個借住數日……的那位施主被……被人……殺……死了！」

薛不羣馬進一聽，呆了一呆，再問：「那人叫什麼名字？」

「那位被人殺害的施主姓沈。」房內有人答，隨着話聲，走出一個鬢髮花白，有幾分道氣的老道人來，身後跟着一名年約十五六歲，一臉驚怕之色的小道人。

薛不羣看了一眼老道人，認出是廟內的主持，語聲一緩道：「道長，那人什麼時候被殺害的？」

主持人一通道長也看出薛不羣等人是公差，稽首道：「不到一刻之前，貧道在

對面靜室內聽到一聲慘叫，心中驚怕，正想出去看看發生了什麽事，恰好在廚下燒飯的火工及百靈也聞聲走了出來，貧道便與他們一道走來看一下……」

薛不羣見老道盡是說不到緊要處，心急地截斷他的話頭，道：「你們趕到來時，可有看到行兇之人？」

一通猶有餘悸地說道：「看……看到一條灰黑色的人影……像飛一樣飛出了後窗！」

薛不羣立時扭頭對馬進道：「你立刻從這房內的後窗穿出去看一看，順便通知洪生張天一聲。」

馬進應聲撲入房中。

「看不到那人的面目？」薛不羣問。

「只看到背影，那人好快，一閃便消失在窗外。」

「嗯，你們有沒有動過那屍體？」薛不羣邊問邊已走向房間。

「那人死得好可怕，貧道不敢動他。」老道說着又打了個冷顫。

薛不羣沒有再理會那三個道人，一步跨進了房中。

房內由於還未點燈，所以顯得很黑，但仍能看到房裏頭有一團黑影伏在地上。

薛不羣皺一下眉頭，扭身對那三名道人道：「道長，怎麽還不點燈？」

却不等那老道吩咐那兩名道人去掌燈來，已掏出火摺子，晃亮了，看到枱上有一盞油燈，於是走上前將燈點燃，吹熄火摺子收起來，這才走進那屍體前，打量了兩眼，然後蹲下來，將屍體翻轉過來。

這死者的致命傷在左胸，那個對穿的血洞仍然有血淌流出來，這證明那老道沒有說謊，確是才死不久，仔細地端詳了這死者睁眉突目的臉相一會，好失望，却是不認識的。換言之，對這人的身份來歷，一無所知。

那老道雖然稱他姓沈，但薛不羣却不以爲這人眞的姓沈，這可能只是臨時報的姓，單看這人有客棧不住，却要匿居在廟內，便可以猜到這人必是不欲讓人知道他的行踪，那麽，自然也不想讓人知道他的姓名。

薛不羣伸手在這人的身上搜起來，但却什麽也搜不到，却發現了這人的膝頭上，插着一支黑色長針，只有三四分長的小截露出來。

拔出來一看，與在蔡立腦滙穴上找到的那口黑色針一般無異，這一個發現，令到他精神一振。

就憑這一口針，足以證明殺死這人的兇手，便是殺死蔡立，繼之殺死老張，灰衣幪面人赫連淵及裘勇的兇手！

而間接也證實了這人極有可能就是那晚從亂葬崗走脫，身材頎長的人。

而這人的身材確實與那晚走脫的那人十分相像，也只有是那個人，才會是那殺死蔡立等人的兇手必欲殺之滅口的對象，薛不羣已在心中認定這人就是那天傍晚在街巷轉角處襲擊他的人（亦即那晚從亂葬崗走脫的人）。

這人之所以被殺，很可能就是知道蔡立死後失去那件物品是什麽東西，薛不羣想到這裏，心頭一動，忖道：「莫非蔡立失去的物件就是那件天蠶金蛸衣？那兇手就是恐怕這人將秘密洩漏出去，引起江湖中人的爭奪，那時候他縱有通天術之能，只怕也躲不過江湖中人的追尋，所以殺了這人滅口！」

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雖然仍是迷濛一片，但畢竟已有了很大的突破，而且漸趨明朗，只要鍥而不捨地追查下去，終會查出那人來的。

薛不羣想到這裏，心中興奮不已，將那口針收起來，站起來走向後面，恰好聽到馬進在窗外傳來的叫聲：「頭兒，這裏也發現一具屍體，是廟內的道士。」

薛不羣手按窗台，一弓身像貓般竄躍出去，落在地上，恰好就看到馬進跪在地上，手上拿着一個火摺子，照着地上一個死人。

薛不羣走前去道：「怎樣死的？」

馬進抬頭道：「與神案上死去的道士一樣，是被人捏碎喉頭氣絕而亡的。」

薛不羣道：「這即是說，是死在同一人的手上，也就是殺死房內那人的兇手殺的了。」

一頓接問道：「洪生張天他們有無發現？」

「沒有，他們已朝着兇兇手可能逃走的方向追了下去。」

薛不羣恨恨地道：「那賊子不但行動快，溜得也快，被他們棋先一着殺了那人，不然，可以從那死者的口中，問到很多寶貴的綫索！」

馬進道：「頭兒，現在怎辦？」

「這屍體與神案上的屍體廟內的道士自會殮葬，咱們先將房內那具屍體帶同去，待羅大俠回來，請他認一認這人，或許他認出這人的身份來歷也未定。」

一頓續道：「你立刻趕下去找洪生張天他們，若沒有什麽發現，就回衙門。」

馬進應了聲：「是！」「噗」地吹熄了火摺子，身形一起躍過院牆如飛去了。

薛不羣仰頭深深地吸了口氣，才返身自窗口躍入去。呼叫在外面守着的手下進房將那死者的屍體抬走。

莫明其妙遭革職

天亮前的一段時間，不但特別黑，也特別寧靜，而且也特別好睡。

也就在這一段「特別」的時間內，一條鬼魅般的黑影閃掠進應天府衙門的內宅後院內。

那黑影行動迅速，一路掩掩閃閃，摸到知府徐大人的寢室前。

匿在知府大人的寢室對開庭院中的一叢花樹下，傾聽了一會，聽不到有何動靜，那黑影便捷如貍貓般，竄掠到寢室的一扇窗下，輕輕一推，那扇窗便被推開了。

跟着四顧一眼，身形一起，便從打開的窗口閃躍進去，那扇門又悄沒聲地被掩上了。

不到半盞茶時分，那黑影又隨着推開的窗掠了出來，這一次沒有再將窗關上，竄到庭院中，接拔身而起，掠上了屋簷，身形幾個起落，穿簷越脊消失不見了。

×　×　×

知府徐大人才睁開雙眼，便感到有點不對。

因爲他覺得咀巴涼颼颼的，也像輕了

一些。伸手一摸，光秃秃滑膩膩，把那留了足有二十年的鬍子竟然不翼而飛了。

這一驚眞的非同小可，嚇得差一點沒有將覺了一夜的那泡尿撒在褲襠內。

他猛地一挺身坐起來，發出了一聲驚叫。

這就將睡在他身邊的五姨太驚醒了，睁開惺忪的睡眼含糊地道：「老爺，怎麽哪？」

驀地雙眼一睁，駭然道：「老爺，你……你的鬍……子呢？」

徐大爺被她這一叫，目光一落，却着到五姨太那一頭秀髮連半根也沒有了，牛山濯濯，比剛剃度的和尚還要光秃，不由也驚詫地道：「妳……妳的頭髮怎麽也不見了？」

五姨太聞言心頭一慌，忙伸手一摸，果然那一頭長絲一根也不見了，摸在頭上就像摸在一個光滑的葫蘆上一樣，不禁又駭又羞又氣，哭了起來。

知府徐大人也是又氣又怕，一部長髯被人剃得光秃秃地，等一會怎樣升堂見人？剎那臉色變得又青又白，驀地渾身震顫了一下，忖道：「一把鬍子忽然不見了，而又毫無所覺，莫非是鬼……」

想到這裏，再也不敢想下去，身子篩米般抖起來喃喃道：「鬼……鬼……」

哭着的五姨太聽到老爺在說「鬼」，想一下自己一頭瀑布般的如雲秀髮竟然莫明其妙地被剃了個清光，竟然毫不知道，若非是鬼，怎能如此，剎時間嚇得花容失色，蜷縮成一團，邊抖邊哭道：「老爺，你……說……我怎麽樣見人？」

徐大人倒吸了一口氣，門外却响起僕人阿祿的叫聲，問道：「老爺，發生了什麽事？」

徐大人本想召阿祿進來的，省起自己不見了鬍子，五姨太不見了頭髮，到口的叫聲立時吞回肚子中，眼珠子轉了一下，喝道：「沒有什麽事，下去吧！」

阿祿站在門外眨眨眼，眞是有點莫明其妙，明明聽到老爺發出一聲驚叫，現在又說沒事，心中雖然狐疑，但主人既然這樣說，他做奴才的只好退下去。

坐在床上鬍子不會長回下巴上，徐大人想了想，還是下床看着好，翻身便欲撩開帳子下床。

這一翻身，他的目光恰好瞥到床沿枕邊，放着一把青絲，一堆鬍子，還有一張信箋，箋上赫然壓着一柄寒閃閃的短七！

徐大人渾身一抖，忍不住又發出一聲驚叫。

蜷縮在床上的五姨太聽到徐大人又驚叫出聲，差點連胆也嚇破了。抖着聲道：「老……爺……又……發……生了……什麽……事？」

徐老爺這時已看清楚了，那堆鬍子正是他失去的那三綹長髯，那把青絲則是五姨太頭上如雲的秀髮，令他胆顫心驚的不是這兩樣，而是壓在信箋上的那柄短七！

好明顯，是那柄短七將他們的鬍子及五姨太的秀髮剃下來的，那柄短七若是割在他與五姨太的咽喉上，那豈不是……

猛地打了個寒顫，徐大人不禁出了一身冷汗，臉上也變顏變色。

目光暗移，看到紙箋上似有字，徐大人也不回答五姨太的話，壯着胆，顫抖着伸出一只手，將那張紙箋從那柄短七抽出來。

細看之下，紙箋上果然寫着字，不過字跡很草，這却難不到三甲出身的徐大人，屏着一口氣，細看寫些什麽。

字示狗官，立將薛不羣撤職，否則，你夫婦失去的就不是鬚髮，而是項上的人頭，莫謂余虛言恫嚇，枕邊鬚髮爲證！

紙箋上就寫着這幾行字，徐大人一口氣看完，已驚嚇得全身汗濕，手脚虛軟，軟倒在床沿上，喘個不停。

五姨太聽不到徐大人的回答。只聽到他的喘氣聲，忙扭頭支起身來一看，看到徐大人臉色灰白，汗濕衣衫，虛軟地倚在枕上，手上拿着一張信箋，鼻中忽然嗅到一陣尿騷味，不禁又慌又急地推推徐大人：「老爺，你怎麽哪？那張信箋是那裏來的？」

那陣尿騷味原來是徐大人驚嚇之下，再也鱉不住，尿了出來，眼睛翻動了幾下，徐大人有氣無力地道：「妳……妳自己看……吧。」說着艱難地抬起那只執着紙箋的手，遞給五姨太。

五姨太心慌慌地接過，目光落在信箋上，越看，臉色越白，終於發出一聲呻吟，雙眼一翻，昏了過去。

施展妙計　請君入甕

這一天徐大人稱病沒有升堂理事，但却命人傳召總捕頭入內堂相見。

知府大人內堂召見，這還是破天荒第一次，倒不知爲了什麽事破例召見，薛不羣懷着忐忑的心情，隨着徐大人的心腹下人阿祿往內堂走去。

路上，他忍不住問道：「徐祿兄，不知大人何事相召？」

徐祿搖搖頭道：「這我也不知道，不過，老爺今早在房內曾……」

下面的話他忽然打住不說了。

薛不羣奇怪地望着徐祿，道：「徐祿兄，怎麽忽然間不說下去，徐大人在房內到底怎麽了？」

徐祿遲疑着，却已經走到內堂前，要說，也不敢了。

徐祿示意薛不羣站着，他自己則急行數步，走入內堂。

須臾，走出來對薛不羣道：「薛總捕頭，大人傳你進去。」

薛不羣點點頭，移步走入內堂。

內堂內却空無一人，薛不羣心中詫訝，忖道：「徐大人忽然內堂召見，却又不在，到底在攪什麽把戲？」

一聲輕哼也就在這時從一面屏風後傳出來：「可是薛總捕頭？」

薛不羣一聽就聽出是知府徐大人的話聲，忙朝着屏風抱拳躬身道：「大人，正是卑職。」

徐大人仍然隱在屏風後，沒有現身出來相見。「薛總捕頭，一向辛苦你了。」

薛不羣正自奇怪徐大人怎不出來與他相見，却隱在屏風後，聞言忙道：「比起大人來，卑職這點辛苦算得了什麽？」

一頓接問：「未知大人傳召卑職，有何吩咐？」

屏風後的徐大人默然了一下，才吶吶地道：「薛總捕頭，本官覺得你實在太辛苦了，也應該歇一歇了，故此本官特准你提早卸職，爲了以示嘉慰，本官賞銀五百兩，至於你的職位，本官自會覓人補替，你去吧。」

薛不羣一聽，無異當頭响了個悶雷，他不是貪戀這個職位，而是太過突然了，事先一點徵兆也沒有，再說，他也沒有犯過錯，徐大人這樣莫明其妙就將他解職，却說是「特准」，他心中眞是既驚詫又不解，一怔之後，急聲道：「大人……」

徐大人似不欲多說，叫了一聲：「阿祿！」截斷了薛不羣的話。

徐祿在內堂外應了一聲：「老爺有何吩咐？」

徐大人在屛風後道：「帶他到帳房師爺處文領五百兩銀子。」

徐祿應了一聲：「是，老爺。」

接示意薛不羣隨他走。

薛不羣心中實在氣憤不平，就這樣將他解職，連原因也不說明，而且有一種受辱的感覺，本想問個淸楚明白，繼之一想，問也是白問，顯得自已俗氣，於是忍下一口氣，默默跟着徐祿走出內堂。

在去帳房師爺處時，徐祿忽然放慢脚步，待薛不羣與他並排走時，神色有點古怪地低聲道：「薛總……告訴你一個秘密，老爺的鬍子不知怎的，睡醒時忽然不見了，這就是他今早不升堂的原因，不知與薛……兄你被解職有沒有關連？」

薛不羣聽了，心頭一動，忖道：「怪不得他要躱在屛風後不肯出來見我，這會不會是那人做的手脚，脅逼大人將我解職，那我就不會再追查下去了！」

繼之暗暗冷笑道：「哼，這種手段眞卑劣，他以爲這就可以令我罷手，我偏要查個水落石出，將他揪出來。」

徐祿見薛不羣默然不語，眼珠亂轉，不由問道：「薛……兄，你怎麼哪？」

薛不羣既已遭解職，徐祿偏又一時間改不了口，所以稱呼起來有點口吃。

薛不羣忽然露出一個古怪的笑容。「徐祿兄，我現在終於猜到徐大人忽然將我解職的原因了！」

徐祿瞪大眼問：「爲了什麼？」

「就爲了他那把忽然被剃去的鬍子。」

薛不羣說着笑了起來。

徐祿却聽得有點莫明其妙，直眨眼。

正所謂無官一身輕，但薛不羣反而感到百無聊賴，一個人悶悶地走出了衙門之後，一時間不知往那裏好。

喝酒應該是最好的了。

站在街上躊躇了一會，薛不羣便信步往大街那頭的天香樓走去。

在天香樓上喝了兩壺悶酒，沒有什麼意思，先結賬離去，往家裏走去。

既然已遭解職，暫時又沒有什麼可幹的，以後待在家中的日子就多了，倒要將家裏的東西執拾一下。

回到家中，抬頭望一下屋頂那個破瓦洞，不禁苦笑出聲。

「這破瓦洞倒要修補一下，否則，下起雨來，怎辦？」自語着，薛不羣感到有點倦意，便朝房中走去，準備睡個够。

那知道才走到房門口，一只脚才踏進去，只見一道迅疾耀目的劍光直刺向他的咽喉。

薛不羣實在料不到屋內預早就匿藏着一名刺客，雖則他一直以來皆暗中提防着，這突如其來的一劍仍然令到他大吃一驚，手足無措。

幸好他不是一個一慌就亂的人，而且反應仍然很快，上身向後倒仰的刹那，長刀巳脫鞘而出，順勢一揮，掃斬向偸襲者的握劍右臂！

那知道偸襲者這一招看似凌厲迅急的一劍，乃是虛招，劍勢半途中倏地一沉，變了向下斬削。

刀劍相擊，發出一聲激响，薛不羣趁勢向後躍退。

那知道右腿膝上一痛一痳一軟，他躍退的身形刹那間失去了平衡，變了歪斜躍出。

那位偸襲者似乎早就算住了薛不羣會那樣，劍勢反削過去。

薛不羣若是被這一劍削中，只怕他的小腹不被削開，也會削裂。

薛不羣大驚之下，斜躍的身形硬硬一沉。

饒是這樣，仍然不能完全避過，劍光閃亮中，「嗤」地一响，衣裂肉翻，小腹上自左至右現出一條尺長的血槽來，深怕不有四五分，若是再深二三分，只怕薛不羣腹內的腸臟就會流瀉出來了。

痛哼一聲，薛不羣重重地摔跌在地上，生死關頭中，一脚飛踢起，踢向偸襲者的小腿面骨。

偸襲者見接連得手，正欲收劍刺向薛不羣的心胸，却被那一脚逼得向後跳開一步。

薛不羣焉肯錯過這機會，左手在懷中一摸，接抖手打出數點銀光，身形隨即斜滾開去！

那偸襲者一退便進，驀見數點銀光迎面射來，急切間身形一偏，手中劍連揮，「叮叮叮」數下激响聲中，數點銀光盡被擊落地上，原來是幾錠碎銀。

偸襲者身法好快，只一閃，便巳搶出房外。

但薛不羣也巳站起身來，靠在一張桌邊，左手則捂住小腹傷處。

「是你！」當他一眼看清楚了偸襲者的面目後，忍不住疾叫出聲。

「想不到吧！」那偸襲者發出一聲冷笑。

原來偸襲者正是殺死蔡立老張裘勇等人的兇手，這一次他大概別無顧忌了，公然入屋襲擊薛不羣。

他的臉上仍然戴着那具死人般臉相的臉具，難怪薛不羣一眼就認出他來。

× × ×

「不是想不到，而是料不到你這樣快就向我下手！」薛不羣忍受着小腹上的傷痛，盡量地裝出泰然的樣子。「自樹叢一會之後，我無時無刻不在提防你會向我出手襲擊！」

那人木無表情地道：「若不趁早將你殺死滅口，相信遲早都會被你查出一切來，那時，我就永無寧日了。」

薛不羣腦中却在轉着念頭，看如何才能够脫出那人的攻擊範圍，而他早就看淸

楚，他的右腿膝上，中了一枝黑色長針，與蔡立及那身材壯碩的漢子所中的一般無二。

「我終於弄明白一件事情了！」薛不羣忽然目光一亮。

那人一怔道：「你明白了什麼事？」

「我明白我忽然遭到解職，是因爲你將徐大人的鬍子剃光了！」薛不羣咬牙忍受着小腹上的傷痛。

「哈哈，你現在才明白又有什麼用？你再也不是官門中人，我也不用再顧忌你了。」那人目中露出得意之色。

也只有從這人的語氣及目光中，才能窺測到他的喜怒哀樂，從他那木無表情的死人臉相上，根本一點變化也看不出來。

薛不羣不得不承認那人說的未嘗不對，一般的江湖人對於官府中人確實有所顧忌，沒有什麼人大胆到跟官府作對，根本也沒有那種能力，他若仍是總捕頭的身份，眼前這人就不敢那樣公然殺他了。

「但你莫忘記，我的三名手下還在衙門中當差！」薛不羣仍在轉着念頭。

「那又怎樣？」那人大笑道：「他們與你比起來，差了一大截，憑他們三個，又能奈何得了我？」

這也是實情，洪生馬進張天三人無論在身手頭腦及魄力各方面，皆遠遠及不上薛不羣，他若被殺，他們雖有追查之心，只怕也力有未逮。

「別得意，我還知道三才廟內那位姓沈的是你殺的！」薛不羣連想了幾個辦法，皆認爲不妥，故此用話拖住那人。

那人毫不否認。「是我殺的又怎樣？你雖然知道了很多，但又有何用，就算我不動手，咱們這樣耗下去，你還是免不了一死！」

這一點薛不羣早就想到了，却苦於想不出一個脫身的好辦法，吸口氣，他忽然語出驚人地道：「我還知道你殺蔡立的眞正原因。」

那人目光暴射，罩定在薛不羣的臉上，一字字道：「你眞的知道？」

薛不羣露齒一笑道：「一件武林異寶——天蠶金蛸衣！」

那人的神情大震了一下，目中煞光大盛，厲喝一聲：「胡猜瞎說！」

身形驀地一動，人劍飛射向薛不羣。

那知薛不羣動得比他還早，靠在桌上的身子向後一翻，落在桌子的另一邊，接將桌子一掀一推，飛撞向那人。身形巳同時拔起，他的上面正好是那個破瓦洞。

弗人這一來變成了撞向那張飛砸過來的桌子，但他却沒有閃避，左掌劈出，那張桌子在他劍掌劈擊之下，霹靂聲中，四分五裂開來，他的身形接從四處濺射的碎木中穿過。

薛不羣巳經從那個破瓦洞中穿出了半身。

那人一眼瞥到，怒吼一聲，手中軟劍脫手飛射上去，直射向薛不羣的下陰！

薛不羣在這樣的情形下，無論是閃避或是封擋皆不可能了，因爲他的上半身巳穿出洞外，無辦法用刀擋截，而那個破瓦洞只不過三四尺方圓，根本就沒有足够的空間讓他變換身形閃避，這一次，薛不羣是死定的了。

而那人竟然不閃不避那張桌子，亦是大出薛不羣意料之外，也足證那人欲殺他之決心。

薛不羣一死，確實如那人所說的那樣，就算知道再多，也不可能威脅到那人。

而薛不羣肯定是死定了！

這一點，連薛不羣自己也絕不懷疑。

生死一髮救星來

閃電般的劍光眼看就要射在薛不羣的下陰上。

而薛不羣也感受到那種寒「颼颼」的劍氣觸體，死神巳經降臨到他的身上。

他雖然不甘心就那樣死去，但這却巳經是無法逃避的了。

劍尖巳射在他的褲襠上，一道比駭電還要迅疾的閃光却在這刹那閃飛而至，千鈞一髮間，將軟劍擊得橫飛出去。

「削」地一下急响，薛不羣驟覺袴下一凉，褲襠被割裂開來，但他却檢回了一命。

這眞是大出意料之外的奇變，與寶貴的生命比起來，割裂區區一條褲襠又算得了什麼。

這一下變化眞是驚奇得令人目定口呆，最少，那死人般臉相的人就是這樣。

不過，那只是一刹那間的事，立刻就回過神來，身形急旋中，奮力劈出一掌。

「嘭」然一下大响，氣勁漩湧，死人般臉相的人竟被震退一大步。

一條凌空飛撲向那人的身形亦凌空一個翻滾，落在地上，微退半步。

× × ×

死人般臉相的人一眼看到那人，神情微震了一下，目中厲芒暴射，挫牙道：「是你。」

那人沉聲道：「你認識我？」

死人般臉相的人厲聲喝道：「自稱什麼北地第一條好漢的羅振梓，怎麼會不認識！」

原來這人是大豪客羅振梓。

他來得好及時。

「你既然認識我，看來我亦應該認識你，可惜你却戴了一副這樣難看的面具，人不似人，鬼不似鬼的！」羅振梓一雙目光一直在對方的身上打量着，希望能够從對方身上的某一特徵，認出對方的身份來歷。

但却發現不到對方的身上有何特別的特徵。

「羅振梓，你爲何要淌這趟渾水？」死人般臉相的人目中厲芒閃射不巳。

「因爲薛總捕頭是我的朋友！」羅振梓用以擊飛那人的軟劍的物件，原來是他向不輕用的兵器金虹劍。

金虹劍長只一尺六寸，但却鋒利異常，尋常的刀劍遇上它，一削就斷，當得上是神兵利器，故此羅振梓很珍惜它，除非遇上危急之時，或是遇上厲害的對手，他才會用到它。

這一次的情形確是危急到極點，情急之下，毫不考慮地將金虹劍擲射出，救了薛不羣一命。

「嘿嘿嘿，羅大俠，你幾時變得這樣勢利，結交起官府中人來了？」死人般臉相的人冷嘲道：「可惜他現在巳不是威風

一時的應天府總捕頭了。」

羅振梓却不慍不怒，毫不動氣，而且笑道：「你又幾時變得這樣卑劣，乘薛兄失勢的時候，公然入屋殺之？」

那人被羅振梓這樣一說，氣得目光亂閃，挫牙道：「羅振梓，別人懼你名頭，我却不賣你的帳。」

羅振梓沉聲道：「羅某人從來不要別人賣帳，也從不怕任何人，你既然這樣說，還站着幹麼？動手吧。」

「颼」地一聲，薛不羣从那個破瓦洞內飄墜下來，小腹上的傷口業已用布草草包扎起來，朝羅振梓道：「羅兄，適才若不是你……」

羅振梓知道薛不羣要說什麼話，忙截道：「薛兄，身上的傷重麼？」

薛不羣苦笑道：「不碍事？」

話還未說完，死人臉相的驀然閃電般撲向薛不羣，雙掌疾劈向他的胸脅。

掌未到，掌勁已潮水般狂湧而出，看來那人已用上了九成功力。

薛不羣一直暗中提防着，所以從容不逼，但他已受了傷，功力自然打了折扣，而他本身的功力就不及對方，在這情形之下，他自然不會蠢到要與之硬拚，身形橫閃而出。

站在薛不羣斜對面的羅振梓見那人向不羣下手，恐防他有失，忙叱喝一聲，橫身搶撲上去，亦劈出兩掌，硬是將那人截下來。

四掌相擊，發出兩下沉悶的響聲，激漩狂湧的氣流充斥空間，羅振梓這一次退了一步，那人却一個身子飛退開去，一直飛進了房中，接着是一聲「嘩啦」的碎裂聲。

薛不羣一見那人飛入房中，脫口一聲：「不好，他乘機溜了！」身形斜飛，撲向房中。

羅振梓也想到了，一聲「好奸滑的傢伙！」亦飛撲向房間。

可是已經遲了，房內那扇窗櫺碎裂，那人已失了影踪。

薛不羣還想穿窗追出去，却被羅振梓阻止了。「薛兄，他存心溜逃，追不到的了，你身上負傷，先歇一下吧。」

薛不羣氣恨恨地道：「這傢伙狡滑得很，這一次又讓他逃了。」

羅振梓道：「他逃得這一次，逃不過下一次，他是不殺你不甘心，何愁沒有機會？」

薛不羣只好說道：「羅兄你說得對，那傢伙遲早還會出現的，就讓他多活數天吧。」

轉身退出房外，對羅振梓道：「羅兄請坐。」

羅振梓坐下來，望着薛不羣道：「薛兄，你怎會忽然被撤職的？」

薛不羣苦笑着坐下來道：「起初我也是莫名其妙的，知府徐大人今早醒來時，發現自己的鬍子被剃光了，原來是那傢伙做的手脚，大概徐大人受到那傢伙的恐嚇，故此將我撤職。」

「想不到這傢伙使出這種卑劣的手段，這也證明他還是顧忌官府的。」羅振梓語氣一轉，道：「他的行動眞快。」

薛不羣苦笑道：「這一點我也想不到，雖然我一直時刻提防着，仍免不了着了他的道兒。」

一頓又道：「是了，羅兄，你怎會這樣巧找到來這裏的？」

羅振梓道：「羅某从蟠龍莊趕回來，便到衙門找你，貴屬洪生說你已被知府撤職，大概回家去了，羅某便一逕找了來，便發覺到薛兄你身陷險境，於是便出手……以後的你都知道了。」

「若非羅兄及時趕來，我已喪生在那傢伙的劍下。」薛不羣感激地看着羅振梓，語氣一轉，說道：「羅兄此行可有收獲否？」

羅振梓搖搖頭道：「連柳老爺子也不知道那種針是江湖上那一位人物的獨門暗器，不過柳老爺子也認爲這種針很特別，他還是第一次見到，我也曾詢問過莊內的各道朋友，可惜他們也說認不出是那一位人物的獨門暗器。」

薛不羣不禁有點失望。

「但柳老爺子的一位朋友却隱約記得這種針似乎是百年前一位號稱千幻手公冶平獨創的暗器，自那位暗器高手死後，這針便再沒有出現過。」

薛不羣吁口氣道：「既然那傢伙遲早總會找上我，咱們遲早也會揭開他的身份，就不知道他是何許人，暫時來說也不重要了，羅兄，倒是辛苦你了。」

薛不羣像忽然省起一件事，目注羅振梓道：「羅兄，差點忘了告訴你一件事，那位身材與羅兄你差不多的傢伙，已經在昨天黃昏時份，被剛才那傢伙先下手殺死了。」

「可知道那人是誰？」羅振梓急急問道。

「很慚愧，我認不出。」薛不羣接將昨天發生的事說了一遍給羅振梓聽。

羅振梓聽完後，神色一動，說道：「薛兄，可不可以帶我到衙門看一看那人的屍體？」

薛不羣點頭道：「我雖然已被革職，幸好我的三名手下仍然當差，有他們在沒有問題。」

「那咱們立刻就去。」羅振梓說着站了起來。

薛不羣却坐着不動，而且還示意羅振梓坐下來。「羅兄，且請坐下來，待我將這件事緊要之處說給你聽後，才去不遲，反正死人是不會自己走掉的。」

羅振梓只好重新坐下來，拿眼望着薛不羣，等他說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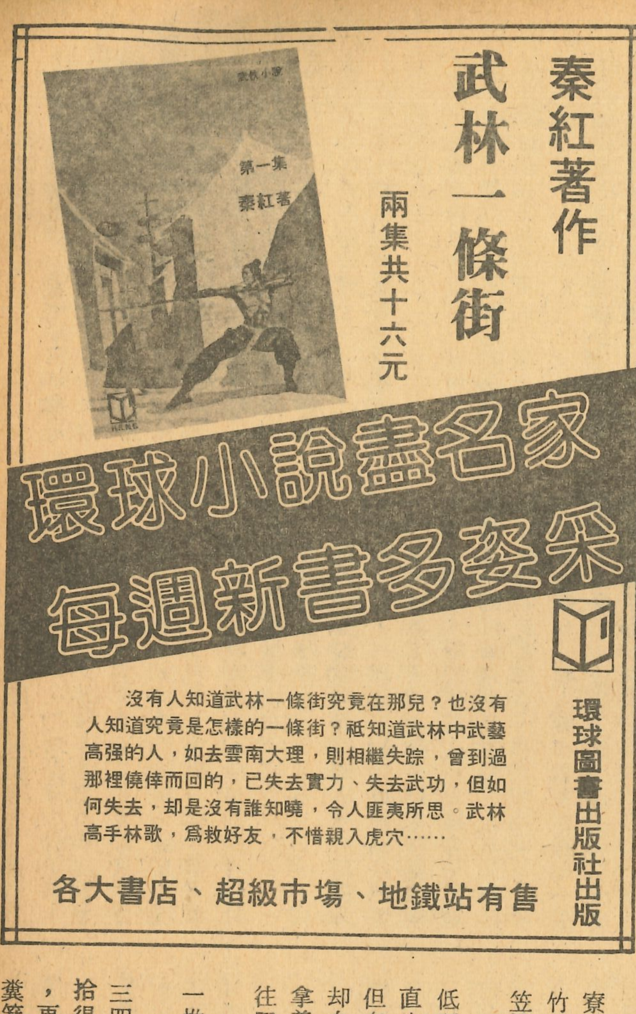
薛不羣神情顯得有點興奮地道：「羅兄，有一個好消息要告訴你的。」

羅振梓心頭一動，急不迭道：「可是有關天蠶金蜎衣的消息？」

薛不羣含笑點點頭：「不錯，剛才那傢伙雖然沒有承認，但我從他聽到我那句話之後，神情震動的情形，猜到那件天蠶金蜎十九可能在那傢伙手上，他殺蔡立，就是爲了那件天蠶金蜎衣！」

接將他說出那句，「一件武林異寶——天蠶金蜎」時，那人神情震動的情形，詳細地說給羅振梓聽。

羅振梓聽得目光連閃，待薛不羣說完，握拳輕擊在掌上，興奮地道：「薛兄，聽你這樣說，那件天蠶金蜎衣在那傢伙的



手上是錯不了的了。」

薛不羣笑一笑道：「想不到咱們要對付的是同一個人。」說着站起來道：「羅兄，咱們到衙門走一趟吧。」

羅振梓一笑站起身來，兩人相偕走出去。

× × ×

薛不羣雖然已不再是應天府的總捕頭，但洪生馬進張天三人却仍當他是上司，所以他與羅振梓很順利地進入衙門那間停屍間內。

本來，在薛不羣被辭職時，洪生馬進張天三人也嚷着不幹的，薛不羣費了一番唇舌，才說得他們三人繼續留下來幹。

這是薛不羣想得到，他認爲可能會有用得到他們的地方，官府的人手畢竟比較現成，他們留下來幹，他就可以隨時調用他們。

屍體雖然停放了一夜，却沒有什麼變化，但已發出一種淡淡的難聞氣味。

別忘記今日已是六月初二日了。

羅振梓仔細地看過那死者的容貌後，對一直望着他的薛不羣道：「這人我認得，六年前曾經在崑崙山脚下見過他一面，雖則時隔六年，他的樣子却沒有多大變化，此人亦是北地武林道上的一號人物，行事有正有邪，外號無情手岑振剛。」

薛不羣鼈着一口氣，這時不得不呼吸了，忍着那種氣味道：「這位無情手與赫連淵皆是北地武林道上的人物，照我猜測，那傢伙也可能是北地武林道上的人物，此人可能一向不大活躍，故此知道他的人便不多。」

「有此可能，」羅振梓長吐一口氣道，「羅兄，這裏好悶，也沒有什麼好看的了，咱們還是出去吧。」

薛不羣當然是求之不得，連聲應好，相偕走了出去。

請君入甕

六月初五日。

薛不羣一早就離開那間還未修補好屋頂的屋子，頭上戴了一頂很大的竹笠，將大半邊臉遮起來，把裝束也改變了，一路上閃閃縮縮地朝城南門那面走了。

出了城門，他曾經在城門外的一間茶寮外喝了足有半個時辰的茶，頭上那頂大竹笠也一直沒有除下來，一雙眼却透過竹笠沿，窺視着從城內出來的人。

喝完碗中的茶後，丟下幾文錢，便又低頭一路疾走，大約走出五六里後，便一直走進一戶農家，之後便不見他出來了，但在他走進那家農戶約一頓飯功夫左右，却有一名年約五十許的老漢走出來，手上拿着一個糞箕，另一隻手拿着一根糞叉，往田地那邊走去。

沿路之上，這位老漢不時用糞叉挑起一堆遺在田邊的牛糞，往糞箕內放。

這樣一路檢檢拾拾，那老漢走出足有三四里遠，路邊有一座茅坑，那老漢可能拾得糞多，自己的肚內也積聚了不少糞便，再也鼈不住了，走到茅坑前。將豐滿的糞箕放在茅坑前，一頭走了進去。

未幾，一名衣褲捲起，膚色黝黑的壯漢從茅坑內走出來，一逕走到田邊，將一柄鋤頭扛在肩上，一直往一條小村子走過去。

那漢子出來不到一盞茶時候，那老漢也從茅坑內走出來，拿起糞箕，朝來路走去。

而那壯年農夫走進小村子後，一逕走進了靠近村口的一間農屋內。

這時正是炊烟四起的近晌時分。

那間農屋灶間內，也有烟冉冉冒起。

這一切看來皆很平常，一點沒有特別之處。

而在傍晚時分，一名身材與衣着皆與薛不羣很相像的人，走出那戶農家。

這時太陽已經差不多沉下了西山，不過那衣着與薛不羣一樣的人然仍戴着那頂大竹笠，故此，仍然看不到他的臉龐，不知是不是薛不羣。

這位薛不羣一直走回城內，也一直走回那間屋頂破了的屋子，將門關起來，以後便一直沒有出來過。

之後，一連兩日，他都沒有走出過屋門一步。

× × ×

六月初七日，晌午過後，農夫在田裏耕作的時候，一名陌生人來到了那條小村子前。

這個時候村子內差不多不見人跡，大人下田去了，老人婦女也在打着瞌睡或是做家務，只有三四個村童在村尾那爿不大的果樹林子中戲耍着。

故此，這位陌生人的出現，可說沒有

引起村子內的人的注意。

這也正是這位陌生人要在這個時候來的用意。

他就是不想引起村內人的注意，以免驚動了他要找的那個人。

村子裏偶然傳來一二聲鷄狗吠聲，不知名的夏虫在間歇地鳴叫着，在太陽熬晒下的草木就像睡了一樣，一動不動，這一切，特別襯托出那種令人心情也不期然進入一種昏然入睡的寧靜境界。

原來今天一絲風兒也沒有，份外地燠熱。

那位陌生人在村口打量了一會村子內的情形，身形一晃，掩掩閃閃地朝向靠村口的那間農屋。

× × ×

那間農屋是一座獨立的屋子，連院子也沒有，這是很少有的，大概屋子的主人窮得連砌一道院牆的錢也沒有。

屋子也很破舊了，牆灰剝落，兩扇木門也有腐損的痕跡，不過，屋子的旁邊倒有不少的樹木。

那位陌生人頭上也是戴着一頂草笠，垂下的帽沿將他的臉龐完全遮住了。穿一件灰白長衫，掩到屋子左邊的一棵樹後時，不得不將那頂草笠推起來。

他這時不但要察看附近的情形，也要仰起頭來查看一下樹上是否匿有人。

確定了附近及樹上沒有人後，他乾脆將頭上的那頂草笠除下來，輕輕地放在地上。

這時他的面目終於露出來了。

原來他就是那死人般臉相的人——兩次襲擊薛不羣皆不得手的那人！

只不知他這一次找到這條小村子來，爲了什麼事？

× × ×

屋門緊閉着，靜得連一點兒聲息也沒有。

但那死人般臉相的人却聽到屋內隱約有輕微的鼻鼾聲傳出來。

這證明屋內有人。

死人般臉相的人眼中閃出一抹殺機。

腰一躬，一個箭步便已竄掠過大門邊，凝神再傾聽了一下，輕微的鼻鼾聲依舊響着，這死人般臉相的人再不猶豫，猛地半轉身一脚將兩扇大門踢開，人也像離弦箭矢般衝了入去！

屋內確有一個人躺在堂屋左邊的一張板床上睡覺——這種天氣，最佳的享受就是睡個愜意的午覺。

這間屋原來是沒有房間的，深不過丈四五左右，寬不到一丈，難怪整間屋都是堂屋，一眼就可以看到底。

屋內沒有別的人，就只有那躺在木板上睡覺的漢子，這刹那就算睡得再死，也被驚醒了。

死人般臉相的人身形好快，那漢子一驚撐起身的刹那，他的人劍已飛射到，毒蛇般惡毒的劍尖直刺向那漢子的咽喉。

那漢子一身農夫打扮，但反應却不慢，吃驚之下，撐起的身形猝然直直地仰倒回床板上。

但直刺而至的劍尖也像忽然折斷般，驀地向下倒折，鋒銳的劍尖有如毒蛇噬人般，垂刺向那漢子的心窩！

那漢子像早就料到般，身形橫滾，滾向床裏。

死人般臉相的人顯然意料不到對方的反應這樣快，垂折的劍尖「篤」地刺在床板上。

那漢子一滾已到牆邊，身形不由一窒，停了下來。

死人般臉相的人反應也很快，劍刺空，左掌已出，疾拍向那漢子的腰腹部位！

「咯勒」一下暴響聲中，那漢子身下的那塊床板斷折塌陷下去，那漢子的身形亦隨之沉墮。

這又是出乎那漢子的意料之外，故此他那一掌拍了個空，斜拍在牆上，發出一下震響，磚屑紛落。

死人般臉相的人見兩擊不中，身形便閃退開去，却在這刹那霹靂驟發，剩下來的那半邊床板也就在霹靂聲中，四分五裂暴射開來，一條身形亦跳蚤般蹦彈起來，一刀斬向那死人般臉相的人！

這一下突變，又是出乎那死人般臉相的人意料之外，身形暴閃中，劍擊袖揮，鏗鏘聲中，接下了那漢子急斬的十五刀，但在忙亂中，仍然被紛飛激射的碎木擊中身上兩下，雖不至破損，但也痛澈心肺。

悶吼一聲，死人般臉相的人心頭惱怒，身形旋風般捲進，軟劍靈動如蛇，忽左忽右，忽上忽下，一口氣狂攻那漢子四十三劍！

那漢子在閃滾騰飛的劍光中，奮力招架着，勉強接下了那四十三劍，但人已被逼退了四步，衣袖衫角也破損了兩三處，幸而沒有傷及皮肉！

死人般臉相的人四十三劍之後，身形不停，劍勢却一變，變得勢沉力猛，軟劍有如一柄長刀般，摟頭蓋臉，筆直斬劈向那漢子！

那漢子竟然不避不讓，馬步一開，沉喝一聲，手中刀全力迎架向對方斬來的一劍！

「鏗」然大震聲中，那漢子長刀被震飛，人也被震得連連踉退出數步，直到背後撞上了牆壁，才止住後退之勢，張口「哇」地吐出一大口血來，一張臉紙般白，胸膛起伏得很急促。

死人般臉相的人却只是退了一大步，胸膛起伏了幾下便平定下來，一雙目光殺機充盈，罩定在那漢子的身上。

深吸了兩口氣，死人般臉相的人充滿揶揄地冷笑道：「姓薛的，你藏得到那裏？以前你還可以藏在衙門中，你以爲用那種瞞天過海，金蟬脫殼之計，就能瞞騙得了我？哼，我現在不是將你找到了麼？」

那漢子的神色震動了一下，忽然伸手在臉上一抹，揭下一張人皮面具來，赫然正是薛不羣。

薛不羣急喘兩下，語聲有點啞澀地道：「我一連用了三種辦法，移花接木，金蟬脫殼，自問做得天衣無縫，毫無破綻，你是怎樣識破我的？」

死人般臉相的人大概這一次覺得薛不羣無可能逃得過他的手掌縫了，所以也不急於下殺手，這就好比一個獵人在將一隻獵狗追逼到逃無可逃的境地後，却不急於下手，故意讓那獵物有喘息的機會，然後再在那獵物垂死反抗的刹那，一下子將之

殺死的殘忍中帶有一絲快意的心境那樣。

吐口氣，死人般臉相的人眼中露出殘忍得意之色，桀桀笑道：「這幾種在你自以爲極之聰明的手法，在我眼中，不值一哂，想當年我不知用這幾種手法騙倒了不少人，你却在我面前班門弄斧，又怎騙得了我？」

薛不羣聽了那人這番話，頓時啞口無言，臉上露出自嘲的苦笑。

一會，他才道：「你難道不怕我這是誘你入阱的妙着？」

死人般臉相的人哈哈笑道：「你如今已是孤家寡人一個，又能弄出些什麼花樣？那位羅大俠在我到此之前，還見他在城內的天香樓中喝着酒，你就算佈下天羅地網，又有什麼人帮你張羅鋪網？」

薛不羣那刹那的臉色變得很難看，而且閉上了咀吧。

死人般臉相的人看在眼內，得意地道：「姓薛的，我早就說過，你遲早都會死在我手上，信耶？」

薛不羣仍然不語。

「你千不該萬不該花上那樣多的手脚躲到這種荒僻的地方來，想找一個帮手也不可能，你若是躲在城內，最好是有那位羅大俠守在左右，我要殺你，只怕不會這樣容易。」

薛不羣陡地精神一振，冷笑道：「哼，你莫太得意，你就算殺了我，仍然有一個人知道這件事。」

「哈，這一點我早就猜到了，在我殺了你之後，自然會去對付姓羅的，只要將他殺了，我就永絕後患了！」

薛不羣一聽，刹時又閉上咀巴。

「嘿嘿，現在你應該死得瞑目了吧？」死人般臉相的人軟劍「嗡」然一响，抖出一團斗大的劍花，籠罩了薛不羣的頭胸要害。

單是這一手，已顯出他在劍上的造詣不同凡响。

薛不羣臉色一變，慘然笑道：「自我出道以來，這還是第一次栽得這樣慘，無可否認，你確是好手段，死在你的劍下，我無話可說，不過，我在死前想你解開我心中百思不解的兩個疑團。」

死人般臉相的人聽到薛不羣那不着痕跡的讚語，心中自然受用得很，他雖然是個心機沉深，手段毒辣的人物，但也有一般人那種愛聽奉承話的通病，眼珠一轉，道：「你遲早也是死，知道多些有什麼屁用？」

「不然，因爲我不想做糊塗鬼。」薛不羣這時的語氣蕩然無存。

這種現象自然看在那人的眼內，心中更加篤定，於是冷然道：「那我就成全你吧！」

薛不羣目中閃過一抹感激之色，急聲道：「請問，你從蔡立身上取去的那件物件，是否就是天蠶金蝟衣？」

死人般臉相的人遲疑了一下，還是答道：「不錯，確是那件寶衣，如今就穿在我身上！」說時用手拍拍前胸。「若不是爲了這件寶衣，我才不會冒險將留下的唯一綫索千方百計消滅掉，也就不會殺那樣多的人了！」

一頓又道：「我不想因爲這件寶衣，而成爲衆矢之的！」

「你爲甚麼要殺死郎雄與岑振剛兩人呢？」

「你已經查出他們的身份來歷？」死人般臉相的人目露驚詫之色，繼之恍然道：「一定是姓羅的將他們認出來的！」

薛不羣點點頭。

「嘿嘿，那兩個傢伙不知從那裏打聽到的消息，查到寶衣被人帶着潛到應天府，他們也就一路追查到來，我若不將他們殺死，萬一他們眞個查到我身上，豈不是自找痲煩？更重要的就是，我不想他們將寶衣已流落到江湖的消息傳出去，殺了他們，這個秘密就不會自他們的咀裏傳出去了！」

「那位蔡立應該不是等閑之輩吧？」

「當然不是，你想想，能夠從北地異人雍武的府上將寶衣偷出來的人，又怎會是無名小卒？」一頓接道：「蔡立只是他的化名，他的眞正身份是有幻影神偸外號的東方白。」

「原來是他！」薛不羣動容道：「據說此人不但『偸』術冠絕武林，易容術也是稱絕江湖，從來沒有人見過他的眞面目，怪不得連羅大俠也認不出了。」

「但我却是當今世上唯一見過他眞臉目的人！」死人般臉相的人不無得色地說道。

薛不羣却沒有再問下去。

死人般臉相的人却忽然提出一個問題。「姓薛的，你問了這麼多的問題，好應該也答我一問！」

薛不羣毫不遲疑地道：「應該，你問吧。」

「姓羅的從北地來到應天府，是否也是爲了這件寶衣？」死人般臉相的人說話時，兩道目光緊盯在薛不羣的臉上。

薛不羣答得很爽快。「不錯。」

死人般臉相的人目中煞芒一閃，不屑地道：「原來他也像我這種被他們稱爲邪魔外道的人物一樣，也想將那件寶衣據爲己有。」

「你錯了！」答話的竟然不是薛不羣。「我此行是受托於老哥哥雍武代他將寶衣追回，免致由此引起一場江湖動亂。」

話聲來自大門口！

死人般臉相的人語聲入耳之下神情大震，脫口一聲：「羅振梓！」身形却沒有轉後去看，指着薛不羣的軟劍「嗡」地抖洒開來，斗大的劍花罩刺向薛不羣的頭胸要害！雖然背後來了强敵，還是先殺薛不羣，免得腹背受敵，雖然他不懼怕兩人聯手夾攻——他已穿了那件護體寶衣——天蠶金蝟衣，但要再想殺薛不羣，就沒有那樣容易了！

這是他打的如意算盤。

可惜他却不知薛不羣早有準備。

就在他聽到羅振梓在門口接上他的話，他神情震動的刹那，薛不羣貼在牆上的身子驀地向下一滑，揍雙肘向後猛撞，雙脚力蹬，他身後的那幅牆竟然被他撞穿一個破洞，他的身形也就像皮球般，從那個破洞中疾衝了出去！

那人刺出的劍自然刺了個空！

一劍刺空，他已感到不妙，因爲他一眼就看出，那個被薛不羣雙肘撞破，自牆

脚地上露出的那個牆洞，是被人一早就做了手脚，預早就弄穿了，再將磚頭照原樣砌回去的，否則，薛不羣那有這樣容易將牆脚撞破一個洞？而洞口又是那樣整齊？心知不妙，他立刻就想到，這是個陷阱，身形陡地疾拔起來！

× × ×

死人般臉相的人反應不可謂不快，無奈他已落在薛不羣與羅振梓設計的陷阱羅網中，他又怎能走脫得了？

也就在他身形拔起的瞬間，霹靂聲中，整間屋忽然倒塌下來！

牆塌磚飛，木瓦紛墜中，剎那將死人般臉相的人剛拔起的身形壓了下去，一時間也看不到他的身形了，只聽到他發出的怒吼厲叫聲。

隨着塌下的屋子，緊接着是一張其大無比的網——比那間屋子還要大的網，疾罩了下去！

木石激飛，塵灰飛揚中，死人般臉相的人衝開塵灰磚木，灰頭土臉，衣衫破碎地一頭衝拔起來，但却一頭撞在那張罩下的網上，撞得那張網向上揚了揚，遂又墜回地上！

那張網繼續罩下去。

同時間，人影紛閃，弓弦聲響，箭矢有如飛蝗般射向那人的身上！

射箭的赫然是穿着號衣的官兵，張網罩下的竟然是薛不羣以前的手下捕快，指揮的是洪生馬進張天三名幹捕！

這種陣仗，足以證明薛不羣是設阱張網以待那死人般臉相的人的！

原來，羅振梓是做樣子在天香樓喝酒的，酒樓的附近早就佈下了喬裝改扮的捕快，發現有可疑的人，立刻暗中盯着，以傳遞的方法，將消息傳遞給羅振梓聽。

羅振梓就是這樣，跟着那人的行踪，來到村子的。

而村子中的那些農家中，一直就隱伏着洪生馬進張天及手下捕快，那人才在村口現身，他們已發覺了。

自然，薛不羣也發覺了。

待到那人衝進屋後，洪生馬進張天立刻指揮手下捕快從那些農家中潛出來，悄沒聲地將屋子圍起來，同時張網以待。

羅振梓則一直匿伏在門邊窺着屋內的情形，萬一薛不羣遇險，他就出手接應。

當然，做餌的薛不羣是冒着很大的險的，萬一那人有什麼歹毒的手段，他很可能會喪生在那人的手上。

羅振梓驀然接上的那一句話是暗號，表示一切已佈置妥當，薛不羣可以溜了，也是給薛不羣溜的機會。

那間屋子的四周牆脚早已做了手脚，也所以在薛不羣脫出屋外後，那些兵丁拿木柱四下一撞，便即時倒塌下來！

在這種周密佈下的陷阱羅網中，試問那人怎不身陷其中？

× × ×

飛蝗般的箭矢射在那人的身上——這時那人全身已被網罩住，閃避不得，那人雙手護住頭臉，射在他身上的箭矢就像射在一面皮鼓上一樣，全被彈開，根本就射不入，但他的手脚仍然被射中了數支箭，立時血流如注，痛叫連聲。

羅振梓也就在飛射的箭矢之後，亦有如激矢般撲掠過去，在那人來不及有所反應時，一連點封了那人身上五處大穴！

那人剎時連掙扎的機會也沒有了。手脚中箭，不是要害，那人是死不了的。

羅振梓立時倒掠而回，一揮手，持網的捕快立時將那面大網撤掉。

薛不羣羅振梓等人這才走上前去，圍站在那人的周圍。

那人雖然手脚受傷，却咬牙忍着，一雙目光兇厲地瞪視着薛不羣羅振梓等人。

薛不羣笑對羅振梓道：「羅兄，咱們與他周旋了這樣久，一直不知他的廬山眞面目，如今可以一睹了，看看他是何方神聖！」

羅振梓點頭道：「我亦久欲一睹其廬山眞面目，薛兄，是你將他那張難看的臉具揭下來，還是我來？」

洪生却急不及待地道：「頭兒，羅大俠，不用勞動你們，讓我來吧！」

說着已走前去，俯下身來，伸手在那人的頭頸處摸捏了一會，接一掀，揭下一張人皮臉具來。

那人的廬山眞面目也就暴露在衆人的眼前。禿頂稀髮，帚眉凸目，塌鼻子，短唇豁齒，頷下無鬚，那副尊容，與那張難看死了的人皮臉具不遑多讓，眞是不敢恭維，難怪他不敢以眞面目示人了。

羅振梓一眼看清楚那人的尊容後，神色微動，脫口道：「閣下不就是人稱狠子野心翁逸夫麼！」

那人「哼」一聲道：「姓羅的，好眼力，老夫隱跡江湖足有二十年，你仍然一眼就認出老夫！」

薛不羣一聽羅振梓道出那人的名字，立時也省起來了，驚聲道：「你就是於二十年前，大鬧華山，劍毀華山八劍，接着與北地異人雍武力拚一夜半日，最終不敵負傷而逃的狠子野心翁逸夫？」

翁逸夫傲然道：「除了老夫，當今武林中，有那一個敢闖華山，敢惹那雍老鬼的？」

翁逸夫雖然說得又狂又傲，但薛不羣與羅振梓却認爲他一點也不狂傲，事實上當今武林中，確實只有他胆敢闖華山，鬥雍武！

「翁逸夫，如今你無話可說了吧？」薛不羣直視着翁逸夫。

翁逸夫眼一瞪，忽然嘆口氣道：「栽在你的手上，老夫眞是無話可說，你能够令到老夫自動投進你佈下的陷阱羅網，不愧手到擒來這個外號。」

「哈哈，對付你這種老狐狸，若不用這種手法，又怎會令到你上當，毫不思疑地找上來！」薛不羣由衷地笑起來。

他自任應天府總捕頭以來，這件案雖然算不上是最複雜離奇的，但却是最兇險的一件案，兩次差點死在翁逸夫的手上，如今能够將他擒住，怎不興奮。

笑聲一頓，他目注羅振梓道：「寶衣就在他的身上，羅兄，請動手取回。」

羅振梓朝薛不羣抱拳肅容道：「薛兄，羅某在此代雍老哥向你致謝，也爲江湖能够免去一刧，再謝！」

薛不羣忙亦抱拳道：「羅兄，你太過獎了，我怎生受得起？說起來，若不是羅兄你全力以援，還擒不下他呢！」

一頓接道：「羅兄，請。」

羅振梓這才蹲下來，動手解開翁逸夫的外衣，貼身處果然穿着一件似甲非甲，似衣非衣，暗泛着金、白兩色柔芒的無袖衣來。

薛不羣等人皆是目光一亮，瞬也不瞬地打量着那件武林中人夢寐以求的護身寶衣——天蠶金蜎衣！

他們的心中都沒有欲據爲己有的貪念，他們只是想好好地見識一下這件武林異寶，這一次可謂開了一次眼界。

羅振梓也就在衆人的眼前，從容地將翁逸夫身上的天蠶金蜎衣剝了下來，然後仔細地摺好，小心地收藏在懷中。

衆人皆有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

「頭兒，不好了，他嚼舌自盡了！」馬進忽然驚叫出聲。

衆人那時候的注意力都在羅振梓的身上，沒有留意到翁逸夫的作動，馬進也是偶一移目瞥視之下，看到翁逸夫一咀是血，猛然驚覺到的。

「老夫……生……不入……官……門……」翁逸夫咀中血湧，語聲含糊不清，頭一歪，便沒了聲息。

薛不羣與羅振梓等人欲救時，已經來不及了。

「頭兒，他的身上揹了好幾條人命，就這樣死了，倒是乾脆！」張天恨得牙癢癢地說。

「這就是江湖人的作風！」羅振梓搖搖頭道：「薛兄，看來你與貴屬只好帶他的屍體回去消案了。」

薛不羣苦笑道：「羅兄，你忘了我已經變回江湖人了？」

羅振梓抱歉地笑笑道：「薛兄……」

薛不羣洒脫地揮揮手道：「羅兄，是回城的時候了。」

飄然而去

行行復行行，薛不羣與羅振梓併騎而行，一直走出城外三十里處的叉路口，將馬勒停下來。

「羅兄，一路小心。」薛不羣朝羅振梓一抱拳。

羅振梓亦抱拳道：「羅兄珍重，後會有期。」

兩人突然互相伸手緊緊地互執着，用力地握了握，然後同時鬆手，各自勒轉馬頭，朝東北兩條叉路放馬馳去。

× × ×

一陣如雷的蹄聲驟至，馬上三人在叉路口猛地勒住繮繩，朝叉路兩頭張望一下，接朝東路上馳出數十丈的一騎放聲大叫：「頭兒慢走！」

叫聲遠遠地傳了出去，那一騎人馬猛地勒住坐騎，擰身回望，張口道：「洪生，你等不用說了，我去意已決，我本是一個江湖人，還是回到江湖去的好！」

說完，擰回身，催騎疾馳而去。

叉路口上的三騎人馬，正是洪生馬進張天三人，馬進放聲叫道：「頭兒——」

順風送來薛不羣的語聲：「我本無意功名，此時不去，更待何時？切記：功成身退——」塵土飛揚中，掩沒了薛不羣迅速遠去的人馬，只留下最後那句話——功成身退！

（全文完）

江湖詭異奇聞錄

龍鳳雙絕（上）

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結拜兄弟　暗箭傷人

山西某縣令尹耀謙，人稱「硬要錢」，在任十幾年，搜刮殆盡，弄得怨聲載道，民不聊生，當時民間有一首歌謠曰：「死要錢，活要錢，民脂民膏算什麽，瘦了百姓肥了我；死要錢，活要錢，是非曲折算什麽，有理無錢莫怪我！」

百姓求菩薩，拜佛爺，苦挨苦撐，總算熬到了尹耀謙告老還鄉的日子。

這日，整個縣城裏的鞭炮聲，此起彼落，彼落此起，小小的一個縣城，像是變成了炒豆子的鍋，歷久不歇。

硬要錢高興得不得了，以爲是百姓爲其送行，待他在新任知縣陪伴下，走出縣衙時，這才發現，街上連半個人也沒有，有的只是滿地的冥紙，及無數的亂紙刀，引魂幡。

尹耀謙氣得吹鬍子，瞪眼睛，却找不到一個發洩的對象，只好領着家小、僕役、及護衛，押着裝滿金銀財寶的十輛大車，告別爲數寥寥的僚屬，離開縣城。

城外，歡送他的仍然是冥紙，亂紙刀，引魂幡，青山下，隴陌間，「死要錢，活要錢，民脂民膏算什麽，瘦了百姓肥了我……」的歌聲，四處激盪，縈繞山巒，

硬要錢，恨得牙癢癢的，交代手下護衛：「咱們走快點，儘速離開這個鬼地方，免得受到刁民的騷擾。」

八名護衛齊聲應諾，一路緊趕，車轎很快就遠離城鎮，進入荒山僻野。

忽見民眾三三二二的圍攏上來，有的荷鋤，有的担糞，不一時已聚集一大羣，將尹耀謙的去路堵死。

「還我的錢來！」

「還我兒子的命來。」

「還我們公道來！」

百姓一陣鼓噪，羣情沸騰，有的農夫甚至要拿着鋤頭揍人。

「把他的金銀財寶截下來，這些錢本來就是我們的！」

「把硬要錢拖出來，他雙手血腥，死有餘辜。」

「殺了他。」

「殺了他！」

你一言，我一語，大家異常激憤，一時鐮刀與鋤頭齊出，石頭與土塊共舞，整桶的糞便，衝着尹耀謙的轎子澆上去。

硬要錢鑽出轎子，暴跳如雷的道：「這還得了，你們要造反啊，給我拿下，給我殺！」

百姓乃烏合之眾，那裏是八名護衛的對手，一塲混戰之下，一死三傷，還有四個被活捉的。其他的人雖然抵死力拚，却始終無法殺到尹耀謙身邊去，反而被逼得手忙脚亂，節節後退不止。

驀然，遠處揚起一團塵頭，很快就來到眼前，猛聽篤篤的一聲，尹耀謙的轎頂上已插上一面紅色小旗，旗上有一條金色的龍，耀眼生輝。

「一條龍！」

「一條龍！」

前一句出自民眾之口，歡聲雷動，全塲雀躍。

後一句乃護衛所發，皆目瞪口呆，滿面驚惶。

定目處，一行二十騎俱已下馬，爲首的人濃眉星目，鼻如懸胆，赤裸着膀臂，露出半身古銅色的皮膚，胸膛之上刺着一條栩栩如生的龍，正是華北道上，奸商污吏聞名喪胆，窮苦百姓視若神明救星的俠盜「一條龍」石恨天。

石恨天俠骨鐵胆，威震遐邇，幹得雖然是打家刦舍的買賣，打得却是替天行道的旗號，因爲被他光顧的，不是貪官，便是惡賈，而所得的銀兩，絕大部份皆散落民間。

他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不論打刦誰錢財時，均會首先打出「一條龍」的旗子，散發，同樣以「一條龍」爲記，多年來已成爲他不變的規矩。

於是，「一條龍」無形中變成打擊邪惡的化身。

同樣，「一條龍」也成爲百姓心目中救苦救難的象徵。

一條龍石恨天跨上三步，沉聲喝道：「放人！」

喝聲如雷，吐字如刀，護衛嚇了一大跳，不由自主的一鬆手，四個被捉的老百姓已脫困而出，齊聲說道：「謝謝石大俠，謝謝石大俠。」

說着，就要叩頭謝恩，却被石恨天阻止了，當下抱拳環施一禮，朗聲說道：「各位鄉親，請恕石恨天來遲，累各位受驚了。」

鄉民中有人大聲說道：「硬要錢魚肉鄉里，視百姓糞土不如，請石大俠主持公道。」

石恨天雙眉一挑，道：「石某今日此來，就是要向尹縣令討個公道的。」

又上前數步，一雙銅鈴似的眸子，直盯着尹耀謙，道：「尹縣令，那裏拿的，就留在那裏，這是天公地道的事，放下十輛大車，我可以饒你一條狗命。」

尹耀謙勃然大怒道：「一條龍，你想搶刦本官？」

「這不能算是搶刦，而是要你將搜刮來的東西吐出來。」

「辦不到！」

「辦不到的話你付出的代價可能會更大。」

「你要怎麽樣？」

「搭上一條命！」

「你敢！」

「不敢我就不會來了！」

了字出口，單手一招，二十條漢子立時蜂擁而上，一半對付八名護衛，另一半去攔截車輛，百姓趁此機會，亦如潮水般衝上去。

石恨天的手下，個個都是綠林中一等一的好手，尹耀謙的護衛如何擋得住，何消片刻工夫，便被打得落花流水，潰散奔逃，十輛大車也落在別人的手中。

民情激憤，一發不可收拾，欠錢的要錢，欠命的討命，有的人打開車上的木箱，搬取金銀，有的人拳脚交加，猛揍尹耀謙。

一時，塲中秩序大亂，尹耀謙平時作威作福慣了，怎禁得起打，一陣狠揍下來，早已鼻青臉腫，屁滾尿流，十車金銀財寶，也已被搶空一大車。

「打死他！打死他！」硬要錢橫行霸道，鄉民恨之入骨，有人舉起鋤頭，有人揚起鐮刀，尹耀謙混身發抖，跪地告饒不迭：「石大爺，你大人不記小人過，請饒老朽一命。」

一條龍石恨天喝退鄉民，上前說道：「硬要錢，你既知今日，何必當初，死罪可免，活罪難逃，從今以後，我要你摸不到銀子看不到錢。」

二指如鈎，閃電而出，尹耀謙的兩隻眼珠子立被他挖了出來。

接着，銀白色的光芒一閃，石恨天已從腰間拔出一把鋼刀，卡嚓！卡嚓！好快的動作，眾百姓還沒有看清楚是怎麽同事，硬要錢的兩隻手已齊腕斷去，自此以後，當眞是再也無法拿銀子看錢了。

可是，尹耀謙作惡多端，罪與天齊，鄉民並未以此爲足，喊殺之聲，仍不絕如縷，石恨天正容說道：「各位，光棍只打九九，不打加一，留他一條殘命，給他一個閉門思過的機會。」

有人大聲喊道：「留他一命，必然挾仇報復。」

一條龍道：「一個退職的老殘廢，還能發生什麽作用？」

「石大俠，你不要忘記，山西巡撫蘇雨亭是他的親舅舅。」

「就算是皇親國戚，我也不在乎，天大的事由我石恨天一人扛下來。」

一語甫畢，只見迎面馳來一隊快馬，石恨天的一名手下老宋驚叫道：「大當家

的，糟了，是太原府來的捕快。」

石恨天展目望去，黃沙滾滾，馬聲嘶鳴，少說也有四十人，不由眉頭一皺，說道：「老宋，叫百姓們馬上離開，愈快愈好。」

老宋連聲應是，催促大家火速散去，拜弟「鐵蜈蚣」周全一振手中的蜈蚣劍，道：「大哥，你領着大夥兒走吧，我來斷後。」

「攻在最前，退在最後，這是做大哥的本份，也是我一貫的作風。」

「可是，大哥……」

「沒有可是！」

「那我們一起留下吧！」

「不行，這是命令，你帶領弟兄們，立刻押着大車走，將所有的金銀財寶，全部分給全縣的貧苦百姓們，咱們一文也不要。」

石恨天令出如山，周全半點也不敢怠慢，當即率衆押車離去。

奔出尚不足一箭之地，太原府的捕快已追至眼前，其中一位雙目精光閃閃的老者望着石恨天刺在胸前的龍，沉聲喝問：「老夫太原府捕頭吳崑山，你就是一條龍石恨天？」

石恨天爽快的應了一句：「不錯。」

尹耀謙雙目已瞎，一聽說吳崑山到了，臉上又泛起一抹希望的神采，迫不及待的說：「吳捕頭，快將一條龍拿下，把車子追回來。」

硬要錢的護衛見有捕快來到，胆氣立壯，遂又攏上來，吳崑山一陣調度，立即派人快馬追下去。

却被石恨天横刀擋住了，道：「有我一條龍在，誰也別想闖過去！」

一條龍名頭太大，當眞是一夫當關，萬夫莫敵，衆捕快面面相覷，趑趄不前，吳崑山翻身下馬，大步向前，寒着臉說道：「石恨天，你如果自認是一條漢子，就趕快叫你的手下轉回來，俯首就擒，這樣說不定還有九死一生的機會。」

「吳捕頭，聽你的口氣，好像要逮捕我？」

「你犯案纍纍，北六省的衙門都在奉令通緝你。」

「敢問我犯了什麽罪？」

「你落草爲寇，聚衆行搶，打刦官商，爲禍行旅，這還不够嗎？」

「我搶的是奸商，刦的是汚吏，行的是天道，做的是俠義，何罪之有？像硬要錢這種狗官，難道不該得點教訓？」

「國有國法，各有所司，恐怕還輪不到你來教訓。」

「正因爲官官相護，朋比爲奸，石某我才挺身而出。」

「石恨天，你好大的口氣，你要被捕了。」

石恨天回頭一看，見周全等人已去遠，當下哈哈一笑，說道：「吳捕頭，太原府的牢太小了，只怕關不下我石恨天，失陪了！」

猛一個急轉身，斜飛而起，輕如燕，快如飛，眼看就要飄落馬背之上，驀聞吳崑山大喝一聲，「休逃！」彈身疾追，凌空發掌，石恨天只覺得好像撞上了一堵無形的氣牆，立被震落在地面。

與此同時，十名捕快一齊行動，已策馬而來，欲去追趕鐵蜈蚣周全。

不禁激起了石恨天的萬丈豪情，身形閃幌飄忽，有如鬼魅幽靈，從右至左，洒下無數刀影。

刀影過處，血雨噴洒，哀鳴貫耳，十匹馬，斷了十條腿，一齊跪了下來。

快！快到無人看清楚他是如何出手進招。

準！十匹馬各斷一腿，不多也不少。

大家驚魂未定，石恨天已上了馬背。

「抱歉，石某就此告辭了！」當即揚鞭絕塵而去。

吳崑山職責所在，當然不肯就此善罷甘休，當即上馬率衆追下去。

彼此僅是前後脚之差，相距不遠，吳崑山陡地揚手打出三顆鐵彈丸，二顆取一條龍後腦要害，一顆取馬腿關節。

「噹！噹！」兩聲響，石恨天好妙的身手，大刀在腦後一幌，二顆彈丸便飛上天，眞好像他的腦後也長了眼睛似的。

然而，人躲過了，馬却躲不過，後腿已斷了，當場仆倒下去。

馬兒未倒時，石恨天已翻身而下，道：「石某自出道以來，傷人無數，但自問還沒有殺過人，吳捕頭莫非要逼在下開殺戒。」

吳崑山怒喝道：「石恨天，你惡性重大，罪無可逭，胆敢拒捕，老夫就叫你血染黃沙。」

轡繩一緊，放馬狂奔，十幾匹馬一齊揚蹄騰飛，看那聲勢，不把石恨天踩扁，也會活活踢死。

石恨天却毫不放在心上，待馬兒眼看要撞上身來時，突然騰身而起，發掌劈飛一名捕快，坐在他的馬背上，放蹄疾馳。

吳崑山睹狀大怒：「給我上，不論死活！」

揮刀劈掉半個馬屁股之餘，十幾名捕快立從四面八方攻上來，石恨天只怕有十條命也活不成。

石恨天眞不愧是高手中的高手，而戰況的發展，更是奇蹟中的奇蹟，只見他的寶刀幻出萬道金光，週身佈下重重刀幕，整個人，就像是一條龍，突出重圍，飛上了天。

叮噹！鏗鏘，一陣亂響，凡是攻上來的人，不是兵器被震脫手，就是一斷爲二，有的手臂發麻，有的虎口淌血，無一人例外，無一人倖免。

吳崑山肺都氣炸了，道：「石恨天，你年紀輕輕的，老夫就不信你有多深的道行，今天要是逮不住你，情願賠上這條老命。」

說話中，已將功力運足十成十，揚刀飛身而起，決心要和一條龍分出個勝負死生。

在衙門當差，過的是刀口舔血的生活，全憑眞才實學，沒有點眞本事，絕對混不到府衙的捕頭，石恨天自然一點也不敢大意，亦以全力應戰，連攻三刀。

刀光閃爍，有如閃電一般，金鐵交鳴，更是震耳欲聾，連拚三刀，吳崑山險象環生，石恨天第三刀一出，噹！的一聲，吳捕頭虎口滾熱，佩刀脫手飛出去，人也跟着跌落地面。

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沒有，吳崑山慨然一歎道：「一條龍，老夫學藝不精，無話可說，你請便吧！」

一名捕快上來說道：「捕頭，放走一條龍，巡撫大人一定會大發雷霆。」

石崑山道：「挨一頓罵，總比丟一條命強，我們都不是人家的對手。」

此人年輕氣盛，偏不信邪，道：「我就不信他是個三頭六臂的人物，非要鬥一鬥不可！」

話落人起，挺劍就刺，石恨天揮刀還擊，「噹！」又是一聲，任誰也沒有想到，石恨天的寶刀，竟被這個無名小卒給磕飛了。

而且，額頭冒出豆大的汗珠，身形搖幌了幾下，便栽坐在地。

這事來的太突然，大家皆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當時亦無暇多想，立將石恨天押起來，同時兵分二路，又派了一撥子人去追鐵蜈蚣周全。

× × ×

一條龍石恨天被捕了，立刻轟動太原府，轟動北六省，華北道上的武林人物更是震撼不已。

大凡被他洗刦過的貪官惡賈，莫不奔相走告，額手稱慶，而平常百姓則恰恰相反，痛哭流涕者有之，設法營救者有之，淒淒惶惶，感同身受。探監的人更是川流不息，途爲之塞，却全部被拒於六扇門外，沒有一個人能見到一條龍。

最高興的首推尹耀謙，在他親自遊說鼓譟下，三堂審下來，石恨天被定了個死罪，只要刑部的文書一到，便要行刑問斬了。

石恨天的寡母，在悲痛絕望之下，只好上告刑部。

上告刑部，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申告人必須躺在佈滿尖刀的釘板上，擊鼓鳴寃，被抬上大堂，才有升堂受理的可能。

上得大堂，老太太已是遍體鱗傷，氣若游絲。所幸，狀子是石恨天的恩師親筆所撰，鞭辟入裏，字字珠璣，終於爲刑部受理，決定解京重審，給一條龍帶來一綫生機。

可是，行刑令已發出，重審的文書必須搶在前頭才行，於是，武林道上的朋友，立刻展開一場空前未有的輕功接力賽，就在石恨天送上斷頭台，劊子手的刀將落下的那一瞬間，將文書送到，救下石恨天的一條命。

老太太也在沿途百姓的背負馱載下，返回老家養傷。

這一天，正是石恨天起解的日子，手鍊脚鐐不算，囚車是特別加工打造的，木料足足比一般的囚車大一倍，由三名捕快合力推拉。

一條龍的名頭太响亮，武林中人視他如泰斗翹楚，平常百姓視他如神明救星，爲了防止刦囚，太原府派出了二十名捕快，由吳崑山親自領軍壓陣，另外還選了一位刀筆師爺隨行，決心要座實石恨天的罪，令他不得超生。

送行的場面實在感人。

處處有人擺設佳餚美酒，任石恨天取食。

處處有人擺設香案，祭拜天地，爲他祈福脫罪。

有的人替他寫狀子。

有的人親手送銀子。

有的人呼天搶地的哭。

有的人甚至願意替他死！

歡送的時間，不分晨昏。

熱烈的景象，不分省縣。

只要石恨天的囚車所過之處，就有人潮，就有感人的場面。

當然，不止一次，曾有人企圖刦囚，却被一條龍嚴詞拒絕了。

吳崑山自是暗暗竊喜，小心侍候，待如上賓。

師爺韓林却大不以爲然，這日薄暮時分，距宿頭尚有三數里地，大夥兒正在加緊趕路，終於忍不住說道：「吳捕頭，一個江洋大盜，竟得百姓如此愛戴，眞是千古奇聞。」

吳崑山道：「韓師爺有所不知，一條龍鋤强濟弱，扶困解危，在老百姓的心目中，簡直就是一尊活菩薩。」

「這實在太不像話了，官府的顏面何在？朝廷的威信何存？從此刻起，一律禁止，不得再有喧囂歡送的場面。」

「這恐怕不妥吧，激怒了民衆事小，惹惱了一條龍可是天大的痲煩。」

「他已是階下之囚，難道還怕他飛了不成？」

「以石恨天的本事，他要是想走，只怕沒有人能困住他。」

「那你當初是怎麽將他逮住的？」

「說來慚愧，到現在我還弄不懂。」

說至此，發現前路已被人堵住，吳崑山衝上前去一看，原來正是石恨天的拜弟鐵蜈蚣周全。

周全來者不善，足足帶來三十條綠林好漢，早呈扇形散開，將捕快圍起來。

吳崑山手接刀柄，沉聲喝問：「周全，你要幹什麼？」

周全道：「好說，來接我大哥的。」

吳崑山聽得一楞，道：「接一條龍？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周全昂首說道：「姓吳的，咱們打開天窗說亮話，你如果是個聰明人，就將我大哥放掉，彼此河水不犯井水，如有半個不字，你們一個也活不成。」

師爺韓林大怒道：「大胆草寇，竟敢要脅官衙，你心目之中可還有王法？」

周全冷哼一聲，道：「什麼叫王法，拳頭就是王法！」韓林只見面前人影一閃，叭！的一聲，臉上發熱，已挨了一個耳光子。

韓林氣得鼻歪嘴斜，吳崑山已拔刀而出，周全的蜈蚣劍也早已横在手中，道：「吳崑山，怎麼了？你要是不放人，老子就先宰了這個狗頭師爺。」

一條龍石恨天忽然大聲說道：「二弟不得無禮！」

周全一怔，道：「大哥，我們是來救你的。」

「不必，你們回去吧。」

「大哥，此去京城，九死一生，你不能去。」

「我要去，愚兄自認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地，遊俠四海，仗義江湖，補王法之不足，濟萬民於危困，相信朝廷會給我

一個公道的。」

「尹耀謙是蘇雨亭的親外甥，聽說蘇巡撫巳在刑部打點子，决心要置大哥於死地。」

「在大牢裏，承吳捕頭多方照顧，大哥並沒有吃什麼苦，你如强行救人，死的絕對不止一條命。」

「爲了救大哥脫險，即使兩敗俱傷，亦在所不惜。」

「不論是捕頭捕快，或者是自家弟兄，都是人生父母養活，都是一條命，爲了救我而犧牲他人，我不能接受。」

「大哥，山寨不可一日無主，新婚的嫂子還等着你入洞房呢，請恕小弟要放肆了。」

不再理會石恨天反應如何，一聲叱喝，手下的弟兄便如狠騰虎躍般撲出。

吳崑山所司何職，自然無法袖手不理，當即率衆迎戰，與周全等人鬥在一起。

變方打來既快且猛，慘烈無比，石恨天一再喝阻，却發生不了半點作用，也不過眨眼功夫，已有三名捕快死在周全的蜈蚣劍下。

吳崑山又豈是易與之輩，亦有二名綠林高手，亡魂刀下。

周全等人如搏兎猛虎，捨命搶攻，衆捕快全力抗拒，寸土必爭。周全仗着人多勢衆，武藝高强，捕快們力戰不支，節節後退，很快便到達囚車附近。

猛可間，石恨天發出一聲獅子吼：「周全，你這樣殺無辜，豈不是存心要加重我的罪，還不快住手！」

餘音尚未落地，驀聞金鐵破空之聲大作，循聲望去，立見有無數黑點，從三個不同的方向打過來，目標正好對準自己。

暗器爲數太多，石恨天又身在囚車中，不要說還手，連閃躲的機會都沒有，可謂危如燃眉，命在旦夕。

說時遲，那時快，好一個石恨天，嘩啦！砰蓬！之聲傳處，一條龍巳以內力將囚車震碎，帶着鍊鐐，横飛出去。

同一時間，掃飛了一半以上的暗器，還順手抄住數支，馬上認出是歹毒無匹的「絕命釘」。

師爺韓林眼睛都看直了，嚇得面無人色，頻呼：「我的媽呀！」

一條龍石恨天眸中直冒火光，以命令的口吻說道：「二弟，快走，這是命令，我不希望爲了大哥一個人，犧牲別人的性命！」

周全道：「大哥，要走的話，我們一起走！」

「不行，大哥既巳被捕，就應接受國法的制裁，不然會連累很多無辜的人。」

「大哥，我們雖不能同年同日生，但願同年同月同日死……」

「胡說，身體髮膚，受之父母，怎可輕言損毁，馬上領着弟兄們給我走！」

石恨天心堅如鐵，周全自知多言無益，只好頷首應命，上馬揚鞭而去。

師爺韓林道：「吳捕頭，他們搶走了尹縣令的十車財寶，至今尚未追回，還不快截下來。」

吳崑山道：「韓師爺，我們巴不得他們早點走掉，截下來幹嘛？去了三條命還嫌少，莫非要將這十九條命也賠上了」

頂得韓林啞口無言了。石恨天這時伸開手掌道：「吳捕頭，你看這是什麼？」

吳崑山臉色大變，道：「絕命釘！是馬金山的獨門暗器！」

「我想知道，貴屬之中，可有馬氏昆仲的人？」

「沒有，絕對沒有，馬金山、馬金海惡跡昭彰，衙門裏面怎會收留他們兄弟的人？」

「那暗算我的絕命釘究竟出自何人之手？是誰想叫我死在半路上，到不了刑部大堂？」

「這……這我就不清楚了。」

「會是尹耀謙暗中派人幹的？」

「應該不會的，尹縣令手下並無甚麼能人。」

「難道是他？」

× × ×

白石鎭巳掌上了燈，民衆夾道歡迎，一條龍石恨天拖着沉重的脚鍊，走進一家客棧去。

掌櫃的一見是衙門裏的官差，馬上堆下一臉的笑容，彎腰哈背的迎上來亂拍馬屁。吳崑山却未予答理，先給石恨天找了一個好位子，請他入座，然後恭謹有禮的說：「石爺，您要喝什麼酒？吃什麼菜？請儘管吩咐。」

石恨天道：「石某不喝酒，不吃肉，來一盤饅頭，幾碟素菜就可以了。」

黑道梟雄，一方霸主，會是個素食主義者，而且滴酒不沾，豈非咄咄怪事？其實傷心人別有懷抱，與石恨天蒼凉的身世有關。

原來石恨天的父親是個浪蕩子，吃、喝、嫖、賭、無所不爲，他的母親苦勸無效後，毅然走進佛堂，成天吃齋唸佛，期盼能藉神明之助，使丈夫改邪歸正。乳名小龍的石恨天，從那時候起，便陪着母親吃素禮佛，換來的却是父親無盡的責罵與毒打，小龍十歲那年，父親於揮霍盡全部家產後，終於服毒自殺。

留給他們母子的、是怨恨、是羞辱，是掃地出門，是一筆不勝負荷的債務。

爲了還債，他當過學徒，做過苦工，甚至還下過跪。

爲了父親的債務，他受盡欺凌、屈辱、甚至毒打。

他恨他父親，恨老天加諸他們母子身上的不平。

恨罔顧天良，重利盤剝的奸商惡賈。

恨不問是非曲直，只知伸手要錢的貪官汚吏。

於是，他改名恨天，發憤習武，以「拳打人間不平事，脚踢天下可恨人」自許，開山立寨，聚衆行俠，短短數年工夫，便闖出字號，贏得美譽。

吳崑山聞言不敢違拗，大家夥兒只好一起陪着他吃素。

一條龍一面吃一面說道：「吳捕頭，我忽然想起一件事來，盼能據實相告。」

吳崑山道：「石兄請明示，吳某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我想知道，數年前我被捕時，你們是專程緝拿？還是路過巧遇？」

「是專程緝拿。」

「你怎麼知道，在那個時、地，我要對付硬要錢？」

「實不相瞞，太原府得到密報，時間，地點，甚至你們出動的人數，官衙皆瞭若指掌。」

石恨天吃了一驚，揮腕抓住了吳崑山的手，帶起一陣鐵鍊叮噹之聲，道：「是誰？」

吳崑山皺着眉頭，道：「密告的人並未露面，是託人代爲轉達的，照消息的準確性來看，顯然這人是來自石兄的核心內部。」

石恨天的臉色一變，心念一轉後喃喃自語道：「是他？這怎麼可能？」

吳崑山道：「誰呀？」

石恨天搖頭不語，故意將話題岔開，道：「吳捕頭，我被捕之後，曾有一度昏迷，是不是？」

「不錯，曾延醫診治，直至太原府，才完全清醒過來。」

「醫生怎麼說？」

「說是中毒。」

「中毒？嗯……這……就對了，這就對了……」

吳崑山正待追問下去，猛聽篤！的一聲，桌面上巳多了一把飛刀，刀尾有一面小旗，旗上有一隻金色的鳳凰。

「金鳳凰！」

「金鳳凰！」

一條龍與吳崑山同時驚叫出聲。

正對面的座頭上，一頂大斗笠的下面，有一個冷冰冰的聲音說道：「不錯，是我冷小鳳，吳捕頭好廣的見識。」

拿掉斗笠，露出一張艷若桃李，冷若冰霜的俏臉蛋，果然是一條龍的結拜小妹——金鳳凰冷小鳳。

吳崑山暗暗叫苦不迭，石恨天笑容可掬的叫了一聲：「小鳳！」以下的話還沒有說出來，冷小鳳巳自搶先說道：「大哥，恭喜你了。」

話是句好話，却冷若北極吹來的寒風，似是有滿腹的怨懟與仇恨，石恨天不由愕然一楞，抖一抖身上的鍊鐐，道：「愚兄狠狽若此，喜從何來？」

「我指的是你被捕前的新婚大喜。」

「啊，對了，那一天怎麼沒見到三妹的面？」

「眞是抱歉，我承認自己不是一個寛宏大量的人，無法忍受你懷中抱着別的女人。」

「小鳳，妳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妳不是……」

冷小鳳似是不願再談感情問題，霍地起身向前，對吳崑山說道：「把他的手鍊脚鐐打開！」

一條龍說道：「小鳳，妳也是來刦人的？」

冷小鳳道：「你錯了！姑奶奶我是來殺人的。」

石恨天與冷小鳳，本是一對如膠似漆的戀人，雖然由於某種原因，當一條龍結婚的時候，新娘却不是她，難免心中不快，但，無論如何，金蘭之誼仍在，兄妹之情尚存，冷小鳳絕不至於要殺石恨天。

然而，觀臉色，看神情，又不似做作，石恨天不由一呆，心知其中有蹺蹊，決心要查個水落石出，即席停箸凝日，正容說道：「小鳳，究竟是怎麼回事，把話說清楚。」

「哼，你這是明知故問。」

「就是因爲不清楚才問。」

「你做的事，自己心裏有數。」

「哦？我到底做了什麼見不得人的事了？」

「此事不足爲外人道。」

「沒有關係，愚兄自信磊落坦蕩，沒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當然有，你虛矯僞善，假仁假義，是一個標準的無恥小人。」

石恨天怒吼一聲，道：「小鳳，妳愈說愈不像話了，再這樣胡言亂語，休怪我翻臉無情。」

冷小鳳道：「要是有情，我們也不會在這種情形下見面了！」

一扭頭，又對吳崑山道：「打開！」

金鳳凰的名頭太大，向來說一不二，誰要是敢不聽話，保證三刀六眼，吳崑山遲疑一下，巳將鑰匙取在手中。師爺韓林道：「吳捕頭，你眞的要放人？」

冷小鳳的眸光中掠過一抹殺機，道：「你有意見？」

韓林道：「這是朝廷的王法，任何人不得違抗。」

冷小鳳突然將桌上的飛刀拔起來，沒見她怎樣作勢，巳將韓林的小指穿透，又插回桌上去，道：「這就是姑奶奶我的王法！」

韓林痛得齜牙裂嘴，冷小鳳巳拔出一支長劍來，道：「你還有沒有意見？」

在太原府，韓師爺可以呼風喚雨，在冷小鳳的面前，此刻却噤若寒蟬，連個屁也不敢放，吳崑山不待金鳳凰第二次開口，巳來至石恨天面前，準備開鍊鐐。

石恨天道：「小鳳，妳是不是眞的想要殺我？」

冷小鳳說道：「我冷小鳳從來不說大話。」

「那妳現在就可以動手了。」

「姑娘我從不會欺負一個手無寸鐵的人。」

「小鳳，妳不要忘記，我手裏面有七尺長鍊。」

「好，看劍。」

冷小鳳好快的動作，說幹就幹，一點也不拖泥帶水，一脚將飯桌踢翻到一邊去，右手劍猛一挺，分心就刺。

名家手筆，果然不同凡響，踢桌、挺劍、出招，完全一氣呵成，吳崑山原想冷小鳳乃石恨天的結拜小妹，絕不會當眞動手，待發覺情形不對，想要攔截時，巳經慢了半步，石恨天既未揮鍊反擊，亦未閃身躲避，噗！冷小鳳的劍巳刺進一條龍的胸膛內。

立時，血跡殷然，染紅了半條龍，石恨天却連眉頭也不曾皺一下。

這事大出冷小鳳意料之外，忙撤劍回招，道：「石恨天，你爲什麼不還手？」

石恨天一本正經的道：「石恨天不濫殺無辜，更不殺自己人。」

「自己人？哼！我早就巳跟你拔香頭了！」

「小鳳，就算是拔了香頭，我仍然把妳當小妹看。」

「石恨天，別再虛情假意，此去京城，路途還遠得很，我總會有辦法逼你出手的，再見……」

發話之初，尚在屋內，話一落地，人已離去，身手輕巧迅速已極。

石恨天望着她遠去的背影，心頭思潮起伏，覺得事情處處透着古怪，剪不斷，理還亂，百思莫解。

攔截尹耀謙的消息是怎麼走漏的？自己又是如何中的毒？

絕命釘出自何人之手？

冷小鳳爲什麼會和自己翻臉成仇？

難道說內部有人臥底？

還是另有吃裏扒外的人？

他眉頭深鎖，思緒紛亂，亟欲查個水落石出，鄭重其事的說道：「吳捕頭，此番遞解進京，可有預定的日子？」

吳崑山道：「有，此去京城，慣例半月爲限。」

「石某有個不情之請，尚盼吳捕頭玉成。」

「石大俠的意思是……」

「有很多事情，令我困惑難解，想親自去瞭解一下，咱們以半月爲期，到時候我石恨天一定在城外十里亭相候。」

「石兄是想單獨離開？」

「如果不放心，你可以跟着我去。」

「可不可以押着你去？」

「對不起，我不想再當別人的活靶子了。」

「如此，吳某已無選擇的餘地？」

「你是可以選擇，是解開鍊鐐，賣個人情，還是讓我戴鐐離去，落個脫逃的罪名。」

「這……」吳崑山一陣猶豫，覺得此一條龍的身手，他要是決心離開，任何人也留他不住，與其彼此反目，何不賣個順水人情？心意三轉而決，立將石恨天的鍊鐐打開來，道：「石大俠，我相信你是個君子，言出必踐，否則，老夫肩膀上吃飯的傢伙，十九會留在斷頭台上。」

「放心，石某說話算話，絕不會給各位添麻煩，請把在下的刀拿來。」

一條龍的確够風光，身爲囚徒，禮遇有加，中途脫逃，還帶着自己的刀，只見他握着刀，深施一禮，當即揚長而去！

× × ×

五間茅屋，依山而建，雖說因陋就簡，倒也別有一番清幽情趣，正是一條龍石恨天母子的居處，也是他新婚的洞房花燭所在。

看在吳崑山的眼中，却感觸良深，想一條龍在山爲王，做的是大買賣，動輒白銀數萬兩，做夢也沒想到，生活會如此簡樸，足見他言行一致，得來的銀兩，當眞是散落民間，並未據爲己有，而老百姓視他如神明救星，自亦其來有自，不足爲奇了！

茅屋的最後一間是佛堂，裏面佛聲盈耳，魚木之聲不絕，石老夫人正在禮佛唸經。石恨天不敢驚動母親，長跪在地，未發一言。

直至老夫人做畢晚課，回轉身來，才叫了一聲：「娘！」

見到兒子，老夫人臉上沒有半點喜色，反而怒容滿面的道：「恨天，你逃出來了？」

石恨天跪在地上，百恭百敬的道：「娘，不是逃，是向吳捕頭借了半個月的時間。」

老夫人走上前去，示意兒子站起來，道：「孩子，你借時間做什麼？」

「孩兒是想查幾件事。」

「查什麼事？」

「娘，先別談這些，妳老人家的傷好了沒有？」

扶母親坐下，掀起後襟，見傷口多巳結疤，道：「都是孩兒的不孝，使母親受累，但不知這些日子來，是誰來照顧妳老人家的起居？」

老夫人感慨萬千的道：「照顧娘的人太多了，遠遠近近，川流不息，尤其是小鳳，直到爲娘的能行動自如時才離開。」

「小鳳有沒有說什麼？」

「沒有。」

「我娶了婉琳，小鳳沒有不滿的表示嗎？」

「她沒有表示，不過，爲娘的看得出來，小鳳心裏邊好像很不痛快。恨天，我記得你曾經說過，小鳳要嫁給周全，你才匆促的娶了婉琳，現在怎麼反而會不高興呢？」

這可把恨天給問住了，連他自己也不明究裏，道：「孩兒此次回來，就是想查這件事。」

朝內室望了一眼，又道：「怎麼沒見婉琳？」

「在山上。」

「是什麼時候去的？」

「你被捕之後，就被你二弟周全請上山去了。」

「婉琳又不會武功，請她上山去做什麼？」

「據周全說，是請婉琳去代你主持分配銀錢的事。」

「上山至今，可曾回來過？」

「數月來，一直未曾回轉。」

「娘，此事可能大有文章，我必須立刻上山去一趟。」

送兒子走出佛堂，老夫人這才發現，外面還有一位官差，本欲肅客入內，却被吳崑山婉拒了。老夫人說道：「差爺，恨天雖然搶了人家的錢，但尹縣令作惡多端，神人共憤，所得全是不義之財，完全是爲全縣百姓着想，並未飽入私囊，罪不至死，差爺若不信，請入內一搜。」

吳崑山恭敬有加的道：「從老夫人的舉止起居，從衆百姓的熱烈迴響，就是可以證明一切，不必搜了，吳某信得過。」

老夫人道：「那就請差爺多多美言，使我兒得免一死！」

言畢，就要下跪，吳崑山連忙上前阻止，道：「老夫人使不得，這要折煞我吳崑山了。本案刑部既已受理重審，相信必會還石大俠一個公道的。」

石恨天關心着山上的事，不便久留，叩別母親後，便領着吳崑山，繞到後山去了。

後山奇峯競秀，山勢險峻，是太行山中有名的天險之地。此刻二人正走在一條左倚插天絕壁，右臨百丈懸崖的羊腸小徑上。

石恨天突然屈指如鉤，發出一聲胡哨，山上馬上就有迴應，冒出一名嘍囉來，道：「大當家的，你……」

見一條龍的身後還有一位差爺，到口的話又嚥了回去。石恨天道：「小楞子，你有什麼話但說無妨。」

小楞子結結巴巴的道：「二當家的交代，不是本寨的人，一概不准入山。」

石恨天道：「這我知道，吳捕頭此來是有特別原因的，我自會向二弟說明，你去吧。」

小楞子退回山石之後，立刻發出一陣胡哨，接着，聲聲相傳，直達山嶺，一條龍回寨的消息，顯然已經傳到山上去了。

果然，當石恨天到達寨門外時，拜弟周全已領着衆頭目迎了出來。

大家携手進入「聚義堂」，石恨天落坐虎皮交椅上，吳崑山客位相陪，周全則垂手立在一旁。

早有管事的獻上二杯香茗，道：「山路崎嶇，想巳口渴，請用茶。」

石恨天與吳崑山互望一眼，打開茶蓋，吹一吹，嫌太熱，又放下了。

周全滿臉堆笑的道：「歡迎大哥重返山寨，但不知吳捕頭此來的用意何在？」

石恨天道：「吳捕頭陪愚兄來，是想查明幾件事。」

周全一怔，道：「查什麼事？」

「首先，我想知道，當初截刼硬要錢的消息，是如何洩漏的？」

「大哥是說：吳捕頭的出現，不是巧合？」

「對，這是吳捕頭親口告訴我的。」

「這怎麼可能，當時計議的時候，只有你我及小鳳三人。」

「事後，三弟可曾向他人提及？」

「沒有，絕對沒有。」

「如此說來，範圍不大，僅我們兄妹三人而已。」

「大哥是懷疑三妹小鳳？」

「你我也不能完全置身事外，大家只要一對質，就不難查個水落石出。」

話雖說是「你我」不能置身事外，事實上石恨天不會拆自己的台，無異直指鐵蜈蚣，周全呵呵乾笑三聲，道：「那當然，當然！」

石恨天的目光，從弟兄們的身上掃過，最後落在周全臉上，道：「二弟，我記得你曾經向愚兄表示過，與三妹相愛至深，可是前幾天，小鳳竟與我拔刀相向，似乎另有隱情，你怎麼說？」

周全作了一個無可奈何的手勢，苦笑道：「女人的心，海底的針，本來我們說好要結婚的，誰知大哥新婚之日，她突然變了卦，竟不告而別，連大哥的喜酒也沒有喝。」

「一直沒有回來？」

「嗯，至今音訊全無！」

「我想問你第二件事，那天喝完喜酒之後，我們便馬上派出任務，事後三弟可有中毒的現象？」

「沒有，一點也沒有。」

「其他的弟兄呢？」

「也不曾發現。」

石恨天滿腹狐疑，表面上仍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道：「冀南馬金山，馬金海兄弟，你聽說過吧？」

「聽說過，此二人心狠手辣，無惡不作，是出了名的江湖敗類。」

「在我們的寨子裏，可有馬家的人潛伏？」

「不會吧，我們跟馬家兄弟素無瓜葛，甚至尚無一面之緣！」

「事實勝於雄辯，馬家的絕命釘，是如何來到我們的寨子的？」

「咱們寨子裏會有絕命釘？這怎麼會呢？」

「怎麼不會，就在那天你們去救我的時候，愚兄差點喪在絕命釘下。」

說着，取出絕命釘，置於桌上，周全上前一看，目注吳崑山，道：「大哥，會不會是太原府的捕快，拿了尹耀謙的好處，故而下手殺人？」

吳崑山沉聲說道：「二當家的，你這話就錯了，遞解人犯，必須簽押文書，送不到地頭，就交不了差，吳某沒有理由給自己找麻煩。」

「姓吳的，不管你怎麼說，本山寨乃機密之地，既然被你識破了，就休想活着離開。」

吳崑山呼地站了起來喝道：「你想怎麼樣？」

「簡單，把命給我留下來。」

說幹就幹，立即拔劍而出，連攻三掌二劍。

吳崑山不甘示弱，反手還擊，就在「聚義堂」內大打出手。

二人俱屬一流好手，又是近身相搏，殺機重重，周全一式「靈蛇吐信」，取他中盤要害，吳崑山彈身而起，在周全頭頂上洒下一片刀影，鐵蜈蚣身形稍矮，不退反進，「長虹貫日」，挺劍硬往上撞。

「住手！」

石恨天好厲害的功夫，喝聲中，出招如電，嚐！二人的刀、劍吃不住一條龍如山勁道，俱被震歪三四尺。

周全呆了一呆，道：「大哥，你怎麼胳膊肘往外彎，殺掉吳崑山，就可以恢復自由之身。」

石恨天道：「胡扯，那樣愚兄的罪將會更重，朝廷必將繪影捉拿，一輩子也沒有好日子過。」

「大哥當眞要進京去，接受重審？」

「這是脫罪的惟一機會。」

「帶吳崑山來此的目的，莫非也是爲了脫罪？」

「我是帶他來查贓的。」

「查贓？查什麼贓？」

「我問你，二弟，尹耀謙的那八大車金銀財寶，你分給百姓沒有？」

「早就分給了。」

「那就好，只要吳捕頭能證明，我們搶來的金銀，並未據爲已有，愚兄的罪，就可以減輕許多。」

朝吳崑山招招手，又道：「請，歡迎你搜查任何地方。」隨即陪着吳崑山，走出「聚義堂」。

這山寨的幅員並不算大，在裏面繞了一圈，又轉到外面去，忽然發現，在馬棚內，那八輛大車，仍然原封不動的停在那兒。

一條龍簡直看呆了，大聲喊叫：「周

全！周全！」

猛回頭，這才曉得，拜弟周全並沒有跟出來。

吳崑山道：「看來，這一切的陰謀，都是姓周的一人所爲。」

「不錯，可惜你們知道的太遲了。」

話落，周全從一排低矮的房子裏走出來。

一條龍石恨天暴跳如雷的道：「周全，你……你爲什麼要這樣做？」

周全雙手叉腰，斜眼望天，洋洋得意的道：「石恨天，事到如今，我不妨坦白的告訴你，你喜歡沽名釣譽，你喜歡扶弱濟貧，我喜歡的却是白花花的銀子，跟着你喝凉水的日子已經過够了，早就想跟你拔香頭。」

石恨天雙眼發直，聲音也顯得有點顫抖，道：「周全，說，你是什麼時候跟馬家昆仲搭上關係的？」

「嘿嘿嘿，只怪你有眼無珠，事實上，大爺我就是馬家的老二——鐵蜈蚣馬金海。」

「這麼說，當初結拜時，你就沒有安好心？」

「你壞了道上的規矩，擋了馬家的財路，不拔掉你，往後就別想混了。」

石恨天氣得直發抖，雙目之中遍佈濃濃殺機，惡狠狠的道：「馬金海，你好惡毒的心腸，看我活劈了你！」

揮手持刀挽起一片寒芒，大踏步的衝上去。

甫至廣場中央，馬金海大聲喝阻：「站住，沒有三兩三，不敢上梁山，給你介紹幾位老朋友見見。」

馬金海的手下，立從矮屋子裏，拖出兩串人來。

說是兩串，一點不假，因爲，所有的人，全被兩條長繩子綑綁、串連在一起。

一串是太原府的捕快，韓師爺排在最後的一位。

一串是石恨天的心腹親信，新婚的妻子何婉琳殿後。

馬金海的手下早已亮出傢伙，每一個人的脖子上，均架了一把明晃晃的鋼刀。

吳崑山怒冲冲的道：「馬金海，你的胆子眞不小，竟敢刼持衙門官差，是什麼時候被你刼來此地的？」

馬金海陰惻惻的冷笑道：「你們的行踪，一直在大爺我的掌握之中，石恨天一走，就逮住了。」

石恨天雙目如炬，直盯着馬金海，道：「你打算幹什麼？」

馬金海道：「小子，請這幾位朋友送我們一程。」

此時，馬棚內湧進來一羣人，早將大車架好，所有的馬也牽到棚外來了，大家皆聚集在一起。

鐵蜈蚣陰沉着臉，一字一句的道：「石恨天，聽清楚，絕不再說第二遍，我每走十丈，放掉一人，你如果胆敢妄進一步，我就殺一雙！」

話完一聲叱喝，大車在前，馬隊居中，人質在後，立從後山的大路放步而去。

吳崑山拔腿欲追，却被石恨天伸手攔住，說道：「他說得出，做得到，由他去吧。」

眼看馬金海已走出十丈遠，果眞如言放掉一名捕快。

就在這個節骨眼上，半空中傳來一聲嬌叱：「找死！」

冷小鳳好妙的身手，人尚在半空中，纖手揚起，颼！颼！兩支飛刀，帶着兩面鳳凰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急射向馬金海。

馬金海睹狀大駭，立以絕命釘反擊，兩種暗器凌空互撞抵消，冷小鳳也勢竭而落。

「給我殺！」

馬金海一聲令下，立有兩顆血淋淋的人頭滾下來。

一顆是捕快的，一顆則是石恨天的一名親信。

冷小鳳又已握好了兩支飛刀，大聲喝道：「馬金海，姑奶奶今天就是拚了這條命不要，也要殺掉你這個無德無義的狗東西！」

石恨天及時止道：「小鳳住手，千萬不可魯莽。」

金鳳凰冷小鳳道：「難道我們就這樣，眼睜睜的看着他揚長而去？」

一條龍恨聲一歎，道：「姓馬的心狠手辣，咱們只好認栽，我們沒有權利，拿別人的性命作賭注。」

遠處，傳來韓師爺呼天喊地的聲音：「你們不要動，求求你們，千萬不要動，不然，我們都會死光。」

冷小鳳聽得直起鷄皮疙瘩，跺脚罵了一聲：「沒有出息！」

爲了人質的安全，石恨天、冷小鳳、吳崑山，誰也沒敢再輕擧妄動。

每隔十丈放一人，很快的，除何婉琳外，所有人質都放光了，馬金海一行數十人，也消失在大家的視綫之外。

吳崑山道：「石兄，現在我們可以追了吧！」

石恨天道：「不必追，前面是斷魂橋，架在兩懸崖之上，馬金海不是傻瓜，一定會破壞掉。」

「可否繞路追趕？」

冷小鳳道：「路是有，繞出這一座山，至少要十個時辰，那時候姓馬的可能已在百里以外。」

老宋是最後被放回來的，道：「沒有錯，橋已經被他毀了，馬金海還叫我帶一句話給大當家的。」

石恨天道：「什麼話？」

「馬金海說，希望大當家的不要去追趕他，彼此一刀兩斷，最好是老死不相往來，一個月之後，他會將少夫人放回來，否則……」

「否則怎樣？說呀。」

「太難聽，我不敢說。」

「沒有關係，你照實說就是了。」

「否則……就要大當家的當王八，抱娃娃。」

石恨天的鋼牙咬得格格作响，眸中一片殺機，聲若悶雷似的自語道：「馬金海呀馬金海，就算你逃到天涯海角，我也要將你碎屍萬段！」

忽見一名手下，雙手捧腹，倒地滾不止，口中僅僅說出一個「毒」字，便七竅流血而亡。

接着，一個、二個、三個……總共才不過一盞熱茶的工夫，全部十二名親信皆相繼毒發身亡，根本連解救的機會也沒有。

冷小鳳簡直要氣瘋了，破口大罵不止，韓師爺戰戰兢兢的說道：「阿彌陀佛，菩薩保佑，可千萬不要給我韓林下毒，從今以後，我一定多做善事，筆下超生，再也不敢隨便敲別人的錢財了。」

金鳳凰冷哼一聲，道：「孽種，再瞎嚷嚷小心我捅你一刀！」

韓林嚇了一跳，馬上閉上了嘴。一條龍石恨天道：「韓師爺，馬家兄弟一向殺人不眨眼，而我們之間又已勢成水火，免不了會有一場生死之搏，你最好領着各位捕快，直接到十里亭相候，屆時石恨天人不能到，屍也一定會到。」

師爺韓林幾時見過這種陣仗，早已魂飛魄散，六神無主，聞言頻頻點頭稱是，領着衆捕快下山去了。

石恨天也親自下山去，買了十四具棺木，鳩工造了十四座墳，直至第二天，才將弟兄們草草安葬完畢。

冷小鳳與石恨天，燒過錫箔香紙，獻上瓜果時饌，並且許下誓願：誓除此賊，誓復此仇！

於是，再度向母親叩別後，石恨天、冷小鳳、與吳崑山踏上征途。

石恨天的心相當沉重，一則此番遞解上京，吉凶未卜，再則母親乏人侍奉，妻子又被人擄作人質，以他一條龍的名頭，如果殺不了馬金海，連自己的老婆都保護不了，豈不要貽笑江湖？是以一路低頭疾行，默不吭聲。

冷小鳳實在憋不住了，首先打破沉默，道：「大哥，有些事已經明白了，有些事還是想不通，你爲什麼有雙重人格，幹採花賊？」

此話一出，石恨天、吳崑山大吃一驚，一條龍指着自己的鼻子，道：「小鳳，妳說我幹採花賊？聽誰說的？」

冷小鳳無比鄭重的道：「是我親眼看見的。」

「在那裏？」

「一處農舍。」

「妳到農舍去做什麼？」

「我是跟踪你去的。」

「可曾跟我說話？」

「沒有。」

「可曾正面照過面？」

「沒有。」

「小鳳，如果大哥的判斷不錯，妳一定是中了馬金海的挑撥離間計，有人穿着我的衣服，幹出見不得人的事，妳却在他的巧妙安排下，作了見證人？」

冷小鳳回想一下當時的情形，道：「事情的確是這樣，只怪小妹太大意，差點做出糊塗事，姓馬的好陰險，他知道不可能同時對付我們兩個人，故而一再施展陰謀詭計，我要是不賭氣下山，事情也許不會糟到這個田地。」

「對了，小鳳，妳爲什麼要下山去，連大哥的喜酒也不吃？」

冷小鳳深情的望了石恨天一眼，道：「還不是爲了你，幹採花賊不算，又娶了別的女人，我怎麼受得了？」

「妳不是決定嫁給馬金海嗎？」

「誰說的？」

「是馬金海親口告訴我的。」

「哼，這傢伙眞不是東西，我和他只有兄妹之情，絕無男女之愛，在大哥結婚的前一晚，他是曾向我吐露過愛意，也因而更加强了我獨自離開的決心。」

「小鳳，妳我心性相若，只知肝胆相照，從不設防，現在回想起來，馬金海營私結黨，中傷分化，看來是早有預謀，當初如與三妹坦誠一談，就不會有成人之美的念頭，自然也不可能與何婉琳匆匆成親了。」

冷小鳳聽到這裏，心中好不懊惱，雙目之中巳滿是淚水，輕撫着石恨天胸膛上的傷口，道：「石哥，我對不起你，還痛不痛？」

百恨天發出一串爽朗的笑聲，藉以冲淡憂傷的氣氛，道：「吳捕頭給我上了絕佳的刀傷藥，差不多巳經全好了。」

冷小鳳昂着頭，不讓眼淚掉下來，咬牙說道：「一切的一切，都是馬金海一人造成的，即使跋涉千里，我也一定叫他付出應有的代價。」

吳崑山是個識相的人，一直跟在二人身後丈許處，未便干擾，石恨天忽然放緩脚步，回頭說道：「吳捕頭，馬氏昆仲，惡跡彰顯，素爲黑白二道不齒，但其行踪一向飄忽不定，可知其巢穴所在！」

稍一尋思後，吳崑山正容說道：「據老夫所知，馬家兄弟爲害的地區，以冀南爲主，間或亦有禍及魯南、豫北、甚至晉東，至於築巢何處，則不甚了了。但馬金海若是東去投奔乃兄，則娘子關爲必經之地，只要逕往此關一查，即使截他不住，也必定會查出一點端倪。」

石恨天聞言精神大爲振奮，道：「吳捕頭之言極是，咱們就這麼辦！」

繞出山徑，踏上官道，經過二天的狂奔苦追之後，第三天，石恨天等三人便來到娘子關。

吳崑山乃官衙捕頭，由他出面向守關的官兵查探，甚爲方便，很快便得到確切的答案。

據守關的官兵說，過關的大車、馬隊不計其數，却並無八輛大車，與數十匹馬隊結伴而行者。

有武林中人出關東去，但皆零零落落，三五成羣，無法肯定馬金海是否夾雜其中。

冷小鳳冰雪聰明，馬上說道：「姓馬的是個鬼精靈，他們一定是經過化裝，化整爲零混出來的，但就不知他們出關多久了！」

吳崑山道：「根據守關官兵的描述，他們出關的時間可能是今天早晨，距現在僅半天之隔。」

石恨天說道：「他們車多馬多，目標顯著，只要方向摸對了，一定可以追得到的。」

一路明查。

一路暗訪。

咬着尾巴，一路追！

終於，在第二天下午，踩上了馬家兄弟的窩。

（下期續完）

民初「追捕」傳奇故事

痴情劫俏嬌娃（上）

雲劍飛·文
可飛·圖

嬌娃鍾情

春雨綿綿，泥土路上滿是泥濘，這是商旅途人最討厭的天氣。

這種天氣討厭之處是：雖然不會將商旅途人的一身上下淋得濕透，但那濕滑泥濘的土路，却令到商旅途人不得不小心行走，以防滑倒，但必然會弄到雙脚鞋褲沾滿泥濘，若一個不小心，滑倒在路上，那就想不變成泥鰍也不成了。

故此，商旅行人寧願天下大雨，那樣，就可以不用上路，窩在客店屋內，就是天塌下來，也好少理了。

當然，亦有人喜歡這種充滿詩情畫意的天氣的，那是另一種人了。

那應該是懷春的少女，風雅的騷人墨客，以及那些有閒情逸緻的富人官宦了。

捕手意亂

懷春的少女獨坐窗前簷下，望着那絲絲細雨，可以憧憬一番，或是充滿希望，或是暗自傷懷；騷人墨客則對之而浮想聯翩，或傷春之消逝，或詠雨之如絲柔情，總之，必得佳作，至於那些有閒情逸緻的人來說，則可以附庸風雅一番，對着綿綿絲雨喝酒，何等風雅？

所以說，每一樣事物必有其正反兩面，就如綿綿春雨，有人討厭也有人喜歡，不過，相信世上大部份勞作之人都不會喜歡下雨天的。

× × ×

蕭原一脚深一脚淺地走在濕滑泥濘的路上，小心翼翼地，以防一個不小心，變成泥鰍，那就狼狽了。

全身上下早巳沾滿了雨絲，一雙脚更是不忍卒睹，滿是泥漿，而路上却只得他一個人，孤零零地在濕滑的泥濘路上掙扎着。

抬頭望一眼隨着春風斜飄下的絲絲細雨，再望一眼渺無人跡的前路，蕭原不由蹙起雙眉，發出一聲無可奈何的嘆息，繼續小心地向前路走去。

在如網如霧的雨絲中向前望去，前路就像沒有盡頭一樣，蕭原不禁又發出一聲無聲的苦笑。

這條路是通向東涌——一個不大不小的墟鎮的，而蕭原正是要在今天趕到東涌去，否則，就來不及祝賀及參加東涌鎮首富艾百年的壽誕了。

因爲明天早上十時正，就是艾百年的七十壽辰，既然應邀去賀壽，說什麽也要在壽星壽辰之前，拜賀一番，那才不會失禮，這也就是蕭原硬着頭皮冒雨趕路的原因。

說起來，蕭原根本就不認識艾百年其人的，純是因爲在兩年前，艾百年的唯一愛孫艾家寶被一帮匪徒擄走，勒索大洋一萬塊，艾百年忍痛設法籌足一萬大洋，但匪徒却收了贖金不放人，竟然將艾家寶變成了搖錢樹，要艾家再多交五千塊大洋贖金才肯放人，艾百年又氣又怒又驚，但命根子在匪徒的手上，加上他又是一個守財奴，於是忍痛再籌足五千塊大洋，可是，這一次匪徒收了錢後，交回給艾家的却是艾家寶的一具屍體！

面對着艾家唯一傳宗接代的命根艾家寶的屍體，艾百年悲憤哀痛得差一點咽了氣，一口痰湧塞在喉頭，昏了過去。

原來，艾百年的獨子——艾家寶的父親在十年前經巳因病過世，翌年艾家寶的母親也因悲傷過度而病亡，而艾家是三代單傳，白頭人送黑頭人巳令到艾百年悲傷不巳，尚幸還有一位愛孫可以接續艾家香火，不致絕後，那知道却又死了，這眞是名符其實的斷子絕孫了，這叫艾百年怎能忍受得了？

就連鎮上的人也替艾百年叫屈——天公無眼！

艾百年雖是東涌的首富，却不是爲富不仁之輩，自他接掌艾家財產之後，一直樂善好施，修橋舖路，賑災濟貧，鎮上的窮苦人家，有那一個沒有受過他的恩惠的？鎮上的人都稱他爲艾善人而不名，可見對他的尊敬。

而方圓百里之內，他也是出了名的大善人。

一生爲善，却落得斷子絕孫，難怪鎮上的人要替他叫屈了。

艾百年因睹愛孫慘死——從殘缺的屍體看來，可能是從高處摔墜下來跌死的，一切的希望皆隨之幻滅，就算有金山銀海，雙腿一翹之後，還不是烟消雲散，後繼無人了？

是以，他不但因唯一的愛孫之死而豁然徹悟，也恨死了那帮害死他愛孫的匪徒，他發下重誓，不惜散盡家財，也要將那股匪徒繩之於法！

結果，由道上有名的捕手蕭原追索三百里，左臂上挨了一槍，但却將五名主犯全部擒獲，至今仍在省城監牢內「享受」那鐵窗風味。

艾百年總算出了一口鬱氣，自是對蕭原感激不巳，送了五千塊大洋給蕭原，而且還將一半家財捐出來，賑濟附近百里內的窮苦人家，艾百年這種善舉，令到蕭原對他頓生好感，而他亦慨然拿出三千塊大洋來周濟鎮上的孤寡貧苦。

兩人因此亦互相敬重，而成了朋友。

所以這一次艾百年七十大壽，派人來邀請他，他一口便答應下來。

若不是這幾天一直春雨綿綿，路上難行，他早巳趕到東涌了。

一陣蹄聲與車聲從後面傳來，蕭原忙好奇地扭轉頭朝後面望一眼，却差一點滑了一跤，急忙揚動雙手，才算穩住身形。

原來後面來了一輛馬車，由於路上濕滑泥濘，故此速度也不敢太快，但巳到了蕭原的身後，爲恐被濺上一身泥漿，蕭原急不迭朝路旁閃避開去。

他才閃開，馬車巳從他身邊馳過，仍有幾點泥漿濺到他的身上，這是怪不得趕車的，蕭原也不好發作，唯有露出一抹苦笑。

這是一輛有車廂的馬車，不但馬蹄車輪沾滿了泥漿，連車廂壁也濺滿了泥漿，車前坐着一個頭戴雨笠簑衣的趕車漢子，由於頭臉被雨笠遮着，所以看不到那趕車漢子的模樣，但蕭原從這輛車巳看出馬車的主人定是富裕人家，因爲在當時，一般的人家根本就不可能擁有一輛馬車。

奔馳的馬車在經過蕭原身邊時，忽然停下來，蕭原不由亦警惕地停下脚步，望着馬車有何動靜。

幹他這一行的，惹上的仇家不少，隨時有殺身之厄，若不時刻小心提防，就算有九條命，也早巳經喪命了。

車前的趕車漢子扭轉身向着蕭原，將笠沿朝後一推，上下打量了蕭原兩眼，展露出一抹笑容。「朋友，可是到東涌爲艾老太爺拜壽的？」

蕭原這時一隻手巳貼在腰間，若有風吹草動，他自信對方的動作肯定快不過他，瞥了一眼那趕車漢子粗糙黝黑的臉容，友善地點點頭。「不錯，朋友也是趕去給艾老太爺拜壽？」

趕車的呵呵笑起來。「這條路只能夠通到東涌，這樣討厭的天氣仍趕路，若不是怕趕不上明天艾老太爺的壽辰，才不急巴巴地冒雨趕路，朋友你不也是麽？」

蕭原不由暗中鬆了口氣，但仍然沒有放鬆警惕，眼光一直罩着那關得密密的車廂。「這樣說來，朋友，咱們可是同路的啊。」

蕭原亦露出笑容。

驀地車廂門半開，露出一截身形來，脆聲道：「松叔，你在與誰說話？」

那趕車的漢子伸手一指蕭原道：「小姐，那位朋友冒雨趕路，一身泥濘，亦是趕去替艾老太爺拜壽的，這種討厭的天氣弄到路上眞難行，所以我想……」

那從前面車廂門探出半截身來的，聽聲音就知道是一位少女，這時巳扭轉身來，望着蕭原，看到蕭原那一身泥漿的狼狽相，忍不住「咭」地一聲笑出來，但立刻就伸手掩住了嘴巴，臉上浮上一抹紅雲。

蕭原一眼看到那少女，雙眼爲之一亮

，心頭也沒來由地跳動了一下。

那少女生得好秀美，鵝蛋臉，膚白如脂，雙眼水靈靈的，配上那秀氣的鼻子，弧度巧美的嘴唇，每一樣皆配合得恰到好處，蕭原走南闖北，到過的地方亦不算少，見過的少女自然也很多，但要算眼前這位姑娘最秀美了，難怪他也爲之「怦」然心動了。

那少女是因了蕭原的凝望而臉紅的，忙閃開目光，朝那趕車的松叔道：「松叔，何不載他一程，否則，只怕這位大哥趕到東涌，變了一條泥鰍了。」

說時又閃了蕭原一眼，忍不住又笑出聲來。

蕭原這時候就像中了邪般，目光發直，一直沒有離開過少女那秀美的顏面，令到那少女的臉上更紅了。

趕車的松叔「哈」地笑道：「小姐，我正有此意，小姐既然這樣說，那就載這朋友一程了。」

少女點點頭，又閃了蕭原一眼，才縮回車廂內，將門拉上。

蕭原立時如有所失般，心中感到一陣空虛。

「唏，朋友，若不嫌顚簸，請坐上車來，載你到東涌好麼？」松叔的一聲叫，才將他的魂魄驚得歸了位。

蕭原臉上不由一熱，暗自道：「我這是怎麼哪，失魂落魄的。」心中却一喜，忙大聲應道：「固所願也，不敢請耳。」

趕車的松叔笑道：「朋友，那還站着幹麼？」

蕭原歡應了一聲，急急走向馬車，差一點滑倒，松叔忙叫道：「朋友，小心路滑。」

攀着車沿，蕭原一縱身坐了上去，與松叔並肩而坐。松叔一抖韁繩，吆喝一聲，馬車又朝前馳去。

松叔一邊小心駕着馬車，一邊道：「朋友怎樣稱呼？」

蕭原隨口答道：「我叫蕭原。」

那知馬車却驀地一下子猛停下來，松叔一雙眼睜得滾圓，上下直打量着蕭原，驚詫地道：「你就是兩年前替艾老太爺將那帮可惡的匪徒全數抓獲，關在省城監牢的蕭原？」

蕭原在冷不防之下，差點沒有從車上顚撲到地上，穩住身形，不解地望着松叔。「怎麼哪，有什麼不對？」

松叔連連上下打量着蕭原，喃喃道：「你眞是那位名捕手蕭原？」

蕭原啼笑皆非地點點頭說：「如假包換！」

松叔眨了眨眼，神色興奮地道：「原來你就是蕭朋友，我阿松是久聞大名了，想不到今日這樣巧，遇上你，哈哈，眞是太高興了！」

蕭原正想說什麼，身後的車廂門已打開，那位少女又探出頭來道：「松叔，怎麼又停下車來？你剛才說什麼？」

說時偷瞥了蕭原一眼。

松叔忙歉然但又興奮地道：「小姐，剛才我是在乍然知道這位就是兩年前替艾老太爺將那帮匪徒一網成擒，道上有名的追捕手蕭原，震驚之下，不自覺將車勒停，請小姐不要責怪。」

那少女一聽，失聲道：「他就是蕭原？」一雙水靈靈的大眼注視着蕭原的側面，臉上的神色是既欽敬又崇拜。

松叔忙迭聲道：「他正是蕭原，一點不假。」

少女崇拜地道：「蕭……大哥，想不到是你，小妹久聞大名，那一次的事小妹曾聽松叔說過，你可否再詳細說一遍，也好消解路上的煩悶？」

蕭原瞥了那少女一眼，止不住心頭又跳了起來，舔舔嘴唇，道：「這位姑娘，那只是小事一件，沒有什麼好說的。」

那少女眼中光彩四射，懇求道：「蕭……大哥，那樣驚險刺激的事，你也說是小事一件，不值一說，那請你說一件你認爲值得一說的事，好麼？」

少女說時歪着頭，斜睇着他，那模樣既嬌憨又可愛，相信就是鐵石心腸的人，也忍不住心跳起來，蕭原這時的一顆心正在跳起來，臉上也有點熱。

這時松叔又已催動馬車，馬車在如簾似幕的雨中奔馳着，雨絲飄在蕭原的身上臉上，也飄落在少女的髮上臉上，猶如綴上了一頭閃亮的珠子，亦增嫵媚。

「蕭朋友，小姐對你的驚險事跡心儀已久，你就揀一兩件驚險的事說給小姐聽吧。」松叔也帮腔。

蕭原不是一個自吹自擂的人，但這時只好不大自然地道：「既然兩位都要我說，那我就說一下艾老爺子那回事吧，相信有很多你們是不清楚的。」

少女一聽，笑容就春花一般在臉上綻開來，高興地說道：「蕭大哥，那你快說吧。」

松叔則無聲地笑着。

蕭原拿眼瞥了那少女一眼，見她正專注地凝視着自己，心頭不由又大跳了一下，忙收攝心神，略爲想了一下，於是將艾老太爺兩年前因愛孫被綁匪所殺，憤而懸賞緝拿那帮匪徒，自己怎樣歷險追踪三百里，終於將五名匪徒一網成擒的經過，詳細地說了出來。

少女神情專注地聽着，當聽到蕭原怎樣冒險追尋匪踪時，她緊張得連大氣也不透，雙眼更是眨也不眨，當蕭原說到擒捕五名匪徒時左臂在槍戰中受傷，她的臉上也變了顏色，差點沒有叫出聲來，忙用手掩住了微張的口，最後，當蕭原說到五匪舉手就擒時，她不由長長吐口氣，臉上露出歡欣欽佩的神色。

松叔亦邊趕車邊津津有味地聽着，不過神情不像少女那樣緊張及變化多端。

蕭原將經過說完，馬車也馳到東涌鎭，轉入了鎭口，一直朝鎭南頭艾家馳去。

雨仍然下着，天色亦已黑下來，已經是傍晚時份了。

「蕭大哥，你眞了不起。」少女在蕭原述說完畢時，由衷地讚嘆出聲。

這一次少女在說「蕭大哥」三個字時，已說得很自然，但蕭原聽在耳中，心頭又大大地跳了一下。

「姑娘，你過獎了，我只不過是個平常人，沒有什麼了不起，而又別無所長，只好幹上這行玩命的行當。」蕭原心中感慨頓生。

少女却搖搖頭道：「蕭大哥，這正是

你了不起的地方，你冒着生命危險捕捉那些連大兵也奈何不了的悍匪巨盜，可說爲地方除害，單是這一份勇氣，就令人欽佩，小妹覺得你不但了不起，也很偉大。」

蕭原聽得心頭熱乎乎地，眞想伸手去執住少女的那雙手，幸好他一向理智冷靜，及時壓抑下那股衝動，吶吶着道：「姑……娘……還未請請教……怎樣……稱……呼。」

少女嫣然一笑道：「小妹蘭若。」

蕭原一聽，暗忖道：「眞是人如其名。」咀上忙道：「原來是蘭君姑娘。」

「吁！」」倏地松叔將馬車勒停，原來已來到艾家大門前。

天雖然仍在下着雨，但艾家內却熱鬧得很，門前已點起一對寫上大紅壽字的大燈籠，大門內不時傳出來喧笑聲，一名管家模樣的中年人在馬車停下時，從大門內急步迎了出來，一眼看到從車轅上跳下地來的蕭原，忙露出親切的笑容，急速上前兩步，迭聲道：「蕭爺，你可來了，老太爺剛才還在叨念着蕭爺你爲何還未來，這不是來了麼？路上辛苦了。」

原來這位穿上夾袍長衫的中年人，正是艾家的管家艾升，自然認識蕭原，難怪他對蕭原這樣親熱了。

蕭原忙亦抱拳笑道：「艾管家，有勞老太爺掛念，陰雨連綿，路上難行，要不是這位大叔在路上載我一程，只怕現在還趕不到來。」

這時松叔已跳下車來，並推開車廂門，那位少女一頭鑽了出來，輕巧地跳落地上，艾升一眼看到，忙轉身朝着少女蘭君笑道：「表小姐也來了，這可是眞巧啊，老太爺最巴望的兩個人居然一起來了，而且是同乘一輛車，兩位快請進去。」

說着正轉身伸手肅客，目光瞥到蕭原一身泥濘，忙道：「蕭爺，快請進去洗把臉，換件乾淨衣服。」

蕭原點頭不迭，巴不得趕快換件乾淨衣服。

蘭君的臉却紅了，那是因爲艾升說的那句話：「而且是同乘一輛車」，幸好天已入黑，看不清楚她臉上的紅暈，但也羞怯得微垂下頭來，偷偷瞥了蕭原一眼。

幸好蕭原亦閃了她一眼，四道目光相觸，兩人不知怎地，却像觸了電般，心頭「砰砰」跳動，蘭君一張臉變得又紅又熱，頭垂得更低了。

蕭原亦是臊得臉上一熱，急不迭將目光移開，當先向大門內走去。

幸好艾升與松叔沒有留意到兩人尷尬的神情，否則，蕭原眞會窘得無地自容。

× × ×

艾老太爺年紀雖老，但却精神健旺，腰板挺得筆也似直，坐在椅上，看上去絕不像一個古稀老人。

蕭原與蘭君分坐在艾老太爺左右兩邊的椅上，蕭原不但換過了一身乾淨衣衫，也吃飽了肚子，顯得精神奕奕。

蘭君也換過了一套月白色，剪裁合體的衫裙，更顯得她清麗脫俗得有如出水芙蓉般，引得蕭原的心止不住「怦」然跳動起來。

艾老太爺看到兩人，高興得直捋着頷下的白鬍子呵呵直笑，看看左邊，望望右邊，一雙眼瞇成了一條縫。

「蕭老弟，見到你眞高興，這樣的天氣你還巴巴地趕來，太辛苦了。」

蕭原忙欠身恭敬地道：「老太爺七十大壽，就算天上下冰雪，我也非趕來恭賀不可，老太爺你太客氣了。」

「嗯，我也知道蕭老弟你不是那種世俗之人，我也不再與你客氣，」艾老太爺接轉對蘭君道：「蘭君，怎麼只得你一個人來？妳娘呢？」

蘭君忙欠身肅容道：「老太爺，娘她老人家本要來的，却因近來天氣乍暖還寒，不小心着了寒，這兩天頭昏昏的，硬是起不了床，姪孫女只好一個人趕來爲老太爺你老人家祝壽了。」

原來蘭君的娘乃是艾百年的姪女兒，說來也有五十歲了，早年嫁到百里外的清河鄉，夫家姓葉，亦是清河鄉的大戶，其夫葉竹軒，却不幸早逝，遺下孤寡三人，蘭君下面還有一位弟弟，總算後繼有人，由於家道富裕，倒也不愁衣食。

艾百年自兒孫死後，這位遠嫁到清河鄉的姪女及是至親至近之人，難得蘭君又生得這樣秀麗可人，所以甚得艾老太爺的喜愛。

當下艾百年收起笑容，關切地道：「蘭君，可有給你娘看醫生！」

蘭君雙眉輕攏，那模樣眞叫人着了油然生出憐意，蕭原此刻看到她那樣子，不其然生出憐惜之意，但又不敢正眼看她，只好時不時閃眼瞥她兩眼。

「多謝老太爺關心，據村中的張醫師說，娘只是感了風寒，吃幾帖藥，躺幾天就沒有什麼大礙了。」蘭君幽幽地說着，瞟了蕭原一眼，恰好蕭原也閃眼瞥她，兩下裏目光相觸，兩人心頭鹿撞，各自急不迭將目光偏開。

「嗯，這我就放心了。」艾百年接道：「仲源在省城念書，學業好麼？」

蘭君答道：「他來信說明年準備投考大學，或是到外國去讀書，娘喜歡得不得了，却不讚成他去外國，是怕他將來會變成一個假洋鬼子。」

艾百年聽得開心地呵呵笑起來。「蘭君，以前正培不也是直嚷着要到外國讀洋文，說什麼外國一切都比這裏好。學成回來可以振興中國，唉，可惜他……」說着神色黯然下來，刹那間那挺直的腰板彎了下來，顯得蒼老了不少。

原來他口中所說的正培，正是他那被綁匪害死了的唯一愛孫，自然勾起了他心頭的傷痛，蕭原很明白艾百年此刻的心情，也很同情他，忙安慰他道：「老太爺，你……」

艾百年腰板一挺，黯然傷悲的神色一掃而空，開朗地笑着道：「蕭老弟，很多謝你，這兩年來，我已看開了，難得蕭老弟你冒雨趕來爲我這老不死的拜壽，咱們還是說些高興的話。」

一頓轉對蘭君道：「蘭君，聽說你在半路上遇上了這位在道上鼎鼎有名的追捕手，還載了他一程，這眞是太巧了。」

蘭君聽着，一張臉沒來由地紅起來，忙垂下頭來。羞澀地道：「是松叔看到這位蕭大哥，說是同路，路上又這樣難行，所謂與人方便，自己方便，載蕭大哥一程

是應該的。」

艾百年呵呵地笑道：「蘭君，我這位蕭老弟幾時變成了妳的蕭大哥，呀，呵呵呵……」

蘭君一聽，躁得連脖子也紅了，頭垂得更低，嬌嗔地跺着脚道：「老太爺，我不依，你笑人家……」

艾百年看到蘭君那嬌憨的樣子，開心得開懷大笑起來：「這丫頭就是臉嫩，蕭老弟，你看看她那樣子，呵呵……」

蕭原看到兩人的樣子，亦不由笑了起來，拿眼望一下蘭君，恰好她也抬眼望向他，兩下裏目光相觸，蘭君羞極地急將頭垂下來，蕭原亦尷尬地將目光閃開，笑得有點傻乎乎地，看得艾百年也笑得差點喘不過氣來。

× × ×

艾百年的壽誕從早上十時開始，接受親朋戚友的祝賀，鎭上的人感念他的恩德，亦紛紛趕來向他祝壽，那種場面說多熱鬧就有多熱鬧，一直鬧到正午時份，才算祝壽完畢。

而艾百年也很慷慨，自十時祝壽開始，在家內家外擺開了流水席，不論是否來祝壽的，一律招呼吃喝，只要你坐下來，湊够一席人數，便立刻有人將吃的喝的捧到席上，任你吃喝個够。

蕭原自然也恭恭敬敬地向艾百年祝壽拜賀一番。

這一天雖然天陰，但却沒有下雨，總算天公作美。

而艾百年這位壽星公也整天笑得合不攏咀來。

吃過壽酒之後，蕭原本來想向艾百年辭行，但却給艾百年堅留下來，所謂盛情難却，他只好答應再留兩天。

實則，他是想多見蘭君幾面，這種心情，連他自己也弄不懂怎會產生的，總之，艾百年壽誕這一天只見過蘭君一面，他的心中一直耿耿於懷，眼前總是浮現出蘭君的倩影，渴望能够再見到她。

晚上，躺在床上，却怎也睡不着，耳中聽着那惱人的「瀝瀝」雨聲（雨在壽筵散了之後又下起來了），他心中就像窗外的雨絲般煩亂，眼前不期然又浮現起蘭君那秀美的臉影，驀地，他的心神霍地一震，猛地從床上挺身坐了起來，自己問自己：「莫非我愛上了她？」

這個問題，在他心中閃過，令到他一顆心跳起來，一時間呆怔住了。

無可否認，蘭君確實深深地打動了他的心，他自問活到這樣大，見過的女孩子也不少了，却還未有一個像蘭君這樣令到他一見難忘，今晚還輾轉難寢，這不是對了情還是什麽。

想到這裏，他的心跳不由加速起來，但立刻，他就極力壓下這股意念。

他是想到自己幹上這種隨時有生命之危的行業，實在不該有家室之念，那只會累己累人。

發出一聲無聲的嘆息，他重新又躺下來，努力將浮垷在眼前的蘭君的倩影揮去，但却做不到，這令到他苦惱煩亂得徹夜不能成眠，直到鷄啼聲聲，才朦朦朧朧闔上了眼。

朦朧睡夢中，他發覺自己正與笑臉如花的蘭君手拉着手，走在春花怒放的田野上，就好像身上長了翅膀般，雲一樣輕飄地奔行着，幸福地笑着……驀地，蘭君發出一聲尖厲的叫聲，倏忽間從他眼前消失了……

他的雙眼猛地張開來，這才發覺天已亮了，適才自己只是發夢，夢中蘭君發出的那聲尖厲叫聲，原來是窗外不知什麽人叫出的，將他從睡夢中驚醒過來。

他的心仍然「砰砰」地跳着，撑起身來，一時間弄不淸外面發生了什麽事？

及至一陣哭喊聲傳入來，他才醒覺到外面可能發生了什麽事，忙從床上跳下地，匆匆穿上衣褲，開門走出去看一下發生了什麽事。

循着哭喊叫嚷聲一直往後面走去，沿途看到一些男女慌慌張張地往後面跑去，忙伸手一把抓住一個老頭的肩衣，急聲道：「發生了什麽事？」

那老頭拿眼望了一下蕭原，認出他是艾老太爺的貴客，擧袖擦一下眼睛，驚急傷痛地說道：「聽說老太爺……他……他死了……」

蕭原一聽，恍如頭上响了一起焦雷，雙眼發黑，神情猛震了一下，鬆開那老頭，一言不發，急奔向內。

那老頭立時亦發足向內奔去。

× × ×

一片哭喊悲嚎聲從艾百年的寢室前傳開來，圍了一大堆人，蕭原老遠看到，心裏便凉了一截，脚步更急，雙手撥開人羣，擠了入去，耳中聽到人羣中女哭男嚎之聲，心頭更急，好不容易擠到寢室門前，一眼看到室內有幾名婦人在悲哭着，有兩名中年男人手足無措地站在床前，他一眼便認出那兩人正是管家艾升與管帳的艾文成，這兩人自艾百年的兒孫死後，可說是他的左右手，艾家的內外事情，皆是這兩人打理。

蕭原像一陣風般衝內了寢室內，劈頭一句問道：「發生了什麽事？老太爺怎麽了？」

艾升淚流滿臉，帶哭地道：「蕭爺，老太爺死了……」

雖然已經知道，但聽艾升親口說出，蕭原難免心神俱震，疾聲道：「老太爺好端端的，怎會死的？」

說着猛地閃身衝向床前，艾升艾文成急不迭左右讓開。

床上，艾百年直挺挺地躺着，露出被子外的上半截身滿是血漬，原本紅光滿面的臉上，灰敗一片，皺紋堆叠，張口睁眼，那模樣任是誰也看出，他是死不瞑目，而胸前那一灘已凝結了的血漬，好明顯是被當胸刺了一刀要命的，而且已經死了有一段時候。

蕭原只看得血脈賁張，這樣的一位行善積福的老人，竟然落得這樣的下場，而且還是在七十壽辰過後的晚上被人殺死，難道天公無眼？鼻管一酸，蕭原的眼中也隱現淚光。

一位行善積德的老人，竟然不得善終，這實在太不公平了，也令人氣憤，行兇者竟然對一個老人下得了這樣的毒手！

強壓下心中的悲痛憤慨，也不理會耳邊傳來的陣陣哭泣聲，蕭原仔細地察看着

床上的情形。

「蕭爺，老太爺死得這樣慘，請你一定要查出那喪心病狂的兇手是誰，蕭爺，就算我求你。」艾升說着忽然跪了下來。

蕭原急忙偏開身，一把將他扯了起來。「艾大叔，別這樣，難得老太爺將我當子姪般看待，而這件慘事又叫我遇上了，我怎會撒手不管，說什麽我也要將那兇手揪出來，讓老太爺在天之靈得到安息。」

艾升感激得涕淚交流，又要跪下去，被蕭原硬是扯着，才跪不下去。

「蕭爺，依你看，兇手會是什麽人？」艾文成亦是雙眼紅紅的。

「暫時我也說不出什麽，不過，我會盡我所能，將行兇者找出來的！」蕭原說看瞥一眼在靠窗那一角或站或坐，悲泣哀哭不已的那堆婦女一眼，發現蘭君也在其中，聳動着雙肩，哭得像個淚人一樣，心中不由一陣絞痛，他的心神又亂了起來，吸口氣，對艾升道：「艾大叔，可否請貴眷先出去一下？」

艾升連忙道：「可以，我這就去請她們出去。」

說着走到那堆婦女中的一名中年婦人面前，恭敬地低聲說了幾句，那婦人頻頻用手巾抹淚，點點頭，當先站了起來，率領一大羣婦女，走出房去。

蕭原默默地瞥着看蘭君垂下頭的絕俏的身形向外行去。驀地，她將頭抬起來，扭頭飛快地瞥了蕭原一眼，忙又將頭垂下，走了出去。

蕭原的心頭大大地震動了一下，看到蘭君那張梨花帶雨般的悽楚臉容，沒來由地，他的心痛了起來。

壽星被殺 情刑倩女

房內的人走了出去之後，便淸靜下來，蕭原也就收拾起心緒，仔細地檢看起艾百年的屍體來。

艾百年的致命傷正是胸前那個業已凝血的傷口，傷及心臟，以致喪命。

「艾大叔，怎樣發現老太爺死去的？」蕭原挺起腰來，吐了口氣，他的心中有太多的疑問。

艾升想了一下，說道：「聽說是今早阿才照常去服侍老太爺起床，却聽不到老太爺的聲息，平時，老太爺是風雨不改，天一亮就起床，所以阿才起了疑，拍門又無人應，心中着慌，忙放下洗臉水，跑去將長工阿牛叫來，兩人合力將門撞開，就發現老太爺胸前盡是血。兩人大驚之下便叫了起來，驚動了各人，忙跑來看一下，發現老太爺已經死了……」

「沒有人聽到老太爺臨死發生的叫聲？」蕭原盼切地望着艾升。

艾升望一眼艾文成，悲戚地道：「文成，你有沒有聽到老太爺的房中有叫聲發出？我就聽不到，也有否聽誰說聽到。」

艾文成搖了搖頭道：「我也聽不到有人說聽到，若是有人聽到，一定會說出來的。」

蕭原困惑地抓抓頭髮，因爲據他所知，一個人在猝然遇襲之下，雖然傷及要害，立刻死去，但總會發出叫聲的，在靜夜中，叫聲應該份外刺耳，不可能不驚動別的人，但却誰也沒有聽到叫聲，那怎樣解釋？

他的目光游移着，當落到艾百年張開的嘴時，心頭一動，恍然明白了爲何屋內各人聽不到艾百年的叫聲的原因了。

因爲艾百年確是有叫過，但却叫不出聲，絕無疑問。是因爲他張口欲叫時，口已被人捂住了，所以叫不出聲。

想通了這一點，另一個疑點又來了，房門既是在裏面閂住的，兇手肯定不會從前面進出，唯一的解釋就是，兇手是從敞開的窗口潛進來的。而房中只有兩個窗口，一個在床頭這面，另一個在床對面，幸好昨夜一直下雨，兇手若是從窗口進來的，肯定會留下痕跡。

他先走到床對面的窗口在窗沿上看了一下，再探頭向窗外的地下察看，發現不到什麽，於是再走到床頭那面那個窗口查看，人還未走到窗前，他已一眼看到窗沿上有一個不完整的泥印，心頭不禁跳動起來，探頭出窗外朝地上仔細一看，心跳更急，因爲他一眼就看到窗外地上有四五個凌亂的足印，而窗外地上的泥土，正與窗台上那個泥印是同一樣的泥土，這就證明兇手是從這個窗口潛進來的。

可惜房內由於有太多的人進來過，地上的足跡凌亂模糊一片，分不出是誰的脚印，這是他早就料到的，所以他也不大重視。

「蕭爺，發現了什麽綫索？」艾文成走近蕭原的身邊。

艾升也走到窗前。

蕭原望一眼陰沉的天色，指一下窗台上的痕跡，再指着窗外地上的脚印，對兩人道：「若是我沒有看錯，兇手是從這個窗口潛進來的。」

艾升與艾文成皆看到了，臉上同時露出佩服凝重的神色，互相看了一眼，艾升嘟喃地道：「還是蕭爺經驗豐富，終於發現了踪跡，幸好自半夜起，直到現在，沒有再下雨，否則，就會將這些痕跡都冲毁了。」

「蕭爺，咱們現在出去看一下，順着脚印追尋下去，看看那兇手走向那裏，否則，一下起雨來，就不能再追尋下去了。」艾文成一臉焦急地抬眼望着黯灰灰的天空。

「好，咱們就出去看一下。」蕭原說着手按窗台，一縱身跳了出去。

艾升與艾文成却不敢，從門口走出來，繞到那窗下，蕭原已聚精會神，跟着那些的脚印，一直朝前走去。

兩人立刻跟了上去。

幸好那裏的地上盡是泥土地，蕭原順着那些脚印一路跟尋下去，不知不覺間，來到一排房屋前面，脚印也忽然消失了。

蕭原抬眼望一下那排房屋，已知道這排房屋是什麽人住的，這時候這排房屋靜悄悄地，一個人影也看不到。

直到艾文成兩人走到來，他才問道：「兩位，這排房舍是否長工住的？」

艾升搶着回答：「是，這幾間屋一共住了十一位長工，蕭爺……」

蕭原神色凝重地道：「艾大叔，最近可有請新長工？」

艾升想也不想就說：「兩個月前請了

一個外地來的長工，叫李亞水。蕭爺，你懷疑兇手是他們其中的一個？」

蕭原吁了口氣，指一下最接近屋子的最後一個脚印，凝重地道：「兩位着到沒有，脚印到此沒有了，這只有兩種解釋，一是兇手潛回屋內，所以脚印也就消失不見了，二是兇手故意繞到這裏，目的是將我們引入歧路，只有這兩個可能最合理的了。」

艾升艾文成兩人仔細地看過了地上最後的脚印後，聽了蕭原的話，兩人互覷一眼，神色凝重地道：「這還要蕭爺你費神追查下去，弄個水落石出了，我兩個都不大懂這方面的事情，總之一切拜托了。」

蕭原摸着下頷，目光在那排房屋掃來掃去，低聲對艾升兩人道：「兩位，平時可有發現長工中有可疑的人？那位新來的長工有沒有值得可疑的地方？」

艾升搶先答道：「這一方面我比較清楚，除了那位李亞水之外，他們都是本鎭人氏，最久的起碼做了十年，最短的也有五六年，他們都是道地的老實人，至於那位李亞水，據說是外縣逃荒來的，生得牛高馬大，幹活很落力，就是脾氣壞一點，看不出有什麽可疑的地方。」

「阿升，知人口面不知心，」艾文成忽然神色一振，興奮地道：「地上既然留有脚印，咱們只要將他們召集起來，要他們逐個走前去對一下，看那一個的脚形脗合，不就知道誰是兇手了麽？」

「嗯，這倒是個好主意，乾脆將所有的男丁召集起來，逐一對印，豈不是更好嗎？」艾升首先讚成，「咱們先上去對一下。」

說着首先將脚放到地上那個脚印上，却不脗合，他放鬆地吐了口氣，走開一步，跟着是艾文成，也不對脚印，蕭原只好也走前去將脚輕輕放落那個脚印上，亦是不對。

不過，蕭原是有點不同意艾升這個辦法的，因爲表面上看來，用脚印來對證兇手，不失是一個辦法，但却有可能那是兇手嫁禍之計，那就冤枉好人了，但在目前，這倒是一個辦法，所以他沒有反對。

證明了他們三個人沒有嫌疑，艾升便欲去將艾家內的所有男丁召來，那知道天上却淅淅瀝瀝地下起雨來，艾文成不由頓脚道：「遲不下雨，早不下雨，偏偏這時才下雨，連天公也不作美，這個辦法看來是行不通了。」

他的話才說完，雨勢却大起來，不像往日那樣，只是下着絲絲細雨，雨點打在三人身上，三人只好奔到那排房屋的簷下，暫避雨勢，艾升懊惱得直咬牙，只差沒有罵出來，眼看着大顆大顆的雨點打落在地上，瞬眼間，將地上清晰的脚印弄得一塌糊塗，再也分辨不出了。

「他媽的連天也不開眼！」艾升終於罵出聲來。

蕭原却望着越下越大的雨勢，雙眼定定地，似乎出了神。

事實上，他腦子中一直在想着：目前發現的脚印肯定是兇手留下的，但世間上再蠢再笨的兇手，也不可能留下這樣明顯的綫索而不加以消毀。這會不會是兇手故意留下來的？目的是引他們走上歧路？又會不會是兇手殺人後，由於太驚慌，驚慌到忘記將留下的痕跡消滅？

但他馬上就否定了自己這種想法。

因爲從殺人者那種乾淨俐落，一刀畢命的手法及曉得將艾百年的嘴巴捂住，不讓他發出叫聲這兩點看來，兇手無疑是處心積累，設想周到，冷靜狠毒的，那就絕不可能會驚慌而留下痕跡。

想到這裏，他長吁了口氣，也不再因這場雨將地上的脚印冲洗去而可惜了。

適才，他確是感到可惜的，因爲這畢竟是兇手留下的唯一綫索。

跟着他再想下去：兇手爲何要殺艾百年？是仇殺抑是爲了其他的原因？

還有，兇手爲何要擇艾百年七十大壽過後的當晚殺他？莫非其中別有隱情？

驀地，他的心頭動了一下——莫非這是爲財殺人？

這個可能性是最大的，艾百年三代單傳，兒孫巳死，只留下一個寡媳，只要他一死，他族中的那些子姪輩就可以瓜分他的家財，而一個婦道人家，又是外姓人，在那時候根本是作不了主的。

而據他所知，艾百年生平行善無數，不可能得罪了什麽人，非要殺他不可。

於是，他認爲爲財殺人的可能性最大，決定從這方面追查下去，當然，那班長工也要查一下，因爲綫索是指向那裏，何況，世間事無奇不有，這是說不定的。

天上的雨仍然下着，而且有滂沱之勢，莫非天公也爲艾百年之死而一灑同情之淚？不管是什麽，他却知道，這一場雨之後，天會有一段時間放晴，這是可以肯定的。

晴天，對他的偵查行動總是有利的，他不由精神一振，暗中發誓一定要將殺害艾百年的兇手找出來，否則，天理何在？

× × ×

艾百年的葬禮在他被殺害後的第三天舉行。這是因爲天氣的關係。

春天乃是萬物萌芽的季節，一具屍體在這種天氣中，自然亦很容易變腐，若是因此而引起疫症，那就不好了。

這是艾百年的屍體早早下葬的原因！

由於艾百年在生前早就預備了一應的壽材壽物，所以不用再張羅殮葬之物。

出殯的這一天，眞是萬人空巷，場面浩蕩，艾家上下人等不要說是全體出動，東涌鎭上的人幾乎也全體出動，扶老携幼，列隊送葬。

鎭上的人大部份受過艾百年的周濟及好處，那一個不感念他的恩德？就算是沒有受過他好處的人，也感念他的善行，所以，這一天鎭上的店舖全關了門不做生意，皆懷着悲戚的心情去送葬。

蕭原自然也有參加。

趁這機會，他對於艾百年的那些子姪輩特別加以注意及觀察，同時，對那位李亞水也留上了心。

送葬的隊伍足有兩三里長，場面極之「壯大嚴肅」，據鎭上一些年紀不比艾百年小的老人說，可說是空前絕後。

這三天以來，蕭原一共只見過蘭君兩次，兩次皆沒有說過一句話。

葬禮完畢之後，艾家又擺開了流水席，招呼那些送殯的人。

這是艾百年那位寡媳馬氏的主意。

蕭原無心吃喝，一個人回到客房中，躺在床上，也沒有點燈，睜着雙眼望着黑黑的屋頂，思索起來。

驀地，他才躺下床去的身子陡地彈了起來，一翻身下床，穿上鞋子便往外面跑去。

一路上皆看不到一個人，想來人都到前面去了，但他爲了小心起見，仍然掩掩閃閃地向前行去。

來到那一排長工住的房屋前，蕭原貼身站在一棵樹後，閃目瞥了一下，再傾耳聽了一陣，聽不到什麽响動，才從樹後閃出來，輕捷地竄到那排房屋的簷廊上，直往第五間屋走去。

據他事先向艾升詢問所得，那位長得牛高馬大，相貌粗悍的長工李亞水就住在這間屋內。

本來，每間屋是住兩位長工的，但由於房屋多出兩間，加上所有的長工皆不願與不熟絡的人住在一起，所以這位李亞水便獨自住一間房。

每一間房皆是沒有上鎖的，所以蕭原很輕易便進入李亞水的那間房中。

這時候巳是入黑時分，房中黑黯一片，不過以蕭原的目力，仍然依稀可以看到房內的事物。

李亞水雖然是一個人住，但房內仍然對面設了兩張床，只是左手的一張只有床板，右手那張却有被鋪，好明顯，右手那張床是李亞水睡的。

房內的佈置很是簡單，只有兩張粗木櫈，一張放在兩中間靠牆的木枱，枱上掛了幾件衫褲，大概是李亞水平日的洗換衣服。

蕭原流目在房內掃了一眼，便閃到床前，打量了床上一眼，順手將枕頭翻轉來看了一下，將被鋪也翻開來，着不到有什麽可疑的事物，便蹲下來，在床下察着起來。

床下放了一雙布鞋，鞋底及鞋沿沾滿了泥污，蕭原拿起來仔細地看了一下，心頭不由劇跳了一下。

因爲這隻鞋的大小及形狀很像那天在艾百年窗下發現的脚印，對於那些脚印，他是印象深刻。

「莫非艾老太爺眞的是李亞水殺死的？」他不由沉吟起來。

「他爲何要殺艾老太爺？」跟看蕭原的腦海中又閃起這個疑問。

若說是爲財，艾百年房中絲毫沒有被搜掠過的痕跡，而當日據艾升與艾文成在房內檢點過，也沒有損失任何物件，而艾老太爺的房中是有不少值錢的物件的，那麽，李亞水到底爲了什麽要殺害艾百年？

唯一的解釋就是仇殺，但他是外縣來的，根本就不可能與艾百年有仇，這就令到蕭原百思不得其解了。

而世間上除了瘋子或是殺人狂之外，任何人殺人都有他們的原因及目的，相信李亞水也不例外。

但蕭原却想不出李亞水爲什麽要殺害艾百年。

驀地，他聽到一絲微响，心頭微慄之下，便欲扭頭看一下到底是什麽，目光才瞥到一條高大的黑影閃撲過來，心中大驚之下，便欲斜竄開去，那知頭上猛地捱了一下重擊，雙眼一黑，什麽也不知道了。

× × ×

他恢復知覺的時候，身邊圍了一大堆人，而他也頭痛欲裂，發出一聲呻吟，艱難地將雙眼睜開來。

圍看他的人看到他醒來，衆人均吐出一口氣來，艾升的語聲首先响起：「好了，蕭爺醒來了。」

接着是一個婦人惶急的語聲：「阿升，還不扶蕭爺起來？」

蕭原的目光貶動了一下，看清楚了說話的原來是艾家唯一死剩的女主人馬氏，便掙扎着想站起來。

艾升却巳將他扶坐起來，急切地道：「蕭爺，發生了什麽事？你怎會被人擊暈在這裏的？」

蕭原伸手摸一下頭上發痛的地方，却摸了一手血，忍不住又發出一聲痛呻聲，澀聲道：「是一個高大的人影冷不防將我擊暈的……」忍着痛，將經過說了一遍。

說完後，忍不住喘了幾口氣。眼角瞥到兩道關切的目光射在臉上，很自然地目光一移，原來是蘭君，正一臉憂急痛切之色，望看自己，心中不由一甜，頓時忘記了頭上的劇痛，而蘭君也急忙將目光垂下來。

「蕭爺，你有看到那黑影是誰麽？」艾文成問。

蕭原搖搖頭道：「由於屋內太黑，那黑影又猛撲過來，故此來不及看清楚，不過，那黑影很高大，極似……」

他本來想說「極似李亞水」的。但他却將下面的話吞回肚中，他是不想因了自己一句話，而坐實了李亞水的罪名，萬一另有其人，那豈不是冤枉了好人？阻碍了追查眞兇來？

「那黑影很高大……」一個年約三十歲的漢子沉吟了一下，猛地叫道：「那會不會是李亞水？這裏的人就算他的身形最高大。」

不少人被那人這麽一說，紛紛附和起來。

蕭原看了那人一眼，却認不出那人是誰，眉頭却皺了起來，但又不便說什麽。

「嗯，快派人去將李亞水叫來！」艾升扭頭吩咐一名站在門邊的漢子。

那漢子應了一聲，轉身走了。

這時蕭原在艾文成的扶持下，站了起來，甩了甩腦袋，仍然有點暈眩的感覺，忙走到床邊坐了下來。

「血，蕭大哥頭上流血！」蘭君的眼很尖，一眼看到蕭原頭上的血漬，惶急地叫出聲來。

接着也顧不了人多，從人羣中走出來，急步來到蕭原的身邊，從身上取出一條潔白的絲巾來，細心輕柔地爲蕭原將頭上的傷口包紮起來。

這刹那間，一絲異樣的感覺從蕭原的心中升起，彷彿吃了靈丹妙藥般，頭上的傷口忽然不覺痛了。

說實在的，蕭原自懂事以來，還未領受過異性這樣溫柔的接觸，那種感受自然是大異其趣了。

「多謝，蘭君姑娘。」蕭原由衷地說，抬眼望了蘭君一眼。

蘭君的目光在昏黃的燈光下分外清晰柔和，閃了蕭原一眼，輕聲說道：「還痛麽？」

蕭原聽了這句話，恍如醍醐灌頂，渾身舒泰，忙低聲道：「不大痛了，多謝關心。」

蘭君默然瞟了蕭原一眼，微垂下頭退了開去。

這刹那人羣一分，只見那漢子去而復返，喘吁吁地道：「艾管事，亞水不知跑到那裏去了，找遍了內外各處，也找不到他。」

艾升與艾文成一聽，臉色同時一變，蕭原的臉色也變得很難看，艾升疾聲道：「找清楚了？」

那漢子喘口氣，肯定地道：「一連茅厠也找過了，就是找不到他！」

「哼，他一定是畏罪潛逃了！」那個年約三十歲左右的漢子怒叫道：「老太爺一定是他殺死的！如今見事情敗露，趁擊暈蕭兄的時候逃之夭夭，升叔，你快派人去將他追囘來！」

艾升拿眼望着馬氏。「太太，伯行的話說得有理，亞水可能就是殺死老太爺的兇手，他將蕭爺擊昏，正表示他心虛，只要將他抓囘來，就會水落石出！」

原來這位伯行是艾百年的堂姪，艾家一族中，數他最親，此人平日游手好閒，不務正業，艾百年生前對他成見頗深，故此他不大敢在艾百年面前出現，如今艾百年死了他當然不怕了。

馬氏遲疑着，望着蕭原道：「蕭爺，認爲該怎樣做？」

蕭原在此情形之下，自然同意將李亞水捉囘來，不管他是不是殺害艾百年的兇手，總之他擊昏自己在先，接着又失了踪在後，應該是嫌疑最大的了，能够將他捉囘來，只有好處，於是點點頭道：「太太，我也同意派人四出將李亞水抓囘來。」

馬氏於是轉對艾升道：「阿升，那你快派出人手四出找尋李亞水吧！」

說着站了起來，朝外走去。

× × ×

李亞水失踪，艾家派出人手四出找尋，自然驚動了鎮上的人。

鎮上的人一聽李亞水可能是殺害艾百年的兇手，無不對他惡意咒罵，更有不少精壯年青人自願加入追尋李亞水的隊伍，刹時間，鎮內外火光點點，遊行在夜空中，煞是好看。

經過一個更次的搜索，終於將李亞水找到了。

不過，找到的不是活生生的李亞水，而是他的屍體。

蕭原聞報匆匆與艾升趕到發現李亞水屍體的樹林，那裏被火把燈籠照得如同白晝一樣，站滿了人，不少人對着李亞水的屍體吐唾沫咒駡！

發現李亞水的屍體的樹林子在鎮西南那面，是一個果園，李亞水的屍體就吊在一棵李樹一根大腿粗的橫枝上，舌頭伸了出來，不過伸得不太多。

這情形，大部份的人都認爲李亞水是自知無法逃脫，而畏罪自殺了。

而他的身上，插着一柄染有少許血漬的短匕，不少人認爲那就是殺害艾百年的兇刀，刀上的血漬，可能是他在殺人後匆忙間抹不凈遺留下來的。

蕭原來到後，先圍看李亞水的屍體轉了一圈，然後才吩咐人將李亞水的屍體解下來，放在地上。

艾升一眼看到李亞水那睁眉突眼，臉色紫黑，口伸舌頭的屍體，就切齒駡道：「李亞水，你這個喪心病狂的賊胚，你以爲吊頸死了就一了百了麽？哼，對你這種狼心狗肺的人，沒有這樣便宜，咱們要挖出你的心肝來，看看是紅是黑，祭奠老太爺在天之靈。」

不少人激憤地隨聲附和着，一時間怒駡聲響成一片。

蕭原却充耳不聞，蹲下來將李亞水的衣服解開來，仔細地查看了一遍，却發現不到他身上有別的傷痕，只有在頸項後，有一條被繩索勒陷的深深繩痕。

看到這裏，連蕭原也以爲李亞水是畏罪自殺的了。

起先他在一眼看到李亞水的屍體時，便有點懷疑他不是自殺而死的，因爲他曾經見過吊死的人那吐出來的舌頭是很長的，起碼比李亞水現在吐出來的舌頭長了一半有多，一個吊死的人，舌頭應該是吐盡的，而不是只吐出一截的，所以，他對李亞水的自殺有懷疑。

但李亞水的身上却沒有任何傷痕，這就令到蕭原的懷疑動搖了。

但他却不死心，將李亞水的屍體翻轉過來，背部亦無傷痕，唯是頸後却有一圈淡淡的印痕，大小與吊死的繩子一般無二，若不是細心查看，便會忽略了。

看到那圈印痕，他的雙眼立時一亮，心頭也大大地跳動了一下，心中在暗叫：「終於證實了他不是自殺的！」

「蕭爺，不用看了，這該死的狗才倒會想，明知事情敗露，無法逃得了，便自行了斷，少受活罪，算他聰明，也便宜了他！」艾升氣恨恨地踢了李亞水的屍體一脚。

蕭原仰頭道：「艾大叔，你也以爲他是自殺身亡的？」

艾升一臉驚詫地道：「這是明擺着的，難道你認爲不是？」

蕭原吐口氣，將艾升扯得蹲了一下來，笑笑道：「他可能是殺害艾老太爺的兇手，但肯定不是畏罪自殺！」

艾升聽了，雙眼睜得大大的，訝然道：「他明明是吊死的，這裏的人却看到了，你怎會說他不是自殺的？」

蕭原伸手指著李亞水頸後的那圈淡淡的印痕道：「你先看看這道印痕？他若是自己吊死的，頸後怎會有這一圈印痕？」

艾升順着他的手指望落去，立時雙眼瞪得比龍眼還大，駭然道：「你是說他是被人先勒死，然後將他吊在樹上，做成他自殺的樣子了？」

蕭原肅然點一下頭，說道：「正是，表面上看來，他確是像自己吊死，但我看過幾個吊死的人伸出來的舌頭都是長長的，獨有他只吐出一截，這就令我動了疑念，頸後的這一圈印痕證明了我的懷疑不錯，這殺死李亞水的兇手很狡猾，若不是我動疑之下，細心檢查屍體，他的陰謀可就得逞了！」

艾升佩服地道：「蕭爺，你不愧是道上聞名的名捕手，若不是你，老太爺被殺的這件事，就這樣了結了。」

一頓接道：「蕭爺，這樣看來，那位殺死李亞水的兇手應該是殺害老太爺的主兇了？」

蕭原沉思看點點頭道：「應該就是了，不過此人很奸狡，也很狠毒，倒要小心他還會出花樣殺人。」

艾升却毫不懼怕地道：「老太爺這樣的好人他也下得了手殺害，簡直喪盡天良，我就是拚掉這條命，也非將他揪出來，爲老太爺報仇不可！」

蕭原伸手拍拍艾升的肩頭：「對於李亞水是被人先勒死然後吊在樹上這一點，請你暫時不要說出去，就當他是自殺死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艾升眨了眨眼，點了點頭，道：「我明白。」

兩人的話一直就是低聲說的，圍站在四周圍的人都應該聽不到，否則，蕭原也不會對艾升說要他不要說出去了。

× × ×

當馬氏聽到艾升說李亞水是畏罪自殺的之後，不禁歡喜地道：「亞水死了，老太爺在天之靈也感到安慰了，殺害老太爺的兇手既然死了，這件事也就了結了。」

艾升欲言又止，將到口的話吞囘肚裏，他是猛然記起了蕭原對他說的話。

「亞升，蕭爺爲老太爺的死辛苦了，如今事情已經完結，請代我向他致謝。」馬氏平靜地說。

艾升應了一聲，沒有再說什麽，退了出去。

蕭原這時候正與蘭君在後院的一處花架下說看話。

「蕭大哥，李亞水死了，這件事就完了，你是否要走了？」蘭君將語氣盡量說得平靜，但眼中的情意却表露無遺。

蕭原看在眼內，只要不是呆子白痴，都會看出來，禁不住一陣心跳，語聲乾澀地道：「蘭君姑娘，誰說我要走的？」

蘭君眼中有一抹光彩現出，却壓抑着心中欣喜之意，淡然道：「這是我自己想到的，聽說你一向很忙，既然老太爺這件案結了，你還留下來幹麽？」

蕭原的目光沒有離開過蘭君那張秀美的臉龐，放輕了語聲道：「本來是的，但我總要等過了老太爺的頭七後才走，以表我對老太爺的一點心意，你呢？妳幾時才走？」

蘭君雙手輕揉着一片花瓣，目光一抬，與蕭原痴痴的目光相觸，刹時像觸了電般，紅飛雙頰，忙將目光垂下，幽幽地道：「我……我可能要遲一些才走，大概要過了三七吧。」

蕭原這刹那心中麻亂一片，不知說什麽好，說實在的，他很喜歡蘭君，打從頭一眼看到她就喜歡上了，這大概就是一見鍾情吧。

望着蘭君那低首揉花的嬌柔樣子，蕭原心中不期然生出一種低下頭去吻一下她那柔潤晳白的頸脖的衝動，但他立刻驚覺到，這種擧動會不會褻瀆了她？吸口氣，將那股衝動強壓下去。

畢竟男女有別，而且又是初識，他又是一個道德意識很強烈的人，這些都束縛了他的感情的渲洩。

「蘭君，妳歡迎我去探望妳麽？」這一句話，蕭原鼓足了勇氣，終於大着胆說了出來。而蕭原的一雙眼期待地望看蘭君那綫條秀美的側面，心頭又患得患失地跳動起來。

「蕭大哥，你眞的會去探我？」蘭君霍然揚起臉來，驚喜無限地問。

「只要妳不討厭我，我一定會去探望妳。」蕭原看到蘭君那樣子，心中亦是驚喜不已。

因爲他已從蘭君那驚喜的樣子，看出她是歡喜他去探訪她的。

蘭君羞澀地閃了蕭原一眼，目中閃漾着喜意，柔柔地道：「我怎會討厭，就只怕你不來。」

這一句說話完，她連臉帶脖子仿似抹上了一層胭脂，那種若不勝情的樣子，令到蕭原看得再也按捺不住，伸出手去，輕輕而又有點顫抖地執住了她的一雙柔滑的玉手。

蘭君全身震顫了一下，任由蕭原將她的手執住，頭垂得更低，頸項上的那層胭脂紅色刹那變得火紅，這時候四下一片靜寂，兩人跳動的心聲清晰可聞。

兩人皆不言不動，沉浸在那種無言的情意中。

此刻，確是無聲勝有聲。

驀地，一聲輕咳傳來，却恍似在兩人的耳邊响了一記焦雷，震得兩人急不迭鬆開手來，蕭原循聲望過去，看到艾升自花架那面轉出來，朝他叫道：「蕭爺，原來你在這裏。」

蕭原瞥了一眼羞怯無限的蘭君，問道：「可是找我有什麽事？」

艾升邊行過來邊道：「有些話想對你說。」

蘭君這時已恢復了常態，但臉上仍紅潮未退，朝兩人道：「你們有話說，我到前面去看看嬸娘去。」

她口中說的嬸娘，正是馬氏。

待蘭君走後，蕭原才道：「艾大叔有什麽話請講。」

艾升說道：「蕭爺，聽太太的口氣，好像要你離開，這豈不是不能再繼續查下去？」

「她怎樣說？」蕭原目光炯炯地望着艾升。

艾升便是將馬氏對他說的話說了一遍。

「蕭原，那怎辦？」

蕭原目光閃閃地道：「我一定要將那兇手揪出來，否則，我不會離開，我可以說待老太爺頭七過後才走，表示對老太爺的一點心意，那不就可以名正言順地留下來了麽？請你代我向太太說一聲，相信她不會下逐客令了吧？」

「嗯，這倒是個留下來的好藉口！」艾升皺起的眉頭舒展開來，忽地又皺了起來：「我實在不明白太太爲何急急要你離開？」

蕭原一聽，心頭動了一下，咀裏却道：「或許我是個外人，老太爺又死了，我再留下來確實有點不便，太太可能就是顧慮到這一點，所以不便留我。」

（下期續完）

激光戰太空

勞力士·文

激光的發展，日進千里，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在這方面傾全力研究，同時找尋協助發射激光的「火焰石」，雖然美國行先一步，可惜蘇聯特務破壞，誘發激光大戰，太空船全部毀滅！

找尋火焰石製造風火輪

在一個科學家聚集討論「未來城市」的盛會裏面，很負盛名的一個太空科學家雷加諾發表意見，說：「如果我們只是側重於搬到太空居住，能够避免地球上面核戰的威脅，那是沒用的，一定要把太空上面居住環境改變過來，使它跟地球上面的境況接近，然後才有力量吸引地球上面的人搬到那個地方定居，經過十年努力，我終於找到結論了，我所創造的太空環，相信它是最理想的一種居住環境了，除此之外，再也沒有別的建築圖形比較它更加完整，現時請你們看看我設計的太空環的形狀。」

說完了這些，他拿出三幅掛圖，把它懸掛起來，給各人欣賞，有一幅圖是七彩的，非常艷麗，有屋有河有樹，還有白鴿在飛翔，彷彿世外桃園，另外兩幅圖是「解剖圖」，把那些圖形加以解剖，說明每一種物體放置的程序。

「雷加諾」讓他們欣賞一番，說：「必須在太空上面建立這樣子的一個地區，置身其間，就像是置身在地球，每一步都是很穩定的，並非脚步浮浮，在空中飛來飛去，只有這種設計，才可以使人安居樂業。」

他把「太空環」的妙用說得太過肯定，座上客紛紛舉手，表示他們對它有些疑問。雷加諾說：「我必然是盡力解答的，任何問題，如果跟太空環有關，我都是很樂意解答。」

「我第一個發問，我想知道爲甚麼在太空環的土地上面行走，如同在地球上面的土地走動一樣。」

「很是簡單，你一聽就會明白，根據磁石吸鐵的原理，在人工造成的山崗以及土地之下，放置電磁，所有人穿了鑲鐵的鞋子在地面行走，被磁力吸住，他就不會走得飄飄蕩蕩，好像魂不守舍，此外，他想快些飛到三幾丈高的地方，放下鐵鞋，縱身一躍，即可如願以償。」

「爲甚麼要製造巨大的環，把人類居住的地方納入巨環之內呢？」

「因爲太空往往有巨型的隕石滾滾而來，太空環的核心有極强的感應器，發覺隕石如雨，即將襲擊，它自動移開，故此不必理會它也可以避開太空的隕石。」

「太空是否經常有隕石撞擊呢？那些隕石的來源究竟是怎樣子的？」

「星體太過老就會萎縮，到了極限，它會爆炸，射出無數石塊，那是隕石的來源，另外一些星體是不穩定的，經常有些石塊剝開，好像牆壁自行脫落一些石皮，它也是隕石。」

「假如太空環的自動感覺器效力太差，隕石如飛殺到，發覺得太遲，那怎樣辦呢？」

「在太空環的核心，有巨大的轉盤，發出激光，能够在一秒鐘之內把一百塊不同形狀的隕石擊落，即使它在一千碼之內發射，仍可保衞太空環，因此之故，太空之內最大的敵人是隕石，這一種憂慮一掃而空。」

「是否利用激光可以保護太空環不受任何襲擊呢？我的意思指那些從地球射出的秘密武器。」

「由於太空環的轉盤固定不變，它只是可以迎擊從一個角度飛來的隕石，如果有强大的敵人，分別從太空環之外的幾個方向襲擊，從轉盤發射的激光就鬥不過它，故此必須有更加犀利的秘密武器，那些武器的雛型已經呈送太空城製造，相信一年之內，便可製造出來。」

「是否製造太空環的目的就是避免地球上面發生核戰呢？抑或它除此之外還有別的作用呢？」

「並非純然爲了避免核子戰爭，更加重要的還是避免隕石撞擊，各處天文台都已發出强烈警告，指出這一點，跟地球距離不遠的太空，有些孤星呈現內部不穩的跡象，可能在三年之內化爲隕石雨，超過十萬塊隕石向地球正面襲擊，假如這一項警告確屬事實，它的威脅就大過核子戰爭了，此外，空氣和食水受到污染，削弱人類的健康，兼且削減壽命，移居太空環的人，比他原來可以活的年限長壽十年有多，對中年人來說，那是一種喜訊，故此撤離地球搬到太空居住，並非一種可有可無的幻想，而是一種需要。」

「建造太空環的費用約需多少？」

「初步估計，需要十億美元。」

「這樣龐大的數字，是否由美國的國防部支付呢？」

「它只是人類搬上太空的壯舉，與國防部無關，我的計劃是這樣子進行的，先由美國政府墊支，太空環落成，可容一萬個人入內居住，每人收一百萬美元，收了欵，把它歸還美國政府，這樣做可以說是商辦。既然是商人承建，任何國籍的人都有權申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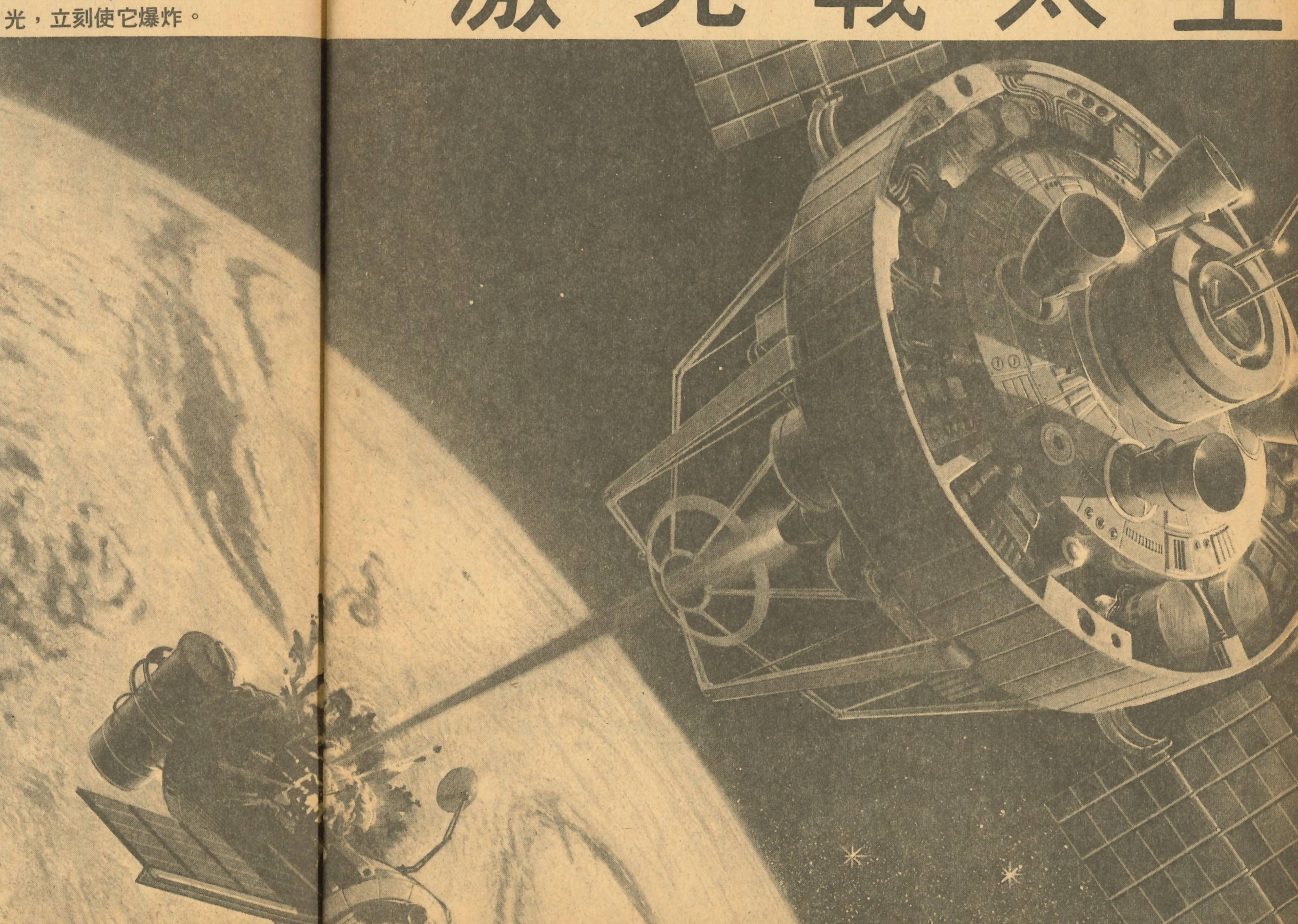
跟着雷加諾博士又補充一句：「我相信沒有一個人想破壞它，因爲太空環在空中浮動，一旦發生爆炸，破壞它的特務份子必死，同歸於盡。」

「假如有人拚死去破壞它，那又怎樣處理呢？」

「你不必担心，太空環的土地房屋俱是用防火塑膠製造的，即使它爆炸，只是發生許多碎片，不會發生大火，再又因爲那些東西俱是貼近小河建造的，更加不會發生火災了，至於太空環的外牆，不容易破壞，因爲它堅固無比，且又不會燃燒，特務份子潛入，只能謀殺一兩個人，決不會把太空環毀滅。」

雷加諾博士說完了他想說的話，便即坐下，輪到別的太空科學家發表偉論了，這是自由發表談話的集會，故此美國的太空署長沒有參加，不過，他仍有派人參加的，翌日上午，他撥電話給「雷加諾博士」，請他到太空總署談談。

太空總署的署長已經換過人，以前的「卡沙摩亞」沒有坐在署長的寶座了，新的署長「百利卡隆」，比他更加年輕，活力更強，對新的事物比他更加發生興趣。



太空龍虎爭霸戰／

圖爲無人駕駛的風火輪，向一架飛行物體出擊，一線激光，立刻使它爆炸。

召見「雷加諾博士」之後，他們二人在密室交談，他很冷靜的說：「你們研究太空事物，日進千里，佩服之至！坦白點說，美國太空總署等於國防部的另外一個組織，專心研究一些能够飛上太空作戰的秘密武器，對於地球上面的居民移居太空，一向是缺少興趣的，故此昨天你們開會討論太空環，我沒有參加，太空環的計劃有一部份涉及我的一方面，我倒想知道它有甚麼特色能够自衞，你說的激光炮，究竟發展到甚麼程度呢？」

「雷加諾博士」說：「署長，你似乎有些誤會了，我說的激光，只是一條光，並非槍或炮，它只是碰到隕石滾滾而來，有力把隕石打碎，僅此而已，作爲武器使用，那是不够份量的，因它本身缺乏爆炸物質，且又射程太短，相信太空總署的激光槍或者激光炮，都比較它厲害得多。」

「是的，太空總署不分朝夕研究的秘密武器相當多，其中有一部份就是激光炮，還有激光槍以及激光劍，力求它的破壞力更加强大，不過，最有份量的一種激光輪，仍然沒有辦法製造出來，這是我今天邀請你到來共同研究的一個目標，你有沒有聽見過激光輪這個名稱呢？」

「沒有，照我的猜想，它可能是輪形，能够發射激光，是也不是呢？」

「對了，雷博士，你一猜就猜中，眞是了不起，我想對你說知，激光是現時最有份量的秘密武器，那不錯，可惜它只是在一種固定的物體之內發射出來，假如它在高速轉動的輪形物體發射，必然更加厲害，一句話說，激光輪就是在高速轉動的輪狀物當中射出激光，你明白我說的意思嗎？」

「我有些明白，只是不明白這一點，如果激光從輪狀物發射，那一個輪形的東西不管它是甚麼形狀，旋轉得快，必然發生高熱，鋼鐵也會熔化，用甚麼金屬品去製造那個噴射激光的輪呢？」

「對了，這是我急於找尋答案的一個問題，照我所知，鎢加上了鋼的合金是最耐熱的了，假如把它製造風火輪，噴出激光，它仍然會得熔化，因爲一秒鐘轉動一萬次以上的輪子，它產生的高熱能够溶化任何金屬，沒有找到一種能够耐熱的稀有金屬之前，有了風火輪的計劃也無法實現，現時我想你看看一塊古怪的石，希望你能够告訴我它是那一處出產的石頭，我認爲它耐熱的力量超過黑金之上。」

「黑金」就是鎢礦與黃金另加鋼質的合金，極爲珍貴，直到現在，還沒有聽見過那一種金屬比它更爲堅强，因此之故，「雷加諾博士」聽了這一句，用一種困惑的目光向他注視，却沒有開口，因爲他看見太空署長「卡隆」的手中多了一塊花花斑斑的石頭，不必問，也知道它是神秘而又珍貴的東西。

署長卡隆把石頭放在枱上，說：「它的外形十分醜陋，不過，放在手中加以估計，它很是沉重，它的橫斷面是我們用激光代替刀子切開的，你可以看到它的紋理和反光程度，跟普通石頭完全不同，我把它稱做金屬石，你有沒有看過這一類的石頭呢？」

「我沒有看見過，故此我無法分辨，它是否在月球上面掘出來？」

「不，月球也沒有這種石頭。」

「那麼，它必然是隕石當中的一種了，是也不是呢？」

「是的，你眞是聰明！它確是在許多塊隕石當中得到的珍品，只有利用它去製造風火輪，才可以達到目的，可惜我們僅有三幾塊。」

「署長，我仍想向你多問一句，這一塊隕石是否凌空而降，落在地球的某一處呢？」

「不，它是在月球上面檢到的，如果它飛向地球，剛剛進入大氣層，它就燃燒到化爲烏有！」

「照這樣想，派人留在月球上面，希望有更多的金屬隕石檢出來，豈不是大有希望得到珍貴的原料去製造風火輪嗎？」

「不！月球很大，再又因爲撞擊它的隕石非常多，簡直是沒法在一萬幾千塊隕石當中找尋它，這個辦法是行不通的。」

「那麼，派人去遙遠的太空搜索，有沒有希望找到它呢？」

「這個希望仍很渺茫，此外，我們不能够忽略這一點，人類製造的飛行物體，到了月球，差不多是最遙遠的了，要是飛到月球以外的太空，無法控制，生還的機會微乎其微。」

雷加諾想了想，說：「照我看，月球跟地球相距不遠，可以在月球上面找到的東西，不見得無法在地球找出來，你有沒有想過這一點呢？」

署長卡隆說：「我當然想過，假如我派出大隊人馬，到處搜索，也許我能够找到，亦未可料，不過，這樣做之前，先要有一個目標，你認爲我應該派人到甚麼地方搜索好呢？」

「假如你沒有固定的目標，不妨聽聽我的意見，我們的太空集會是每月召開一次的，有時二百多人赴會，假如我站在太空科學家的立場，把這件事情對他們說知，希望他們合力搜索，也許有點收獲，更加重要的是這一點，那些專家當中，可能有些人看見過這一類石頭，倘若眞有其事，那就太過幸運，到時叫他做嚮導，指示我們到那個地方搜索，也許如願以償。」

「好極了，這件事情務求你傾全力協助，即使有人收藏了這種石頭，高價賣出，我也可以付出很高的價格，把它買入，爲了使你容易記憶起見，我就把它稱做火焰石。」

「它並非紅得像火，爲甚麼你把它稱做火焰石呢？」

「你不知道了，這一類的石頭，如果加熱，到了某一個程度，它就變色，越來越紅，像一團火，冷下來它就恢復原狀。另外的特色也是很重要的，你不妨緊記在心。火焰石的外貌似石，品質却又很似金屬，最爲接近它的金屬是黃銅，不過，它比鉛還要沉重，堅實程度有如鋼鐵，最重要的一種特色就是它不會熔化，照我看，如果地球上面眞的有這種石頭，它必然是火山石，包括火山本身以及從火山口噴出來的金屬岩漿。」

「是的，它可能是火山噴出來的岩漿，凝固之後，經過地殼變動，然後變成這樣子，說到這裏，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情，

如果我想拜托太空集會之內的科學家合力查勘，必須給他們一塊火焰石，作爲貨辦，你是否可以把這塊石頭割開，給我一小片呢？」

署長卡隆說：「你儘可以把這一塊小石帶走，我還有幾塊，希望你很順利的找到同類的火焰石。」

分手的時候，雷加諾興高采烈。

冒險闖入鬼岩十八谷

下一次召開太空研究會，仍是雷加諾主持，這一次討論的是：「太空石」，他向科學家致詞之後，說：「太空並非白茫茫的，它有許多星體，其中有些星體已經死滅多時，它的光然後射到地球來，又有許多隕石，所有隕石都是漫無目的在太空飛行，碰上了比較大的星體，它就出現一陣閃爍的光，隨即消失，其中有些隕石跌落在月球，甚至跌在地球上面，不過，落在地球的隕石，並不多見，原因是它透過地球表面的大氣層就會燃燒起來，化爲烏有，只是特別大而且熔點極高的隕石，燒剩若干，然後在地球上面降落，不管怎樣，任何一種隕石都是太空石，此外，還有些石頭是在太空浮游當中逐漸消失的，甚至有許多細小的星體，密佈岩石，不會脫落，不過，我們如果有特殊的飛行物體，仍然可以飛到那邊把它摘取的，凡此種種，都是太空石，爲了使各位增加興趣，我把一塊奇異的太空石放在這裏，讓各位參考，如果座上客當中有人看見過同類的石頭，請他擧手，我很想跟他談談。」

說完，他從革囊取出一塊石頭來，它就是「火焰石」。

許多的科學家走近看看，有些人還伸手摸摸它，很遲，然後有人擧手。

「我叫做巴扎里斯，係美國中部的人，可以說是地質學家，因爲我一生研究地質學，故此對岩石特別發生興趣，在我的記憶中，你放在枱上的一種石頭，我似乎見過，今年我已經是六十歲了，二十年前我看見過它，那一塊石頭比較整塊的鐵更加沉重，石色有如黃銅，我至今仍然記得起它。」

「那時你是幹那一種工作的？」

「三十年來，我都是萬國地質地理協會的會員，看見那種石頭的時期，我仍是該會的會員，那時我跟隨大隊人馬到美國猶他州以及科羅拉多州研究鬼谷眞相，在鬼谷看見過它。」

「鬼谷的名稱煞是可怖，看來它大概是峽谷裏面特別凶險的一處了，是也不是呢？」

「是的，鬼岩只是一個概括的地名，事實上那邊一共有十八個峽谷，互相扣緊，各有定名，俱是加上了一個鬼字，好像：鬼影谷，鬼嘯谷以及鬼哭谷，其實十八個谷都是繞着一條長河屹立的，那一條河叫做地獄河，因爲河水乾了，才變成峽谷。河水在三千年前已經乾了，鬼谷係印第安人最深最險的巢穴，我無法記得起那些地方的形貌了，在我的回憶中，只是記得起我們曾經被印第安人的酋長哈巴擄去，縛在鬼影谷的石柱之下，縱火焚燒，火光熊熊，石柱變成紅色，紅得像血，如果我的估計並非錯誤，你所說的火焰石應該是近火或加熱之後，變成血紅色，是也不是呢？」

那個集會有很多科學家在座，雷加諾不便多談，含糊地說：「照這樣看，從太空跌下來的火焰石恐怕不止是一兩塊了，我十分懷疑它是地心的熔岩變冷之後凝固而成。」

「爲甚麼你這樣想呢？」

「因爲它是金屬與石頭混合產出的東西，加熱變紅，有如火山口噴出來的岩漿那麼輝煌奪目，且又沉重異常，越是接近地心的金屬或岩石越加沉重，故此我有這種想法。」

說到這裏，他的語氣驟變，索性把話題落在「地心吸力」上面，不再談及太空石了，座上客有一百一十七個科學家，沒有一個人對他發生懷疑，包括「巴扎里斯」這個地質學家在內。

散會之後，雷加諾以主席的身份送客，他很遲然後把「巴扎里斯」送走，快要分手的時候，低聲說：「今晚我會打電話給你，細談太空石，希望你在夜間九時左右，仍然留在家中。」

「我必然在家恭候。」巴扎里斯說。

那晚雷加諾到他的家裏拜訪，巴扎里斯說：「我記憶起來了，在我私人收藏的怪石倉庫之內，有許多古古怪怪的石頭，其中有一塊三尖石跟你收藏的火焰石相似，如果你對這種石頭發生興趣，請你看看它。」

雷加諾很高興，尾隨着他走入內進，在怪石倉庫裏面，看見一塊三尖石，果然屬於金屬石的一類，喜形於色，說：「這塊石經過打磨然後變成三尖的形狀，料想它是當年的印第安人祖先出獵所用的矛鋒，你有沒有這種想法呢？」

「我們一行二十四人，都有這種想法，不過，有胆深入鬼岩十八谷搜索這種三尖石的，當時只得七個人，我就是其中之一。」

「巴扎里斯先生，你已經說過，你們曾經被擄，相當奇怪，後來你們怎樣能够逃生的？」

「眞是出奇，酋長哈巴指揮印第安人鷹族戰士把我們縛在石柱之上，脚下堆放了許多柴枝，剛剛縱火，突然一陣豪雨，把火淋熄，他認爲我們不該死，把我們帶到十八谷的谷口釋放，眞的是死裏逃生！後來我才知道，印第安人部落極少看見雨水，一年只有兩三次落雨，由於他們極度缺乏雨水灌溉農田，故此碰上了大雨，欣喜如狂，把我們大赦，事實上我們沒有犯了甚麼罪，只是誤入禁區而已，他不單是赦免我們的罪，還對我們說知，我們帶來了一場豪雨，等於幸運之神，今後我們如果需要他協助，走進鬼岩，找到石柱，大聲叫喊他的名字，他就從陰暗的地方走出來，只要他仍然活着，保證沒有人傷害我們，這些話是我們七個人當中有一個人叫做沙地虎說的，他懂得印第安人的土話，你必須注意這一點，相隔二十年，如果哈巴仍然活着，起碼他有七十歲，相信不容易找到他了，其實當時他把我們押到鬼影谷，所走的路徑怎樣，我也是很模糊，故此我認爲我們沒法再到那邊找他了，這番

話只是閒談性質，切勿把它擺在心上，如果你對那一塊三尖石發生興趣，我可以把它奉送。」

雷加諾由衷的感謝他，收了三尖石，然後告辭。

回到自己的家，雷加諾忍不住打電話給太空署長卡隆，把整天發生的事情告訴他，卡隆說：「你幹得很好，我先行向你稱讚一聲，如果今晚你有空，立刻到來看看我，順便把三尖石帶來，殘夜將盡也不要緊。」

既然署長這樣說，雷加諾不想逆他的意，放下了電話機的聽筒，便立即驅車前往。

見面後，他把一切奉告，署長卡隆很高興，說：「最重要的是三尖石，我急於看看它，你是否把它帶來了？」

「巳經帶來了，我覺得石質跟你收藏的太空石一模一樣，只是色澤略深。」

他打開了一個占士邦箱，箱內有一塊石頭被棉花包住，它就是三尖石。

署長卡隆只是看了一眼，巳經感到滿意，驚呼了一聲，說道：「它眞的是太空石！」

跟着他把那塊石放在掌心裏面，估計它的重量，說：「不必研究它的特色了，它必然是太空石，有沒有辦法叫他引路去一次呢？」

雷加諾苦笑一下，說：「我巳經試過幾次，多方面的勸他出山，他總是不依，這是事實，現時他的生活環境不錯，還有一個溫暖的家庭，叫他把一切放棄，走向蠻荒，他當然是不願意的，此外，還有一點，他以前深入蠻荒，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現時他巳經超過六十歲，體力恐怕不支，兼且缺少冒險的精神，沒有人能夠勸他出山。」

署長卡隆想了想，說：「我有一個辦法，也許能夠把他說服，請你明天把他帶來，記得這一點，你只是把他帶來，便可立即告退，我跟他商量的事情，有點秘密性質，不想別人在旁。」

「好的，我照你意思做好了。」雷加諾說。

翌日他眞的把巴托里斯帶到太空署長的家內，略談幾句，便即告辭。

又是一天，署長跟雷加諾博士密談，笑了笑，說：「巴扎里斯巳經答應了我，同在一起遠征，不過，我們必須找一個男士做他的替身，換言之，他只有勇氣把我們帶到鬼岩，指示我們的途徑，到時由我們叫他的替身去見哈巴酋長，此外，我還答應一次過給他十萬美元，他巳經老了，有了這一筆巨欵，他可以安享晚年，不必做教書先生，故此他很愉快的答應了我，當然的，除了豐富的酬金，我還曉以大義，讓他知道這樣做全是爲了美國。」

雷加諾欣然說：「署長，你眞有辦法，至於單刀赴會去見哈巴酋長的一個勇士，你找着了沒有？」

「這個勇士不難尋找，只要他是太空署裏面的人，在體育競技方面略有成就，那就算了，老實說，只是找一個太空勇士，仍是不够的，他可能死在鬼岩之內，也有可能死在哈巴酋長的箭下，故此他要找三五個勇士隨行。」

「他們要整容嗎？」

「不必整容了，一別二十年，如果哈巴酋長仍然活着，未必記得起當時他釋放的地質學家究竟是怎樣子，只要那個勇士扮老一點，便即可以把他瞞過。」

「就此決定好了，我們打算在那一天啓程呢？」

「一週之後，便即動身，我因爲太空署有許多事情，必須親自處理，這個旅遊攝影隊由你負責率領，希望你答應。」

「好的，我必然答應你的，因爲這件事情跟美國的安危有關，同時跟我建造太空環的計劃有關，義不容辭。」

那一個隊伍有二十多人，浩浩蕩蕩，乘搭航機抵達猶他州的機場，然後在那邊住宿一晚，添補一切必須携帶的品物，包括子彈糧食和水菓，翌日破曉，就向鬼岩進軍。

從機場伸展到鬼岩的公路，足足走了一天，還是乘坐大貨車的，靠近鬼岩的山路，又險又窄，貨車逼於停下來，那時巳經暮色迷離，大隊人馬，逼於在鬼岩之前的曠野地方，紮營歇息，這一天都沒有意外事件發生，第二日的上午，他們吃過早餐，向岩谷那邊走，到了中午，鬼岩就在眼前，那一座岩眞的十分凶險，一層層的峯巒，從高處直插到底，下邊沒有水，有的只是沙，儘管如此，遠遠望去，很像有一條小河涓涓而流。

雷加諾對巴扎里斯說：「巴先生，現時我們巳經置身在鬼岩的前面了，一眼望去，也可以分辨出有幾座山谷，它伸展到很遠，乾涸了的小河蜿蜒如蛇，看來眞的有十八座山谷，你記不記得起當年被酋長哈巴縛在石柱之上的一個山谷是在那一處呢？」

巴扎里斯想了想，說：「那個地方究竟是怎樣走進去的，我沒法記得清楚了，不過，從地形觀察，它屬於谷中谷的一類，我却記得相當清楚，只是憑着這一條綫索，我們仍有機會把它找出來。」

「怎樣的一種地形叫做谷中谷呢？」

「谷中谷的意思就是在一座山谷之內還有另外一座山谷，正如有些古老大屋分做前後兩層，前排的山谷越是重重疊疊，多采多姿，谷中谷出現的可能性越大，根據這種地理上面的常識，不妨說眼前的鬼谷必有谷中谷，不管我們從外邊那一個幽谷走進更爲深邃的一處，都有機會把目的地找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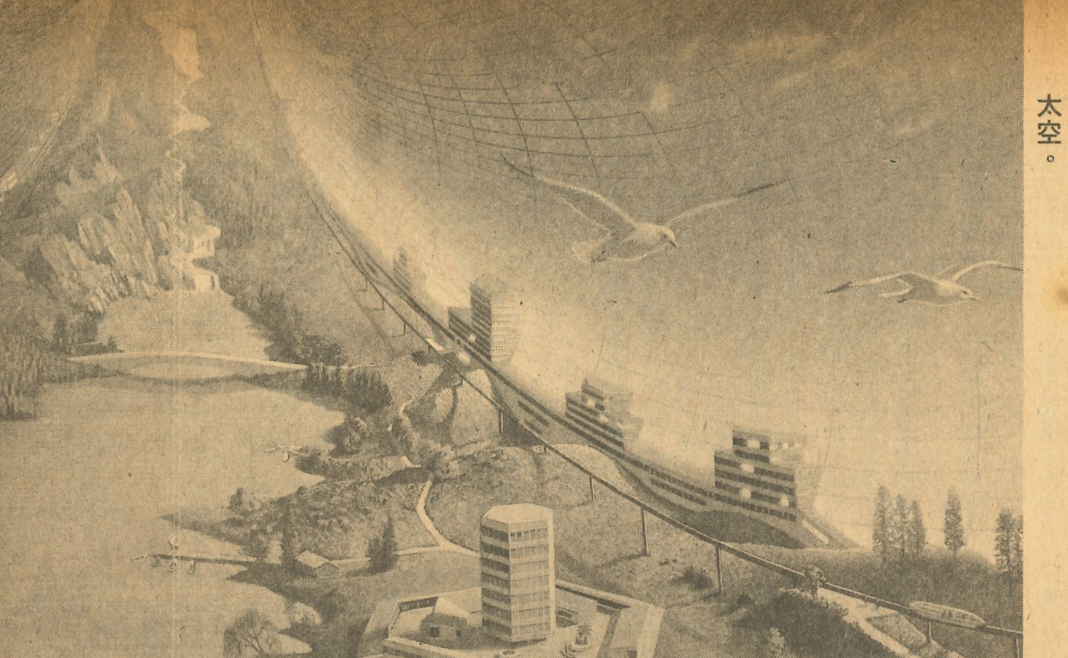
「好的，趁着白日當空，我們逐步前進吧。」雷加諾說。

從較高的一處走向低處，本來是很容易的，可是，他們那些人並非爬山專家，碰上了猶他州的地形，複雜到極點，一層又一層，不管從下邊攀登抑或從上邊走下去，同樣困難，末了，他們仍是運用最古老的爬山方法，先把繩子繞在岩石上面，逐個吊下去，才解決這種困難。

一磅黃金換一磅石頭

中午的一段時間，他們巳經走過了乾涸的河床，而且很順利的置身在河床的對岸。

既然巴扎里斯說過，從外排的岩石繞道走入「內進」，便是「谷中谷」，選擇那一處岩石攀登，全是一樣，他們索性揀一處比較容易走的一座岩石，逐步攀登。



圖爲雷加諾博士設計的太空環，建築物以及山川形勢，跟地球相似，希望人類能夠移居太空。

雖然吃力，仍是如願以償，他們十分高興，成問題的是這一點，他們跨過了那一座高崖，以爲崖後就是谷中谷，殊不料崖後有崖，一層又一層，似乎無窮無盡，如果他們繼續前進，可能變成迷途的羔羊，怎樣辦呢？必須有所決定，因此他們紛紛向雷加諾請示。

雷加諾沉思一會，說：「我認爲印第安人的巢穴，深不可測，我們担心僱用响導，他向印第安人暗中洩漏消息，反而不妙，故此我們寧願碰碰運氣，不靠响導，靠指南針。我們現時向東北方走的，只要方向沒有錯誤，不久便會找到谷中谷，不必灰心。」

這句話有些份量，隊員聽了，登時振奮起來。

那一晚他們逼於在鬼岩的崖谷之內歇宿，先行在營地之外堆放柴草焚燒，弄一個火坑，圍住營幕，然後由隊員輪流守衛，如此安排，萬無一失，不過，入黑不久，風聲四起，還有一聲聲的鬼哭夾在當中，聽了越加令人心寒，跟着守衛的人奔入大叫：「外邊有許多個黑影！」

各人走出看看，却又看不見人，鬼影也沒有，可是，所有人回到營幕裏面睡覺，只是一會，却又聽到守衛走入，大聲呼叫，說是：「有鬼！」如是者發生過許多次，十分忙碌，沒有人得到眞正的酣睡，逼於在翌日陽光投射之際，仍是迷頭迷腦的睡。

第二次覺醒，巳經是中午了，三十多人聚在一起進食，談及晚上所見所聞，稱奇不巳，奇就奇在一個人孤單單的守衛，看見火光照射不到之處，黑影幢幢，彷彿羣魔亂舞，到了十多個人聚在一起尋視，却又踪影全無。

雷加諾找個機會，單獨跟巴扎里斯坐在一起，問一問他，巴扎里斯說：「谷中有谷，鬼岩十八谷互相扣緊，可能我們紮營的地方對準鬼嘯谷以及鬼影谷了，如果這種推測屬實，再好也沒有了，因爲我們上次七個人被擒，就是經過鬼影谷鬼嘯谷進入印第安人巢穴的。」

雷加諾說：「但願如此！」

他們十分堅決，走了一程又一程，直入深山窮谷，如果晚上有甚麼風吹草動，索性在早上酣睡，睡够了再走，這樣走動當然是走得慢吞吞，到了第六個夜間，他們仍是紮營歇宿，一切如常，不過，殘夜將盡，他們所聽到的却不是鬼哭之聲，而是忽隱忽現的鼓聲，登時緊張起來。

誰都懂得如此分辨，只是鬼哭，可能是長風出谷，在谷中有較多處彎角，又有一個個洞，然後發出聲响來，至於鼓聲咚咚，那就反映出附近必有大批蠻族戰士，巳經發現他們的踪跡，要是尋寶未遂，先行發生連場血戰，那是很不幸的，他們對鬼岩十八谷的地勢太過陌生，恐怕不是敵手，因此之故，有人提出意見，認爲前路茫茫，快些走回爲妙。

「不！我們千辛萬苦走到猶他州，怎能臨陣退縮？即使戰死，也要達成任務，設法跟哈巴酋長接觸。」雷加諾博士斬釘截鐵的說。

「我們所有人，只是巴扎里斯一個人看見過巴哈酋長，怎樣知道酋長是否仍然活着？」另外一個人說。

「這些枝枝節節的問題，我們沒有閒情逸緻去研究它了，先要找着谷中谷，再行定奪，假如我們沒法跟酋長接觸，索性把谷中谷的石柱掘出來，把它帶走！」

雷加諾博士領隊，他說的話就是命令，各人沒法抗命，只好依照原定計劃去做了。

第八天的黃昏，他們使用望遠鏡向前瞭望，發覺在距離一千碼的地方，比較空闊，眞的有一條石柱，喜出望外。

所有隊員都是身上有槍的，十多個人自告奮勇，想衝到石柱那邊去，可是，雷加諾博士以領隊的身份制止他們，不准輕舉妄動，說：「快要天黑了，找到石柱，巳經是很幸運，何必急急呢？天亮之後，再行定奪！」

各人只好依他，照常的過活，那晚提高警惕，天色剛剛發亮，就由四個勇士保護另外一個勇士，闖入空谷，還把他用繩子綑綁在石柱上面，然後離去。

他們只是假意把他綑綁，任何時候，

只要他使勁掙扎，繩子就鬆開了，此外，他還有兩柄手槍，有足够的條件自衛，他們不再留下來，自行離去。

他們這樣做只是想借此挑起哈巴酋長的回憶，被綑綁的勇士正是當日「巴扎里斯」的替身。

雷加諾博士以及那些隊員遙遙的注視他，同時監視附近的崖谷。

眞是出乎意外，這個假局剛剛佈置下來，人走開了，只是剩下兩個勇士，突然有一匹黑馬如飛殺上，馬背上面坐着一個上身裸露的印第安人，挽了大弓，弓上搭箭。

這傢伙顯然是來意不善了，勇士打算拔槍，因爲他一定要擺脫了繩子的束縛才可以把手槍拔出來，屈居下風，他還沒有機會拔出手槍，那一匹黑馬已經殺到，飈的射出一枝箭。

那枝箭快而有勁，穿過他的胸部，箭尾搖曳，箭的尖端從他的背部突出來，血如泉湧，他慘呼一聲，倒在地上打滾，凶多吉少。

隊友看見他慘死，正在想衝出去搶救，雷加諾博士大聲叫喊，制止他們，別這樣衝動，跟着說：「印第安人的箭術很精，即使我們全部衝出去搶救，仍是死在箭下，我早有準備，唯一的方法就是擺出龜陣作戰！」

一言驚醒夢中人，二十多個隊友，趕快拿出長方形的籐牌，各握一個，先後走向石柱那邊，然後把籐牌互相扣緊，所有人躲在籐牌之內，那些籐牌裝置了鋼扣，互相扣得十分貼切，沒有絲毫罅隙，印第安人即使箭如飛蝗也沒法傷害他們，被箭射入體內的勇士，終於獲救，可是，箭頭有毒，他被人抬到營幕，已經臉孔變成瘀血般的顏色，嘴唇也變了藍色，沒法活下去。

照情形看，所有隊員能够僥倖活着走回來，可以說是拜了籐牌之賜，沒有籐牌，他們必然喪命！

那種情況極爲危險，雷加諾咬實牙齦，說：「我們此行有兩個目的，希望跟哈巴酋長晤談，另外一個目的就是把石柱帶走，對方不問情由的放箭，絕對不賣交情，看來哈巴酋長已經逝世了，我可以十分肯定的說，我們沒法得到他的助力，爲今之計，只好自管自的去做，實行把石柱掘出來，抬入籐牌互相拉緊造成的龜陣之內，再又把它帶到猶他州白人居住的地方，這樣做必然是艱險重重的了，不過，形勢比人強，如果我們不想退縮，逼於冒險盜取石柱。」

各人聽了，沒有一個人反對，雷加諾博士很是興奮，說：「好極了，我們立即出擊！」

那些人的確是英勇可嘉，可惜石柱太過沉重，他們已經使用炸藥，把它入地的泥土炸鬆，然後掘取，沒有甚麼困難，把它搬走就困難得多了，起碼要八個人然後把它扛起來，另外要十多個人用藤牌遮掩，才可以勉強逃得過對方的飛箭。

跟着是更難處理的問題，從那些崖谷冒險飛越，向原路走回去，就算沒有石柱，仍是很吃力，帶了石柱，寸步難移，有些彎角僅容一個人走動，根本就沒法用藤牌掩護，他們勉强行走，多次被勁箭射到停下來，雷加諾不能不另想辦法。

另外的一晚，他召集各人，用藤牌扣緊，罩住營幕，然後躱在藤牌之下，齊聲叫喊：「哈巴酋長！」

營幕外邊，仍是火光映眼，在閃爍不定的火光映照之下，他們突然發覺有一陣陣梟鳴之聲，定眼看時，火光之旁多了一枝長矛，矛的尾部有一個骷髏頭罩住。

沒有任何一個印第安人走出來，所見的只是那一枝矛。

各人愕然。

雷加諾博士跟巴扎里斯密談，說：「雖然你在猶他州居留的日子無多，不過，你曾經是印第安人的俘虜，可能聽見過他們一些關於矛尾罩住骷髏頭的一種標誌，是否等於死亡呢？」

巴扎里斯說：「凡有骷髏頭出現的一種符號，必然代表死亡，照情形看，所謂代表死亡是有雙重意義的，一方面告訴我們，老酋長哈巴已經離開塵世，另一方面，向我們提出警告，下逐客令，不能够帶走石柱。」

雷加諾說：「是的，我也有這種想法，不過，放棄已經到手的東西，總是不甘心。」

巴扎里斯說：「如果你認爲這種局面仍要硬拚下去，我不會反對。」

雷加諾當晚仍是沒有決定怎樣做，到了翌日上午，他拿出無比的勇氣來，把心一橫，作出另外一個打算，仍是由八個人扛着石柱在崎嶇不平的山徑行走，但却由另外一些人豎高藤牌，擋住由上邊射下來的毒箭。他以爲採取這個方法可能闖出鬼門關，殊不料印第安人並非蠢如豕鹿，他們發覺不能够用毒箭阻止敵人把石柱帶走，索性在高崖的頂端投下巨型石塊。

藤牌只能够擋住飛箭，沒有足够的力量迎擊沉重的石塊，只是抵抗一陣，全軍覆沒，抓了長矛企圖豎高藤牌擋箭的八個人，給石塊壓到重傷，倒地呻吟，其中還有兩個人倒在深淵，沒法搶救，扛住石柱走動的八個人，由於失去藤牌，完全沒有掩護，連人帶石柱跌下山坑，一跌再跌，去得無影無踪，顯然是血洒荒山，魂歸地府，雷加諾嘆息不已。

他仍想拚一拚，甚至作出最壞的打算，集中人力和武器，跟印第安人作戰，可是，巴扎里斯提醒他一問：「打贏了仗，仍是失敗的，因爲我們此行沒有跟酋長哈巴接觸，也沒法把石柱帶走，還是盡快朝着原路走回去吧！」

雷加諾認爲他說的話很有道理，逼於全面撤退。

他們朝着原路走回去，再也沒有印第安人追擊了，脫險歸來，總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可是，死了那麼多人，空手而歸，十分難過，唯一值得自慰的只是「矛鋒」，他們撿獲了二十多個矛鋒，全是用太空石製造的，由此反映出那些土人擁有許多太空石。

雷加諾跟巴扎里斯回到猶他州的一座大城，仍未解散隊伍，先行使用長途電話向太空署長卡隆報告失敗的經過，然後加上他自己的意見，說：「我們此行打算憑着巴扎里斯的交情，希望酋長哈巴賜助，

怎料哈巴已經喪生，至於石柱，它之所以吸引我們，純然是因爲它係太空石製成，既然印第安人所用的矛鋒大部份是太空石打磨而成，可見鬼岩十八谷必有一個地方收藏大批太空石了，可惜我們沒法獲悉儲藏太空石的秘窟，不過，留在『獲加城』內，多方面的打聽消息，總會有些機會的，如果你有甚麼指示的話，隨時吩咐我去做。」

這是第一次通話，署長卡隆沒有責備他，還說他找到許多個矛鋒是太空石所造，已經是寶貴的收獲，不要輕視它，繼續偵查好了。

這番話對他發生作用，等於鼓勵，他的勇氣陡增，他把它轉告巴扎里斯，對方聽了也很高興，談了不多久，他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情，說道：「我們一直都是把自己關起來，盡量避免跟外邊的人接觸，橫豎我們已經失敗，多找一些人打聽消息，有利無害，除了我們二人設法去找一些綫索之外，還叫其餘的隊友，盡量去找尋綫索。」

「這個方法不錯，我們萬萬不能够在這一座城靜養的！」巴扎里斯說。

血戰太空蘇聯寡不敵衆

那一隊的人數總共有三十八人，損折了十一個，仍有二十七個，各有各鑽門路，打聽消息，始終沒有甚麼作用，直到死剩的一個太空勇士柯倫，喝到半醉，有人跟他交談，問長問短，然後找到眞眞正正的綫索。

那晚「柯倫」隨意走進一間酒吧買醉，喝了兩杯醇酒之後，他先行覺得興奮，跟着覺得疲倦，睡意如潮，就在這時，有一個人走近，說：「先生，我們以前見過面，是也不是呢？」

「也許見過面。」柯倫說。

「那麼，我們總算是個朋友了，今晚有人想襲擊你，我想通知你一聲，還想告訴你，我永遠站在你的一邊。」

「我沒有仇人，不相信有人會向我偷襲！」

「不，你曾經惡狠狠的打架，還偷了一件比珠寶更加珍貴的東西，無怪他們要向你報復。」

「他們是誰？」

「那些人是印第安人，你們偷的是聖石。」

「聖石是甚麼？」

「聖石就是他們每日早上膜拜的一條石柱。他們相信凡是從天外飛來的東西，俱是珍貴的，石柱也當作天上的神了，他們甚至愚蠢到把天上飛來的石打磨到變成三角形，劈開粗大的竹，放在竹的中間，再用幼藤纏得緊緊，作爲武器，你想想吧，你是否跟那些人交過手呢？」

這番話有點意思，「柯倫」眼睛一亮，順着對方的口氣問：「從天外飛來的石頭嗎？眞是有趣，無怪他們十分重視它了，我想看看那些石頭可以嗎？」

「當然可以，收藏石頭的寶庫，只有我一個人知曉，我可以把你引進寶庫看看，不過，這樣做是有危險的，我有理由要求相當高的代價。」

「我們當然不會虧待你的，你想要甚麼？不妨說出來。」

「印第安人就快走進酒吧了，當心他們最擅長的飛斧！也許你死在這裏，談甚麼都是廢話，我先走開，在這一間酒吧對正的一座山崗等候，如果你沒有死，也沒有受重傷，請你到山崗跟我見面詳談。」

「好，你暫時避開吧。」柯倫很爽快的說。

那個神秘的朋友急急忙忙的離開他。

這傢伙只是走開了不久，他說過的話果然變成事實，忽然聽到一陣急速而又沉重的脚步聲，有兩個印第安人走進來，臉上露出一股殺氣。

酒吧裏面不准印第安人喝酒，更加不准他們入內尋仇了，因此之故，酒吧之內的幾個打手不約而同的站起來，擺出打架的姿勢，緩步走過去。

兩個印第安人從身上拔出短斧來，他們逐步走向打手那邊。

那些打手全是從黑帮殺出一條血路的好漢，怎會退縮，各人順手抓起一張鐵製的靠背椅，準備厮殺，那種靠背椅並非摺叠的，整整一張椅用鐵鑄造，的確可以當做武器，有了鐵椅，他們不會懼怕對方的短柄斧了，可是，這兩個印第安人相當古怪，雖然走近打手，並非把那些打手看做戰鬥的對象，突然把手一揚，兩柄小斧脫手飛出，向柯倫的臉孔拋都，快得像一陣風。

柯倫雖然略有醉意，仍是有防範的，放在枱面的三瓶酒，俱是喝了一半，它就是他的武器，敲碎了酒瓶固然可以作爲玻璃刀使用，即使是很完整的酒瓶，必要時也可以看做擋箭牌，他突然覺得兩個印第安人目露兇光，趕快抓起酒瓶，小斧剛剛脫手飛出，他就把酒瓶伸遠一點，利用它迎戰。

小斧撞擊到酒瓶去，雖然發生爆裂之聲，不會損害他的，他很快就反攻了，推倒圓桌，有如一頭猛虎似的飛撲出去。

他沒有武器，第三個酒瓶就是他的武器，他抓住酒瓶向一個印第安人的頭顱使勁劈下去，隨手拔出半截破碎的瓶子來，向另一個印第安人的小腹刺過去。

連續兩聲慘叫，兩個印第安人先後被他打到重傷，無力再戰，倒地呻吟，他乘機衝了出去，打手追上去，他已經逃之夭夭。

他一口氣地奔到山崗，遙見一條黑影，還沒有走近，揮手揚聲，黑影哈哈大笑，說：「柯倫先生，你走得這樣快，料想你完全沒有受傷，恭喜你了！」

柯倫頗爲詫異，問：「你怎會知道我的姓名呢？」

「我甚麼都知道，不單是知道你叫做柯倫，還知道你是太空五虎當中死剩的一個。」

「你這樣關心我的一舉一動，料想你不是好人了，我不想跟你交易。」

「不要緊，你走開好了，缺少了我，你們休想拿到天外飛來的石頭。」

「好的，我們開始討論這一宗交易吧，如果我想拿走你們收藏起來的太空石頭，你想怎樣交換呢？」

「你聽準了，柯倫先生，我有很多塊

天外飛來的石頭，不過，必須金子交換，你有多少金子，我就給你多少石頭，一磅換一磅，你想要一磅或者要一千磅，都可以得到，不過，這件事情一定要十分機密，因為我被同族的人驅逐出來，順便告訴你，老酋長哈巴已經在七年前病死了，我是他的弟弟哈同。」

柯倫想了一想，連忙說：「我答應你與否，都是不能够立刻決定的，如果你想知道我的答案，明晚在山崗等候，我不是旅行團的主管，我會帶一兩個人來，他們可以作主，你放心好了，我決不會出賣你的。」

「好，一言為定，明晚見。」哈同的身形一幌，便即消失在夜色中，行踪飄忽，有如魅影。

柯倫回到酒店，找着雷加諾，秘密磋商，雷加諾立刻用長途電話向華府的太空署長請示，署長卡隆說：「如果有辦法找到一批太空石，即使用金子跟他交換也不要緊，我想要五百磅太空石，請你跟他約定三天之後交貨，到時我親自到猶他州，跟你們見面，順便在當地的國家銀行提取金子。」

「真的用金子交換嗎？」

「當然是公平交易，也許我們陸續需要太空石，如果我們殺了他，奪取五百磅的石頭，此後沒法找到太空石了，事不宜遲，立刻依計行事。」

金子是太空署付出的，署長從「製造秘密武器」這一項經費之下取出一部份，購買金子，五百磅黃金並非巨欵，是可以辦得到，故此他同意真真正正的交易，而且沒有派人跟踪「哈同」。

這一項交易十分順利，論功行賞，不單是雷加諾受到太空署長卡隆稱讚，太空勇士柯倫也升了級，派到月球上面做「監工」。

凡是製造笨重的太空飛行物體，必然是在月球上面進行的，因為月球沒有地心吸力，也沒有一層大氣包裹，碰上了它，便會燃燒，故此月球是製造飛行物體最理想的地方，太空總署的署長卡隆決心在月球製造最新型的「太空船」，很鄭重的對雷加諾說：「你設計的太空環，暫時還沒有事實表現，我想請你合作，先行製造太空船，經費是美國政府付出的，如果它的成績美滿，可以變成商辦，不管它是政府自行辦理抑或商辦，你都是總管，大概你可滿意了吧？」

雷加諾點點頭，說：「我完全滿意，我現時想多口問一句，那種太空船究竟是在空中浮動，作為永久性的居留，抑或利用它做交通工具，在月球與地球之間一次又一次的往返不休呢？」

「看情形而定，如果月球發展到適合人類居住，它就是交通工具，反之，地球上面發生毀滅性的戰爭，它就在太空中飄游。」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除了太空船必須在月球製造之外，我還想太空總署加緊研究風火輪，利用它來作為護航的秘密武器。」

最後，雷加諾博士提出這一項建議。

從那一天開始，太空總署派出大批技術人才，到月球建造巨型的太空船，堅固的外殼，不怕隕石撞擊，加強的噴氣筒，使它升降自如，有了完整的計劃，很快它就完成，另有兩艘，加緊建造。

看來一切順利，可惜負責把濃縮汽油從地球運到月球的一艘運輸船，突然發生爆炸，較遠的一架三角銼太空戰機拍攝得來的照片顯示，有一種飛行物體正在用激光襲擊它，那種圓形的飛行物體正是美國太空總署正在計劃中的「風火輪」。

看到這一幅照片，署長卡隆大吃一驚，因為那幅照片跟太空署專家設計的形狀一模一樣。

分明是有人洩漏消息了，此人是誰呢？署長卡隆苦苦的思索，也未能找到答案，趕快用無綫電拍發緊急電報，叫雷加諾博士從速回到地球，商量對策。

見面後，署長卡隆除了把那幅照片給他欣賞之外，還對他說：「照我的估計，洩漏消息的人，必然是我們的核心人物，他不單是懂得用金屬石製造旋轉輪可以使激光發射得更加猛烈，還知道怎樣購買金屬的火焰石，在我的心目中，只有一個人最為可疑，你是否對他有些懷疑呢？」

「他必然是巴扎里斯！」雷加諾衝口而出的說。

署長卡隆說：「我十分同意你的看法，你沒有從月球回航之前，我已經派人找他，一經尋找，才知道他在兩個月前，舉家遷往西柏林，隨後，他一家人在西柏林失了踪，極有可能他被蘇聯的特務威逼利誘，變節投靠北極熊，怎樣對付他呢？這個問題還居次要，現在最重要的是如何組織太空船的護航隊伍，我的意思仍然是把這個重要的責任落在三角銼太空戰機的身上。」

「是的，我們所擁有的飛行武器當中，能够噴射激光的只是它，不過，風火輪發射的激光比它強大十倍，且又無人駕駛，只是根據它接受環境上的控制，決定向那一個目標出擊，三角銼戰機未必是它的敵手。」

「你放心好了，我們並非向它襲擊，只是在太空搜索，它剛剛出擊，便即查探對方用那一種武飛行物體指揮它，向那個飛行物體出擊，便有奇效，假如指揮它的人喪命，失去聯絡，風火輪就永遠在太空飄蕩，彷彿無主孤魂！」

「署長說得對，依照這個計劃去做好了，事不宜遲，有那麼快就那麼快，免得太空船受到襲擊。」

、署長卡隆說：「你的意見很是寶貴，我立刻下令所有太空船保護月球。」

他這樣子決定，乃是情理之常，料不到對方敵意向運送濃縮石油的運油機出擊，並非向太空船出擊，無非想太空船回航，集中在月球上面，到時展開全面性的攻擊，署長卡隆中計，停放在月球的太空船，不管它是否建造完成，一夜之間，完全毀滅，不過，指揮風火輪的一隊蘇聯戰機，也沒有好結果，它雖然完成任務，回航的時候，被百多架三角銼太空戰機襲擊，寡不敵衆，十二架蘇聯太空戰機全部被人擊落，風火輪越去越遠，飄飄蕩蕩，離開了地球以及月球的軌跡，進入茫茫無盡的太空！

（全文完）

「四大名捕」傳奇故事



温凉玉·文

可飛·圖

骷髏畫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李福李慧、文章三人將魯問張殺掉以後，正想離去，忽然從牌匾上跳下捕王李玄衣和冷血關小趣將他們二人點了穴道，文章乘機溜走，從他們口裏查出李鱷淚授意魯問張的事，第一：要奪骷髏畫；第二：要毀掉神威鏢局；第三：刦稅餉再逼百姓重交一次。然後叫關小趣將他們押入班房，留作人證。李玄衣、冷血轉去通知高風亮等人，在路上遇到了簑衣人將「老不死」、「青梅竹」打死，「中間人」負傷走脫，李鱷淚手下的「老中青」已死去其二。二人再回轉衙內和小趣談話，忽然樑上跳下高鱷淚把他們嚇了一跳……

一道聖旨下　鏢局得平反

李玄衣不去回答他，反道：「你現在也只有兩條路選擇。」

李鱷淚道：「你說說看。」

李玄衣道：「一，便是殺了我們，殺了神威鏢局的人，殺了人證。二，便是自殺，或者回到京城向傅大人負荊請罪，任他處置。」

李鱷淚笑了：「你知道傅大人對交待下去的要緊事兒辦不好的人下場是怎樣嗎？」他眼中突然發出了厲芒，與李玄衣眼中驟然乍起的銳光，觸了一觸。

李玄衣道：「所以，今晚不管你死我亡，你都該說說這秘密！反正，死的如果是我們，只把秘密埋進了黃土裏，如果死的是你，這秘密拆不拆穿，最多是牽連傅大人等，跟你也無關。」

李鱷淚好整以暇的問：「萬一，是我殺了你們其中之一，另一個逃了出去，洩露了秘密呢？」

李玄衣冷冷地說道：「反正說不說在你。」

李鱷淚忽又道：「我最佩服你們一件事。」

李玄衣和冷血都沒有問，李鱷淚既然這樣說，必定還有下文。

李鱷淚果然說了下去：「聶千愁大概是聽了你們一番話罷，居然在這生死關頭捨我而去。」

冷血道：「不是聽我們的話，而是他的老兄弟尋回他了。」

李鱷淚剔眉微詫地道：「他那干狠心的兄弟？」

冷血道：「他本來就是因兄弟背叛而心喪若死，才致助紂為虐。」

李鱷淚垂首，他那翡翠劍鍔更亭亭玉立似的貼豎在他的頸後。

「你們可還記得前任的兵部侍郎鳳鬱崗？」

李玄衣和冷血都不知他這一問之意。

「昔年，傅宗書、鳳鬱崗、諸葛先生是先帝身邊三大親信，只是，後來先帝殘害忠臣，割地求和，弄得天怒人怨，羣起

造反，當時，這三位高人知大勢不妙，而屢諫不納，眼看朝廷覆沒，他們也難免遭下旨殺害，便策劃一場叛變……」

冷血和李玄衣沒料李鱷淚竟開口道出這一段非同小可而又驚心動魄的大事，一時都為之震住。

「三人計劃周詳，準備一舉換朝易主，所以把三人所知的一切兵權要點，盡繪圖中，並齊研得在極迅速的行動裏掌握總樞的竅門，這份秘圖為三大高人對皇宮所知的畢生精華，至為重要……」

李玄衣和冷血這時已隱隱感覺到那「秘圖」跟「骷髏畫」似有重大關係，但一時又掌握不到綫索。

「可是，後來先帝猝然駕崩，幼帝繼位，三公見事有可為，藉幼君之力重整紀網，激濁揚清，便把叛變一事暫且擱下：：那一張秘圖，關係重大，誰取得便可依據覆滅帝室，所以關係重大……當時，諸葛、傅、鳳三公，都信任石鳳旋，覺得秘圖毀之可惜，防他日意外之事，但又不信任給其中一人保管，便建議請名師刺在石鳳旋身上。」

李鱷淚說到這裏，用冷電也似的眼光一掃兩人，才道：「但石大人認為最好還是鏤刻在一個對此事一無所知的人身上，更為妥慎，於是，便荐舉鏢局局主高處石，這一幅『骷髏畫』圖便刺在高處石身上了。」

冷血問：「難道，這『骷髏畫』的圖形三公會記不起來嗎？」

「問得好。三人各在同欵的畫面上刺下所知的記號，三圖却仍未交彼此看過，局勢便已改變……」李鱷淚答：「所以，三人都只知自己記下的要略，仍未看過對方所刻，只有那刺青名師將三圖合拼，刺於高處石身上，在刺繡過程中三公都不在場，而高處石亦不知刺在身上是何物？只知道是事關國家機密的東西……」

「高處石為人老實戆厚，所以大家才會選上他，這數十年來，直至高處石身歿為止，的確無人看過他身上的詭圖，」李鱷淚補充說：「何況，高處石被勒令除非三公同時在場下令看圖，任何人不得偷窺，高處石也發誓如無法抵抗則自毀胸圖同亡。」

冷血道：「我不明白。」

李玄衣接道：「既然如此，這要圖為何不刺繡在織錦或獸皮上更便於保存？」

冷血道：「我也是不明白這點。」

「原因非常簡單，皇城的鎮守常有遞換變更，如果到高處石身死尚無須動用此圖，則行軍、兵力、巡衛、重樞上必已有重大改變，此圖已無關重要，讓它與草木同朽便了。況且圖在高處石身上，以他的武功，縱不能保護，也足以同毀！」

「可是人算不如天算，當今聖上據說近日掘得了先帝的佈防圖，覺得固若金湯，一定要按照這種佈置設防，所以，這張圖的重要性又大大加强了。」

「我知道了。」冷血道。

「你也說說。」李鱷淚笑問。

「聖上當政之後，聽傅宗書讒言，先誅鳳大人九族，只有諸葛先生仍然受到重用。」

冷血道：「可惜道消魔長，聖上對傅書宗愈加重任，逆行倒施，禍國殃民，先生屢諫無效……若不是傅宗書發動幹祿王叛變過早，為諸葛先生所粉碎，聖上當眞要把國家大事全交予姓傅的手上……」

「由於干祿王叛亂失敗，傅大人愈發覺得非要有洞透皇宮樞紐的先機和一擊必着的把握方可進行……」李鱷淚接道。

「所以，他唆使聖上採納了他模先帝佈防的方式，然後再派你來取『骷髏畫』。」李玄衣也是傅宗書手下要將，他的推測自然也不偏妄。傅丞相之心，可以說是天下皆知，唯不知恐怕只有皇帝而已。

「不過，傅大人又派我來滅神威鏢局，眞正取回『骷髏畫』那麼重要的任務，還是交給『老中青』去辦……」李鱷淚苦笑道：「不過，沒想到這件事，因為『無師門』的人刦獄，以至擴大，使得冷捕頭大駕光臨，因而又驚動了人在京師的諸葛先生……」

李鱷淚正色問道：「那位簑笠人，一口氣摧毀了『老中青』，是不是——」

冷血點頭。

李鱷淚一楞，長笑，笑聲簌簌震落幾朶雪花，落在他的肩上：「這樣說來，老不死，青梅竹都死得不寃！」

冷血反問：「傅宗書也可以趕來助陣的。」

李鱷淚搖首道：「諸葛先生何許人也！他一早已佈下使得傅大人無法顧全的計策……這件事，因為諸葛先生，傅丞相都是當日計謀推翻朝政的參與者，所以，誰也無法彈劾對方，只不同的是，而今，傅大人千方百計要獲『骷髏畫』以起事，諸葛先生則沒法阻攔或毀滅之。」

李玄衣斥道：「如今敵軍壓境，民心甚亂，勇將盡折，正宜同心協力，共抗強敵之際，萬不可有叛變之事！」

李鱷淚嘆道：「其實，傅丞相正算錯了一件事。」

李玄衣眼色裏問：什麼事？

李鱷淚道：「他看錯你了。」

李玄衣道：「他一向都很重用我。」

李鱷淚道：「不是，他以為你會為了報仇，順理成章的把神威鏢局和無師門的人格殺毋論，來助我一臂之力。」

李玄衣道：「可惜這件事，既不順理，亦不成章，何況，我迄今仍未見到殺我兒子的仇人。」

冷血一震道：「李前輩……」

李玄衣却打斷問道：「為什麼叫做『骷骯畫』？」

李鱷淚道：「好，你問，我答。那幅畫，用的全是暗記，就算旁人看到，也看不懂，全圖畫的是一羣骷髏，如赴盛宴，據悉，諸葛先生用的是盆杯器具作為暗記，傅大人用亭台樓閣標示重點，鳳大人則用宮燈山石，花樹湖橋來標示屯兵所在，骷髏畫一式三份，各塡上暗記，再交由名師聚合為一。刻刺在高處石胸前，刺青名師從今不見影踪，秘密僅在高處石一人的身上。」

冷血冷冷地接道：「高處石一死，就塵歸塵，土歸土了……」

李鱷淚道：「本來是這樣的。」

冷血即問出了那一句：「那你們還要掘墳挖屍尋殮布幹什麼？」

李鱷淚笑嘻嘻的道：「我一直都是有問必答，但到這一句，只要我不說出來，你們所得到的一切秘密，都無法破解。」

「所以，你告訴我們這些，」李玄衣替他接下去，「以便你萬一不敵於我們，還可以留住性命。」

李鱷淚仍是滿臉笑容的說：「不過，你們一旦不敵於我，我可不輕饒。」

「你是非殺我們不可，」李玄衣直接了當的說：「因為你已向我們透露了這麼多的重大機密。」

「如果我死了，這件事，我自然沒有必要為傅大人守秘，這些年來，他雖一直栽培我，但我為他拚生拚死，流血流汁，也已經還足斤兩了；」李鱷淚道：「如果我還能活着，那麼死的是你們，我告不告訴，都一樣。你們死了，這秘密，最多只能洩露給鬼知道。」

李玄衣又說道：「我還想問你一個問題。」

李鱷淚道：「看我能不能回答。」

李玄衣道：「你在這件事中到底扮演了什麼脚色，致令傅大人這麼信任你。」

李鱷淚居然傲然道：「當年，派去殺刺青名師滅口的人就是我。」

李玄衣露出深思的表情，道：「當年，有一位刺青名師暗花大師，據說能在別人背上雕一隻白虎，月明之夜會離開人身到深山長嘯；也雕過一隻巨鷹在人背上，天上鷹兒看到了，全部飛下來繞着它哀鳴不已……」

冷血也聽過這樣子的傳說，接着說道：「據知這位暗花大師還為人雕過一個男子圖像，使得長安的青樓名妓為之瘋狂，迷戀得茶飯不思，因無法佔有男子背上的圖像，不惜動手殺了那個男人，再將之剁碎……」

「這樣的一位名師，原來是死在你手上。」李玄衣咳了一聲，吐出了這句話。

李鱷淚笑道：「要我親自出手的，都是名人，」他盯住李玄衣和冷血道：「你們兩位也是很有名的人。」他完全不把關小趣放在眼裏。

「究竟誰死誰生，誰也不知；」李玄衣咳着，皺着臉，大口喘息着，問：「這裏，還是出去？」

他問的是在這裏還是在外面決一死戰，但李鱷淚的回答十分奇特：

「現在。」

「在」字一出，冷血倏然感覺厲風刺背！

在他驚覺之時，已無及閃躱！

但他的身子仍是騰了一騰，這一騰雖不能把背後一刺避開去，但却挪了那麼一挪，這分寸間造成了很大的差別。

原本那一刄，是刺向他的背心！

刄貫背心，冷血必死無疑。

冷血這一挪，刄鋒變成刺入他的右胛肌去，那一刄，變成只把他重創，但並不能要了他的命！

不過出手的人實在是要命！

他唯恐一刺不能殺冷血，左手指鑿疾撞冷血背部要穴！

冷血這時已出劍！

劍疾往後刺！

但指鑿已擊中他的「懸樞穴」上。

冷血哇地吐出一口血，劍已刺不出去，往側仆跌！

不過冷血那一劍已把偷襲者逼退！

暗襲者當然不是別人，而是關小趣！

關小趣一刺得手，本來要封冷血死穴，使其致命，沒料到冷血反應如此之快，他脅下也捱了一刺，急中疾退，指上僅有兩成功力擊中冷血要穴上。

關小趣這一下暗襲，是集中向冷血施狙擊，而李鱷淚却趁此全力格殺李玄衣！

他暴喝一聲，劍已自背項拔出！

拔劍之聲，何等浩壯，翡翠色的長鍔帶着雪玉般長劍出鞘，屋頂瓦片轟隆震穿了一個洞！

李鱷淚的劍甚長，他左手持着，蕩出漫天劍影，罩殺下去！

李玄衣本來正對李鱷淚全神貫注，可是背後突來的狙擊，讓他分了神！

他想去救冷血，但是李鱷淚的劍鋒已至！

如果不是冷血——

他恐怕已是一個死人了。

冷血雖身受重傷，但他往側邊倒仆之時，仍及時用劍格住了李鱷淚的長劍。

只是負重傷的他又怎架得住李鱷淚這一劍？

所以他的劍脫手震飛。

李鱷淚怒叱聲中想再刺出第二劍，可是李玄衣已攔在冷血的身前，一手扶着冷血。

他手中烤肉的鐵叉已擲了出去。

鐵叉刺穿關小趣疾退中的左肩，釘入牆壁裏。

他手無寸鐵。

可是他盯住李鱷淚頎長豪壯的身形和他手裏高貴淬厲的長劍時的眼神，就像一個隨時手一揮就有十萬兵甲百萬矢的大將軍一般！

李鱷淚也不急在一時。

他的計劃本是用話引李玄衣和冷血入神，再一舉驟殺二人！

而今計劃只是成功了一半。

他沒料到冷血在這樣的狙擊下和身負這樣重的傷還可以自保兼而救人。

不過，原本在傅大人的意旨裏要剔除冷血一人——如果這裏只是冷血一人，冷血早就死了。

但是現在還有個李玄衣。

只是多一個李玄衣，他也不怕。

因為他自信。

因為他的劍法天下無敵。

天下無敵這四個字，任何人都不能亂用的和濫用的，否則，不是給人譏笑，就是被目為瘋子，甚至有殺身之禍。

李鱷淚自知甚詳，他的單手劍法的確不能被稱為天下無敵。

可是他的雙手劍法的確沒有人比他使得更完美。

劍多用單手，雙手使劍是一種很少見的武藝——但天下這麼大，雙手劍法也是高人輩出，却從來沒有人敢獨創一派，或自成一家。

因為有李鱷淚。

他官高、武功也高，他不創帮立派，誰敢先他而起？

而且誰都知道雙手劍法是李鱷淚為第

一。

李鱷淚當然知道李玄衣武功厲害，已到了爐火純青，深藏不露，虛懷若谷，點石成金的境界了。

據悉李玄衣對任何巨寇大盜、武將高手，一樣可猝之生擒，單止這一份功夫，李鱷淚就自嘆弗如。

因爲殺人容易，生擒難。

譬如他要人暗殺冷血，就遠比把冷血這樣一個人活抓來得容易十倍！

他更知道李玄衣能够在身邊任何一草一物，化腐朽爲神奇，成爲厲害至極莫能匹禦的武器，一個這樣有名的高手，到現在還沒有一種成名武技，但件件俱是他的絕學，這樣的人，武林中仍活着的決不會超過三個。

方振眉無疑是其中一個，李玄衣恰好也是其中一個。

不過李鱷淚仍是胸有成竹。

他深信不消片刻，李玄衣的血，便會在他雙手劍下流乾流盡。

他仍是左手執劍，右肩聳了聳，故作瀟洒的問：「怎麼樣？」

×　×　×

暮色把雪色添上一層灰意，鋪在白布上的塵埃，山上的雪和枝頭上的雪，像寬闊古屋裏白布下罩着的傢俬，起伏賁陷，形狀都不分明。

反而天上的星星輝着微光，晶瑩得可喜。

唐肯坐在後院子爬滿青苔的階上，托着腮，呆呆尋思。

他在想：原來丁裳衣是討厭他的。她可以給別人，然而就是不給他……

想到這裏，他羞憤的想縮進衣服裏，又恨不得一頭撞死算了。

男子被女子拒絕之後，通常都羞憤多於一切，像吹滿了氣的球給扎上一針，眞是心喪欲死，氣得只有冷笑才能抑制想哭的窩囊感覺。他可以原諒那女的但不能原諒自己。只有在摟另一個女子溫馴地依戀在自己的懷裏才可以減輕那種窩囊感覺。

「爲什麼要向她表達呢！」唐肯也這樣切悔着：要是沒有表達，就不會有拒絕，只要是不會拒絕，一切就不會那麼尷尬不自在了。

他想着想着，只見一隻垂死的炸蜢走過，交剪着觸鬚，警戒的試探着前路，許是被雨淋濕之後，反應並不怎麼敏銳，連躍動也不太方便的，可是牠交磨着觸鬚長腿與羽翼的輕响，就像對唐肯發出諷刺似的。

唐肯眞想一脚把牠踩死。

當他狠狠地這樣想着之時，忽又想到，天可見憐，說不定，他不殺這隻小蚱蜢，上天便會撮合他和丁裳衣，讓他有個機會……

他想着又覺得自己庸人自擾，又好氣又好笑，但仍不禁抬頭望了望暮雪的天，視綫是從繁枝交錯間望見灰濛的暮天，這樣看了一看，居然怔了怔，不知在近前的是什麼事物，定睛看才知是一棵巨大的老白蘭花樹，在這初寒時候，葉多落盡，但枝幹堅拔，而且開出很多很大的白蘭花，五瓣白的花，中間淡黃的蕊，輕風吹來，每朵花都轉呀轉的，有的飄落下來仍在旋轉着，有的猶在枝頭旋轉。一樹的花却在頭上輕轉着，像一朵朵旋舞的雪，送來了淡淡輕香。

唐肯這樣看着，心情較好了，深深吸了一口氣，脫口說：「好香。」

這時，那蚱蜢已尋着了一個小洞，鑽了進去，唐肯俯首看着，小洞穴還露着一對觸鬚，唐肯心忖：牠大概進錯了蟋蟀洞了，忽然，他就瞥見一對鞋尖。

絨綉黃花球藍布貼邊精繡的綉鞋。

唐肯一怔，抬頭，就看見月亮的光華，照看丁裳衣。

唐肯只覺得像太陽照耀一般，臉上一熱。

丁裳衣微微笑問：「在看雪？」

唐肯抬頭這樣望去，丁裳衣渾圓的下巴滿滿粉粉的，像唐代的一個美麗仕女借月色還了魂。

丁裳衣又問：「在賞花？」

唐肯只是傻呼呼的笑。

「可以坐下來嗎？」她問，可是她已坐了下來。

丁裳衣和唐肯貼身而坐，香氣更濃郁了。唐肯感覺到丁裳衣的衣上很冷，從眼梢看去，她的臉，要冷出玉意來。

她來做什麼？是來安慰剛才的拒絕麼？他在想，臀下的石階更冷冽。

「人就這樣奇怪，現在還活得好好地，下一刻，就什麼都不知道了，可能生，可能死，可能極樂，可能悲苦。」丁裳衣這樣說，低沉的暮意裏像炊烟般沉垂。

唐肯覺得她安慰他的意圖更濃了，心底裏激起了屈辱的怒意。

其實丁裳衣拒絕了唐肯，梳好了髮，化好了粧，覺得銅鏡裏有一服黃光，瑩瑩澄澄熨在自己臉上，待從這臉上看時，覺得一股寂意，湧上心頭。

這是一種怎麼樣的感覺呢？——臂上泛起的寒意，要熨熱堅定的手去溫暖，唇上微傈的單薄，需要激烈熾熱的唇去溫熱，披下肩來寒漠的髮，需要有力的扭揑與搓揉。

江湖上很多孤單女子，在春衿夏被秋懷冬眠間，都生起過這寂寞的需求。

自己不該拒絕他的……

何況，今晚以後，明天還能不能活，是誰都不能預料的事。

她咬了咬唇，走到長廊，華燈初上，然而燭的黃光，掩不去窗外的灰意。

她盈盈走過，見到一扇房門開着，看見高曉心在裏面，頭枕在梳妝桌上，鏡片已被打碎。

可是她已睡了。

眼角猶有淚痕。

她是向着窗外睡的。

窗外，朵朵白蘭花小風車般轉着。

丁裳衣走近去，看見她純眞的臉龐，疼惜而羨幸地注視了好一會。

然後她走過去，拂掉飄到窗沿的雪花，輕輕的掩上了窗。

就在掩窗的時候，看見樓下坐在石階上蹲坐着的雄偉大孩子，心中興起了下去看看他的衝動。

一個飽歷風霜的女子，在這個時候，看見一個熱誠眞摯的孩子，心裏的感覺，像花落到流水上，不管送去那裏都是難以

自制的。

可是唐肯不知道這些。

他以爲丁裳衣在同情他，而純粹是因爲同情他，才接近他，才分予他一點求慾上的滿足！

——他唐肯可不是這樣的人！

丁裳衣和他一齊並肩坐着看花。

又一朵花落，風車般旋舞着，向兩人送來。

丁裳衣用手一拈，拈住白蘭花。

她對花吹了一口氣。

花瓣又急旋了起來。

雪又降了，一朵朵，一片片，滿空都是，枝頭、瓦上、階前都是。

「進屋去罷？」

唐肯不知怎樣回答。

「我知道你是在想什麼。」丁裳衣滿意地閉了閉眼睛，彷彿她已瞭然他心裏所思。

「我什麼都沒想！」唐肯忽然怒氣冲冲的站起來，咆哮道：「別以爲我是沒有人格的登徒子！你這算什麼？施捨？同情？諷嘲？告訴你，我都不需要！我是堂堂正正的男子漢，不需要你來憐憫——」他大手揮在沾在他身上的雪花。

丁裳衣寒着臉，站了起來。

然後一揚手，給了他一記耳光。

「本來你是的，男子漢！」丁裳衣像冬風吹進門隙裏，「誰同情你，憐憫你？你瞎了麼？聾了麼？斷手斷脚了麼？我施捨給你什麼？告訴你，我下來，是覺得我們可以在未知生死前，快快活活的樂一次，我不在乎這些，你會在乎麼？我喜歡你，才這樣想，才這樣說，然而，你自己却把自己當成白痴楞子，殘障兒童！」

她冷哼一聲，走了。

唐肯怔住了，在庭院裏。

雪花開始聚積在他的眉上、鼻上、唇上。

他只覺得丁裳衣轉身去後，花都不香了。

他望天，星月映輝，才驚覺夜幕已瀉，雪色份外明亮。

他跺足要追進去，忽一人急步走了出來，幾乎撞個滿懷。

原來是勇成。

勇二叔道：「吃飯了。一塊兒吃頓團圓飯罷。」

×　×　×

李玄衣回答李鱷淚問的「怎麼樣？」：「我想吃飯。」

李鱷淚一楞。

「如果吃了飯，天寒地凍，打起來，更有氣有力。」李玄衣解釋道：「菜是氣，飯是力。」

李鱷淚笑了，拍了兩下手掌，揚聲道：「來人呀，給捕王送飯來吧！」

只見四周每一處可以擠得進人的地方，都閃現了持着兵器的人。

李玄衣心裏一數，少說也有近百人。

冷血悶哼道：「看來，今晚又要大開殺戒了。」他的傷口疼得厲害，別說百人，就算三，四人他也只怕無法對付得了，「奇怪，每次辦案，都要我殺個痛快才能完成任務的。」他自嘲的說。

「這次你誰也不用殺，」李玄衣退守在血冷身前，搶着說：「由我殺。」

冷血用手撥開他，這一移動，感覺到傷口奇痛，傷勢顯然比想像中嚴重，「你一向都不殺人，所以還是應由我殺。」

李玄衣道：「這次我要破戒一次。」

冷血道：「你不必破戒，一個李鱷淚已够你忙的了。」

李玄衣笑道：「好，我殺的不是人，是鱷魚，吃人不吐骨的老鱷魚。」

冷血忍痛道：「老鱷魚够奸，但仍不及小鱷魚狡。」

李玄衣望向傷口也在流血的關小趣，一字一句地說道：「好個關飛渡關大俠的弟弟。」

「他是關飛渡的弟弟，」李鱷淚笑道：「不過，他一旦知道他哥哥是個通緝犯，不名譽的死人，他爲大好前途，早就投靠官府這邊了，我叫他充個英雄模樣，你們見了，果然叫好，他武功雖然不高，但幾乎出手就能殺了你們，所以腦袋永遠比手上功夫重要。」

「你佈的確是一步好棋！」李玄衣冷笑道。

李鱷淚微笑道：「沒有必勝的把握，我是不會親自出馬的。」

李玄衣咳着道：「你還沒有全勝。」

冷血接道：「我也還沒有死。」

李鱷淚揮手道：「好，就讓我全勝，你們死！」

他的手一揮，手下一湧而上。

冷血的劍電殛中靈蛇般的震起，飛噬李鱷淚五處要害。

李鱷淚沒料到冷血重傷之餘，出劍是如此凌厲迅疾，倉忙間以劍封招，仍被逼退五步。

李玄衣這時也已發動了。

他左掌拍向李鱷淚。

李鱷淚右手劍在應付冷血的急攻，倉猝間以左掌接了李玄衣一掌。

他做夢都沒有想到李玄衣的掌力是空的。他那一掌猶如擊在空的牆上。

然而力已發出，「牆」是空的，加上冷血那五劍壓力奇大，李鱷淚收勢不住，跌撞向左邊。

左邊是衙府內室。

這內室是押待審重犯之用，處於衙府之咽喉地帶，只有一處入口。

李鱷淚跌步往那密室裏去。

李玄衣右掌往李鱷淚背後五處要穴拿去！

李鱷淚身子猝然加急，藉勢投入室內，避過李玄衣一抓，劍已劃出。

室內掠過一道青虹！

跟着一抹血虹！

李玄衣襟上已多了一道血痕！

但他立時搶進。

李鱷淚一到了室裏，發現全室四周密封，立時疾退！

李玄衣已在門口。

那門口極窄，眞是一夫當關，萬夫莫入。

李鱷淚只有硬闖。

李玄衣劈面又是一掌。

李鱷淚硬接一掌，他想硬接一掌之後，以凌厲的劍勢先把這個癆病鬼強敵摧毀再說。

可是，他決想不到這一掌的威力是如此之鉅！

他才接下一掌，只覺血氣一陣翻騰，連退三步，强提運氣，正待反擊，但不運氣還好，一旦運氣，只覺星移斗換，又踉退了七步，强自立穩，但雙脚似毫不着力似的，上身彈跳而起，倒踩八尺，砰地背部撞在牆上。

這一下，李鱷淚總算知道了李玄衣的功力非同小可。

只是李玄衣也捱了他一劍。

李玄衣一步步走了過來，關上了門。

他要與李鱷淚作困獸之鬥。

外面李鱷淚人多，決不易制之。若制不住李鱷淚，他們更連半分生機都沒有了。

可是他要與李鱷淚分出勝負，至少也要一段時間。

這時間要多久？問題是：冷血能支持得了多久？

李鱷淚也明白這點。

他知道冷血必苦守着門口，而依這地方形勢是無法羣攻的。

他一定要激勵士氣，好讓手下以排山倒海的車輪戰陣擊毀身負重傷的冷血。

所以他在門未關上前揚聲道：「全力攻入，報名殺敵，第一個殺冷血的人，日後就是我的副使！」

他話一說完，外面傳來哄哄而壯烈的回應：「遵命！」

這共同浩烈的回應，使得李玄衣感覺到對方士氣如虹，而身受重傷的冷血實在無法維持這等兇狠的攻擊。

門已關上。

他面對李鱷淚。

李鱷淚一手持劍，端視着他。

室內沒有窗，只有燭，兩盞燭光。

室內也沒有什麼擺設，却是磚石砌的牆，牆裏有鐵枝鋼筋。

燭火輕幌，使得整個室內像船映水光一般微微盪漾。

——那一根燭火會先熄滅？

——冷血在外面可應付得了那如狼似虎的攻擊？

× × ×

吃過晚飯之後，神威鏢局點上了多日已未點燃過的華燈，換上勁裝，聚首在圓桌前，高風亮分配好一切，目光如炬的道：「我們可以出發了罷？」

唐肯望向丁裳衣！

丁裳衣微微笑着，在她身上縱是戰陣殺伐也變作了清華貴氣。

高風亮道：「好！」轉身跟淚光盈目的高夫人說了幾句！

那自然是江湖漢子待旦一擊前的生語死囑。

唐肯忽覺衣角被人牽了牽。

他轉首見是高曉心！

高曉心前淚未乾，新淚又盈。

她溫婉地把頭依在他肩上：「我知道，剛才，是我不好，唐大哥，就算你待我不好，我還是一樣要待你好，我剛才想通了，你當我是妹妹，那還是疼我的，想念我的，我也想念你，我一生一世都想念你。」高曉心語音堅清的說。

唐肯聽到她天眞漫爛而眞摯誠心的聲音，覺得自己負了她又欺騙了她，感覺到心裏很愧疚！

只見丁裳衣手奉着一柱香，在簷前插上，那風姿從背側影看去，舉手投足都有決絕無依的悲愴。

高風亮拍了拍高夫人抽搐中的肩膀，咳了一聲，揚聲道：「走吧。」

走，人生總要向一個地方走去，只是此去，還能見否？生死知否？

可悲的是既是人，就不得不繼續向前走。

× × ×

冷血背貼着門。

如果李鱷淚自門內一劍刺出來，以他現在的姿態就非死不可。

但他更非這樣守着不可。

因爲李玄衣不能敗！

李玄衣如果敗了，不但他倆都得死，連同神威鏢局的人都會被毁滅，青田縣的人也遭殃。

他相信李玄衣決不會讓李鱷淚刺出這奪命的一劍。

他守着的地方，只有一處甬道，一個入口。

甬道僅七尺。

敵人要攻入密室，就得正面攻來，跨過他的屍身進去！

誰要跨過冷血的屍身，他都得付出代價。

酷烈的代價。

可是李鱷淚在門關前叫出那一句，無疑極有吸引力。

在李鱷淚身邊能昇到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角色，誰都願意以性命冒一次險，代換來榮華富貴夢寐所求的代價。

一陣騷亂過後，第一個人大步踏出，手持戒刀，大聲道：「『佛燈戒刀門』卡星文前來領教。」

冷血點頭爲禮。

他傷已重，不想多說。

卡星文戒刀一拱，七刀一招，一招七變，招招狠辣毒絕！

冷血劍光挑起，「嗤」地刺入卡星文咽喉，卡星文掩喉倒地！

另一個精壯漢子，手持月牙鏟，踏步而出，洪鐘般的聲音道：「『移山塡海』同伯案，前來討教。」

冷血以三招便刺倒了他。

又一個慓悍漢子步出，揚聲道：「韋陀門利担山來了！」牛頭鏟迎頭擊下。

冷血以五招重創了他，但虎口亦被震傷。

到了第七名挑戰者「沉疴教」的上風雲被刺殺之時，冷血傷口血流不止，已感支持不住。

侯第十一名挑戰者西崑崙七小金之時，冷血身上又增多了一道傷口，才殺得了他。

冷血本來就傷重，情形是越來越危急了。

密室的門，却仍沒有打開來。

第十二名挑戰者戈大山揚着一丈槍出來時，冷血的臉色愈蒼白，戈大山臉上的獰笑愈濃烈。

忽然聽一人說道：「我代你一戰又如何？」

聲音响自戈大山背後。

戈大山霍然回身，只聽一聲怒嘯。

嘯聲中，戈大山金鎗節節斷裂，脇骨一陣格勒勒亂响，已被摔出甬道之外，撞及數人飛跌出去。

來人一頭黑髮，樣子十分矍鑠凌厲。

冷血笑道：「你來了。」

聶千愁道：「你受傷了。」

冷血道：「要是決鬥，你來的眞不是時候。」

「不。」聶千愁道：「我來的正是時候。」他的聲音很溫暖，「你使到我的兄弟回心轉意，痛改前非，我代你這一戰又如何？」

冷血還沒有回答，第十三名挑戰者已揮舞着酋矛飛刺過來。

聶千愁立時反擊。

他在怒嘯中出手，那人也在怒嘯中斃命。

直至第三十一名挑戰者跨出來的時候，聶千愁身上已開始流血。

到第三十九名挑戰者倒下時，他已身受七八道傷。

冷血叱道：「讓我來。」

聶千愁喘息着笑道：「你又比我好多少！」他一掌拍斷了來人的脖子，但也吃了對方一脚，足足吐了三大口的血。

第四十一名挑戰者持着虎尾鞭攻上。

冷血想替聶千愁擋這一陣，但甬道狹窄，無法越過。

忽然之間，外面一陣騷動，交手之聲不住傳來，冷血持劍闖出，聶千愁固守密室。

只見東廓的高手正與幾名夜行人苦戰着。

冷血只覺得一種生死同心的喜悅，叫道：「你們來了！」

高風亮揮舞大刀，砍倒一人，也喜叫道：「我們來了！」

高風亮、丁裳衣、唐肯、勇成都已來了。

江湖人的快意豪情，雖然心中都有牽掛，但只要與朋友併肩，同甘共苦，縱戰死也毫不退却。

李鱷淚帶來的有近百名番子。

這近百名番子個中不乏好手。

不過，其中武功最高的聶千愁反戈相向，易映溪、言有信、言有義也先後斃命，連「福慧雙修」也死了，使得這干人的陣容大打折扣。

但冷血和聶千愁也已近强弩之末。

對方至少還有五十名好手。

高風亮、丁裳衣和唐肯、勇成等衝殺了一陣，對方至少倒了十人，但是四人也傷得不輕。

就在這時，忽然外面浩浩蕩蕩，一羣鮮衣甲胄的官兵走了進來，兩旁站開，一人雙手奉着一錦盒，堂步踏入。

這人竟是小吏文章。

爲首的武官喝道：「住手！接旨！」

皇帝的聖旨畢竟比什麼都有用，剩下的四十餘名番子，全跪了下去。

剩下的冷血、高風亮、聶千愁、丁裳衣、唐肯、勇成面面相覷，但王命難違，都跪了下去接旨。

這樣一個昏庸的皇帝，一向草菅人命，這次下的又是什麼旨意？

只是除了地上的死人，爬不起來的傷者，還有密室裏不知生死的兩個決戰者之外，所有的人，都得跪在地上接旨。

× × ×

聖旨只有在承認它的人心目中，才有份量和意義，對一些人來說：譬如死人，化外之民，漠視朝廷的人就起不了任何作用。

對聽不到的人來說也一樣。

李玄衣和李鱷淚的對決比他們想像中還要劇烈。

李玄衣赤手空拳，却專攻對方身上的一些不重要部位及難以禦防的地方。

兩人戰了半個時辰，李鱷淚左耳被拔掉，血流如注，左脚尾趾被踩斷，右脚後跟及姆趾被踢碎，右臂被踢了一脚，左手尾指折斷，頭髮也被扯去一大片，鼻尖也給擦傷。

他身上掛彩雖多，但元氣未傷。

他的劍本來只有單手執住，無論劍法如何周密、凌厲，總傷不了李玄衣。

可是，當他雙手同時執劍之時，情勢就全然不同了。

無論李玄衣如何跳走、迴避、閃躲、騰躍，都躲不了雙手劍的追擊。

李玄衣在這重要關頭却做了一件事。

他踢翻了桌燈。

室裏只剩下一隻燭仍亮着。

他撲向那支燭光。

李鱷淚生恐他連這最後一支燭火也弄熄，連忙迴劍兜截。

劍風凌厲。

李玄衣突然遠遠閃去。

劍刺空，劍風滅燭。

室內登時一片漆黑。

李鱷淚中了李玄衣的計，自己的劍風替對方滅了燭。

在黑暗裏，誰都看不見誰。

李鱷淚一直枯守，但對方毫無聲息。

李鱷淚終於忍不住，他揮劍，從身邊舞起，決定要把這密室每一寸地方都逼死，只要李玄衣還在室內，他就一定能把他刺成馬蜂窩般的窟窿。

劍仍在李鱷淚手上。

所以他很放心。

密室充溢着劍風。

劍風之下，兩個人在黑暗的生死間徘徊。

——誰死？

——誰生？

× × ×

意外。

高風亮、唐肯等人斷沒想到這樣的一個意外。

連冷血也想不到。

皇上的旨意是：已經查明了刦餉案件，神威鏢局的嫌疑乃屬寃誣，眞正監守自盜者係李鱷淚陰謀主持，是故下令冷血、李玄衣等捕獲此人即就地正法，至於青田縣的年稅亦不必再繳，只囑各部負責人儘快起回銀兩，並送朝廷便是。刦獄拒捕的情形，全由「無師門」領袖關飛渡策動，跟他人無涉，關飛渡既已歿，事亦無需追究。還有「神威鏢局」的人忠勇護鏢有功，被册封爲「護國鏢局」，局主高風亮赴

京聽封，追加勛銜。其他李鱷淚手下參與其事者，皆因不知者不罪，並將功贖罪，擒殺李黨餘孽為責。

聖旨裏還提及這件事得以眞相大白，全因丞相傅宗書明查暗訪，才得以昭雪沉冤。

李鱷淚的官位頗高，但再高也抵不上半個傅宗書。

何況這是聖旨！

局勢急轉直下，李系人馬中，再沒有半個敢動手，人人都想置身事外，且恨不得把李鱷淚抓來碎屍萬段，以洩心頭之忿，以表自身之清白無罪。

最意外的是高風亮。

他本來是個通緝犯。

「神威鏢局」已經倒了，亡了，欲振無從了，可是突然之間，局勢改了，「神威鏢局」雖然變成了「護國鏢局」，但卻變成國營了，而且自己也變成了官，這刹那間的「起死回生」，高風亮在驚喜之餘，只懂得把頭如搗蒜泥般的叩着，大喊道：「皇上聖恩，皇上聖恩，萬歲萬歲萬萬歲！」

然後他跳起來，忘了身上的傷，像一隻痲雀般雀躍，抱着了唐肯，像告訴天下人似的道：「皇上眞是聖明，皇上眞是聖明。」

「皇恩浩蕩，我這一輩子都報還不了的。」

又說：「傅丞相眞是明察秋毫，眞是英明賢良！」

唐肯自然也很高興。

只有丁裳衣呆住了。

這聖上的旨意很明顯，除了為這件事翻案外，便是平息民憤，把罪魁禍首全推到李鱷淚的身上，至於別的事，也歸到關飛渡頭上來，反正關飛渡已經死了，這事自然也不了了之了。

可是丁裳衣知道關飛渡沒有犯過這些罪狀，他在牢裏因扶危濟弱而給李鱷淚的手下害死的。

她不能承認這些。

她不能讓關飛渡死了之後蒙屈，永不得伸。

她揚聲叫道：「不是關大哥……關飛渡沒有罪！」

衆人都望向丁裳衣，都帶着輕蔑和敵意。

高風亮連忙說道：「丁姑娘，別亂說話！」

丁裳衣道：「刦獄的是我，跟關大哥無關！他刦富濟貧，因誤傷平民而自首服刑，從沒有叛變朝廷之心！」

高風亮截道：「丁姑娘！」

文章皺眉叱道：「不識時務……膽敢違抗聖旨！」

李鱷淚剩下的部屬和文章帶來的人，已準備向丁裳衣迫圍過去了。

唐肯忙道：「丁姑娘……」

丁裳衣斬釘截鐵地道：「不能讓關大哥含冤莫白于九泉的。」

高風亮叱道：「丁姑娘，皇上聖明，這事待慢慢再查，你不要剛愎自用，自誤前程！」

丁裳衣徐徐回首，用一種冷漠的眼色，像從來沒有見過這個人似的看着高風亮，道：「你現在得償所願，沉冤得雪，別人的冤屈，當然不必再查了。」

高風亮脹紅了臉，叱道：「胡說！」

這時衆人已向丁裳衣圍了上前，就等文章一聲令下。

唐肯忽跳過去跟丁裳衣併肩而立。

丁裳衣心弦一震，低聲叱喝道：「走開！」

唐肯大聲道：「我不走！一路上，我們都是在一起的。」他理直氣壯的說：「現在，也是在一起。」

丁裳衣只覺心頭一陣感動，這種感覺，除了對關飛渡生起過之外，對誰都沒有這樣子的親近。

然而，現在她又感覺到了。

冷血忽叫道：「丁姑娘，你——」

丁裳衣道：「你不必勸我了。」

冷血忽踏近一步，到了文章身邊，文章號得退了一步，但冷血已在他耳邊低聲說了一句：「我知道，傅承相因為曉得諸葛先生正插手此事，收集證據，便順手推舟，作個好人，裝得大義凜然的恭請聖上下旨制裁李鱷淚等人，你也是通風報信有功——」

文章也低聲道：「你要怎樣？」

冷血疾聲問道：「丁姑娘也是先生的人。」

「哦？」文章臉上現出遲疑之色，終於揚聲道：「逆賊關飛渡是否蒙冤的事，我會稟上去，伏請聖上再派賢能稽查，這件事，暫且就這樣子，請耐心等候吧！」

便跟同來的人站在一旁，剩下的李鱷淚手下，人人面面相覷，不知冷血要如何處置他們。

冷血只覺一陣昏眩。

他流血確已過多，要不是聶千愁前來助陣，他早就無法捱受得住了。

聶千愁傷得也不輕，但他笑着拍冷血的肩膀，道：「你的恩義，我還清了。」手裏塞給冷血一件事物，附耳低聲道：「這幅骷髏畫，我因不滿李家父子的所為，趁刦獄之亂，順手牽羊，把它取走，免再有剝皮慘事發生……我也不知道，這要來作什麼？不過大家似乎都在找尋着——就送給你吧！」

冷血心中感激，揚聲問：「你——」

聶千愁已蹣跚走出衙門，背影悽寒，不回頭地拋下一句話：「我去找我的兄弟去。」哈哈一笑，吟道：「因為他們是我的寂寞，我的豪壯。」唐肯本要前去攔住聶千愁報殺袁飛之仇，但聽他這兩句話，一時怔住，沒及出手。

「一朝是兄弟，一生是兄弟。」當說到這兩句話時，他的身影已消失在雪地上。冷血茫然一陣，忽聽密室的門碰的一聲，打了開來。

×　　×　　×

黑暗的密室內，交手只一招。

李鱷淚感覺到李玄衣飛身過來。

李鱷淚立即出劍！

他這一劍懷着必殺的氣勢！

「哧」地一聲，劍刺入李玄衣腹內。

李鱷淚正大喜之際，李玄衣竟直逼而來，劍鋒穿過身體，但在這瞬息間李玄衣已制住了他七大要穴。

李鱷淚長噢一聲，癱瘓了。

李玄衣竟挺着身體被劍貫穿，來生擒他。

他長嘆道：「你殺了我吧。」

李玄衣咳着，艱辛的說：「我無權殺你。」

李鱷淚聽到李玄衣身上的血滴落地上的聲音：「原來你拚起命來……比冷血還狠！」

李玄衣呻吟道：「你的武功高，我不犧牲一些……斷斷擒你不住。」

李鱷淚喘息道：「以你武功，要抓我，是不容易……但要殺我，卻不難！」

李玄衣嘆息道：「怎麼你們這些人……動不動就說要殺人，連對自己的性命也不例外？」

兩人在黑暗中雖看不見彼此，但都很惜重對方。

李鱷淚好半晌才問道：「你一生中……難道……從來沒想到要殺誰？」

「有……」李玄衣沉痛的道：「有一個……」

話未說完，他已打開了門，把李鱷淚押了出去。

李鱷淚的部屬見主腦已就擒，更不敢有異動，冷血和衆人見李玄衣勝，自是大喜，忽見他腹中還嵌了一把劍，大驚掠近，疾戳李玄衣傷口附近數穴，再拔劍敷藥，消毒療傷。

李玄衣苦笑着道：「我……我擒住了他！」

文章忽喝令：「殺了！」

隨來的人都拔刀撲上。

李玄衣怒叱道：「住手！」

大家都停了手，轉頭望向文章。

文章沉下了臉，問：「為什麼?!」

李玄衣昂然道：「人是我抓的，我要把他押回京城，依法審訊！」

文章冷笑道：「你敢違抗聖旨？」

李玄衣一愣，冷血向他點了點頭，道：「聖旨剛下過，勒令斬殺李鱷淚。」

李玄衣一陣迷茫，一人閃身而至，一刀扎入李鱷淚後心，李鱷淚長嘷一聲，眞氣一沖，所封的穴道竟全被撞開，返首瞪視，見是關小趣，眶眦皆裂地道：「你們，要，滅口——」

但關小趣對準他的心口又刺了一刀，李鱷淚血濺堂當，終於慘死。

李玄衣和冷血知道傅宗書的用意，此事既然功敗垂成，是要殺李鱷淚滅口，卻不料李鱷淚也早有預感，把內情已向他們透露泰半。

李玄衣瞪視關小趣，怒道：「你這小人！」

關小趣退了一步，道：「我是聽旨行事。」

冷血逼前一步，此際，他倒眞想殺了這個卑鄙小人，但忽聽丁裳衣叫道：「小趣！」原來唐肯已向丁裳衣提起這人就是關飛渡的弟弟。

關小趣見一個粉粧玉琢的女子喚他，也不知是誰，高風亮道：「小彈弓，她就是你哥哥關飛渡的紅粉知己丁姑娘，令兄……託丁姑娘看顧你。」

關小趣知道李鱷淚向李玄衣等道出骷髏畫的秘密，一旦事敗，一定會殺自己滅口，所以借聖命先下手為强，誅殺李鱷淚，也知道冷血等不會放過自己，見敵對羣中居然有個「自己人」，忙喜而趨前道：「丁姊姊，大哥跟我提起過你。」

冷血見此，知道丁裳衣執意保護關飛渡的一切名譽親屬，也不想節外生枝。文章見自己任務經已完成，揚聲道：「擺駕。」便跟同來的人揚長而去。

李玄衣止了血包紮好傷口之後，李鱷淚的部下分批遣走，還打點好衙裏一切，跟鄉民交代清楚，他是公門中人，對這方面自然熟稔有餘，加上冷血從旁協助，倒是駕輕就熟。

他們想到明日誠惶誠恐的鄉民以為限期將到，方知是免繳，那種驚喜之情，李玄衣和冷血看在眼裏，心中都有了安慰。

到了半夜他們才回到「神威鏢局」，李玄衣、冷血二人受傷都重，互相扶持，行近鏢局，就聽到高風亮喜氣洋溢的聲音道：「來呀，快快把招牌換上，咱們這裏，是皇上賜封的鏢局啦。」

「勇師弟，快把這一帶裏裏外外的江湖朋友，鄉紳父老的名册帶來，咱們明天就發帖子，大大舖張一番。」

「皇上眞是聖明，皇天有眼，我終於沒有辱沒了先父留下來這當家業！」

李玄衣和冷血見高風亮渾忘了傷勢與疲憊，在指揮吩咐家人張燈結綵，心中都不免有所感觸。

冷血道：「這麼多條人命，這麼大的屈，這麼久的亡命，一個聖旨下來，追封補過，便什麼都不記在心裏了……無怪乎人說：平民百姓的生死還敵不上達官貴人

的一個噴嚏。」

李玄衣勸解道：「高局主不記仇，不記恨，感恩不記怨，那是他君子之風，氣度海涵。」

兩人步出大門，忽聽唐肯問高風亮：「局主，吳勝……吳鏢頭還在牢獄裏，不知……」

只聽高亮風不悅地道：「這就別管他了！皇上自會派人查明，遲早定必放他出來，急也沒用啊！」

唐肯囁嚅道：「不是……吳鏢頭跟我們是同案的，照理應該也是一併獲赦才是……我們要不要派人去查查？」

高亮風沒好氣的道：「查？皇上已說過要查，咱們正多事，萬一激怒了皇上，大家可沒好日子過！」他這段期間過了好一大段壞日子，可想起來都心驚。

冷血向唐肯招了招手，高亮風因忙着指揮張燈結綵，沒注意冷血等來了；唐肯引冷血和李玄衣上了樓，斟了杯熱茶，笑得傻乎乎的說：「我去請局主上來。」

冷血忙道：「不必了。他……也正在忙嘛。」

這時，忽然跳出一名女子，清麗可喜，正是高曉心，唐肯為她介紹過了，高曉心拿出一塊微微泛黃的白布說：「這是那些官差一直要找的東西，卻不知有什麼用途？」

李玄衣哦了一聲，道：「是老太爺的殮布罷？」

冷血笑笑道：「我們也不知……」心中一動，掏出了聶千愁臨行時塞給他的卷軸，張開來一看，只見這張人皮上繡着大大小小十來個白骨骷髏，正赴一個豪華酒宴，但見山石亭樹，都未繡得齊全。

高曉心微呼一聲：「好恐怖……」

冷血知道手裏拿的是幾個無辜漢子的人皮。又不知有什麼用途，心裏難過，把手往桌上一放，不料，「骷髏畫」和殮布疊貼在一起之後，竟發出了磷光，冷血忙把兩張畫皮對角揚起，往燈下一映，只見摺邊大小完全脗合，而且在骷髏上出現了很多磷光記號，周佈於畫上。

李玄衣嘆讚道：「暗花大師不愧為刺青名師，人已經埋葬多時，但殮布緊裹，只要據記憶織畫於人皮上，疊合後暗記仍可出現，完全是鬼斧神工！」

這幅「骷髏畫」是傅宗書憑記憶要李惘中織成的，當然與刺在高處石胸膛的畫大同小異，而今殮布一旦貼上，竟有了一種奇異的作用，那些表示着皇宮防衛的暗記全都隱現出來了。

冷血喜道：「我把它送回給諸葛先生……」忽把殮布和畫塞到高曉心手裏，側耳細聽。

只聽樓下傳來一陣緩慢的馬蹄聲，到了「神威鏢局」附近的巷子裏，「噗」地一聲，似一人自馬上摔下。

冷血和李玄衣都掠起，撐開向南的窗子望下去，只見巷子裏有一匹馬，馬背上沾着血，有一個人，撲倒在雪地裏，雪地染紅，怵目驚心。

那人披着一大把黑髮。

李玄衣和冷血對望一眼，翻身下去，扶起那人，驚道：「聶千愁！」

那傷者已奄奄一息，正是「白髮狂人」聶千愁！

聶千愁的口裏、鼻裏、耳裏，都不住地流出黑血來，吃力地睜開雙眼，艱辛地道：「……我的……兄弟們……王命君他們……套得了我製『三寶葫蘆』之法……就下毒……我……好恨啊——」隨發出一聲孤獨的厲嘯，聲至此絕，溘然而逝，滿頭烏髮又逐漸變白。

冷血緊緊握住聶千愁漸漸冷涼的手，大聲道：「我一定為你報仇！」他深深內疚：覺得聶千愁之死，皆因自己一心替他叛離的兄弟撮合，結果，王命君等人死性不悟，害死了聶千愁，還獲得了「三寶葫蘆」的煉製之法！

這時，唐肯也跳了下來，見聶千愁血染雪地，一時呆住了。

李玄衣向冷血道：「我跟你一起去追捕王命君……你去取回骷髏畫和殮衣，我和唐兄弟把聶千愁埋好再說。」

冷血心中既寂然又憤然，道：「好！」飛身上瓦，正要穿入樓閣，忽然想到李玄衣腹部被劍洞傷，傷勢極重，不宜受寒太久，不該要他掘土埋屍，就算要掘，也該和他一同掘才是。

想到此處，便掠回原地，卻見李玄衣跟唐肯說了幾句話後，手腕一掣，抽出李鱷淚的紫翠長劍，急刺唐肯！

唐肯的武功遠不及李玄衣，才躲了一劍，便掛了彩，一跤跌在雪地上，李玄衣嘴裏唸唸有詞，便要一劍扎下去。

冷血高叫：「劍下留人！」及時貼地掠至，架開一劍。

李玄衣收劍，劍遙指冷血，道：「不關你的事！」

冷血從未想到一向不殺人的李玄衣竟然會向唐肯下毒手，愕然道：「你這是為什麼？」

只見李玄衣臉上，現出一種極悽酸的表情，唐肯在地上大聲道：「他說李惘中是他兒子，他說李惘中是他的兒子！」

冷血訝然道：「你說一定要殺一個人，便是為了替兒子報仇？」

李玄衣慘笑道：「我只有惘中一個孩子，因不想他步入我的死路，所以交給傅大人替我物色一個富貴之家培育，傅承相把惘中交給了李鱷淚撫養，可是，沒想到卻給這小子所殺——我知道我那孩子百般不是，但我非得替他報仇不可！」

冷血挺身攔在唐肯身前：「你的孩子被殺，全因李鱷淚寵壞了他，你應該找李鱷淚是問，唐肯是無辜的。」

李玄衣沉痛地道：「我知道他是無辜的，但我孩子的命一定要拿他的命來抵償……李鱷淚已經死了，他也得死！」

冷血冷笑道：「我還以為你處事公正嚴明，原來一旦牽涉私情，便如此是非不分，濫殺好人！」

李玄衣揚劍叱道：「那是因為你還沒有兒子，我跟他決戰，是武林中的比武決鬥，與國法無涉！」

冷血長嘆道：「我不能讓你們決鬥，因他決不是你的對手！」

李玄衣苦笑道：「我已經咳得肺穿胃爛，而且還是一劍斷腸，他要殺我，也很容易！」

冷血也慘笑道：「我也身負重傷，至

少輕不過你，你要與他決戰，不如先決勝于我！」

李玄衣長嘆道：「我不想殺你。」

冷血即道：「那就饒了唐肯罷。」

李玄衣一陣劇烈的咳嗽，咳得他寸腸斷裂似的，好一會才道：「不！我非殺他不可！」舉劍往唐肯刺去！

冷血將劍一攔，架開一劍。

李玄衣在咳嗽聲中飛躍跳步，越過冷血，追刺唐肯！

冷血滾地出劍，又架住一劍。

黎明前的雪下得更密，寒氣凌人。

李玄衣不住地咳嗽着，彷彿受不住劍上的殺氣和雪意的悽寒。

「你何必苦苦阻攔？」

「你又何必殺一個不相干的人？」

李玄衣長嘆出劍，冷血仍然攔截，李玄衣迴劍反刺，冷血身上掠起一道血痕！

李玄衣刺傷冷血，是想把他挫一挫，好讓他殺死唐肯，不料卻逼出了冷血的拚命性格，如虹士氣，他揮劍急攻李玄衣！

李玄衣咳嗽着，反擊。

雪花飄落着。長街積雪厚。

雪花沾到他們身上，都變成了血花，他們身上的傷口，因為戰鬥而迸裂，滲出了血。

唐肯見冷血一直攔在他身前，護着他，只聽劍光飛閃，不住有錚然交擊之聲，唐肯呼道：「讓他殺我吧，冷四爺——」

可是冷血堅護不退。

李玄衣的咳嗽之聲更頻更烈了，像一具殘破了的風箱，隨時要擠出最後一點精華，便毀坍下去。

李玄衣幾次要越過冷血，擊殺唐肯。但他衝不破冷血的防綫。

要殺唐肯，便得先把冷血擊倒不可。

可是冷血是擊不倒的。要擊倒冷血，唯一的辦法，就是殺了他。

只是戰得越久，冷血的生命力和耐力，也全被激發了起來，冷血是越戰越勇，儘管他傷口上的血越流越多。

李玄衣的武功博大精深，變化萬千，功力遠勝冷血，所以越打下去，他武功的高妙就越能發揮。

不過，冷血的拚命打法，就算武功高過他兩三倍的人，也一樣窮以應付。

他們在長巷中交手苦鬥。

雪花紛飛，天將破曉。

這時，唐肯被逼到樓牆上，冷血攔護着唐肯，背向瓊樓，李玄衣的面卻向着「神威鏢局」的樓閣。

李玄衣長嘯一聲，冲天而起。

這一招的攻勢，沛莫能禦，居高臨下，勢不可當，冷血沒料李玄衣竟施用這種必殺打法，心中閃電般掠過念頭：你殺了我，我也殺你，決不讓你殺死唐肯！

冷血怒叱一聲，連人帶劍飛刺而起！

「噗」地劍自上刺入，穿李玄衣胸膛而出！

李玄衣撲勢不止，掠上閣樓，然而卻沒有向冷血發出那一劍。

李玄衣的劍是往閣樓裏掠刺而去！

冷血在驚震間一瞥：只見閣樓上，關小趣正用一把匕首刺入丁裳衣的背心裏，而李玄衣那一劍也刺入了關小趣的背脊。

一剎那間，丁裳衣倒下，關小趣也倒下，李玄衣也鬆劍倒下，閣樓裏响起了高曉心的一聲尖叫。

所不同的是：李玄衣人還在窗外，所以他是往窗下直挺挺的跌落下去的。

冷血帶着悲痛奔下去，抱住李玄衣。

李玄衣胸前露出一截劍尖，望着冷血，眼裏似有千言萬語，但說不出，終於咳了起來。這一咳，血水不斷湧出，李玄衣也斷了氣。

冷血抱着李玄衣，恨死了自己！

他知道李玄衣想說什麼，他不是要殺冷血，因為瞥見閣樓上關小趣正向丁裳衣下毒手，不及揚聲，想掠過去制止，但冷血以為他要全力施為，便殺了他。

李玄衣始終未殺過一個人，今天第一次殺人，却也身死。

冷血抱着李玄衣的屍首，跪在雪地裏，看着曙色，整個人都呆住了，雪花很快的鋪得他眉鬢皆白。

高曉心這時在閣樓上哭着向掠進來的唐肯說：「小彈弓他……他要趁你們在樓下交手，搶去殮衣和骷髏畫……丁姊不允，他便佯裝放棄……忽然出手，刺了丁姊一刀……」

唐肯枕起丁裳衣的後頸，觸手仍是那麼柔滑，但這樣一個活色生香的美人，鮮紅的血自在胸前汩汩地流着，不一會，血就要流乾，人也要香消玉殞了。

唐肯知道她是為什麼而失去生命的。

不是因為關小趣。而是因為關飛渡。

關飛渡的死，她似沒流過一滴淚，但自從那時開始，她就已經死了，再也不曾活過。

（全文完）

俠義傳奇故事

封神劫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李浪跟着香菱來到太子府，香菱帶他引見師父陳搏、太子德昭，三人擬好一個計劃，由李浪和南唐李後主的舊部下聯系，招募南唐的勇士對付趙光義手下的天絕、地滅等高手。李浪和香菱跑了三天路程來到一座山寨找到花虎、黑豹，道明來意，他們都是南唐舊部將領，雖然淪爲草寇，刦的是貪官污吏，不騷擾百姓，耕牧爲主，自供自給。花虎答應協助，熱情招待……德昭、陳搏的計劃被趙光義知道，決定派天絕、地滅去行刺太子，趁太子去拜祭生母死忌行事。此事被趙普知道，連忙趕到晉王府勸阻趙光義，他連忙派人去截止天絕、地滅……

假太子被殺 嫁禍親皇叔

在木筏上監視的侍衛雖然不知道那是産自西方的一種火油，但看見水面上突然浮上來這許多這樣的東西也知道有問題。

就在這時候，他們聽到了兩下尖銳的破空聲，抬頭循聲望去，只見兩支燃燒着的巨箭有如火龍般劃空射來，不由驚呼起來。

他們從來沒有見過這麼粗大的箭，即使在平地，也一樣不知道如何抵擋。

天絕地滅在這種弓箭上固然花了不少心血，也甚少使用，弓箭太大不方便携帶固然是一個原因，是以很少有機會用到。

現在難得這種機會，他們又怎會錯過，事實也沒有比用這樣弓箭更適合的了。這之前他們也算準了角度距離，所以兩支巨箭都不偏不倚，正落在木筏上，隨即爆炸開來，冒出了兩團烈火，兩個侍衛首當其衝，震飛出木筏外，烈火及處，浮在水面上的黑油立即燃燒起來。

木筏果然穩固，沒有覆轉，也沒有傾側或者什麼，却迅速被烈火包裹，另外三個給黑油濺到身上的侍衛也立時變成了火人，驚叫着跳進水裏。

兩岸的侍衛爲之目定口呆。

眼看着那頂轎子便要被烈火吞噬，那頂轎子突然升高了半尺，轎子底下兩側赫然出現了兩個鐵輪子，迅速轉動，同時一陣軋軋聲响，轎子四壁倒下，當中竟然是一個菱形的鐵球，由鐵輪子帶動，迅速駛進了水裏，也就浮在水面上。

一個太子裝束的人正坐在那個鐵球內，上半截身子外露，頭上戴着一個金絲織成的面具。

兩岸的侍衛看在眼內，不由一陣歡呼聲，隨即在兩岸散開。

一蓬亂弩也就在這時候從左岸高坡上射出，射向水面上的鐵球。

距離相當遠，弩箭射到去力道已減弱很多，但仍足以致命，不少弩箭雖然射在太子身上，立即彈開。

那襲金絲軟甲，既然刀槍不入，這種距離的弩箭又起得了什麼作用。

天絕地滅的手下也沒有機會再射出第二批弩箭，那些侍衛已向山坡這邊撲來。

他們受命一擊不中，立即撤退，看見那批弩箭完全沒有作用，也已無心再試，不等那些侍衛撲到，已溜過乾淨。

天絕地滅在較遠較高的地方，看得更清楚，又是驚又是怒。

趙普這時候也趕到了，也是居高臨下，却已經來不及阻止天絕地滅的行動，眼看木筏被烈火包裹，不禁由心寒出來，再見那個菱形的鐵球出現，意外又意外，亦難免目定口呆，到底鬆過一口氣。

這片刻之間，每一方面的反應都非常强烈，然後都有一種告一段落的感覺，那知道事情突然又有了變化！

那條樹幹也不知是什麼時候，什麼地方出現，到有人發覺，距離那個菱形的鐵球已非常接近。

樹幹的前端尖削，長逾兩丈，粗可合抱，浮在水面上，若只是這麼一條樹幹，當然不足以構成多大危機，由一個高手操縱却就不同了。

那個人絕無疑問是一個高手，雙脚踏在浮於水面的樹幹上，一個身子仍然標槍也似，紋風不動，那條樹幹在他的內力催動下，却是一條鯊魚般，劃破水面，直向那個菱形的鐵球撞去。

樹幹前進的速度有如離弦箭矢，比鯊魚快得多了。

兩岸的侍衛不由又驚呼起來，趙普一顆心才放下又提起，眼睛再一次瞪大。

天絕地滅一樣震驚。

所有人都看不出那個人的來歷。

那個人一身緊身黑衣，頭亦用黑布裹着，只露出一雙精光閃耀的眼睛，非獨不見面目，身上亦沒有任何特別的識認，就連他扣在手中那柄劍，也只是一柄普通的長劍，隨便可以買來。

鐵球中的德昭太子也發覺了，可是人在球中，球浮在水面上，如何閃避，只有眼巴巴地看着那條樹幹撞來。

樹幹不偏不倚，正撞在鐵球上，「轟」地一聲，鐵球被撞飛半空，德昭太子亦被震得從鐵球中飛出來。

幪面人同時離開樹幹，飛鶴般飛舞半空，劍光一閃，射向德昭太子的脖子。

也只是劍光一閃，太子的頭顱便飛離了脖子，幪面人左手一抖，一塊白布飛展，正好將頭顱接住裹起來。

白布迅速被鮮血染紅，幪面人順勢飛越三丈，凌空正好落回樹幹上。

那條樹幹一撞之後橫擺在水面上，到幪面人落下，迅速又變成直向，一支箭也似順流射出。

不過片刻，幪面人已順流遠去百丈，然那些侍衛如何追得及，一陣目定口呆，然後亂成一片。

天絕地滅亦怔在那兒，也不知過了多久，地滅才問：「那個是什麼人？」

天絕苦笑道：「我只知道絕不是我們的人。」

地滅喃喃道：「當然不是，你我兄弟也沒有這種本領，我們的手下更就不用說了。」

天絕忽然道道：「但就是我們的人，也並非絕無可能。」

地滅似懂非懂的。「你是說那個是我們……」

「趙光義另聘高手總可以的。」

「那怎麼不給我們打個招呼。」地滅大惑不解地。「我們到底是他的心腹。」

「老弟，知人口面——」

「那就是趙光義的不對了，我們爲他出生入死，他竟然這樣待我們，不成，非找他問一個清楚不可。」地滅怒形於色。

天絕反而冷靜下來，道：「你就是太衝動，這件事我們不能直問，要清楚只有旁敲側擊。」

「太麻煩了。」地滅不耐煩地。

天絕突又道：「不要再說了，那廝來了。」

「那廝？」地滅循着目光望去，只見趙普與四個隨從在他們兩個手下引領下向這邊飛騎奔來。

「他來這裏幹什麼？」天絕猜不透。

「難道就是來告訴我們，趙光義另聘高手，叫我們不用担心？」地滅嘿嘿的冷笑起來。

「沒這個必要。」天絕不以爲然，這個人不能否認是有一點小聰明。

× × ×

「我是來阻止你們的。」趙普見面第一句就是這句話。

地滅看着天絕道：「阻止不阻止也沒有關係，德昭太子那邊棋高一着，在我們意料之外。」

天絕道：「幸而王爺另聘有高手，出奇制勝，否則也不知如何收拾。」

趙普一怔。「你們說什麼？」

天絕鑑貌辨色，奇怪道：「那個幪面人不是王爺派來的？」

趙普反問：「那個幪面人不是你們的人？」

天絕地滅面面相覷，趙普看在眼內，沉吟起來。

「看來我們還是趕回去跟王爺商量一下。」天絕到底發覺事不尋常。

趙普却道：「你們先趕回去，請王爺迴避一下，我先趕進宮去，皇上想必很快便有消息，要找我問一問。」

天絕問：「相爺準備如何回答。」

「說王爺打獵去了。」

× × ×

趙普的推測沒有錯，趕回去也正是時候，看到趙匡胤，還是不免嚇一跳。

趙匡胤的面色難看到了極點，眼中殺機畢露，充滿了悲憤，鬍鬚上尤沾着血絲，德昭太子的被殺，對他的打擊可見何等巨大。

「這件事是不是趙光義做的？」趙匡

胤單刀直入。「是不是？」

「微臣不知道，但，晉王爺與太子乃叔姪關係，怎會做這種事。」

「這個畜牲有什麼事做不出？」

趙普不禁暗歎：「他這個弟弟是畜牲，你這個哥哥又是什麼？」口裏却應道：「晉王爺雖然有時胆大妄為，但也有分寸的。」

趙匡胤截道：「你告訴我，他現在跑到那兒？」

趙普道：「晉王爺日前去了南郊射獵，到今天還沒回來。」

「大胆！」趙匡胤拍案大罵。「你與他見過面商量好了拿這種話來欺騙朕？」

「微臣不敢。」趙普跪倒地上叩頭。

「你莫以為朕不知道你們一鼻孔出氣，莫以為朕拿你們沒辦法。」趙匡胤怒不可支。

「微臣所說，句句實話，並無虛言。」趙普一面叩頭一面顫抖。

趙匡胤厲聲喝道：「你立即帶人去晉王府，徹底搜清楚。」

趙普只有應命，趙匡胤接吩咐：「傳陳摶！」

× × ×

陳摶來得很快。

「殿下此次往皇陵微臣本該追隨左右，但事前殿下並未知會微臣。」陳摶先告罪。「微臣也想不到那些人竟然如此斗胆，光天化日之下來……」

「別說這些了。」趙匡胤截住。

「皇上召微臣到來……」

「朕封你為護國劍師，現在開始，大內侍衛由你統嶺，負責大內安全，誰敢不從，先斬後奏！」

「皇上——」

「連德昭也敢刺殺，還有什麼事幹不出來。」趙匡胤咬牙切齒。

× × ×

這件事做來並不難，大內原就是禁衞森嚴，陳摶也很易便找出夜行人容易高來高去，需要加重戒備的地方，再增加侍衞防守。

到他一趟走下來禁宮已名副其實的禁衞森嚴，他也選擇在最適當的地方歇下。

這所謂最適當，當然就是最接近趙匡胤的地方，任何人要傷害趙匡胤，得首先過他這一關。

× × ×

趙普也在晉王府展開了搜索，在他的心腹侍衞在內堂佯作搜索同時，他亦經由暗門進入內堂的地下室，與趙光義相會。

趙光義有生以來最委屈相信也就是這一次躲在地下室，坐也不是，立也不是。

天絕地滅侍候在他左右，看見趙普，他不由又指着天絕地滅。「他們說，這件事跟他們沒關係。」

天絕應道：「王爺，我們說的都是事實，相爺當時也在場，看得很清楚。」

趙普正要說什麼，趙光義已嚷道：「不是你們又是什麼人，你們說！」

天絕歎息道：「那個人當時幪着臉，我們也所以看不出他的真面目。」

「你們說不出，可是要我將你們抓起來，送到我那個皇帝哥哥面前？」趙光義團團亂轉。

天絕地滅只有苦笑，趙普終於有機會開口道：「以兩位的武功見識，從那個幪面人的出手應該看出他的功力深淺或者什麼。」

天絕心靈一動，道：「那個人的內功絕無疑問已到了登峯造極的地步。」

地滅接道：「他也絕無疑問是一個用劍高手，一支普通的劍在他手中，與神兵利器並沒有分別。」

趙普又問：「好像這樣的高手在皇城附近有多少個？」

「以我所知，只得一個。」天絕神色甚為奇怪。

「是那一個？」趙普追問。

「陳摶！」天絕衝口而出。

所有人齊皆一怔，趙光義脫口道：「沒可能是他，你不知道他是德昭的劍術教師。」

地滅接道：「對，他是太子的人。」

趙普突然問：「太子的死，會不會有詐？」

這說話出口，他面色便先變了，天絕地滅的反應也非常強烈。

「你是說，死的並不是德昭？」趙光義面色陰晴不定。

趙普沉吟道：「這也可以解釋那個刺客為什麼要將太子的頭顱割下帶走。」

「那德昭現在躲在什麼地方？」趙光義追問。

「王爺被處決之後，相信他很快便會出現。」趙普歎了一口氣。「我們當然要在皇爺被找到之前將他找出來。」

「我就是問你他現在的行踪。」

「這件事要拜託這兩位了。」趙普目光落在天絕地滅的面上。

天絕地滅當然得一口答允。

× × ×

楓林渡被殺的當然不是真正的德昭，真正的德昭早已離開，在香菱李浪保護下，來到了花虎的山寨。

花虎聽到了消息，那敢怠慢，急急迎出山寨外，一見立即拜倒，口呼道：「殿下大駕光臨，臣花虎真是五生有幸。」

黑豹一旁聽得清楚，忙提醒道：「老大，是三生不是五生。」

花虎揚眉道：「你懂什麼，一般是三生，我加多兩生，才是真正的大幸。」

黑豹一想也是有道理，李浪香菱那邊却是不由苦笑，德昭亦不禁莞爾，滾鞍下馬。

花虎急推黑豹一把，正好將黑豹推到德昭坐騎旁邊，德昭的脚也正好踏在黑豹背上。

黑豹反應居然也不慢，連聲道：「殿下小心。」

德昭唯恐踏傷了黑豹，要收脚時花虎已到，伸手扶着德昭，亦是一聲：「殿下小心。」

德昭只有急急跳下來，花虎連隨一疊聲呼喝，喝開了寨前山賊，喝出了一條通路。

× × ×

進了忠義堂，花虎親自將他平日坐的那張虎皮大椅拍掃一番，才請德昭坐下，然後領導衆人，三呼萬歲。

李浪香菱自是啼笑皆非，心想拍馬屁

也不是這樣的拍，花虎却若無其事，一本正經，非這樣做不像樣的。

他不惜卑躬屈膝，目的當然在做官，而事實德昭比他的印像也非常好，令他大有得遇明主的感受。

德昭早已從李浪心中知道花虎非常有興趣做官，坐下隨即道：「這一次幸得各位英雄豪傑拔刀相助，事成之後，是必賜地建府，拜相封侯。」

花虎一聽笑得合不攏嘴，却接道：「殿下一言九十鼎，一諾萬金，只是口說無憑，我花虎雖然相信，兒郎們讀得書少，難免會放心不下，手頭上有個憑據，才好做事。」

這個人絕無疑問也有點小聰明，說話左彎右折，都推在一羣手下身上。

他那羣手下當然不會反對。

德昭也豪氣，不假思索，解下頸掛玉龍珮，道：「這塊玉龍珮天下無雙，人所共知是父王送我，有這個信物，你應放心的了。」

李浪一旁眨眼揮手示意，花虎只當作沒有看見，打着「哈哈」急急接下，藏進懷中，一面道：「殿下恩賜，我五生有幸，十生不忘。」

李浪一笑道：「這是說，你非常快樂的了。」

花虎道：「還是老弟成全，我總算不負家父所望，家母所託。」

李浪轉問：「不知山寨的防備措施做好了沒有？」

花虎道：「老弟你放心，我早已加重戒備，殿下在這裏保證萬無一失。」

德昭插口道：「皇叔不是糊塗人，趙普的智慧也非一般可比，這時候或許已猜想到其中有詐。」

李浪道：「我們此行極盡秘密，一路上也沒有人追踪。」

香菱接道：「知道這個秘密的，除了李大哥，只有家師的了。」

「令師當然不會透露這個秘密的。」德昭笑笑。「但也無妨小心一點兒。」

看他的神態，現在他已經非常放心。

× × ×

天絕地滅那邊已開始行動，第一個目標當然是太子府。

進去的人以天絕地滅為首，一共三十六個，每一個都施展混身解數，徹底的搜查了太子府一遍，也避過了太子府侍衞的耳目。

連陳摶的弟子也沒有發覺。

德昭的生死無疑是極之秘密，除了德昭與他那個替身，知道秘密的就只有李浪香菱與陳摶。

高義孫濤等是陳摶的入室弟子也一樣被蒙在鼓內。

知道的人越少，事情無疑便越秘密，陳摶在計劃進行之前已考慮到每一種可能性。

也所以，整個太子府的人都顯得沒精打采，死氣沉沉，只是巡夜的仍然按慣例巡夜，當然沒有往日那般仔細。

高義孫濤也沒有例外，結伴走來，並沒有太留意周圍的情形。

孫濤走着甚至建議：「高大哥，夜冷風寒，我們還是休息算了。」

「也好，反正殿下已然遭毒手，不會再有人偷進來鬧事。」高義同意之餘，不禁歎息。

他們正要轉身回頭走，前面一株大樹上「簌簌」地倏的飄下了兩片積雪。

高義身形一頓，低聲道：「有人！」霍地揮手，三枚暗器袖中射出。

暗器才射進枝葉叢中，兩條人影便衝天飛起，一左一右，往外疾掠了出去。

高義一看裝束奇怪道：「是天絕地滅的人，他們還偷進來幹什麼？」

孫濤道：「不管怎樣，殺他一個心裏也舒服。」身形接展開往左追出去。

高義一聲：「小心——」接道：「別追出府外，必要時有個照應！」

他的身形亦開展，揚手射出了一枚竹哨，一陣尖銳的竹哨聲隨即劃破寂靜的夜空。

其他巡夜的人立時被驚動，他們的反應當然沒有高義孫濤的迅速，就是有，亦不及接應。

天絕地滅是有計劃的行動，早已準備好陷阱，只等高義孫濤踏進去。

高義追的其實是天絕，他當然不知道，以他的身手，要追上天絕本來不容易，天絕却表現得只是一般，隨時都會被他追到的。

追到了外牆，已非常接近，天絕飛索出手，急急掠上了牆頭，高義的暗器立即把握機會射出。

三枚暗器看來都正中天絕身上，天絕身子凌空一個翻滾，便飛墮牆外，一下重物着地聲隨即响起。

高義暗器出手，身形便拔起來，掠上了牆頭，居高臨下，只見雪地上血花點點，人却已不在。

他四顧一眼，只見前面雪地上彷彿有一團東西在移動，連隨掠下去，才追出一步，脚下突然一軟，一聲驚呼出口，半截身子已陷進去，旁邊四團積雪同時揚起來，四塊白布流雲般捲至。

他揮劍才斬得一塊，雙臂已給白布捲住，另一塊白布同時捲住了他的頭顱，四個白衣人緊接從雪地上出現，飛撲上前，迅速扣住了高義，將他以白布緊裹起來，抬着飛掠了出去。

孫濤那邊的遭遇與高義大同小異，他追的是地滅，沒有追上，來到了外牆下，地滅便已不知所踪。

他以為地滅是躲進旁邊樹叢中，那知地滅與牆壁混為一體，待他一轉身便掩上，扣住了他的雙臂，在他呼救之前，已抱着他倒翻出牆外。

在牆外接應的手下立即擁前，將地滅抛出的孫濤抬起來，飛掠而去。

他們的行動固然迅速，準備功夫又充足，高義孫濤一時貪功大意，便墮入了陷阱。

太子府的侍衞與其餘陳摶的弟子聽得竹哨聲趕來，府中各處都非常平靜，根本不知道出了什麼事，到他們發覺高義孫濤失踪，高義孫濤已經被送入一個地下密室，面對殘忍已極的刑具！

他們被分開兩個房間，孫濤在五馬分屍的酷刑下，終於說出他知道的一切。

那是木馬，曳着綑縛孫濤四肢的繩子

轉動，孫濤的筋骨隨着扭曲，血脈盡斷，痛徹心脾。

到他將話說出來，已不成人形，無可救藥，所以天絕地滅也沒有讓他再受痛苦，一刀了斷。

這對他反而是仁慈的做法。

高義遭遇的是另一種迫供方式，筋骨沒有受痛苦，思想却被控制，不由自主說出了心中的秘密。

天絕地滅顯然清楚他的性格，知道硬迫不成，改用這種方式。

七七四十九支銀針遍插高義頭顱的穴道，天絕再以七色燭，幻變圖攝魄勾魂。

他們是以孫濤的口供對證，到高義無話可說時，才以另一支銀針貫穿高義的腦袋。

那支銀針長逾一尺，也粗上很多，一針致命。

× × ×

「企圖刺殺晉王爺的叫李浪，是違命侯李煜的人，南唐的勇將，本來與德昭太子並無關係，失手後由陳搏的弟子香菱救走，再由陳搏穿針引綫，與德昭太子聯成一氣。」

「李浪入太子府後曾與香菱一度秘密外出，太子被殺後一直未見露面。」

天絕地滅迫出來的就是這些。

「絕無疑問，李浪與香菱是侍候太子到安全的地方躲起來，而那個地方又必然爲李浪熟悉，否則也不用他外出走一趟。」趙普下判斷。

「會不會是違命侯府？」天絕地滅懷疑。

趙普沉吟道：「這不錯令人意外，但是違命侯府在皇城而且我們的勢力範圍之內，並非安全的地方。」一頓接又道：「不管怎樣，你們都無妨派人去找一趟。」

天絕地滅相顧一眼，天絕道：「老二你帶人去，行動要謹愼迅速。」

地滅應聲退出去，趙普目送地滅離開，又沉吟起來。

趙光義目光落在趙普身上，好一會才道：「你好像又已有什麼綫索？」

趙普沉吟着：「王爺是否記得古樹林那夥山賊？」

趙光義皺眉道：「你是說以花虎爲首的那一夥？」

趙普頷首道：「那夥山賊曾經令地方官很煩惱……」

「不錯，我那個皇帝哥哥還曾經着令我將那夥山賊消滅，只是我沒那個興趣，不了了之。」

「根據調查所得，那夥山賊原是南唐子民。」趙普嘟喃着。「李浪會不會是去找他們帮忙？」

天絕插口問：「古樹林離開這裏有多遠？」

趙普思索着。「來回大概要五六天時間。」

天絕脫口道：「李浪香菱正是這個時間進出太子府，莫非眞的到那兒去？」

趙普道：「大有可能。」

天絕一個「那」字才出口，趙光義已急不及待的喝道：「這還那什麼，趕快去那兒將德昭那厮抓出來。」

趙普搖頭道：「那夥山賊若不是人多勢衆，也不能在那兒盤據到現在，聽說他們據險而守，等閒人根本不能够接近。」

趙光義立即道：「天絕地滅又豈是等閒可比，還有我的三千親兵，我這就親率他們打進去，將山寨夷平，殺那夥山賊一個片甲不留……」

趙普歎息說道：「這只是唯一的辦法了。」

趙光義大笑接道：「那夥山賊不過是烏合之衆，如何比得上我三千親兵的能征慣戰。」

趙普一想也是不錯，道：「只是三千親兵一齊調動，不難會驚動朝廷。」

趙光義道：「我只是暗中調動其中二千，秘密一些，應該不成問題。」

趙普道：「我那邊也打點一下好了，希望就沒有錯誤，事情早一些解決總是好的。」

趙光義不能不承認趙普說的是道理。

× × ×

有趙普打點，趙光義那二千親兵果然不難調動，他們化整爲零，出皇城十里才陸續聚合，之後走的都是小路，盡量不驚動附近的官員。

趙光義也知道處境尷尬，一路上都是由天絕地滅，混在親兵當中，進入了山區才擺出王爺氣派，在馬上大聲呼喝，指指劃劃。

天絕地滅的人在前面探路，到了古樹林更加小心，只是那一片古樹林濃密而廣闊，他們又是第一次到來，在趙光義不停的催促下還能够有方向感已經不容易，如何兼顧得到林中的埋伏陷阱。

那些埋伏陷阱事實也非常隱蔽，一衆山賊經過多年的辛苦經營，藏身的地方都巧妙之極，天絕地滅的人雖然都有一身本領，却無暇一株株的搜索，只顧前行，如何能够發現什麼。

那些山賊也不是趙光義口中的烏合之衆，非獨經過嚴格的訓練，也十分服從，看着趙光義一夥從下經過，並不急着出手，只等一聲令下。

負責發號施令的是花虎，也居然沉得住氣，雖則已看得兩拳發癢，仍等對方進入了陷阱當中才下令放出連串轟天雷，那其實只是自製火炮，殺傷力並不大，却收先聲奪人之效，一切的陷阱也就在火焰聲中發動。

趙光義一夥出其不意被火炮驚的手忙脚亂，正要如何穩定陣脚，那些機關埋伏已經發動。

一個個嵌滿了尖竹的木排飛來蕩去，所向披靡，竹箭木矛跟着四方八面飛來，全都是以竹簧發射，非常强勁，雖然竹木削造，一樣致命。

陷阱也跟着出現，深不待說，下面更倒插着削尖的竹木，掉下來，不幸正落在這些竹木上，就是不死也重傷。

距離山寨仍然有一段路，山賊竟然就在這裏出現出擊，無疑是有些令人意外，這絕無疑問是那些山賊早已知道消息，埋伏結集在這裏，等他們到來。

一直以來，花虎都有在附近設立哨站，看見趙光義一夥浩浩蕩蕩殺奔前來，那還不急急報上去。

趙光義若不是要耀武揚威，化整爲零

的進來，花虎就是有消息，也不會集中全力在這裏埋伏出擊，而爲首的若是遇襲，隨後的也會知所警惕，傷亡肯定不會這樣子慘重。

天絕地滅原也是很小心的人，但自從追隨趙光義之後，日久也沾染了趙光義那樣好大喜功，目無餘子的性格，二千多親兵簇擁下，浩浩蕩蕩，何等威風，那夥烏合之衆還不是望風而逃，急急躲起來。

樹林中的陷阱埋伏事實也要非常巧妙，那麼多年辛苦經營，就是有什麼破綻不妥之處，也應已發現加以修飾。

對趙光義一夥來說，這簡直是一場噩夢，由目定口呆而驚惶閃避，驚呼喝罵慘叫，亂成一片。

趙光義人在馬上，才喝罵幾句，一個滿嵌尖竹的木排便迎面飛來，不由得驚呼起來。

天絕地滅那敢怠慢，左右齊上，將趙光義雙臂架住，一旁飛掠開去，木排刹那飛至，趙光義那匹坐騎首當其衝，立時給撞得倒飛開去，鮮血激濺。

趙光義看得驚心動魄，驚呼未絕，木矛竹箭便漫空飛來。

天絕地滅不用吩咐，兵器齊展，左右將木矛竹箭擋開，保護着趙光義。

木矛竹箭射過，趙光義驚魂甫定，倒退了兩步，第一步沒問題，第二步却踏空，地面陷處，下面是一個深約三丈，遍揷尖竹的陷阱。

趙光義驚呼一個身子便往陷阱下墮去，天絕探身一把抓住，另一隻手抓住了地絕的手，地絕手中長矛同時插進一株樹幹內，身形也由此穩定下來，與之同時，天絕亦借力使力，將趙光義拉上來。

第二批木矛竹箭緊接射至，天絕地滅一面保護趙光義一面封擋，幾個他們的手下急急掠來，也擋封了部份。

天絕緩過一口氣，連忙道：「王爺，此地不宜久留。」

「當然不宜！」趙光義又驚又怒。「你們還呆在這裏幹什麼，還不快快讓我離開？」

天絕地滅那敢怠慢，招呼一聲，手下都向這邊奔來，重重保護着趙光義原路退出。

那些軍兵看見趙光義離開，更不願逗留，只恨長少兩條腿，爭先恐後的逃向林外。

他們進來的時候一路平安，這下退出去，却是遍地陷阱，花虎一夥更就是喊殺連天，不管他們是否要追上來，給這一嚇，那些軍兵更亂，到處鼠竄，更多的陷阱埋伏被觸發，傷亡自是更多。

趙光義逃命要緊，沒有理會，天絕地滅看着眉頭不由得打結，現在他們總算明白花虎這夥人怎能够盤據在這裏這麼久。

這夥人可以肯定絕非烏合之衆，而且還能够充份利用附近的環境，發揮最大的殺傷力，而他們本身的威力却還沒有顯露出來。

也是說，趙光義一夥就是勉强穿過這個古樹林，來到山寨的前面，也未必能够手到擒來，說不定遭遇到的反擊比在這個古樹林內更凌厲。

趙光義座下一衆親兵訓練有素，也曾經在沙場上衝鋒陷陣，可以說得上能征慣戰，連這樣的隊伍也難免落到這般地步，一般官兵如何起得了作用？

× × ×

花虎一夥盡管喊殺連天，並沒有追殺出去，古樹林中到處陷阱，並不適宜短兵相接，而且趙光義方面人數到底也不少。

花虎愛護手下，也並非表面的魯莽，沒有絕對把握的仗他一向不打。

當然，這之後他會更小心。

× × ×

趙光義一口氣退出了古樹林外三里，肯定了沒有追兵才停下來，他那些親兵果然訓練有素，隨即由弓箭手截住道路，以便隨時以箭射住陣脚，其餘的緊接組成了幾列，準備迎戰。

天絕地滅待他們擺佈妥當，才清點手下，發覺已損折了差不多一半。

趙光義那些親兵更是傷亡慘重，竟然損折了差不多八百個，這也已接近一半。

趙光義聽得報告，一張臉不由發青，這一次可以說是他有生以來所受的最嚴重的一次打擊。

「怎會這樣的？」他咬牙切齒。「一定是有人走漏了消息，讓那夥賊人知所警惕，預先設置陷阱，等我們到來。」

天絕地滅又怎會瞧不出那些陷阱巳設置多時，想不到那些賊人所以大擧出動，在那兒等候他們，大有可能是因爲他們太張揚，但趙光義既然這樣說，也樂得順水推舟，應一聲：「我們這就去調查一下，將那個走漏消息的人找出來。」

趙光義巳經點頭，突然又喝住：「你們這時候還找那個人幹什麼？」

天絕一怔，道：「王爺意思……」

趙光義道：「由頭至尾，最重要的一件事還是將那個德昭抓來。」

地滅插口道：「王爺是要整頓軍馬再殺進去？」

趙光義雙目圓睜，怒罵道：「你沒有看到方才怎樣危險，再殺進去是要我全軍覆沒。」

天絕到底聰明，立即對地絕道：「王爺意思是要我們設辦法混進去，將太子偷出來。」

趙光義點頭。「不錯，你們都有一身高來高去的本領，要偷進去應該不難，我這兒擺好陣勢，只要你們得手，他們如何敢追出來。」

天絕不由暗忖：「你在這兒接應有什麼用處。」

地滅却心直口快，接問道：「萬一我們在離開古樹林之前給截下。」

趙光義道：「憑你們的本領，要殺出來還不容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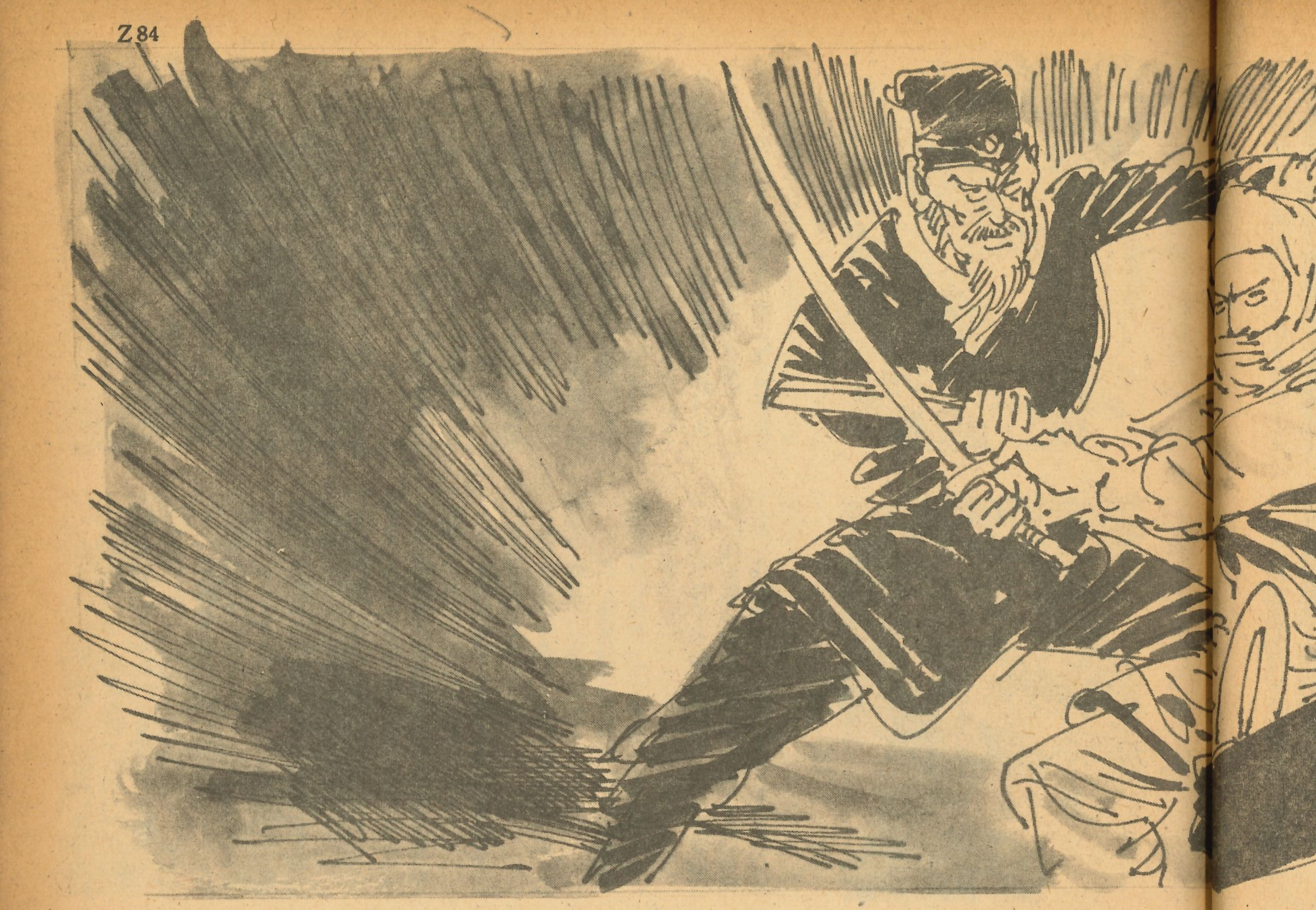
天絕道：「若只是我們兄弟，當然簡單，但帶着德昭太子，他肯定是絕不會合作，到時候必成負累，我們兄弟並不是怕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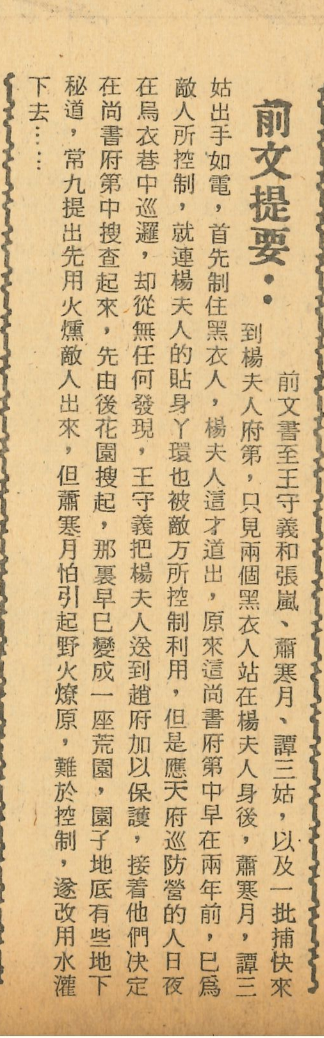
趙光義揮手截道：「這個我明白。」一頓他沉吟起來，好一會才接道：「萬一眞的是這樣，人既然帶不出來……」

地滅道：「是不是殺掉？」

趙光義沉吟着道：「殺掉了我還不是那個罪名，譬如說，你們有沒有辦法將他變成白痴什麼？」

（未完・四）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飛花逐月

臥龍生・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王守義和張嵐、蕭寒月、譚三姑，以及一批捕快來到楊夫人府第，只見兩個黑衣人站在楊夫人身後，蕭寒月，譚三姑出手如電，首先制住黑衣人，楊夫人這才道出，原來這尚書府第中早在兩年前，已爲敵人所控制，就連楊夫人的貼身丫環也被敵方所控制利用，但是應天府巡防營的人日夜在烏衣巷中巡邏，却從無任何發現，王守義把楊夫人送到趙府加以保護，接着他們決定在尚書府第中搜查起來，先由後花園搜起，那裏早已變成一座荒園，園子地底有些地下秘道，常九提出先用火燻敵人出來，但蕭寒月怕引起野火燎原，難於控制，遂改用水灌下去……

廢園突現黑衣人　擺出刀陣逞神威

那人影來勢太快，荒園滿佈弓箭手，卻來不及放箭。

王守義鐵尺在手，横裏擊出，噹的一聲金鐵交震，王守義被震退了三步。

譚三姑、張嵐、常九人影分動，已把那人影圈住。

果然是一個人，只是穿了一身和樹皮一樣淡黃顏色的衣服，隱在樹上，實在很難看得出來。來人很年輕，不過廿來歲，手横長刀，雖然被圈在中間，但神情很鎮靜，兩道冷厲的目光，盯注在王守義的身上！

王守義心中明白，接下那飛來一刀，有多重的份量，鐵尺幾乎被震飛出手，人已站好，左手銅索同時抖出，鐵尺銅索合璧，也許還能接下幾招。

在場之人，都穿着相同的捕快衣服，但王守義卻最爲出色，一看即知是領頭的人物，所以，那黃衣人似乎是只認定了王守義，長刀一指，冷冷說道：「你就是應天府的總捕頭？」

王守義道：「不錯，閣下怎麼稱呼？」

「風十三……」

蕭寒月接道：「風字組的殺手？」

風十三忽然轉望着蕭寒月，道：「你怎麼知道？」

譚三姑道：「昨夜已經領教過了。」

風十三目光轉在了譚三姑的身上，道：「昨夜……」

「對！就在這座花園中，我們見識了你們的朋友。」譚三姑說：「你們唯一不同的是穿的衣服顏色。」

風十三冷冷地說道：「你錯了，他們不姓風……」

譚三姑微微一怔，道：「不姓風，他們姓什麼？」

風十三道：「姓衛……」語聲一頓，接道：「妳是個女人？」

譚三姑道：「女人怎麼樣？」

風十三道：「女人也能作捕快？」

譚三姑道：「捕快執法，保善除惡，何分男女？」

風十三竟然點點頭。

他口氣雖然冰冷，但言語直率，顯然全無江湖經驗，涉世不深。

譚三姑道：「我明白了，你們分屬風、衛兩組，對不對？」

風十三搖搖頭，道：「不告訴你……」突然轉身一躍，横出一刀，乃是攻向王守義。

他轉身發刀，取位奇準，刀光直奔王守義的咽喉。

王守義早有戒備，鐵尺疾揮，封住長刀，銅索一招「玉帶圍腰」，還擊過去。

風十三不閃不避，長刀斜推，封開銅索，立時反手攻出，一連三刀。

王守義也不是純採守勢，只不過，風十三出刀快了一些，就是快了那麼一點，王守義的攻勢完全變成了守勢，被逼得連連後退。

風十三的刀勢，有如串連起來，三刀之後，又是五刀，王守義鐵尺、銅索交替封擋，還是被迫得險象環生，但在十分危險中，竟然又忽出奇招，擋開了風十三致命的一刀。

譚三姑看得有些眼熟，敢情正是她傳授的三招中一記變化，王守義竟把它融會於鐵尺、銅索之中，不禁微微一笑，正想出手接替王守義，張嵐已側身攻上，手中一對子母金環，飛出了兩圈金芒，接下了風十三的刀勢。

風十三長刀疾揮，刀勢連綿不絕，全都是進攻的刀勢。

張嵐在一對子母金環之上，下過了廿幾年工夫，而且這種門外兵刃，專以克制鎖拿刀、劍一類的兵器，可是風十三的刀法快如閃電，張嵐的金環竟然是無法克制，反而被迫得險象環生，幸得王守義的鐵尺、銅索，及時配合攻襲，風十三力戰兩人，還是攻多守少，但局勢總算穩住了。

譚三姑靜靜的站在一側，沒有出手，却全神貫注在風十三的刀法上。

她閱歷豐富，熟知天下很多門派的武功，希望能由風十三的刀法中，看出一點眉目。

蕭寒月仍然站在原地，心中在盤算着應付這件事情的辦法，風字組的殺手已排到十三，看樣子，可能還會多些，衛字組的武功也相當高明，眞正的首腦却隱匿不出，在幕後指揮，似這等敵暗我明，一直和敵人的馬前小卒纏鬪下去，幾時才能找到趙大夫，也將多傷了很多的無辜人命，必須得想個法子，一舉之間，找到他們的首腦人物才好。

兩人心中各有盤算，都未出手。

這時，張傑、羅鏢帶的弓箭手，都已經箭搭弦上，四下張望，只要再有敵人出現，立刻弓箭齊發。

風十三已和張嵐、王守義搏鬪了三四十個回合，雙方仍然是不勝不敗之局。

譚三姑忽然吁一口氣，道：「好像宗師魔刀白龍的刀法？」

常九突然亮出了兵刃，道：「不能再纏鬪下去了，先把他制服再說。」

這一陣冷眼旁觀，常九似是已瞧出了風十三刀法上的破綻。

忽聞弓弦聲動，箭風破空，流矢集向廢園一角射出。

蕭寒月轉頭看去，只見廢園一角草叢之中，不知何時走出了七個黑衣人。

他們穿着和風十三相同的衣服，用同一形式的長刀。

刀已在手，幻化起一片護身的刀芒，箭如連珠射出，竟然全被七人結合在一片的刀光擋住。

譚三姑一皺眉頭，道：「張兄、王總捕頭，請讓開一步，今天，老身要開殺戒了。」

張嵐雙環震蕩，金芒大盛，道：「不用前輩出手，再交手個二十回合，張某相信，一個人就可以對付他了。」

細看塲中形勢，果然有了變化，風十三氣勢漸消，刀勢雖然仍然凌厲，但張嵐和王守義已能從容接下，由守變攻。

原來，這些殺手刀法詭異，利在速戰，纏鬪一陣之後，刀法變化爲張嵐和王守義所瞭解，威勢大爲減弱。

譚三姑道：「好！兩位和他纏鬪下去，弄清楚他刀法變化，也好找出破解之法。」

張嵐道：「不錯，在下也是這個用心。」

金環一緊，連攻三招，竟把風十三的長刀鎖住。却不料黑衣人忽然棄刀，飛身而起，一脚踼向張嵐前胸。

這一下變生意外，完全是不要命的打法，張嵐吃了一驚，但他究竟是閱歷豐富的人，仰身倒臥，避開一脚，右手金環一收，帶飛長刀，左手金環竟也脫手飛出。



這才是張嵐的生平絕技，名叫「飛環套月」，旋轉的金環，正擊中風十三的頂門之上，生生把躍飛而起的風十三整個人打得倒摔下去，腦漿迸裂。

這時，蕭寒月自己喝止了張嵐等停止放箭，緩步向七個黑衣人行去。

七個手執長刀的黑衣人，四前三後，站成了一個陣式形態，蕭寒月雖無江湖閱歷，但却讀書萬卷，看那陣式，頗似天罡北斗形態！

面對着七個橫刀而立的強敵，蕭寒月心中也有着忐忑不安的感覺，他很少對敵搏鬪的經驗，一次面對着如此衆多的敵人，更是從來未有過，握着劍把的右手，沁出了冷汗。

譚三姑快步追了上來，道：「蕭公子留心，這是北斗刀陣。」

蕭寒月停下脚步，回顧了譚三姑一眼，低聲道：「北斗刀陣是？」

「是一種變化十分奇幻的刀陣……」譚三姑神情肅然的說：「老身也是初見此陣！」

「噢！」

「不過……」譚三姑接道：「我聽說過這種刀陣，這是一位前輩高人由武當的五行劍陣，和少林陣法中演化創出的陣法，怎會在此地出現？」



蕭寒月道：「老前輩，這座刀陣是不是很厲害？」

「是！三十年前，這座刀陣初度在江湖上出現，七名寂寂無聞的刀手，困住當時名滿江湖的兩位大俠，北管南星，兩個人合力苦戰，打了一個時辰，竟然無法衝出刀陣，逼得兩個人宣誓退出江湖。」

蕭寒月道：「此後，這北斗刀陣是不是常在江湖出現？」

「沒有！就是那一戰，北斗刀陣名滿天下，但却從未再在江湖上出現過……」

這時，北斗刀陣已開始移動，七個執刀的黑衣人，同時向前行了過來，行動很慢，但却劃一，七個人踏出脚步的距離，完全相同，七人行動有如一人，始終保持了陣法的形態。蕭寒月吁一口氣，道：「看起來，已經沒有辦法多領教一些前輩的指點了。」

譚三姑道：「小心對敵，大胆出手，我替你掠陣。」

蕭寒月笑一笑，道：「多謝了。」擧步向前迎了上去。塲中的張嵐、常九、王守義，也都圍了上來。一個風十三已經很難對付，這七人聯合的刀陣，至少有七個風十三的力量，再加上陣勢變化產生的威勢，又不知要增強幾許





，蕭寒月一人之力，能不能對付得了，實在叫人担心。

蕭寒月逼近了刀陣，移動的陣勢，也停了下來。

緩緩抽出長劍，平在胸前，蕭寒月慢聲說道：「那一個能回答蕭某的話？」

「我！不過，你要先破了北斗刀陣。」

聲音甜脆，竟是女子口音。

隨着嬌脆的聲音，飄飛出一個玄衣少女，停在北斗刀陣之後。

好高明的輕功，好詭異的身法，在衆目睽睽之下，竟然未看清她隱身何處，人隨聲音飄飛而出，突然出現了。

蕭寒月轉目看去，只見那玄衣少女年紀很輕，柳眉鳳目，論美貌，身材絕不在文雀、武鳳之下，只是臉色有些蒼白，似是久年不見陽光，增加了不少冷森之氣，但也托襯得像久年不食人間烟火的仙子。

「你眞能回答我的問話？」

玄衣少女冷冷的說道：「能！只要問的合乎情理，不過，我相信，你沒有多少問我的機會！」

蕭寒月笑笑道：「好！好……在下終於遇上了一個可以談談道理的人了！」

「你太高估自己了……」

蕭寒月笑一笑，說道：「能遇得一個可以交談的人，說明心中的重重疑問，這一架打得很有價值，蕭某幸能戰勝，可解去心中的疑雲，不幸戰死，亦可無憾，姑娘請吩咐他們出手吧！」

玄衣少女一揚柳眉，道：「你如眞有胆量一戰，何不自行進入刀陣？」

「說的也是。」蕭寒月突然擧步，直闖入刀陣之中。

常九欵息一聲，道：「書讀得太多了，當

眞會爲書所愚，這麼一個老實法，怎能在江湖上行走？」

就這兩句話的工夫，刀陣已然發動，七個人，七柄長刀，翻飛起重重刀光，把蕭寒月完全籠罩在一片刀光中。

譚三姑道：「好厲害的刀陣，看樣子威力尤過傳言。」手握劍把，全神貫注，隨時都可以衝入刀陣之中。

事實上，張嵐、王守義、常九等都已手握兵刃，準備接應蕭寒月。

蕭寒月也爲刀陣利那的變化，引起了一陣驚悸，但他銳利的目光仍能看得很清楚，七把長刀，分由不同的方位、角度，攻襲過來，每一刀，都指向致命所在，這刀陣不但變化神奇，而且刀勢銳利，大有一擊取命之勢。

一劍封七刀，蕭寒月手眼再快，也有着力難從心之感，雖然，他依然看出了攻來的七刀之中，都有破綻，但那已不是一個人憑藉快速的技藝能夠搶先制敵，因爲同時攻來的是七把長刀。

對付這等羣至而來的合擊，其唯一的辦法，就是必須施用出一種能夠封擋住四面八方合擊而來的劍幕。

匆急之間，蕭寒月想起了一招可以拒敵的



劍法，長劍倏然平擧，劃出一個弧形，奇妙處，在他長劍劃出的同時，人也隨劍而起，劍光繞身，幻化出一片劍幕，有如雲封霧鎖中，乍現的一片冰輪！

刀、劍相擊的金鐵聲中，蕭寒月直升丈餘，脫出了刀陣。

譚三姑吁一口氣，說道：「好一招吞雲吐月。」

脚落實地，蕭寒月已脫出刀陣一丈開外。

北斗刀陣，封鎖極嚴，七刀交錯，不留空隙，它的厲害處，就在進入刀陣的人，很難突圍而出，陣勢發動之後，七個人生生不息的連環刀勢，如長江之水，綿綿不絕，被困入陣的人，縱然武功高強，內力深厚，但在長期的衝擊、搏殺之中，亦必力盡而死。

蕭寒月却在一擧之間，就脫出刀陣，北斗刀陣失去了攻擊的敵人，不禁一呆。

玄衣少女蒼白的臉色上，泛起了一抹驚異的神情，道：「你就是蕭寒月？」

「正是在下。」

「果然是有點門道……」

「不敢，不敢，姑娘認爲是否可以和在下談談了？」

張嵐聽得直皺眉頭，忖道：這那裏是對敵



搏殺的對話？完全是文縐縐的書生講道。

玄衣少女冷笑一聲，道：「刀陣未破，你不過只是僥倖的脫陣而出罷了！」

蕭寒月道：「姑娘的意思，可是說一定要血流五步，鬧出人命，才算分出勝負？」

玄衣少女道：「你是不是怕了？」

蕭寒月說道：「在下只是不解而已，江湖中人，爲什麼一定要鬧出慘劇，才算有了結果呢？」

「每一個行道，都有它了斷恩怨的方法。」常九接口說道：「江湖上對是非的論定，也常常以武功作衡量的標準，蕭公子就是能舌燦蓮花，也無法用口舌求得到是非的答案。」

帶着一份無奈的苦笑，蕭寒月第二次向北斗刀陣行去。

七個黑衣人也正在盤算着，究竟如何移動，才把對方困入陣中，却不料蕭寒月竟然是自投羅網而來。

刀陣同時移動，兜圍過來！

這一次，蕭寒月早已成竹在胸，不讓他們再有發動刀陣的機會，長劍突然刺出。

看不出劍勢有什麼奇妙的變化，只是刺出的速度奇快，却又恰到好處，在刀陣發動前一剎那，刺入了一個黑衣人的咽喉。

北斗七星，一星離位，全陣大亂，蕭寒月劍、指並出，招招如電光石火，餘下六個人還未來得及整陣應變，已全部倒了下去。

張嵐和常九看得呆住了，譚三姑也看得大睜雙目，名動江湖的北斗刀陣，就這樣一眨眼間，土崩瓦解的消失了。

那玄衣少女也看得楞在當地。

蕭寒月還劍入鞘，搖搖頭，說道：「姑娘，現在，咱們可以談談了吧？」

玄衣少女長長吁一口氣，道：「你用的什麼劍法？這樣快結果了他們？」

蕭寒月道：「他們沒有全死，至少還有四個人活着。希望姑娘能夠言而有信。」

張嵐低聲的道：「譚前輩，蕭兄弟絕技驚人，但他對江湖中的事情，却是瞭解太少，這麼一個交涉法，很難問出什麼內情，要不要在下……」

「不用……」譚三姑說：「讓蕭公子用他自己的方法，我看那位姑娘，也不像常在江湖上走動的人。」

果然，那玄衣少女沉吟了一陣後，道：「你要談什麼？」

蕭寒月道：「趙大夫……」

玄衣少女接道：「我可以告訴你，他還活着。」

蕭寒月道：「能不能放他出來？」

「這個……我作不了主。」

「誰能作主？」

玄衣少女想了一陣，道：「我不知道，不過，我是可以替你問問的。」

蕭寒月呆了一呆，忖道：鬧了半天，這也是一個不能作主的人，心中大感失望。

玄衣少女忽然欵息一聲，道：「你的武功很奇怪，高明的完全出了我們意料之外……」

（未完・廿三）

新派脫俗奇情故事

東方玉·文
可飛·圖

崑崙三劍（六）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宋老爺子宋鎮山和岳少俊比試武功，突然大叫中毒，霍總管和宋文俊以爲他中了岳少俊的淬毒軟劍，正趨前向跌在地上的岳少俊砍殺，宋鎮山喝止他們，解釋說是毒函的毒尚未能化解，岳少俊一場虛驚，但內心過意不去，毒函是由他捎來的，打定主意要爲宋老爺子找尋解藥，隨即辭退。宋老爺子不放心，暗中派宋武、小翠跟踪他，料他江湖閱歷淺，怕遭人暗算。岳少俊離開天華山莊，來到胡埭小鎮的民居借宿，被老嫗迷暈，送到一處莊院由一女子叫仲姑娘追問貞姑劍的事，又將他送回原處，小翠救他失手被擒，幸竺秋蘭趕至將他救出……

搜查大莊院 懷疑有機關

竺秋蘭輕聲笑道：「這就叫做欲蓋彌彰。」

岳少俊問道：「第二點呢？」

竺秋蘭道：「第二，這裏如果已有好久沒人住，咱們推門進來，多少總會有些霉氣，但我們進來之時，我却聞到了一股淡淡的香氣。」

岳少俊奇道：「妳聞到了香氣？」

竺秋蘭道：「是的，那股香氣雖然很淡很淡，但我聞得出來，那是杭州孔鳳春的花粉香氣，可見最後從這裏走出去的人，是一個女子，她臉上敷的，一定是杭州孔鳳春的花粉，而且時間也不會太久。」

岳少俊道：「竺姑娘，妳說對了，那仲姑娘和在下說話之時，在下確實聞到她身上有一股淡淡的花粉香味。」

竺秋蘭瞟了他一眼，抿抿嘴，笑道：「你們一定坐得很近，不然，怎麼會聞到她身上的香味？」

岳少俊道：「在下坐在她對面，只隔了一張圓桌。」

竺秋蘭偏頭問道：「她美不美？」

岳少俊臉上不禁一熱，說道：「竺姑娘想到那裏去了？」

竺秋蘭的臉上也紅馥馥的，說道：「我問你仲姑娘長得美不美，是問她長得如何，這又有什麼不對了？」

正說之間，忽聽院落前面，傳來了一陣腳步之聲！

岳少俊道：「有人來了！」

竺秋蘭道：「有人來就好，我們不是正在找人麼？」

兩句話的工夫，已經有人迅速的衝了進來！

那是一個手提長劍的藍衫少年，一眼看到岳少俊、竺秋蘭二人，不覺微微一怔，冷笑道：「岳兄果然在這裏。」

岳少俊看到來的是宋文俊，連忙拱手道：「原來是宋兄。」

宋文俊目光一瞥，冷然道：「二位在地上洒了塵土，那是想離開了？」

岳少俊聽了不覺一怔，道：「宋兄誤會了，在下和竺姑娘也是剛才找來的。」

「哈哈！」宋文俊朗笑一聲，俊目之中，突然射出兩道逼人的精芒，直注岳少俊臉上，徐徐說道：「姓岳的，你裝作很像，既以散功奇毒暗算家父，還以花言巧語，瞞過了家父，容你離開天華山莊，如今你這假面具，已經全拆穿，還有何說？」

岳少俊駭然說道：「宋兄此話，從何說起？在下……」

宋文俊不待他說下去，冷峻的道：「不用說了，你亮劍！」

岳少俊道：「唉，這是誤會，在下要如何說，宋兄才能相信。」

宋文俊手橫長劍，冷然道：「隨你怎麼說，本公子也不會相信你的，你還是亮出劍來，和本公子一決雌雄？」

竺秋蘭氣憤的道：「就是要動手，也總該讓人家把話說清楚了。」

宋文俊目光一掠，冷聲道：「妳是什麼人？」

竺秋蘭道：「我就是我，天下人管天下事，天底下總有一個理字。」

岳少俊忙道：「竺姑娘，這位宋兄，是天華山莊的少莊主。」

竺秋蘭用手掠掠鬢髮，說道：「天華山莊又能怎麼樣？別說天華山莊的少莊主了，就是當今皇帝的東宮太子，也得講理呀！」

宋文俊敞笑一聲道：「和你們這夥江湖下五門的人，還有什麼好講理的？」

說到這裏，手中長劍一振，冷傲的喝道：「姓岳的，你再不亮出劍來，本公子就不客氣了。」

岳少俊不由劍眉一剔，抱拳說道：「宋兄一再相逼，不知和在下究竟有是何怨嫌？」

宋文俊冷笑道：「怨嫌？你以毒函暗算家父……」

「住口！」岳少俊聽得火了，凜然道：「宋兄弟一次在呂城找我，難道也是在下以毒函暗算宋老爺子？何況在下捎去函之事，係受賊人利用，已蒙宋老爺子諒察。在下離開貴莊之時，已經向老爺子表明心迹，天涯海角，誓必取到解藥，宋兄追踪而來，苦苦相逼，似乎非取在下性命而後快，不知又是爲了什麼？」

宋文俊面露獰笑，嘿然道：「那是你已經露了行藏，本公子自然非把你拿下不可了。」

岳少俊道：「在下露了什麼行藏？」

只聽有人大笑一聲，接口道：「公子把他交給老朽就是了。」

隨看話聲，走進一個高大人影來，那正是天華山莊的總管霍萬清，他身後還跟看六名一色靑布勁裝、肩揹長劍的漢子。

霍萬清進入屋來，他們立即分左右在院中站停下來。

霍萬清一腳跨進花廳，巨目一轉落到岳少俊的身上，嘿然道：「姓岳的，你還不承認是暗算老莊主的賊黨一夥的麼？」

岳少俊憤然地道：「霍總管說在下是暗算宋老爺子的賊黨一夥，不知有什麼證據？」

霍萬清洪笑道：「老朽若無證據，豈

能妄入人罪」

岳少俊道：「那麽總管倒說說看？」

霍萬清說道：「昨晚你借宿胡婆子家中，可是他們把你迷翻了連夜送到這裏來了？」

岳少俊點頭道：「不錯。」

霍萬清道：「你既爲他們所擄，怎麽又把你放回去的？」

岳少俊道：「他們誤認在下是一個姓封的門下，故而又把在下送了回去。」

霍萬清又是一聲洪笑道：「霍某追隨老莊主，走了一輩子的江湖，你們這點技倆，又豈能瞞得過老朽？」

岳少俊氣憤的說道：「依霍總管之意呢？」

霍萬清道：「當時胡婆子不知你的底細，看你是從天華山莊出來的，故而把你迷翻了，連夜送到此地來，但你們這一夥的主持人，却知道你的底細，而且還要你繼續扮演下去，故而又要胡婆子把你送了回去，藉以掩人耳目……」

岳少俊心胸坦蕩，聞言淡淡笑道：「霍總管這是臆測，還有什麽根據而言？」

霍萬清道：「老朽自然有根據，那是胡老婆子親口說出來的，你岳相公是他們自己人，難道還是假的麽？」

岳少俊道：「你這聽誰說的？」

霍萬清道：「你不用問是誰說的，老朽只問你可有此事？」

「不錯，胡婆子確實說過此話。」

岳少俊平靜的續道：「那是昨晚小翠姑娘救醒在下之時，被胡婆子截住，她對小翠姑娘故意這麽說的，豈能相信？一胡婆子的話，不能相信，你的話又豈能相信？」

霍萬清聞聲道：「但咱們偏偏又在此地遇上二位。」

岳少俊道：「在下和竺姑娘是因小翠姑娘叫胡婆子擒去，才趕來救人的。」

霍萬清道：「天華山莊的人，不用二位操心。」

竺秋蘭忍不住道：「岳相公，既然人家不領咱們的情，咱們那就走吧！」

霍萬清目中冷芒飛閃，洪笑道：「想走麽？只怕沒有這麽便宜的事。」

竺秋蘭撇撇嘴：「那麽你要怎樣？」

霍萬清道：「二位最好隨老朽回天華山莊去。」

岳少俊強按着心頭怒氣，說道：「在下如果不想去呢？」

霍萬清雙目一瞪，厲聲道：「那可由不得你們。」

這句話聽得岳少俊心頭大怒，朗笑一聲道：「岳某從不受人威脅。」

霍萬清怒笑道：「老朽把你拏下了，看你還倔強不？」

話聲出口，左手一揚，五指勾屈似鉤，疾向岳少俊前胸抓來。

竺秋蘭叫道：「岳相公小心，金甲神是鷹爪門的高手。」

原來霍萬清外號叫做金甲神。

岳少俊微哼道：「不要緊，我不在乎他的擒拿手法。」

身形一閃，避了開去。

霍萬清冷笑一聲道：「你不在乎，怎不還手？」右手依然勾屈如爪，緊隨着抓出。

這一招來勢甚爲猛惡！

岳少俊只覺從他抓來的五指上，透出五縷勁急尖風，那是內家指力，爪還未到，指力已經直逼上身，如果你驟不及防，被它擊中，那麽他不用抓住你，就可把你制住了。

岳少俊自然懂得這個道理，不待指風襲到，右手一揮，幻起一片掌影，封住了霍萬清的攻勢。

金甲神霍萬清追隨宋老爺子數十年之久，見聞廣博，他眼看岳少俊推出的掌勢，不帶破空風聲，來勢極爲柔和，心中暗道：「這小子莫非是武當門下？」

心念未已，突覺自己抓出去的指力，竟然全被阻住，從對方掌勢中，好像佈上了一層無形勁氣，指力再也無法進襲。

這一下，可把金甲神霍萬清大大的吃了一驚，他萬沒想到這位年輕人的武功，竟然有這般高強，一面沉笑一聲道：「你果然有點門道。」

喝聲出口，雙手箕張，指掌並施，連抓帶劈，連續使出了八招。

這八招之中，擒拿、劈擊、夾雜使用，出手迅快無比。

岳少俊身形閃動，連連移動位置，雙掌開闔，居然把金甲神忽抓忽掌的八招攻勢，一齊化解開去。

兩人這一近身相搏了幾招雖然看不出什麽驚人威勢，但在邊上兩人（竺秋蘭、宋文俊）眼中看來却是極爲兇險的搏鬥。

因爲兩人（岳少俊、霍萬清）動作迅捷，出手之速，變招之快，看着如電閃雷奔，這八招交搏，也只不過是轉眼工夫之事。

最使霍萬清感到驚異，是岳少俊在這八招之中，竟然使用了少林、華山、八卦、六合等不同門派的招數。

而且在他手中使出，無不恰到好處，正好化解自己的擒拿和掌勢，好像每一招，都是針對自己的武功而創。一時之間，不由得激起了他的好強之心，口中大笑一聲，左手勾屈，一招「赤手縛龍」，右手橫掌，一招「橫斷巫山」。

一攻之下，兩招齊出，直擊橫打，用了兩種不同的力道。

岳少俊自幼練了十幾年的武功，從沒和人交過手，一直不知道自己練的武功，到底管不管用？

但自從和鐵筆、鋼爪、要命販子及虎爪孫動過手之後，接着又和宋文俊動過劍，（他也和武林大老宋老爺子動過了劍，那只是一招，且不去算它。）幾天之間，連番和人動手，都沒有落敗，自然增加了不少信心，此時一見霍萬清雙手齊發，使出兩種不同的招式，心頭不覺一怔。

要知他練的拳、掌、劍法，都是散手，並不是整套的拳掌劍法。

他師父說過：「練整套拳掌，也只是初學乍練時，便於記憶，等到使用之時，還是要看對方來招，靈活應付，那依舊要拆散開來使用的，爲師教你練的都是散手，也都是各門各派的精華，你把這些招式，全練熟了，就等於學了許多套拳掌，許多套劍法，如能靈活使用，隨意變化，神而明之，存乎一心，就足够你應用了。」

岳少俊就憑這些散手，擊敗了虎爪孫，也憑着這些散手劍法，和武林大老宋鎮山嫡傳的公子宋文俊打成了平手。

但這番他遇上的是金甲神霍萬清。

霍萬清追隨宋老爺子數十年，一身功力，在當今武林中，也足可排名在一流高手之列。

這回他在一招之間，使出了兩種不同的手法，可就把岳少俊給難住了。

因爲岳少俊雖然學了不少各門派的散手，但都限於一招就是一招，一式就是一式，沒有在一攻之中，直擊橫打，用出兩種不同手法的招式。

除非他在極快速的時間之內，使出兩招來，才能化解對方這一攻勢。

這當然也並不是不可能，但岳少俊終究對敵經驗不足，一時之間，心頭一慌，更不知使那一招好？

高手過招，不得有一絲破綻，你這一忙亂，還未出手封解，對方的拳掌，已經攻上身來了。

霍萬清當然不會容你後退出去，上身往前一撲，雙手原式不變，追擊而至。岳少俊後退的人，忽然右手一探，一下居然扣住了霍萬清橫擊過來的右掌脈腕。

這一記手法奇幻，快速已極，連金甲神霍萬清都沒有看清岳少俊是如何出手的，他右腕被抓，心頭不由得猛然一驚，但他究竟是久經大敵之人，在這電光石火之間，左手倏落，勾屈五指，其快無比的朝岳少俊右肩抓去。

岳少俊這一記扣人脈腕的手法，是有連貫性的，五指抓落之後，就該抬腕往外摔出。

霍萬清右腕被扣，才把左手一記「赤手縛龍」，由直抓敵人胳膊，改抓敵人右肩，在行動上，自然沒有岳少俊一把抓住敵人手腕，抬手往外摔出，來得快速。

霍萬清左手還未抓到，一個高大身軀，已經莫名其妙的被摔出去了七八尺遠。

霍萬清站起身來，一張老臉脹得色若豬肝，雙目瞪着岳少俊，幾乎不敢相信，過了半晌，才徐徐說道：「姓岳的，你這一手，果然高明，如以較技而言，老朽已經敗在你手下了……」

竺秋蘭沒待他說完，接口道：「你既然承認落敗，那就該走了。」

霍萬清臉有歉色，說道：「但咱們並不是較技。」

竺秋蘭道：「你這是什麽意思？」

霍萬清道：「因爲老朽發現他是賊人同黨，老朽非把他擒回莊去不可。」

竺秋蘭說道：「姓霍的，你還要不要臉？」

霍萬清臉色劇變，怒哼了一聲說道：「爲了老莊主的安全，老朽不得不出手拏人。」

岳少俊一下就抓住他的手腕，把人摔開，不由信心大增，朗聲道：「竺姑娘，妳快站開去，讓他攻來好了。」

霍萬清巨目射出兩道炯炯神光，洪喝一聲：「小心了！」

舉手緩緩擊出一掌。

岳少俊道：「霍總管儘管出手。」

身形一側，右手揮起，使了一招華山派的「疏影橫斜」，斜發一掌，迎擊了過去。

他對敵經驗雖差，但究竟是讀過十幾年書，心思敏捷，對方剛才敗在自己手下，但他却聲言非把自己擒回去不可。

這是第二次出手，他應該要急攻強拚才是，但這一掌來勢，却和他前面的攻勢迥異，這一掌緩緩擊來，如果不是存心誘敵，定是他另有殺手。

雙方相距不到數尺，霍萬清掌勢再緩，也不過數尺之遙，兩股掌力，自然很快就接觸上了！

岳少俊只覺對方擊來的這一記掌力之中，好似蘊了極強蓄的震力，自己迎擊出去的掌力，有如擊在一池春水之上，柔軟之中，含有強大的反震之力。

霍萬清一掌堪堪出手，口中嘿的一聲，雙手揚處，接着又是兩掌，夾擊過來。

他這兩掌勢道淩厲絕倫，掌風劃起了一片尖嘯之聲，兩股強猛潛力，左右夾擊而至。

岳少俊試出對方內勁奇強，自知不是對方敵手，不敢硬接，身形一閃，從他兩道掌風中，閃了出去。

霍萬清雙目神光暴射，沉喝道：「你再接老朽幾掌試試！」

他方才被岳少俊一記奇妙手法，扣住手腕，摔了一個觔斗，此刻對他不無戒心，因此不敢和岳少俊過於接近。

只是仗着他數十年功力，發掌劈擊，喝聲出口，只見他雙掌掄動，連續劈出了八掌。

這八掌，連環擊出，掌影重疊，一記一記的掌風，宛如波濤洶湧，聲勢之盛，無與倫比。

他一個高大身軀，凜凜然，大有睥睨武林之概，果然不愧金甲神的外號。

岳少俊功力不如對方遠甚，什麽招式，都無法施展。

使出招式來，就是還手，那就得和對方硬拚了，一時逼得他東閃西躲，連連移動位置，一個人就在呼嘯的掌風中，穿行遊走，看來眞是險煞。

竺秋蘭急得俏臉通紅，叫道：「岳相公，你怎麽不使兵刃呀？」

岳少俊雖在狂濤飛捲的掌風中遊走，但他身形，依然保持着輕靈飄逸，十分瀟洒。

每一記掌風，看去就要劈中，但每一記都只是擦身而過，毫厘之差，都沒有劈得着他。

兩個人一個劈擊，一個閃避，都極爲迅速，不過轉眼工夫，岳少俊竟然仗着他輕靈的身法，把金甲神霍萬清一氣呵成的八掌，全部避讓開去。

霍萬清在劈掌之時，全神貫注，注視看岳少俊遊走的身法，心中似有所思。

此時他這「乾坤八掌」，業已劈完，炯炯雙目，一霎不霎的望看岳少俊，徐徐說道：「你會是……」

宋文俊不耐道：「霍總管，不用和他多說。」

霍萬清忽然收勢，拱手道：「公子，老朽在想，老莊主既然放過了岳相公，自然不會看錯，不如就讓岳相公去吧？」

他口氣忽然轉變了。

竺秋蘭心中不禁一動，暗忖：「霍萬

清方才只說了『你會是』三個字，底下的話，沒有說出口來，如今他口氣顯然轉變了，莫非他認出岳相公的來歷來了？」

宋文俊一臉冷峻之色傲然道：「霍總管，你久戰無功，且退下來，還是由本公子對付他。」

霍萬清臉有難色，說道：「這個只怕不妥吧？」

宋文俊沒有理他，舉步直逼上去，鏘然掣劍在手，朝岳少俊一指，喝道：「咱們呂城未完之戰，正好在這裏分個高下，你亮劍吧！」

岳少俊道：「宋兄……」

宋文俊喝道：「姓岳的，咱們不必多說，除非你束手就縛，由他們（指莊丁）把你們二人押回莊去……」

岳少俊笑道：「宋兄，在下找到解藥，自會親自送上貫莊去，沒有人可以強逼在下，在下也不會束手就縛，須知在下只是不願和你動手，並非怕你。」

宋文俊大笑道：「說得好，你既然不願和本公子動手，又不肯束手就縛，那就爬着出去，本公子也可饒你一命。」

霍萬清低聲道：「公子……」

岳少俊突然劍眉一挑，怒喝道：「宋文俊，你別欺人太甚！」

「嗆！」一聲清吟，軟劍已經脫匣而出，抒得筆直。

只聽竺秋蘭驚咦一聲道：「岳相公，你劍尖被誰削斷了呢？」

岳少俊始終不知自己軟劍劍尖，已被宋老爺子一根牙筷削斷，那是因為當時他被宋老爺子震跌出去，宋老爺子又及時毒發，在忙亂之中，並未發現，此後又一直沒有用過劍。

（如是普通長劍，納劍入鞘，就會看到斷了一截劍尖，但這柄軟劍，收發都只要一按機簧，就會自動縮回，故而未曾注意及此）這時經竺秋蘭一說，低頭看去，劍尖果然已斷，不覺怔得一怔，思索着驚異的道：「這……可能是在下和宋老爺子過招之時，被宋老爺子牙箸削斷的，在下眞不好意思，損毁了姑娘的寶劍。」

竺秋蘭俏臉微紅，低低的道：「這劍已經是你的了。」

宋文俊不耐道：「這裏不是你敘舊之處，本公子也沒有這份耐心，姓岳的，看劍。」

刷的一劍，迎面點出。

他這一劍，雖是虛招，但表示他已經出手。

岳少俊手持軟劍，但並未出手，只是望着宋文俊，說道：「宋兄要和在下比劍，在下自當奉陪，只是宋兄應該先把事情弄清楚了再動手，否則動上了手，刀劍無眼，不論誰傷了誰，都是太不值得了！」

宋文俊冷然道：「你還想狡辯？你暗使毒藥，謀害家父，家父被你花言巧語，說得信以爲眞，輕易放過了你，但小翠明明聽胡婆子說你是自己人，等咱們聞訊趕來，又在此地發現你們，天下會有這般巧合之事……」

他愈說愈氣，長劍一振，厲聲道：「好了，本公子話全說明白了，看劍！」

驟然一劍，飛刺而出。

這一劍可不是虛招，劍光乍展，但見一片流動寒芒，像扇面般朝岳少俊身前灑去。

「表哥……」

門外傳來了一聲嬌脆帶着氣憤的叫喊聲中，緊接着又是「叮」的一聲輕響，宋文俊灑出去一片流動的寒芒，就像電光石火，倏然盡歛。

在宋文俊和岳少俊二人之間，多了一位面蒙輕紗的綠衣姑娘，她手上握着了一柄三尺長的鐵劍，劍尖壓住了宋文俊的長劍。

兩人敢情急着趕路，胸口還在起伏不停。

宋文俊緩緩撤回長劍，含笑道：「表妹，妳怎麽也來了？」

惲慧君也將手中鐵劍收了回去，嗔道：「表哥，你怎好如此任性？聽了小翠一回話，就逼着岳相公動手，也沒想想胡婆子擒住了小翠，爲什麽又把她放回去了？這明明是要小翠把她說過的話，傳給咱們，咱們找不到胡婆子，就會找上岳相公？你平日不是自負機智過人？怎麽也會上賊人反間之計？」

她一口氣說來，又脆又快，又帶着埋怨的口吻，但却使人如聞出谷黃鶯，新聲百囀！

宋文俊似是對這位表妹，甚爲敬畏，連忙笑了笑道：「愚兄和霍總管趕來此地，發現偌大一座宅院，只有他們兩人在此，自然不無令人可疑之處……」

惲慧君一雙秋波瞟着竺秋蘭，沒待他說下去，截住他話頭問道：「表哥可曾問過岳相公和這位姑娘，他們怎麽也會到這裏來的？」

宋文俊道：「愚兄聽岳兄說，他們是救小翠來的，但這話也未必可信。」

惲慧君輕笑道：「未必可信？小翠爲了救岳相公，才被胡婆子所擒，岳相公趕來救人，這正是人情之常呀！表哥就是忒相信自己，不相信別人才會引起誤會。」

忒相信自己，不相信別人，正是剛愎自用。

霍萬清在旁點頭道：「表小姐說得極是。」

惲慧君回頭道：「霍總管，你都查看過了，這裏眞的沒有人？」

霍萬清道：「是的，老朽已經搜過全宅，似已久無人住，因此在這裏忽然遇上了岳相公二位，才引起誤會。」

岳少俊道：「霍總管進來之時，可曾看到看門的龍鍾老漢？」

「沒有？」

霍萬清道：「老朽和公子進來之時，什麽人也沒有遇上。」

岳少俊道：「這就奇了，咱們進來之時，那看門的龍鍾老漢，被竺姑娘點了穴道，他怎會不見了呢？」

惲慧君又看了竺秋蘭一眼，問道：「岳相公還發現了什麽沒有？」

岳少俊搖搖頭道：「沒有，這裏的人，好像全已撤走，和昨晚全然不同，但也留下了許多破綻，在下正在查看，宋兄和霍總管就進來了。」

霍萬清道：「老朽聽小翠說，岳相公昨晚曾被胡婆子送來此地，究竟如何？」

惲慧君撇撇嘴道：「霍總管原來沒問

清楚，就和岳相公起了衝突。」

霍萬清老臉一紅，拱手道：「表小姐原諒，老朽粗人，確實太魯莽了。」

岳少俊就把昨晚的經過，仔細說了一遍。

霍萬清聽得一呆道：「如此說來，這裏本是一處賊巢了，大概因胡婆子洩漏了行藏，他們才匆匆撤走的。」

惲慧君沉吟道：「岳相公，你說和胡婆子一起的那人，就是僞裝負傷，託你捎信的那個姓涂的麽？」

「不錯！」

岳少俊道：「在下雖沒看清他的面貌，但聽他口音，確是那個姓涂的了。」

「嗯！」

惲慧君輕嗯一聲，點點頭道：「這有可能，他和胡婆子隱迹胡埭，就是爲了就近探聽天華山莊的動靜，這裏才是他們眞正的巢穴，岳相公看到的仲姑娘，該是賊黨的重要人物了。」

他目光一轉，說道：「岳相公，你說你蒙了眼睛，由人帶你到一處院落，看到仲姑娘，就是在這裏麼？」

岳少俊道：「是的，在下記得很清楚，這裏本來有一張小圓桌，和兩排椅几，如今全搬走了，連地上也洒了不少乾泥土，但絕不會錯。」

宋文俊道：「霍總管，你再帶人去各處仔細搜索一遍看看，賊黨是否藏匿在什麼地方，也說不定。」

霍萬清點頭道：「老朽這就去。」

說着，帶着六名莊丁，匆匆退出院子而去。

宋文俊道：「表妹，咱們是否也要分頭去找找？」

惲慧君說道：「昨晚岳相公醒來之時，是被關在一處地窖之中，我們如能找到那處地窖，說不定會有什麼發現，亦未可知。」

宋文俊敞笑一聲道：「表妹果然心細如髮，不是妳說，愚兄眞還想不到呢！」

惲慧君道：「只是岳相公是被人蒙着臉帶進來的，不知還能不能找得到那地窖呢？」

岳少俊道：「在下從地窖出來之時，頭臉雖被蒙着黑巾，但在下確實曾用心記憶，似是穿行了兩條曲折迴廊跨過五道門檻，一共走了五百七十三步才到這裏。」

竺秋蘭回眸一笑道：「岳相公倒眞是有心人。」

岳少俊道：「在下時常聽家師說：「一個人愈處危境，愈要冷靜，雖是細小之事，都不可大意放過，在下當時雙目被蒙，不知身在何處，只有處處留心，才能有脫出困境的希望，故而行走之時，暗暗留神上那出路。」

惲慧君望望竺秋蘭，覺得她和岳少俊說話時神情，兩人似乎極熟，但自己又不好問他們是如何認識的，一面道：「岳相公記得就好，我們那就走吧！」

大家走出院子，宋文俊抬抬手道：「岳兄請先。」

岳少俊道：「在下要替大家帶路，那就有僭了。」

說着當先舉步朝迴廊上走去。

竺秋蘭也沒和他們客氣，緊隨着岳少俊身後就走。

惲慧君心裏老大的不舒暢，但也不好多說，只是默默的跟着竺秋蘭走去。

小翠是惲姑娘的貼身使女，自然要跟着小姐走了。

這一來，可就把宋文俊一個人撇在最後了，但宋文俊這回因岳少俊身邊，多了一個竺姑娘，使他放了不少心，一手按着劍柄，走在後面，倒也挺瀟洒的。

幾人剛轉過迴廊，岳少俊却在轉角處停了下來，雙目注視着左首牆壁，發出會心的微笑。

竺秋蘭跟在他身後，問道：「岳相公，你看什麼呢？」

岳少俊含笑道：「在下從地窖出來之時，雙眼被蒙上黑布，當時由一名玄衣使女，牽着在下左手而行。」

竺秋蘭道：「這和你察看牆壁，有什麼關係？」

岳少俊道：「她牽着在下左手，在下不是還空出一隻右手麼？」

惲慧君輕哦一聲，搶着道：「岳相公可是在牆上做了記號麼？」

「是的。」

岳少俊點頭道：「在下行走之時，不時用右手指甲，暗暗在牆上劃下了一條橫綫，這條橫綫就在左首牆上，（他進來時用右手劃的記號，如今出去，該在左首了）這就證明昨晚在下就是從這條走廊進來的了。」

大家凝目看去，左首壁上，果然有一條極細的劃痕，時斷時續，如非有人先說明了，還得細看，否則絕難看得出來。

惲慧君由衷的道：「岳相公眞是機智過人！」

岳少俊道：「惲小姐誇奬了，在下當時也只是無心之舉，雖然劃下了記號，也想不到今天會用上它。」

竺秋蘭不願他和惲慧君再談下去，這就催促道：「岳相公，如今既有暗記指引，就可省去了咱們摸索的時間，那就快些走了。」

岳少俊沒有再說，循着時斷時續的牆上橫綫，一路尋去，出了東首腰門，那是一條較爲狹窄的長巷，一直通向後進。

左首牆上，同樣劃有極細橫綫，因爲這裏是一條直巷，就無須再看，腳下加快，長巷盡頭，緊閉着一扇木門，上面還鎖了一把鐵鎖。

竺秋蘭道：「你說一共經過五道門檻，這裏已是第五道門了。」

岳少俊微微點頭，伸手扭斷鉄鎖，推門走出。

竺秋蘭口中不覺咦了一聲道：「這裏已有後園。」

岳少俊道：「不錯，這座地窖，就建在花園之中。」

竺秋蘭攢眉道：「這就難了，方才是在屋內，走廊較狹，你可以伸手就橫劃到牆壁，留下記號，如今偌大一片花園，地方空曠，你指痕怎麼劃呢？」

岳少俊道：「這裏不是劃的指痕。」

竺秋蘭問道：「那是用什麼留的記號呢？」

岳少俊道：「昨晚在下走出地窖，覺得腳下踩到的地下，一片軟泥……」

竺秋蘭道：「那是昨晚初更時分，下了一陣雨咯！」

岳少俊道：「在下就因踩到了一片軟泥，忽然心中一動，暗想：在下一定有幾步脚印，留在泥土上，後來踩到了青磚地，在下故意脚尖用力，一路時斷時續的劃下了一些痕迹，應該可以找尋得到。」

宋文俊道：「岳兄果然是有心人！」

大家進入花園，走不多遠，果然在青磚地上，發現了一條時斷時續的痕跡，因為此時紅日已高三丈，故而看來是十分清晰。

這座花園，佔地極廣，頗具亭台樓閣之勝。

一行五人，穿花拂柳，因有岳少俊留下的記號可循，不多大工夫，就行近一條石欄曲折的小橋。

通過水榭，迎面是一片叠石玲瓏的假山，山上還種植了十幾棵蒼松，虬枝吟風，發出細細的濤聲，益發增加了假山的雄偉。

假山前面，是一片柔軟的草地，只是經霜之後，草色略見枯黃。

宋文俊首先踏上了草地，回頭問道：「岳兄踩到的軟泥土，大既就是這片草坪了？」

岳少俊走上幾步，凝視着草地，點頭道：「不錯，就在這裏，兄弟跨出地窖之時，確曾聽到松風細吟之聲。」

竺秋蘭道：「這麼說，地窖可能就在假山下面了。」

宋文俊道：「走，咱們進去瞧瞧。」當先舉步朝假山洞中行去。

假山洞窖，入口處還須俯身而入，但到了裏面，却是一條兩人可以並行的走廊，中間有一道門戶。

推開兩扇木門，裏面是一座暖閣，放着兩排椅几，和一張八仙桌，後面還有一間，地方較為逼仄，通向假山後面，是一個小廚房。大家看看並無可疑之處，依然退了出來。

走廊上，有一扇圓形的石窗，可以看到水榭，窗外掛着不少藤蔓，從外面是看不到裏面的，設計頗具巧思。

再由走廊另一頭出去，則是一條盤曲的小石磴，可以拾級而上，通到假山頂上，山頂有幾棵老松，和一個六角小亭，亭中放着一張石桌，四個石櫈，可以在這裏下棋，也可以俯視全園景色，但就是找不到地窖入口，更沒有絲毫可疑之處。

宋文俊回頭道：「岳兄再想想看，是否記憶錯誤了，這裏怎會連一點迹象都找不到呢？」

岳少俊道：「兄弟絕不會記錯，從兄弟留的記號看來，地窖可能就在這裏。」

宋文俊道：「咱們一路循着岳兄的記號找來，但及橋而止，石橋和草地上，都不見記號，會不會地窖並不在此？」

岳少俊道：「兄弟昨晚雖被蒙了眼睛，踩到的軟泥，正是那片草坪，至於石橋上並無記號，那是兄弟功力太淺，僅憑脚尖劃過，不可能在石上留下痕迹，但兄弟覺得地窖應該就在這裏，只是咱們不得其門而入罷了。」

說到這裏，輕哦一聲，續道：「兄弟記得昨晚從地窖中走出，不過數步，就可呼吸到清新空氣，因此兄弟覺得地窖門戶，可能在假山入口附近。」

竺秋蘭道：「我們快些下去。」

大家依然循着石磴，回到下面，在一條不過十步來遠的走廊上，仔細察看了一遍，依然找不出絲毫跡象來。

竺秋蘭低低的道：「依我看，這裏可能安着機關。」

惲慧君好奇的道：「妳說會是什麼機關呢？」

竺秋蘭道：「我也只是聽娘說過，江湖上有些秘密組合，為了怕被外人發現，洩漏機密，都有密室。」

「有的就在地室之中，出入門戶，都安裝了機關消息，不知內情之中，就不得其門而入，開啓門戶，全憑樞紐，只要找到樞紐，就可以打開門戶了。」

惲慧君道：「這樞紐會在那裏呢？唉，這裏天光照射不進，我們又沒有火種，連看都看不清楚，又到那裏去找表哥，我看還是把霍總管找來，他見多識廣，也許會找得到地窖出入的門戶。」

竺秋蘭道：「火種我有。」

伸手入懷，摸出一個精緻的千里火種，擦的一聲，亮起了一道火光，她手擧火把，照着石壁，仔細打量起來。

這座假山是用整方大石叠起來的，四週石壁又凹凸不平，故而壁上有許多縫隙，竺秋蘭看的很仔細，幾乎連一個小孔都不肯放過。

她從左壁照到右壁，再從右壁照到石窖入口，這向裏的一面，是入口最黑暗的地方，她在一方大石縫中，發現了拳頭大的一個石孔。

細看石孔下首，似乎較為光滑，顯然是經常有人撫摸，心中不覺一動，叫道：「可能就在這裏了。」

說着，左手就朝石孔中伸了進去。

果然就在石孔中給她摸到了一個小鐵環，輕輕拉了幾下。

這下，大家都聽到石孔中發出一陣極輕的鈴鈴之聲。

岳少俊矍然道：「這鈴聲像從地底發出來的！」

話聲未落，但聽右首石壁間，緊接着響起一陣輕震，兩方巨石，緩緩的向內縮入，露出一個黑黝黝的洞窖，一道石級，延伸而下。

惲慧君喜道：「竺姑娘眞能幹，要不是妳，我們一輩子也找不着呢！」

竺秋蘭道：「惲小姐誇獎了。」

她一手擎着千里火把，回頭道：「我先下去，給你們照路。」

岳少俊道：「竺姑娘，還是在下先下去。」

竺秋蘭嫣然一笑道：「不要緊，我先下去也是一樣。」擧步往下走去。

岳少俊怕她有失，也急忙跟了下去。

惲慧君回頭吩咐道：「小翠，妳留在這裏，別要讓人家把我們關到裏面去，有什麼風吹草動，趕緊出聲知會我們，知道麼？」

小翠道：「小婢知道。」

惲慧君說完，也就擧步朝地窖中走下去。

宋文俊等表妹下去之後，才跟着她身後走去。

石級盡頭，是一條不太長的通道，左首有兩道鐵門，都未上鎖，推門進去，一間堆置的是空酒罈。

另一間堆放的破舊家具和木柴。

通過盡頭處，也有一道鐵門，裏面空無所有。

岳少俊道：「這一間，就是囚禁在下的所在了。」

大家進入鐵門，竺秋蘭擧着千里火把，到處察看了一遍，才直起腰，說道：「這裏一點痕跡都沒有留下，由此看來，賊黨眞的已經撤走了。」

岳少俊失望的道：「看來這裏不像是賊人的巢穴，可能他們只是臨時佔用的罷了。」

惲慧君道：「這裏不是賊巢，怎麼會有機關？」

宋文俊笑道：「這也算不了什麼，不少大戶人家為了防盜，都有地窖，這不能證明這裏就是賊人的巢穴。」

惲慧君道：「那就返上去吧！」

四人依然拾級而上，走出地窖，但見小翠一手握着短劍，站在假山洞窖門口，顯然並未發現什麼事故，這就可以證明那仲姑娘一夥人，果然全已撤走了。

退出假山，老遠就看到總管霍萬清一個高大的身形，急匆匆的奔了過來。

宋文俊咦道：「霍總管莫非有什麼急事？」

隨着話聲，立即當先迎了上去。

惲慧君、岳少俊、竺秋蘭等人，也隨着跟了下去。

剛穿過水榭，霍萬清已到了橋邊，站定下來，拱手道：「公子，表小姐原來在這裏？老朽到處都找遍了……」

宋文俊問道：「霍總管可是發現了甚麼嗎？」

霍萬清道：「老朽搜索全宅，並無任何發現，只是老莊主打發宋興，急急趕來，要公子和表小姐儘快回去。」

宋文俊問道：「宋興是否知道，爹有什麼事麼？」

霍萬清道：「老朽聽宋興說，好像揚州有人來了。」

惲慧君問道：「我家來的什麼人？」

霍萬清道：「老朽不清楚，宋興只是說，老莊主要公子和表小姐火速回去，好像有十分急要之事，等公子和表小姐回去商量。」

宋文俊道：「既然如此，表妹，咱們快些回去吧！」

惲慧君點點頭，回過身去，朝岳少俊幽幽的道：「岳相公，你莫要忘了揚州之約才好。」

這句話說得極輕，大既只有岳少俊左耳才能聽到。因為她站在岳少俊左側。

岳少俊還未答話，宋文俊、惲慧君、小翠三人，巳經隨着霍萬清離去，但自己耳邊，依然縈繞着那充滿了希望，幽幽的嬌柔的聲音！

竺秋蘭叫道：「岳相公，人家巳走啦，你還出什麼神？」

岳少俊輕哦了一聲，說道：「妳說什麼？」

竺秋蘭撇撇嘴，問道：「我看惲小姐走的時候，好像和你說了一句什麼話？」

岳少俊臉上一紅，嚅嚅的道：「沒有什麼，她只是和我說了句再見……」

竺秋蘭道：「不用再說啦，她和你說了什麼，我是不該問的，嗯，我們也該走了。」

離開大宅院，岳少俊四顧無人，低低的道：「竺姑娘，我總覺得那座莊院，不無令人可疑……」

竺秋蘭扭頭笑道：「所以我們要離開咯！」

岳少俊愕然地問道：「姑娘這是什麼意思？」

竺秋蘭道：「我們離開了，表示我們並不懷疑那座莊院。」

岳少俊說道：「那麼，我們要不要再去？」

竺秋蘭嫣然笑道：「自然要去，只是不是現在。」

岳少俊道：「那要什麼時候再去？」

竺秋蘭目光一抬，低聲道：「有人來了！」

迎面果然有一個莊稼漢模樣的人，走了過來。

岳少俊也就不再說話，兩人循着石板路，走到鎭上，差不多巳是午牌時光。

竺秋蘭道：「我們找個地方打尖，午後就趕着進城裏去。」

岳少俊點點頭，還未開口，聽得有人叫道：「來，二位請過來，坐下談談！」

岳少俊回頭看去，只見大街轉角上，擺了一個算命看相的測字攤，牆上張掛着一方白布，上書：「賽管輅金鉄口測字論相」幾個大字。

一張小方案後面，站着一個頭戴瓜皮帽的瘦小老頭，不過五十來歲，鬥鷄眼，酒糟鼻，嘴上留了兩撇黃蒼蒼的八字鬍，臉色焦黃，瘦得只剩下了一把皮包骨。

身上穿一件巳經洗得發了白的青竹布長衫，手裏一把又闊又長的竹骨摺扇，指點着招呼自己二人，一面陪着一臉諂笑，口中唸唸有詞的道：「人生難得的是一個緣字，區區和二位異地相遇，這就是機緣了，咳、咳，二位行色匆匆，八成有什麼疑難不決的事兒？來，來，來，請坐下來談談，區區金鉄嘴，金口斷吉凶，鉄嘴論禍福，說得不準，二位可以站起就走，分文不取……」

岳少俊沒有理他。

竺秋蘭聽他說出：「二位行色匆匆，八成有什麼疑難不決的事兒？」心中不覺暗暗一動，站停下來，低低的說道：「岳相公，我們就聽一聽他去說說看？」

岳少俊道：「這種人，完全是要江湖轍兒，有什麼好說的？」

竺秋蘭說道：「聽他說一說有什麼要緊？」

只聽那金鉄口陪笑着道：「這位姑娘說得極是，君子問禍不問福，區區不才，善觀氣色，憑卦論斷，多少可以指點迷津，趨吉避凶……」

竺秋蘭盈盈走了過去，問道：「你怎麼看出我們有疑難不決的事？」

（未完・六）

齊雲飛傳奇故事

胡姬（一）

西門丁·文
可　飛·圖

酢醉結交　代押珠寶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盤珍饈值萬錢。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劍四顧心茫然。欲渡黃河冰塞川……」

任誰也知道上面那首詩是唐朝大詩人李太白所寫的三首『行路難』中的第一首，開頭之一段。

此際當然不是唐朝，吟哦的更不是詩仙李白！

隆冬，已是冰塞川時節。邯鄲古城，太白酒樓上，靠牆的一張座頭上，已擺放着七八隻空酒壺，四碟小菜，吃得狼藉不堪。

座上坐着的是一條長得高大的漢子，那漢子衣衫骯髒破舊，臉色蠟黃，看來甚是落魄。太白酒樓是邯鄲城最豪華，最有氣派的酒樓，出入的非富即貴，像他這種人能成爲座上客，已是異數，料不到他竟然殊無憚忌的高聲吟哦。

酉牌時分，正是高朋滿座之時，酒樓上本來鬧哄哄的，但這漢子嗓門宏亮，吟哦聲把其他吵雜之聲，全部壓了下去，惹得其他食客紛紛轉頭瞪着他。

那漢子狀若無人，雙眼直勾勾地望着掛在牆上的那幅字，邊看邊唸，而且讚歎再三。

一個闊少首先忍耐不住，罵道：「操他奶奶的，那裏來的臭要飯的，在這裏窮嚷嚷，眞給他倒足胃口！」言畢向他的一個隨從打了一個眼色，那隨從會意，慢慢自座位中站了起來。

忽聽那漢子猛叫一聲：「好一句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劍四顧心茫然！」忽然把空酒壺往地上一摔，他舌頭發麻，聲音有點模糊：「小二，算帳！」

只見他伸手入懷，摸出一錠黃金，「砰」的一聲，拋在桌上。「快快……」

世上多勢利之人，見到黃金雙眼便發亮，偏生那闊少的跟隨只看到那漢子的後背，看不到黃金，仍然怒氣冲冲地向他走去。

「喂，我家公子叫你滾！」

醉漢幾番要站起來，都又坐回下去！那跟隨左脚一横，掃在櫈脚上，「喀刺」一聲，櫈脚折斷，醉漢「蓬」的一聲跌倒，他口中猛在叫道：「拔劍四顧……心茫然……快找錢！」

那跟隨一把抓住醉漢後衣，把他提了起來，正欲痛打，不料横裏走出兩個三十不到的壯漢，一人一邊，搭住跟隨的肩膊。「這位大哥，得饒人處且饒人吧，他醉了！」

那跟隨把醉漢往地上一拋，道：「他是你倆朋友？快帶他走！」

恰好小二把錢找了回來，一個壯漢把錢全塞進壯漢的懷內，道：「崔兄，咱們到別處喝酒去吧！」

「崔兄……」那醉漢神色更見惘然。

壯漢道：「你眞的醉啦，咱們走吧！」他向同伴打了一個眼色，一人一邊架起醉漢下樓去了。

那醉漢口中仍然吟哦：「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髮弄扁舟！」他聲音模糊不清，不過這又是詩仙李白的名作，樓頭頗有幾個附會風雅之輩，聽得連連點頭，論道：「此人必有不得意之事！」

北風呼呼，吹打在身上如遭刀割，那醉漢給風一吹，略爲清醒，結結巴巴地問道：「兩位是……是何方朋友？」

一個臉皮白皙的道：「萍水相逢，何必相識！」

醉漢目光一亮，道：「莫非兩位也好杯中物？」

那漢子笑道：「我倆正是劉伶的入室弟子！」

「如此甚好，但願長醉不願醒！」

另一個皮膚黧黑的道：「咱們正要帶你到一處好地方！」

「甚麼好地方？」

「可以一醉解千愁的地方！」

醉漢大笑，脚步又跟蹌了。「能够一醉解千愁的地方，果然算得是好地方！在哪裏？不是黃鶴樓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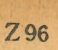
白皮漢子一呆，隨即問道：「尚未請教兄台高姓大名……」

「敝姓崔！汴州人也，單名一個顥字！」醉漢斜乜着一雙醉眼，問道：「兩位呢？」

白皮的道：「小弟姓周！」

黑皮的道：「小弟姓蔡！原來你眞的姓崔！」剛才他們爲恐酒樓上人多嘴雜，故意裝作相識醉漢崔兄，却想不到醉漢竟自稱姓崔。

崔顥忽然放聲高歌起來：「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歌聲蒼涼孤寂



，連這兩個沒多少墨汁的壯漢也感覺到出來。

姓蔡的悄聲問道：「這首詩咱好像在那裏聽過？」

姓周的道：「咱也聽過，好像是小時候唸過的……」

崔顥咧嘴一笑：「這首詩便是我崔某人所作……哈哈，有人笑我腹中無墨，如今俺已能作詩矣，哈哈……日暮鄉關何處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歌聲一落，忽爾嗚咽起來，自眼眶中湧出的淚水，北風竟吹之不乾！

那兩個壯漢活了半輩子，却從未曾見過淚水這般大的男人！

姓周的道：「啊，我記起了，這首詩是唐朝一個叫崔顥的人寫的……咦，他的名……」

姓蔡的却喜道：「他眞的醉了！」

隆冬時節，百姓一早便關門上炕，在街上行走的，大多是浪蕩子弟，這干人本身也常在醉鄉居住，見怪不怪，對他們三人也不大注意，眨眼便出了城。

四周黑黝黝的，風更猛烈了！

「去那裏……」崔顥一開口，嘴巴便灌滿了北風。

姓蔡的低着頭道：「快到了！」扯着他走進一條羊腸小徑。

這裏路旁都有樹，北風來至此，好像小了許多，但風中却飄着一股子酒香。崔顥用力吸了幾下，叫道：「是高粱，快走快走，咦，還有山西汾酒，妙，妙！」

姓周的一豎拇指，讚道：「崔兄果然是大行家！此地方圓數百里，山西汾酒最好的便是這一家！」

「山西人跑來河北賣酒？哈哈，莫非他姓關？」

那兩個壯漢又是一怔，齊聲道：「你如何知道？」

崔顥哈哈笑道：「昔年山西有猛將姓關名羽，字雲長，兩位就算沒看過戲，也該聽人說過！」

那兩個漢子心中暗道：「此人到底眞醉還是假醉？」

心念閃動間，已來至一爿酒家前，酒店建在一座小松林內，黑暗之中看不到店名，只在門縫處露出幾道昏暗的黃光，告訴行人酒香之來處。

姓周的先走前敲門，俄頃，門打開，是個小姑娘！那小姑娘只有十五六歲，一對大眼睛透着伶俐，一見到周姓漢子，目光便是一亮，剛想開口，却見他猛向自己打眼色。她是個聰明人，立即堆下笑靨，襝衽一禮，道：「客官要吃酒？還是要吃飯？」

崔顥在後面叫道：「酒，酒，要山西汾酒。」

小姑娘笑道：「酒還有，只是送酒的食物賣光了！」

崔顥道：「咱們要的只是酒，誰稀罕你們的其他東西！」

小姑娘又是一笑，露出一對酒窩。「如此請進。」她讓三個大男人進去之後，才把門關上。「我爺爺已上了炕，你們若不吃東西的，便不叫他下炕了！」

崔顥在蔡姓漢子的掺扶下，坐在一張竹椅上，叫道：「酒來酒來！」

「一壺，兩壺，還是三壺?」那小姑娘斜乜着他，目光奇怪，有點像獵人在觀望徘徊於陷阱的獵物。

「來一罈大的，再來三隻大碗!」崔顥把懷內的銀子拋在桌上。

蔡姓漢子忙道：「先來一罈小的，喝了再來。」

「兩位酒量不大?」崔顥望着他倆大笑。「也好，先來一罈小的!小姑娘，你能喝麼?過來共進一碗如何?」

小姑娘把酒放在桌上，道：「我爺爺不許我跟陌生人喝酒!」

崔顥目光忽然一變，嘴角的肌肉沒來由的牽動了幾下，喝道：「那你便給我滾開!」

小姑娘望了姓周的一眼，姓周的暗中搖搖頭。小姑娘含淚坐到遠處去了。

姓蔡的道：「這酒家老闆姓周，是個老頭，在這裏賣酒三十多年啦，兒媳已死，只遺下孫女與他相依爲命，唉，也難怪他對姑娘樣樣管得死死的，做長輩的總是如此嘛!」

姓周的一掌拍開泥封，倒了三碗酒，道：「古來聖……聖賢皆……」

崔顥大聲唱道：「古來聖賢皆寂寞，唯有飲者留其名!」捧起那碗酒，一口氣把其喝乾，狀甚愉快地嗒嗒嘴巴。「好酒，痛快!」

那兩個壯漢望了一眼，只得也把酒喝了，崔顥叫道：「再來!」

蔡姓漢子再把酒倒了，苦着臉道：「崔兄這般飲法，小弟們量淺沒法仿效!」

崔顥眼一瞪，道：「你們不是自稱是劉伶的入室弟子麼?」

「對呀，只是咱們雖好杯中物，但酒量却比不上崔兄，請諒!」

崔顥也不打話，又喝了兩碗，臉色黃中發青，他忽然問道：「這裏有睡的地方麼?」

小姑娘道：「炕就沒有，反正現在沒客，你要睡便睡在地上吧!多算你三文錢就是!」

崔顥大喜，雙手立捧起酒罈子，一陣牛飲，酒罈已空，他連坐也不穩，摟着酒罈，搖搖幌幌地站了起來，道：「我今欲眠君且去……」

話音未落，「砰」的一聲已跌倒在地上，夢中仍然緊緊摟着那酒罈子，那小姑娘走了過來，罵道：「眞是酒鬼!」在他身上踢了兩脚，道：「眞的醉了，倒省回一些蒙汗藥!」

周姓漢子喝了一口酒，道：「小妞，你看清楚了?」

小姑娘傲然道：「別的方面，小妹見識不如你倆，但看一個人醉不醉，是眞醉還是假醉，你們可沒我在行!」一頓又道：「你們誆這窮棒子來作甚?」

「嘿嘿!窮棒子?這叫做眞人不露相，這傢伙一副要飯相，誰知他在太白樓會帳時，一出手便是一錠五両重的黃金!」

小姑娘伸伸舌頭，伸手在崔顥身上亂摸，蔡姓漢子吃吃笑道：「你爺爺沒教你莫亂摸男人麼?你若愛摸的，不如來摸摸你家蔡大哥吧!」

「呸!你不撒泡尿照照面!」小姑娘啐了他一口，摸出一些銀子來，道：「爲何不見黃金?」

蔡姓漢子道：「咦，有人來了!先把他拖進房去!」

那小姑娘氣力頗大，輕輕鬆鬆便把崔顥拖進柴房。「等下再來要你!」她出去時，順手把門鎖上。

酒店內三人一陣緊張，因爲這時候極少有顧客上門，却不知是甚麼人來了，脚步聲停在門外，有人篤篤篤地敲門。

周姓漢子示意小姑娘去開門，一開門，她便叫了起來：「孟叔叔!」

外面傳來一個粗沉的聲音：「丫頭，你爺爺在麼?」

「在在，請孟叔叔進來，我去叫醒他老人家!」小姑娘神色有些驚喜地道：「蔡大哥跟周大哥也在裏面!」

語音剛落，蔡姓漢子與周姓漢子已搶了過來，彎腰恭聲說道：「屬下參見孟堂主!」

只見門外走進一個三四十歲左右的漢子來，這漢子外形並不高大，但一張紫醬色的臉孔，長相十分威武。看樣子他該是粗豪的猛漢，但眉宇間却有憂慮之色。他只唔了一聲，便走了進去。

一忽，那小姑娘的爺爺便自房中走了出來。老頭瘦得像一根竹竿，嘮叨地道：「這兩天老骨頭不聽使喚，又造反啦，像針刺一般的疼!」

姓孟的揮手道：「拿一壺酒來!」隨即坐下。

那小姑娘十分伶俐，早把酒送上，爲他斟了一碗，她悄聲問道：「孟叔叔，你有心事?可是給孟嬸嬸罵了幾句?」

她爺爺忙斥道：「小孩子莫胡說!」

原來這干人全是「黃龍帮」的人，而這酒家也是「黃龍帮」的一個聯絡站。「黃龍帮」說大不大，說小也不小，但在黃河流域一帶，總算有些名頭!

這姓孟的，名叫石根，是「黃龍帮」外三堂的一個堂主，關老頭是個副香主級的小頭目，至于那兩個壯漢，蔡波與周陵只是普通的嘍囉，一邊爲帮內搜集情報，一邊也幹些沒本錢的生意，以供揮霍，他們在太白酒樓，看上崔顥，把他當作羊牯，帶了回來，準備劏之宰之!

當下孟石根喝了一碗酒，長嘆一聲，道：「你們怎地都不坐?」

衆人坐下，關老頭問道：「堂主，莫非帮內發生了什麼大事?」

「不錯!胡姬失踪了!」

衆人臉色都是一怔，只有關老頭比較知道內情，問道：「帮主要你去追查?」

孟石根點點頭，再大大地喝了一口酒，那「黃龍帮」如今的帮主是黃彪，他是「黃龍帮」始創人黃龍的兒子。黃龍在三年前過世，把帮主之位傳與兒子，黃彪的武功也有一定的造詣，但到底年少氣盛，處事不大妥當。

帮內的老臣子，如孟石根之輩都是瞧在黃龍在生與弟兄共甘同苦，熱情義氣的份上，盡力匡扶黃彪，奈何黃彪不知道人家是瞧在其父臉上，還以爲本該如此待他，行事更加專橫，攪得帮內人心浮動，很多人都先作退出預謀。

黃彪已有妻兒，當上帮主之後，一次率着親信去河西遊玩，無意中邂逅一個胡

人的女兒，那胡人雖然只是個馬販子，但他女兒却長得千嬌百媚，被她瞅上幾眼，便教男人們都三魂不見了六魄……

黃彪驚若天人，立即重金買了回去，自此之後，便日夕對着她，那女人不懂事，但又愛管閒事，黃彪對她又言聽計從，把「黃龍帮」弄得怨聲四起，暗地裏都叫那女人胡姬。

可是胡姬有一天在後花園遊玩，便突然失踪了，黃彪好像挨了一刀般，不斷命令手下去找尋，但派去的人一批一批的回來，都沒有消息，黃彪一怒之下，限外三堂堂主在三個月內辦妥這件事!

關老頭的孫女關笛聽了孟石根的話之後，便問道：「孟叔叔，你有去找那個胡姬的父親麼?」

「她父親已不再做馬販，咱們費了好大的勁才找到了他，他已患病在床，說自胡姬嫁與帮主後，便未見過她的面!」

「也許他在騙你們!」關笛的聲音像笛子一般清脆好聽。「因爲胡姬根本不喜歡帮主，她只是要帮主的錢!」

「咱們派人在附近監視了半個月，直至她父親死後，她都未出現過!」

關笛無話可說，關老頭却問道：「她父親患的是什麼病?」

「這個倒不知道，不過他病得很重，瘦得皮包骨，這是假不了的!何況已經死了!」

周陵問道：「孟堂主，現在離限期還有多久?」

「三去其二!」

蔡波咬牙道：「他奶奶的，屬下也越來越覺得沒趣，不如大家都散伙吧!」

孟石根嘆了一口氣，道：「你們要散伙，便容易，但我妻兒都在帮內……」

關老頭臉色一變，道：「難道被帮主扣了起來?」

孟石根點點頭，關老頭喟然道：「人謂創業容易守業難，果然有幾分道理!創業的人知道困難，守業的人往往是得到父執的餘蔭，不知困難，便把大好的……」

孟石根忙道：「這些話這裏說說便好，可不能傳到帮主那裏去，否則大家都吃不着兜的走!」

關笛對他頗有好感，關心地問道：「孟叔叔，假如一個月後仍然找不到胡姬，你打算怎辦?」

「帮主說，活的沒有，死是也要，就算屍體無存，也要把兇手揪出來!」

「但假如這些都辦不到呢?」

孟石根苦笑一聲。「那只好聽天由命了!」

「不，假如孟叔叔您跟卜叔叔他們聯合起來，黃龍帮便是你們的!」

關老頭大驚，罵道：「丫頭，你胡說什麼?」

「爺爺，我那裏胡說?這樣只是對不住帮主一人而已，但帮內的弟兄們必定贊成!」

孟石根道：「你說得也有道理，但若帮主臨死前在病榻上托孤，我孟石根是其中一個，當時咱們都發了重誓……若非如此，我早就帶着妻兒到江南找個地方生活了!」

五人在大堂內嘆息唏噓不已，關笛又問道：「孟叔叔，你如今要去那裏?」

「可以去的地方及需要去的都已去找過了，現在還有什麼地方好去?我只是隨意四處走走而已，來到附近，想起你爺孫，所以拐了過來叨擾一杯酒!」孟石根言畢又提起酒碗來，酒還未沾唇，忽聞「扒」的一聲響，驚而問道。「誰在房內?」

關笛笑道：「是一隻羊牯!」

孟石根奇怪地問：「什麼羊牯?」

周陵與蔡波只得把經過說了一遍，孟石根很留神聽，喃喃地道：「這人果然有點奇怪……唔，打開門讓我看一看!」

關笛道：「有什麼好看的?」

孟石根道：「不必多問，現在我對每一個可疑的人都不放過，快給我把門打開來!」

關笛極不願意地走去，嘴上却也不敢過于反對，孟石根忽然也站了起來，「錚」的一聲把腰上的鋼刀抽了出來，跟在關笛之後，其他人也得跟了上去。

門打開，見那崔顥仍在睡夢中，手上的酒罈早已碎了，碎片洒了一地，原來他睡覺時因爲轉身，而把酒罈壓碎了!

蔡波捧了一盆水來，潑在崔顥臉上，崔顥睜開雙眼，以舌舔臉，喃喃地道：「這酒滲了水……不能喝!」

周陵走前踢了他一脚，崔顥「呼」的一聲，坐直了身子，用手拍拍腦袋。「周兄，你不喝了?這，這是什麼地方?」

孟石根輕咳一聲問道：「閣下貴姓大名?」

崔顥臉色一變，酒醒了大半，冷冷地道：「原來你們不是好人!」

蔡波喝道：「咱們堂主問你，你聽見沒有?」

「堂主?」崔顥問道：「你們到底是什麼人?」

「咱們是『黃龍帮』的，相信你也聽過咱們的大名吧?那就乖乖地答話!」

崔顥大笑。「黃龍帮不放在我眼中，你們幾個小脚色更加不値一哂!」他站了起來，說道：「我也不跟你們計較，快讓開!」

周陵要在孟石根面前領功，排衆而出。「姓崔的，你是什麼東西?在咱們堂主面前也敢口出狂言!」

崔顥冷冷地道：「我剛才的話你沒聽見麼?」他醉態消失，代之而起的是一股凜然之氣。

周陵心底突然生了一股寒氣，但此刻已騎上虎背，若不表演一下「英雄行徑」，難以下台，偏生崔顥就這樣一直走至他面前，他比周陵高出半個頭，頗有泰山壓頂之勢!

沒有人聲，也沒有一絲風聲，空氣沉悶，令人難以呼吸，周陵終於忍不住了，略退半步，一拳搗出!

「砰」的一聲響，那一拳結結實實地擊在崔顥的胸膛上，他巍然不動，周陵却怪叫一聲，抱腕而退，崔顥就在他身旁走出柴房。

到了堂上，只見眼前一花，孟石根已橫刀立在於他身前，沉聲道：「原來閣下是位高人，幸會幸會，請問可否把大名賜告，以便日後孟某可以在友儕面前風光一下!」

崔顥搖搖頭。「我已忘記名字！」他神態十分冷漠。

「崔顥之名如何解釋？」

「閣下既然知道，便仍叫崔顥吧！」

孟石根不禁有怒，道：「孟某雖無必勝的把握，但你自信可以對付得了咱們五個人麼？」

崔顥沒有答覆他，只用一種不屑的目光在他們五個人面上掃過，關笛跳了起來。「你，你……」當她目光接觸到他時，下面的話便倒嚥了下去。

崔顥的目光也使孟石根忍受不住。「假如你敗了，你也不會亮出名號？」

崔顥搖搖頭，孟石根怒道：「閣下固執得很！」

「不是，我不會敗！」崔顥無視孟石根，在他身旁走過，欲離開這爿關記酒家，孟石根再也忍不住，大叫一聲，一挽刀子，急斬崔顥的後肩！

崔顥好像後背長了眼睛，踏前一大步，恰好避過那一刀，但孟石根提氣竄前，刀子一橫，改劈崔顥的腰際！

這一刀他有心留下崔顥，是以用了八九成眞力，激起一片刀風，不愧是「黃龍幫」的堂主！

豈料崔顥上身急遽地俯下，像紙張一般摺疊起來，孟石根的那一刀，在他後腰上兩寸的地方掠過，他暗叫一聲可惜，迴刀再發出第三招，崔顥已在七尺之外。

「別跑！」他叫了一聲，使了一招「迎風三擺柳」，這一招變化輕捷，可攻可守，而且一招三式，甚是神妙。不料他第三式剛使老，忽覺手上一緊，崔顥左手五指已抓住刀脊，轉頭望着自己！

這刹那，全場的人都爲其震懾住，因爲沒有人看清楚他是怎樣出手的！至於當事人，那就更加不是味道了，因爲他正爲自己能在這瞬息間，想到這一招可攻可守的「迎風三擺柳」而暗暗得意，不料却被人輕而易舉地破了，而且輸得極慘了！

北風的聲音更加聽不到了，孟石根只聽到怦怦的心跳聲，他忽然鬆刀後退，臉色一片慘白。

崔顥把身轉了過來，瞧見孟石根的神色，有點過意不去，把刀倒轉遞了過去。「拿去吧，你沒有輸，我也沒有贏，只是我比你走運！」

「走運？」孟石根喃喃地道，他自從十八歲開始跟隨黃龍，至今已二十年，二十年來在黃河流域一帶縱橫，東伐西討的，會過不少高人，雖不是未遇敵手，但從未試過一招便敗的，直至此刻，他仍然懷疑自己是在夢中。

「我那一招是攻其不備，而你又沒有防備，所以才讓我一招得手！」

孟石根臉色稍霽，他吸了一口氣，抱拳行了一禮，才伸手接過刀來。「孟某武功雖然不濟，但還有一絲自知之明，這一招雖然是攻其不備，但孟某知道終其一生，也學不會！」

「孟兄言重了！諸位再會！」

關笛脫口叫道：「且慢，且慢，你走不得！」

崔顥轉頭望着他，關笛臉上無端端地一紅，剛才那一叫，她只是一種衝動，根本無話要說，不過她聲浪頗大，是故連孟石根等人也轉頭過來，她忸怩地道：「你，你……這就走麼？」

崔顥微微一笑道：「姑娘已一早便把在下身上的銀子搜去，難道不夠買一罎酒麼？」

關笛臉色更紅，囁囁嚅嚅地說不出話來，關老頭忙道：「小丫頭不懂事，請大俠原諒！丫頭，還不把銀子還給人家！」

關笛臉皮更紅，把銀子掏了出來，咬着唇道：「你，你原來並不老實……詐醉騙人！」

崔顥一怔，隨即哈哈笑道：「所謂酒醉三分醒，姑娘年紀小小的便幹這種沒本錢勾當，好像也不太老實！」

「誰要你教訓！」關笛將銀子往他身子抛去，扭身便走。

崔顥少與女子打交道，見狀有點尷尬，收起銀子欲行，誰知關笛轉頭問道：「你到現在還不肯把名留下麼？」

崔顥搖搖頭，孟石根忽然問道：「大俠可是顧筆章顧掌門麼？」

崔顥目光一亮。「你說的是華山派掌門？不是！」

「如今正在深夜，大俠若沒有事的，何不且留下來……」孟石根看見關笛的眼色，道：「再來喝一罎酒如何？」

崔顥目光一亮，道：「但願長作醉鄉人，妙！」

孟石根立即道：「丫頭，拿最好的酒來！」

崔顥坐了下來，關老頭把蔡波和周陵拉開，只留下關笛在旁服伺，崔顥連盡一碗酒，那知孟石根毫不遜色，也喝了三碗，他心頭大喜，頗有酒逢知己千杯少之感，眨眼間，兩人便把那罎酒喝乾。

「關姑娘，煩你送一罎大的，我這裏還有銀子！」

這時兩人都有幾分醉意，崔顥打了一個酒呃，問道：「看孟兄好像也有什麽心事！」

孟石根長長一嘆，道：「正爲妻兒担憂！」

「你妻兒有病？」

「非也！唉，總之悔恨當初糊塗，聽了媒人的花言巧語……」

崔顥又喝了一口酒，笑道：「孟兄是家有惡妻乎？」

孟石根道：「拙荊賢淑溫文，犬子也算聽話……」

「孟兄爲何又……」崔顥心中十分奇怪。

「唉，不知崔兄有心情聽小弟說故事否？」

崔顥道：「我本來不想聽，現在又想聽，你說吧，簡單一點！」

孟石根想了一下才把胡姬失蹤的事扼要地向崔顥說了一遍。「崔兄武功過人，江湖上認識之人必多，不知可曾見過這樣的一個女子？」他又把胡姬的容貌描繪了一番。

崔顥道：「未曾見過！我也不相信天下間有女子比……眞的這般迷人！」

關笛插嘴說道：「不錯，我也是不相信！」

孟石根瞪了她一眼。隨口問道：「以崔兄之見，天下美女以誰爲最？」

「在下少與女子來往，不過就所見而言，以江南柳三小姐數第一！」

孟石根道：「是江南杏園主人柳舞風的小女柳擷紅柳三小姐？聽說她是江南四大美人之一！」

崔顥眼中的醉意忽地一濃，道：「不錯，四大美人名列第一！」

關笛冷笑一聲道：「是誰選出來的？你？」

崔顥只當作沒聽見，孟石根道：「早幾天我聽見一個弟兄說，她好像愛上了一個叫齊雲飛的人！」

崔顥臉色一變，問道：「那齊雲飛是誰？」

「你不知道麽？他是新近在江北崛起的武林新秀，沒人知道他的出身，但武功却令人側目！」

「哦！」崔顥胸膛忽然急速地起伏着。「他，他武功有多高？」

「田中郎的武功，大俠大概知道一二吧？」

「便是那個十七歲便接掌五虎門的青年？」

「不錯！當年五虎門掌門彭綸臨終前，把掌門之職傳與這個最小的徒弟，他的幾個大弟子都沒有一絲異議，可見此人有過人之處！」

崔顥道：「在下聽說他曾經與武當的黃松道人打個平手，那一年才二十歲？唔，他現在大概也有二十五六了吧？」

「但最近武林中有人傳說，說田中郎敗在齊雲飛手下！不過齊雲飛則說因一件事誤會，大家過了幾招，不分勝負！但傳說者言之鑿鑿，而田中郎事後即閉關，所以……」

崔顥道：「此人行爲如何？」

「尋花宿柳，賭博遊玩，無一不精，言談輕薄的浪蕩子弟！」

崔顥一拍桌子，叫道：「擷紅怎能嫁給這種人！」言畢放聲大哭。

孟石根已醉，大笑道：「你又不是柳擷紅，管他爲人如何作甚？來，來，再喝一碗！」他舉起酒碗，只喝了一半，便「砰」的一聲，醉倒桌上，酒碗跌下，摔個粉碎！

崔顥大笑。「原來孟兄酒量也不太豪！喝！」他自斟自飲，又盡了兩碗，臉泛酡紅，再去倒了第三碗，手上一緊，却被一隻溫暖的小手握住，他一抬頭，便看到一雙似曾相識的眼睛，連那眼波也似曾相識！

抓住他的是關笛。「大俠，好啦不要再喝了，再喝會醉！」

「我……，」崔顥舌頭打結。「你知道我以前根本不愛喝酒的，但你你……哈哈，我那裏醉了？」忽然撥開關笛的手，站了起來，轉身向大門處走去。

關笛雙眼倏地升起一團水氣，如烟如霧，走前幾步，傍着崔顥，問道：「崔大哥，你要去那裏？」

「崔大哥？」崔顥大笑。「紅顏禍水，你給我滾！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劍四顧心茫然！好詩！好酒！」

關笛淚光欲滴，噘着嘴盯着崔顥的後背，崔顥來至大門後，托起横門，把門拉開，一陣北風撲了進來，酒氣倏地湧了上來，他雙腳一軟，撲倒地上！

關笛輕叫一聲，用力把他拉開，風中挾着他絲絲的男子氣息，吹撲在她身上，濃烈而醉人，把她臉蛋都薰紅了，她心頭如小鹿亂撞，用力把門關上，叫道：「爺爺，你們快來！」

× × ×

剛交辰牌，關笛悄悄熬了一大碗醒酒湯，推開她閨房的門，目光一及，臉色登時變了，床上空空如也，那崔顥早已不知去向！

× × ×

武林有兩園齊名，北是梅園，南是杏園。

梅園的主人梅北山，杏園的主人柳舞風，同樣是武林的一流好手！而且又都是以劍術出名。

梅家與柳家同是當地著名的富豪，良田千頃，家資萬貫。梅北山好梅，家裏種滿梅花，每屆臘月，舊雨新知俱到梅園飲酒賞梅，而柳舞風則在家遍植杏樹，互相輝映。

梅北山性烈酒量豪，柳舞風淡泊名利，琴畫出色，只飲茶不飲酒。

他倆有很多相同，又有很多不同，曾經高談闊論而通宵達旦，也曾因見解不同而致不歡而散。

使人津津樂道的還不是這些，而是梅北山兩個妻子生下三個兒子，柳舞風同樣也有兩個妻子，却生下三位千金！

梅家的兒子全是豪情熱血的好男兒，而柳家的千金是江南有名的美人兒，尤其是柳擷紅被譽爲江南四大美人之一。

本來梅柳兩家有意爲自己的兒女配成三對，但只配了一對，便再無下文，後來柳家的二小姐，更嫁與江南「迴風柳葉刀」史家大少爺！

不管梅園與杏園的主人性格有何不同，但他們的武林地位却是不容否認的，起碼缺乏盤川的或銀子不便的朋友上門，這兩家人都從不會拒人於千里。

梅家的兒子放馬江湖，嘯傲河山，柳家的千金除了在閨房內綉花、彈琴、畫畫、讀書之外，也會到江湖上露露相，不過爲了避免麻煩，她們都是易釵而弁！

× × ×

杏園建在蘇州城外，崔顥一面虬髯，騎着快馬，帶着一身風塵南下，他準備去蘇州，去見柳家三小姐柳擷紅。

由邯鄲城外出發，他日夕趕路，不斷揮鞭，只恨不得脅生雙翅，一下子便飛到蘇州杏園去，可是當路程越來越短時，他心頭也逐漸沉重起來，最後甚至覺得自己去蘇州是個無意義的行動，甚至會因此招來一頓恥笑，因此馬速便逐漸放慢了。

臘月天，雖然揚州不比大河兩岸，但是天氣仍然十分寒冷，北風呼嘯，大雪飄飛。

崔顥便在這種天氣下走進揚州城。

離「烟雨三月下揚州」還有很長的日子，但「腰纏十萬金，騎鶴上揚州」，揚州在什麽時候都是繁華的，有錢的人來到揚州，要什麽有什麽！

崔顥沒有錢，但他還是來了，上次來此是在三年前，他記得是宿在一家叫貧亦樂的小客棧中，那客棧十分簡陋，在揚州

簡直不能算客棧，不過還算收拾乾淨，而且收費廉宜，這才是最重要的。

貧亦樂在一條小巷內，崔顥拉着馬走了進去，那小二立即道：「客官，咱們沒有馬廐。您……」

「不打緊，隨便有個地方把牠拴住就行！」崔顥已十分疲累，把馬韁交給小二，便對掌櫃道：「一間房，一碗鹵麵，一壺酒，白酒！」

喝了酒，躺在那冰冷的床上，崔顥一合上眼，腦海內便浮上一個倩影，一張芳容，使他睡不着！這三年來，他已爲這張臉，渡過數不清的失眠之夜。

也許是近鄉情更怯吧，今夜他心情更加難以平復，也不知過了多久，他才模模糊糊地睡去。

醒來時，紅日滿窗，崔顥坐了起來，忽覺頭重脚輕，嘴唇乾得快要裂開，他伸手在額上一摸，原來病了！他嘟喃了一聲，慢慢走下床來，却連脚也發顫，萬般沒奈，只得呼來小二。「替我請個大夫來……嗯，對啦，那匹馬替我拉去賣掉吧！」

小二勢利先把馬賣掉，再去請大夫。大夫到時已是下午，崔顥迷迷糊糊地倒在床上，任由那大夫把脈，拉眼皮，扳嘴掏舌地檢視了一番，喃喃地道：「犯了風寒而已，不要再吹風，吃了藥在被窩內發一陣汗，燒便會退了些！」

他拿起筆來，開了一張藥方，叫小二去藥舖子裏執。

好傢伙，那匹馬賣掉的錢，只够付大夫的診金及兩帖藥的錢。崔顥服了六帖藥之後才能下床，這時候，不但囊空如洗，而且還欠下了七天房租及飯錢。

掌櫃的人還算好，問道：「客官，房租飯錢你怎樣算？」

「還給你，我去找份短工做！你有地方沒有？隨便給我做個窩！」

「你若不嫌棄的話，便睡在柴房內去吧！」

掌櫃去後，崔顥拉開小二問：「小二哥，你可知道附近有什麼人要請賣氣力的人？比如保鏢，送貨的！」

那小二姓趙，頗爲熱心，道：「我這就去替你問一問，我有一個堂叔叔是開薦人館的！」

「喂，等等！」崔顥拍拍胸膛，道：「我是學過幾年武的！」

姓趙的小二去後，崔顥便把簡單的行藏收拾一下，搬到柴房，也不過是兩套替換的衣褲，一內一外。

過了一陣，那小二回來了，道：「客官，快跟我來，有人正要僱請保鏢！」

崔顥跟小二來到街上，那薦人館極少，館主瘦削，臉皮青白，見到崔顥便問：「你學過幾年武？」

「跟師傅學了五年！」

「幹保鏢行不行？」

「怎不行？咱在河北震遠鏢局當過三個月的鏢師，從未失過手！」

趙館主大喜。「有人要找保鏢押一批珠寶去泰州，但因爲聽說城內最近來了一些大盜，所以事主要多僱人保護，費用則是因人而異，我的介紹費是你的工錢的五分之一！至於事後事主多賞與你的錢，便不用算！」

崔顥暗中冷笑道：「這個還用你說？我都不知幹過多少次了！」嘴上却道：「這個我知道！」

「那你跟我來！」

趙館主帶他到了一家莊院，門簷下掛的燈籠寫着一個斗大的樊字，崔顥知道這是揚州的大豪之一「獅子頭」樊喬的府上，此人在武林中人面頗廣，他生怕讓人瞧出其臉目來，是以暗中抹了一把牆灰，把之塗在臉上，那是充滿落魄的身子，又多了幾分骯髒潦倒。

見他的是樊喬，但請人的却是一個姓鄔的私鹽販子，此人賺了錢，在城內買了一批古董首飾，要在歲晚運回家。只是有錢的人，樣樣怕死，又聽見風聲不好，所以便僱人護送！

他準備請五六個人，加上樊府的幾個武師，便已足够，在此之前已請了四個。

樊喬叫崔顥表演一套拳術，崔顥拉開架子打了一套，樊喬頗爲滿意，問道：「你貴姓大名？師父是誰？」

「敝姓崔，單名一個顥字，家師是一個拳師，姓胡名叫八刀，老爺大概不曾聽過！」

樊喬果然一愕。「他是何方人氏？」

「湘西人氏。」崔顥道：「在下在震遠鏢局當過三個月的鏢師，押送過一批奇珍異寶到潼關外，也在汴州的平安鏢局當過四個月鏢師，押兩批貨入川！」

樊喬目光一亮，問道：「爲何只做幾個月？」

「因爲在下自小便立志走遍天下，所以賺了一筆盤川便去遊山玩水，到囊空之後，再去找事辦！」

「有志氣！」樊喬豎起拇指，讚了一聲，指一指旁邊一個身裁瘦削的老頭道：「這位是常州『地趟刀』掌門司徒浩大俠，他跟平安鏢局的一些人都有來往，由他問你！」

那司徒浩的名字崔顥也有聽過，當下暗中打量了他一眼，心中忖道：「怎地這兩個名頭響噹噹的人，跟一個鹽商有這般大的交情？」

心念未了，那司徒浩已經問道：「平安鏢局總鏢頭是誰？」

「岳川，副總鏢頭是楊以盛！」

司徒浩再問了好幾個人名，崔顥或答其職位，或答不知道，司徒浩很滿意，道：「酬勞是十両銀子，你滿意否？」

崔顥心想由此到泰州。只有幾天來回，便欣然答應，因爲這價錢是出乎意料的理想。

「不過我要提醒你，路上不一定安靖，你可要小心。現在樊某再問你一句話，如果這趟鏢你做總鏢頭，多給你五両銀子，你肯不肯？樊某是因爲你在鏢局內幹過，對這行較有經驗，所以看上你，不過總鏢頭的責任，你也明白……」

崔顥搖頭，道：「十両銀子在下十分滿足，請樊老爺另請高明？」他出來露相只是爲了生活，可不想再跟武林人物來往，當上總鏢頭，說不定需要與樊喬多接觸幾次？

樊喬與趙館主臉上都有失望之色。「既然如此，老夫也不勉强，由現在開始，你便留在這裏，酬金先付一半，到了地頭，再付另一半。」

崔顥忍不住問道：「樊老爺，爲何不僱鏢局押運，却另外！」

那姓鄔的盜梟道：「第一鏢局現時的人手也不足，第二利用鏢局押貨目標更大，第三揚州附近沒有一家大鏢局，難道你不知道？」

原來揚州素來是私鹽的集散地，富豪極多，在這附近伺機下手的黑道人物既多且强，很多人開了鏢局都失鏢賠本倒閉，只有三幾間小鏢局做些小生意，這些鏢局也沒有什麼武功好的鏢師。

崔顥取了銀子，分了兩両給趙館主，又托他代自己付房錢便留了下來，幸而樊喬沒再找他，只着人帶他到一間客房休息，樊府很大，房舍櫛次鱗比，每個被僱來的鏢師，都自己住一間客房。

次日早上，丫頭把清水送進房來，還把早點捧進來。是一大碗熱氣騰騰的豆奶，還有油條，糕餃的，崔顥剛吃飽，丫頭又來了。「老爺請你到前廳去！」

崔顥一聲不吭，跟丫頭來至大廳，只見廳上有十來個人，樊喬交代了一下路綫及路上該注意的事，然後指着一個青年道：「這次大家在路上都要聽他的指揮，他是少林俗家弟子丁展翅丁少俠？」

廳裏響起一陣熱烈的掌聲，樊喬又道：「今日便出發，需要兵器的，便到兵器架上去拿！」

衆人都上前領取，崔顥爲了不太突出，也拿了一柄鋼刀插上腰帶上。

「趁現在路上人不太多，出發吧！」

出了樊家，崔顥才知道那姓鄔的也在裏面，騎着一匹高頭大馬，混在人羣中，丁展翅策馬在前，另外樊府的一個姓馬的武士也騎着馬，却在後押陣，至於那些珠寶古董是什麼東西，崔顥根本未見過，只見空馬掛着兩口不太大的箱子，料想裏面便是要保的鏢。」

今日天氣雖冷，但風和日麗，減少很多困難，速度也頗大，到了入黑，便來到一個小集。

那小集只有兩家不成樣子的客棧，偏生又都客滿，不但沒有睡的地方，連站也沒地方站。

丁展翅問郭老闆：「老闆，怎辦？人家不肯讓咱們進去！」

姓鄔的臉色十分難看。「問那掌櫃的要多少錢，咱們把它包下來。」

丁展翅道：「這樣不好……」

「什麼不好，你怕我沒錢？」

「不是，如此太引人注目，就算咱們能住進去，却引來强敵，那可不化算。」

鄔老闆反問一句：「那怎辦？」

那姓馬的武士道：「這小集三里附近有一條村子，僅有一個朋友住在這裏，不如到那裏借宿一宵吧！」

鄔老闆皺眉說道：「但如今天色已黑了！」

「才三里路，諒沒有問題，再說，就算有些不長進的賊子，咱們也不用怕！」

那姓馬的武士神態十分自負。

鄔老闆沉吟了一下，終於同意，於是衆人走出小集由那武士帶路，約莫走了兩三里路，那武士指着前面道：「呶，那村林後便是，大家加一把勁早點休息吧。」

豈料語音剛落，「嗚」的一聲，一枚響箭射來，射中馬姓武士的馬首，那馬希聿聿一陣嘶叫，把馬姓武士掀了下來。

丁展翅道：「有響馬，大家小心！」

只見黑暗中湧出一批幪面賊來，崔顥抬頭一望，來的約有二十多人，手上都提着武器，他心中也不害怕，慢慢向那盜梟走去，不料鄔老闆氣急敗壞地道：「快守着那匹空馬！」

崔顥忖道：「此人眞是要錢不要命！他看不起這種人，也不和他計較，走向那匹空馬守住。

此刻，雙方已經展開一場大戰，對方人多，一上來便傷了幾個人，崔顥熄滅了多時的正義之心，再度燃起，他見黑暗中被人注意，標前幾步，竄入幪面賊之中，鋼刀揚處，「噗噗」兩聲扎倒了兩個。

那兩個賊子死後，衆人還不知道，崔顥乘勢再斬斃兩人，然後守在馬匹附近，但奇怪的是並沒有人上來搶貨。

崔顥見那老闆嚇得亂抖，忙道：「快過來，我保護你！」

丁展翅殺了一賊，回首道：「請崔兄護馬前進，與鄔老闆先走。」

一個賊子道：「要走？那有這般容易的！」揚聲大叫：「兒郎們，緊緊圍住，一個也不能走掉。」

崔顥見他沒留意自己，忽然脫手把鋼刀拋出！

那鋼刀挾着一點星光，「噗」的一聲，自那賊首的脅下貫了進去。

賊首大叫一聲倒地，衆人只知道他被

人射殺，却不知道誰射，羣賊亂了一下，便又攻擊起來：「快，一個也不能放過他們。」

崔顥暗中戳了兩個賊子死穴，此刻雙方勢力相差不太大。

崔顥再殺一人，便向鄔老闆走去，原來此胖子雖然怕死，但却也學過幾年武功，拳勢十分兇猛，只是發達之後，養尊處優久了，便疏懶了。

崔顥見狀，心中暗想：「這批貨也不知值多少錢，竟然惹來强寇覬覦，幸虧他們武功都不高，否則豈不做了糊塗鬼！」

心念未了，鄔老闆忽問道：「姓崔的，你有看見馬進沒有？」

崔顥一怔，問道：「那個騎馬的，嗯，不見。」

鄔老闆道：「那麼咱們都衝出去！集中起來。」

丁展翅見手下已死了好幾個，只剩下五六人，現在表面上看來，雖然沒有剛才的優劣分明，但其實一樣，因爲這幾個人大都受了傷，因此便叫道：「崔兄，請你保護鄔老闆先走吧。」

崔顥拾了一大把石子在手上，把其當作飛蝗石射出，賊子被射中，無不痛叫失聲，一個失神，便被對方殺死殺傷！

丁展翅大喜，說道：「想不到崔兄的暗器手法如此神妙，如此便請再帮一次忙吧。」

崔顥也不答語，連發十餘石，那些幪面賊早已心胆均裂，喊了聲風聲扯呼，便作鳥獸散。

丁展翅要追，鄔老闆道：「强寇莫追，都回來吧。」

衆人靠攏，清點一下，死了四個，兩個重傷，剩下的除了崔顥之外都掛了彩，十二個人，只有六個還能戰，丁展翅身爲總鏢頭，責任所在，十分緊張，忙道：「大家結紮一下便上路吧。」

鄔老闆道：「不行，要等馬進。」

「他去了那裏？」

「剛才只見他跌了下來便不見了。」

等了頓飯工夫，還不見馬進回來，衆人又疲又累，又担心賊人再來，不斷催促起程，但鄔老闆硬是不肯，崔顥冷笑一聲道：「老闆，是不是有貨在馬進身上。」

鄔老闆苦着臉道：「正是如此，最貴的貨都在他身上！」

丁展翅不由怒道：「是誰安排的！」

「是樊老爺跟我提出來的，這樣不會引人注目嘛！」

丁展翅跺足道：「既然如此，便不該讓他走在前面，眞是胡鬧，我，我這個總鏢頭不當了。」

鄔老闆道：「你當不當都好，總之照樣多付五錢銀子與你。」

丁展翅臉色稍霽。「如今怎辦？那馬進可能讓人捉去了。」

崔顥道：「大家到附近找一找。」

鄔老闆說道：「你們都去了，我怎樣辦？」

崔顥道：「丁兄，你帶兩個人守着鄔老闆，小弟與這位兄弟到附近看看。」

兩人在附近走了一圈一個人也不見，崔顥眉頭一皺，道：「你先回去，我到樹林內看看。」

他提起了一口眞氣，急急走進樹林，小心翼翼，提防有人偷襲，這樹林長而淺，一忽便走到另一邊，抬頭一望，星光雖淡，但以他的目力來說，已然足够，只見那裏是一座黃山土崗，那有什麼小村。

崔顥呆了一呆，暗叫一聲：「莫非那馬進與刦匪勾結上了，故意引咱們過來此處，然後下手。」他越想越覺有理，便索性飛馳上山崗。」

從山上望去，周圍都沒小村，崔顥情知上當，便急忙返回原地，把情況告知丁展翅等人。

鄔老闆叫起苦來。「這次眞是請賊做保鏢了。」

丁展翅看了崔顥一眼，道：「如此失落財物，在下可沒責任。」

鄔老闆苦着面道：「現在最重要的是把馬進找來，不不，主要是那些珍寶。」

崔顥忽道：「有人來了，大家小心一點。」

鄔老闆問道：「人在那裏？」

「呶，那邊不是麼？」

只見樹林內射出一道人影，那人影手上還提着一件巨大的物件，一眨眼便到了眼前，原來是一個白衣青年，手上提着一個人，正是馬進。

那白衣青年把馬進在地上一抛，問道：「這人你們認識麼？」

鄔老闆大喜，叫道：「他叫馬進。」

「他是你們的鏢師？」白衣青年道：「他身上有什麼東西，你知道麼？」

「一個扁長的鐵盒子，裏面有幾夥石子。」

「是貓眼石吧，」白衣青年道：「此人勾結匪類，跟一夥幪面賊在樹林內商量，恰好被我撞見，也算是他倒霉？」

鄔老闆彎下腰在馬進身上摸出一隻盒子來，連聲道：「多謝壯士，嗯，不知壯士要多少賞金。」

白衣青年哈哈大笑。「我可不是爲了賞金才把他抓來的，只是看不過眼，你的賞金，派發給這些人吧，他們受了傷。」

崔顥見此人說話神態自若，既不領功，又有一股傲氣，對他頗有好感，便問道：「請問閣下高姓大名。」

白衣青年大笑。「我再告訴你一件事，我捉他回來，也不是爲了名。」言畢轉身而去。

崔顥道：「閣下眞高人也，何不多談幾句。」

白衣青年已在三四丈外，聲音仍然傳了過來。「在下約了朋友在揚州喝酒，時間很緊迫，再不去要讓人打屁股！」

最後那一句話，又似乎欠缺大俠之風，崔顥剛一怔，白衣青年經巳去遠。

丁展翅道：「不知道這人用什麼手法點穴，不知崔兄你能解否。」

崔顥在馬進身上戳了幾指，穴道便解開了，丁展翅將刀架在他喉上，道：「快說，你是怎樣跟那些賊人勾結的！」

馬進臉色慘白，咬牙不語，一個受傷的鏢師叫道：「操他奶奶的，先剁他幾刀吧。」

話音一落，馬進臉上忽然泛起一層黑氣，崔顥叫道：「不好！」

（未完·一一）

新派俠義中篇故事

新無字天書

諸葛青雲·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葛嘯羣來到「析城狼窟」中，正要向「黃狼秀士」吳心劍一較神功，同時要借用「五狼」的「靈龍劍」，正說話間，只見「五狼」手下一名壯漢奔入廳中，稟告「烏衣惡煞女王蜂」刁玄霜來到，便把刁玄霜也請到廳中，刁玄霜道出來意，說是「勾漏獨夫」歐陽彝將在明年九九重陽開宗立派，並請「五狼」參加盛典，但要他們以「屬下」自居，還要送上「靈龍劍」和一匹血紅色的千里馬，「五狼」聽得不由大怒，「青狼屠夫」温武性情最暴，立即與刁玄霜較量，沒兩招，温武巳爲刁玄霜所傷，「紫狼眇叟」呂東岩立即向前迎戰刁玄霜……

借龍劍義助狼女　偷珠帛妙手空空

刁玄霜看出厲害，不敢怠慢，猛揮「烏芒絕音刀」，以一式「銀漢飛星」，把刀光化成電漩烏虹，佈向身外。

呂東岩因胸中己有成竹，遂毫不畏怯地，濃眉倒剔，厲嘯連聲，不僅挺臂衝入刀光所化烏虹，並就勢十指凝勁，把對方「烏芒絕音刀」狹長的刀身緊緊抓住。「天狠雙爪」抓住「烏芒絕音刀」後，呂東岩與刁玄霜，同自心中狂喜。

呂東岩喜的是這次定可把刁玄霜的兵刄奪過，逼她取出解藥，使「青狠屠戶」温武恢復喉音，保全「析城五狠」盛譽。刁玄霜喜的則是對方業巳中了自己的誘敵之計，大概這「紫狠眇叟」呂東岩的一雙手掌，巳難保全。雙方各有圖謀，到底是誰的圖謀能够如願？要想解答這問題，必先透視事實。從眼前事實看來，似乎是呂東岩與刁玄霜雙方，均巳達到目的。呂東岩的「天狠雙爪」，緊緊抓住了「烏芒絕音刀」的刀身，但「烏芒絕音刀」那能剛能柔的又狹又長刀身，突然柔若絲繩，也在呂東岩雙腕之上，纏了一匝。

刁玄霜一聲清越龍吟，功貫右臂，把「烏芒刀」，猛力往後一帶。

說也奇怪，方才呂東岩臂上被她連砍兩刀，毫無傷損，如今却被刁玄霜這猛力一帶，把千年毒蟒蟒皮所製「天狠爪」，連同兩隻手掌，一齊生生割斷，雙掌齊斷，自然血流成河，「紫狠眇叟」呂東岩痛得翻身栽倒，一聲不哼地，在血泊之中不住翻滾。他並非强裝好漢，忍痛不出一聲，而是中了「烏芒絕音刀」的刀鋒奇毒，業巳失音成啞。

「黃狠秀士」吳心劍趕緊飛身上前，一面爲呂東岩截脈止血，一面用極好的金創妙藥，替他敷治雙掌傷勢。

葛嘯羣則看得雙眉微挑，哼了一聲，向刁玄霜冷然說道：「刁姑娘，妳好狠的心，好毒的手！竟然故意藏匿『烏芒絕音刀』無堅不摧絕世鋒芒，直等呂寨主雙掌均被刀身纏住之後才突以內家神力，助長寶刀之威，把呂寨主雙掌割斷。」

刁玄霜一立「烏芒絕音刀」，從刀身上流下一縷鮮紅人血，目光冷注葛嘯羣，哂然說道：「常言道：『當場不認父，出手不留情』，又道是『兵不厭詐』！你若看得不服，何妨……」

這時「黃狼秀士」吳心劍已替「紫狼眇叟」呂東岩，把雙掌傷處包紮妥當，遂接口冷笑說道：「刁姑娘，你與『析城五狼』兄妹間的過節，尚未了結，却又向局外人叫陣則甚？」

刁玄霜「哦」了一聲，向「黃狼秀士」吳心劍問道：「你們還有人出頭？難道還未被我嚇得屁滾尿流，心驚胆戰？」

吳心劍雙眉微剔，厲聲接口叫道：「刁姑娘，妳倖勝兩陣，有何足奇？我吳心劍……」

「紅狼公主」莫如嬌笑道：「吳四哥，你再忍耐一會，這第三陣讓我來吧。」

吳心劍深知自己「析城五狼」兄妹之中，除了大哥「白狼眞人」崔無妄外，便數五妹「紅狼公主」莫如嬌的功力最高，尤其她所用的獨門兵刃「紅狼帶」，也是剛柔並濟，變化無窮之物，足可與刁玄霜這極爲霸道的「烏芒絕音刀」，一决雌雄長短！遂立即點頭說道：「五妹要先行出手也好，反正對方既已傷人，除非把我們兄妹，一齊毀在當場，否則便休想再離開『析城狼窟』。」

刁玄霜揚眉笑道：「百丈析城如一卵，神龍怎會怯羣狼？你們殘餘的『析城三狼』，便一擁齊上，我刁玄霜也照樣全數加以打發。」

莫如嬌看了對方幾眼，雙眉微剔，便自緩步下場，但才走兩步忽又駐足回身向葛嘯羣低聲笑道：「小兄弟，機會來了，我若死在刁玄霜的『烏芒絕音刀』下，那匹由『赤兔追風千里驥』及大宛『汗血名駒』所生的『紅兒』寶馬，便送給你。」

葛嘯羣微笑說道：「姊姊請寬心應敵，我決不敢接受如此厚賜，妳也決不會有甚傷損。」

莫如嬌嫣然一笑，轉身前行，走到與刁玄霜距離七尺遠止步站定，自腰間解下一條血紅色的奇形腰帶，這腰帶在血紅中微閃散碎金芒，不知爲何物所製？帶首是一墨黑狼頭，帶尾則是一把銀色狼尾。

刁玄霜一見她手內這根奇形兵刃，便自深起戒心，知道休看「紅狼公主」莫如嬌，在「析城五狼」中，排行最末，却定然身負絕學，極不好鬥。

莫如嬌取出「紅狼帶」向刁玄霜含笑道：「刁姑娘，『析城五狼』兄妹，結有深盟，禍福相共，妳既已成全我二哥三哥，如今且索性再對我莫如嬌成全一下。」

刁玄霜軒眉說道：「武林人物過手，講究的是藝高爲上，勝者爲强，我們要打便打，不必多說廢話。」

莫如嬌狂笑道：「好一個要打便打……」語音方出，「紅狼帶」已如匹練排空般，挾着銳嘯勁風，向刁玄霜攔腰疾捲。

刁玄霜見她驀然出手難以抵敵，趕緊猛提眞氣，一式「俊鶻摩空」轉化「白雲歸岫」，飄出了一丈二三，冷然叫道：「莫如嬌，原來你擅於偸襲……」

莫如嬌不等對方話完，便即揚眉叫道：「我不是偸襲，祇是照你所說的，『要打便打，不必多說廢話』而已。」一面發話，一面連施絕學，「紅狼帶」電捲虹飛，一連攻出向不輕用的「天半朱城」，「血雲蔽日」，及「赤壁攏沙」等三招循環相生的奇絕武學。

這三招絕學，果然把刁玄霜逼得連連倒退，險象橫生！但也逼得她不敢疏忽地立即施展出「萬妙戮魂刀」法。雙方各竭所學，這場打鬥，果然好看煞人，「烏芒絕音刀」化成一片翻翻滾滾的亂捲烏雲，「紅狼帶」幻作一片電掃虹舒的血紅光影。鬥到六七十招之際，居然無巧不巧地，舊調重彈。「紅狼帶」與「烏芒絕音刀」等兩般兵刃，又復纏在一處，兵刃祇一糾纏，便難分解，除非雙方撒手，便是各自凝勁，拚命爭奪。如今刁玄霜與莫如嬌，因均捨不得撒手丟去兵刃，遂祇好採取拚命爭奪之舉，兩人功力相當，誰也無法在奪取兵刃之上，佔得絲毫優勢，但又誰也不能輕易放手。

葛嘯羣一來全神貫注，二來目力極强，看出最多再有半盞熱茶光陰，莫如嬌便將身遭不測，因爲她眞力雖與對方旗鼓相當，「紅狼帶」却仍非「烏芒絕音刀」之敵，兵刃相纏，雙方爭奪以下，時有一根根的極細金絲，被奇銳刀鋒削斷。葛嘯羣本因「析城五狼」惡跡未歛，特地前來問罪借劍，但撞上這件事兒，把五狼兄妹與「烏衣惡煞女王蜂」刁玄霜互相比較之下，却又覺得兇外有兇，惡中有惡，「析城五狼」兄妹，尚不能算是窮兇極惡之輩。他心中愛惡既分，加上更對「紅狼公主」莫如嬌的印象不壞，遂趁着莫如嬌敗象未明，危機初現之際，飄身縱到當場，舉起青衫大袖，把糾纏難分的「紅狼帶」及「烏芒絕音刀」等兩般兵刃，虛空一拂，一片無形潛力，從橫裏撞到，把兩般兵刃一撞而開。

刁玄霜與莫如嬌二女，也均防範對方乘機暗算地，各自吸氣騰身，縱退八尺。

其中，刁玄霜並不知道她已將獲勝，但莫如嬌却知道自己「紅狼帶」中所夾雜的百鍊金絲，已在一絲一絲地，漸漸斷折，倘若金絲盡斷，「紅狼帶」便將應刃立分，自己也決無僥倖的，必在「烏芒絕音刀」下慘遭毒手，故而莫如嬌未再逞强，祇是滿含感激地，向葛嘯羣看了幾眼，粉面含羞，默然歸陣。

刁玄霜則從一雙妙目內閃射出狼毒光芒，死盯在葛嘯羣英朗俊美的臉龐之上。

葛嘯羣失笑說道：「你這樣看我，和這樣恨我則甚？」

刁玄霜咬牙道：「析城五狼又非正人君子，你爲何要替他們這些惡寇出頭？」

葛嘯羣目光如電地，揚眉笑道：「析城五狼，確是惡人，但比起你這『烏衣惡煞女王蜂』來，他們却又差得多了，似乎還有孽海回頭的自新改過之望。」

刁玄霜臉色如冰，沉聲叫道：「葛嘯羣，你既決心代『析城五狼』擋橫，便快亮兵刃，在我『烏芒絕音刀』下受死！」

葛嘯羣劍眉雙挑，縱橫狂笑說道：「我獨闖『析城狼窟』，身邊寸鐵未帶，何必亮甚麼兵刃？就以一雙肉掌，領教你這柄『烏芒絕音刀』的厲害便了。」

刁玄霜氣得全身俱顫地，厲聲叱道：

「葛嘯羣，刁玄霜從不殺徒手之人，你若不亮兵刃，便是怕死貪生的無恥鼠輩！」

這幾句話兒，把葛嘯羣罵得目閃神芒，「哼」了一聲，回身向「白狼眞人」崔無妄，抱拳含笑說：「崔道長，請你借柄劍兒，給我應用。」

崔無妄略一沉思，毅然探手肩頭，一拔一甩，祇見一道精虹劍影，挾着一片清越龍吟，向葛嘯羣凌空飛到。葛嘯羣輕伸猿臂，接住飛虹，見是一柄精芒奪目，冷氣砭肌的絕佳長劍。

刁玄霜早就看出葛嘯羣功力極高，如今再見他手中所執長劍，分明是柄截金斷玉的罕世神物，不禁越發雙眉微蹙，心中怙惙。

葛嘯羣接劍在手，略一察看，向「白狼眞人」崔無妄含笑問道：「崔道長！這柄劍兒，就是『棲霞劍客』熊如古的『靈龍劍』麼？」

崔無妄點頭說道：「葛老弟猜得不錯，這就是熊如古的『靈龍劍』。葛嘯羣「哦」了一聲，雙眉微挑，竟把手中「靈龍劍」向崔無妄凌空拋去。

崔無妄接住「靈龍劍」，訝然問道：葛老弟這是何意？」

葛嘯羣朗聲道：「我不用這柄劍。」

崔無妄越發詫異地，皺眉問道：「葛老弟，你來找『析城狼窟』之意，不是便爲了這柄『靈龍劍』麼？」

葛嘯羣目光電閃，掃了刁玄霜一眼，哈哈大笑說道：「我來借『靈龍劍』之意，便是打算在明年九九重陽，前往『勾漏山獨夫谷』，鬥鬥『勾漏獨夫』歐陽彝的那柄『金芒萬毒刀』！如今眼前之人，祇是歐陽彝的一名弟子，那裏用得着『靈龍劍』，崔道長祇借我一柄尋常長劍，便足夠尅制對方自認爲了不起的『烏芒絕音刀』了。」這番話兒中的雄風豪氣，加上葛嘯羣的傲骨英姿，眞使「析城五狼」看得好不心折。但「烏衣惡煞女王蜂」刁玄霜，却聽得幾乎把肚皮氣破。

「白狼眞人」崔無妄聽完之後，立即命人送過一柄青鋼長劍，並向葛嘯羣雙翹拇指，含笑說道：「葛老弟的俠骨高懷，眞令崔無妄等萬分心折，不論與刁姑娘這一陣的勝負如何，『析城五狼』兄妹，願立誓言，從此便如你所勸的孽海回頭，自新改過，不再作綠林勾當。」

葛嘯羣想不到竟在如此機緣之下，勸化了「析城五狼」，自然高興異常地，接過青鋼長劍，向刁玄霜揚眉笑道：「刁姑娘，你聽見沒有？」

刁玄霜早已怒發如狂，那裏還肯聆聽對方的勸告之語，柳眉剔處，冷「哼」一聲，「烏芒絕音刀」，已如電掣烏虹般地，向葛嘯羣攔腰疾捲。葛嘯羣不接不架，吸氣騰身，右飄六尺。刁玄霜厲聲叫道：「葛嘯羣，你既狂妄自傲，却爲何不敢接我這招『抽刀斷水』？」

葛嘯羣橫劍當胸，目閃神光，英姿煥發地，縱聲狂笑說道：「刁玄霜，葛嘯羣堂堂鬚眉男子，與你這三截梳頭，兩截穿衣的婦道人家動手，不得不奉讓一招，以示謙禮。」

刁玄霜蛾眉倒豎，咬牙叱道：「誰要你奉讓？誰要你謙禮？且讓我這柄『烏芒絕音刀』，權作引魂旛，把你接引入永世不得翻身的『阿鼻地獄』。」

語音方落，毒招再發，烏亮亮冷森森的一片刀光，又向葛嘯羣斜肩猛劈。葛嘯羣劍眉雙挑，青鋼劍往外一展，用了招「登台點將」，以劍尖點向斜劈而落的「烏芒絕音刀」刀身。好快的劍招！好準的身法，好大的勁頭！這一劍，居然被葛羣嘯避開刀鋒，點向刀身地點個正着。「叮」的一聲脆響，其音清越，宛若龍吟。

刁玄霜持刀右臂震得好不酸疼，幾乎把握不住「烏芒絕音刀」柄，祇得順勢往左飄身以卸葛嘯羣長劍一點之力。葛嘯羣表面故作狂傲，使對方激怒疏神，其實却深知這「烏衣惡煞女王蜂」是位絕不好鬥的棘手勁敵。故而他怎肯放過這對方受震飄身，步法微亂的大好良機，目射精芒，口發朗嘯，手中青鋼長劍，則劍影如山，劍光如海，劍氣縱橫地，施展出一套罕世絕學，把刁玄霜的烏衣倩影密密罩住。

這套劍法，確非等閒，是根據石珠娘所記各種絕學，再加上「大漠金鵰」軒轅亮，摻以獨到見解，融精鑄粹而成，威力自然神妙絕倫，定名爲「萬象和合劍法」。萬象和合劍法，共計百零八式，另外並有六招威力最强的殺手絕學。這六招殺手絕學之內，有三招可以隨時單獨施展，其餘三招，却必需石玲葛嘯羣姊弟，雙劍合璧之際，方能發揮妙用。這必須雙劍合璧，方能運用的三招絕學，名爲「乾坤一氣」、「銀漢雙星」、「風雷日月」。可以單獨施爲的三招絕學，名爲「倚天化龍」、「天河洗甲」、「彈指中原」。慢說分用合用的六招殺手絕學，就是那百零八式「萬象和合劍法」，也式式靈奇神妙，威力無邊，絕非尋常武林俗招可以妄加比擬的。

葛嘯羣本是天生美質，十年來深受葛文欽，石珠娘，軒轅亮等三位師父的悉心薰陶，單日習文，雙日習武，眞可以說得上是文武兼質，胸羅萬象。

如今，他手中奇招迭發，劍氣瀰天，足下也暗踩九宮，身游八卦，把位「烏衣惡煞女王蜂」刁玄霜裹在了重重劍影之內，這種情勢，葛嘯羣怎得不勝？但雙方業已鬥了六十來招，刁玄霜雖然守多攻少，始終被葛嘯羣佔取先機，竟還未有明顯敗勢，因爲一來刁玄霜確得「勾漏獨夫」歐陽彝眞傳，身具上乘武學，二來那柄「烏芒絕音刀」的鋒芒，委實太爲銳利，使葛嘯羣不得不時刻小心，避免以手中青鋼長劍，與對方刀鋒相觸。

「析城五狼」則看得個個嘆息，個個驚心，自知若非葛嘯羣出手相助，兄妹五人之中，竟無一能在刁玄霜的「烏芒絕音刀」下，逃出傷殘刼數。鬥到第七十招上，葛嘯羣因久未獲勝，不禁傲氣高騰，豪情勃發，驀然長嘯一聲，縱身五丈高空，掉頭倒撲，劍花宛若銀河般地向刁玄霜飛瀉狂捲而下。這是他所擅長可以單獨施展三絕招中的一招：「天河洗甲」，既稱殺手絕學，自然威勢無儔！使得本已心中怙惙，眉頭微皺的「烏衣惡煞女王蜂」刁玄霜越發心神震懾。

武林人物過招，心一懾便氣立衰，氣一衰便敗立至。漫空中萬朶劍花，電漩飛

瀉之下，刁玄霜欲拒無從，祇得施展了一式名為「黑獄逃魂」的專門臨難脫險身法，想逃出葛嘯羣這招「天河洗甲」的威力圈外，她身形竄出八尺，青鋼劍已到當頭，但葛嘯羣恪守師父教訓，予人以自新之機，竟在危機一髮以下，慈悲念動，縮劍施仁，霍地一扁劍身，用劍脊拍在刁玄霜的右肩夾背之處。這扁劍猛力一拍，自把刁玄霜拍得嬌呼一聲，仆倒在地。她不知葛嘯羣是故意留情，還以為對方必然趁機追殺，遂就勢一式「潛蛟翻身」，轉化「龍門躍鯉」，貼地平竄出丈許遠近，並在翻身之際，同時翻起「烏芒絕音刀」向上撩去。葛嘯羣萬想不到在自己如此劍底留情之下，刁玄霜還會翻刀相向，故而收劍稍遲，「嗆啷啷」一陣金鐵交鳴，被那「烏芒絕音刀」的銳利鋒芒，把手中青鋒長劍劍尖，削斷了寸許長短。

葛嘯羣俊臉一紅，揚眉叫道：「刁玄霜，你好不知恥，方才若非我扁劍藏鋒，僅僅用劍脊拍你一下，你早已斷頸飛頭，橫屍在地。」這幾句話兒，聽在刁玄霜的耳中，不禁粉面通紅，羞慚無地，便自一語不發，電疾馳去。

葛嘯羣喝道：「不能走。」

刁玄霜止步回身，咬牙問道：「葛嘯羣，你要怎樣？」

葛嘯羣手指因受「烏芒絕音刀」傷，兩個業已失音成啞的「紫狼眇叟」呂東岩，及「青狼屠戶」溫武，便向刁玄霜微笑說道：「刁姑娘，按照江湖規矩來說，葛嘯羣既在刁姑娘手下承讓，應該可以請妳把『烏芒絕音刀』的解藥留下，使呂、溫兩位，恢復喉音。」

刁玄霜聞言，玉頰添紅，成了紫色。

葛嘯羣訝然問道：「刁姑娘，妳有何礙難？無妨再說。」

刁玄霜苦笑說道：「我身邊並無『烏芒絕音刀』的解藥，此刀之毒，祇有我師傅能解。」

葛嘯羣劍一挑，正待發話，「白狼眞人」崔無妄却已向那刁玄霜連連揮手地狂笑道：「刁姑娘，妳身邊既無解藥，儘管請便，好在『析城五狼』之中，雖有二狼失音，仍有三狼未啞，我兄妹自會向令師『勾漏獨夫』歐陽彝，交代這段過節。」

刁玄霜聽了「白狼眞人」崔無妄這樣說法，遂向葛嘯羣狠狠盯了兩眼，嬌軀疾閃化成一縷黑烟，電馳而去。葛嘯羣仰天一嘯，把手中斷了劍尖的青鋼長劍捧還「白狼眞人」崔無妄，向他陪笑說道：「崔道長，葛嘯羣慚愧無能，致毀尊劍……」

崔無妄哈哈大笑說道：「葛老弟，你太謙冲了，來來來，崔無妄兄妹受你解圍深恩，無以為報，祇好答允你借劍之求，略副雅意的了。」一面說話，一面擲去斷劍，並將那柄「靈龍劍」，雙手捧過。葛嘯羣因自己來意本在借劍，遂不再客套地，稱謝收下。

「白狼眞人」崔無妄含笑說道：「葛老弟，請你注意，這柄『靈龍劍』，並非借與，崔無妄要奉託一事。」

葛嘯羣猜不透對方的心意，遂目閃神光笑道：「崔道長有話請講。」

崔無妄失聲一嘆，彷彿感慨無窮地，緩緩說道：「自從今日一戰，崔無妄兄妹深知『長江後浪推前浪』之理，業已淡盡雄心，『析城狼窟』立即解散，祇等明年九九重陽，前往『勾漏山獨夫谷』，向『勾漏獨夫』歐陽彝了斷這段過節之後，便將隱姓埋名，不再涉及江湖鋒鏑！故請葛老弟在用完這柄『靈龍劍』後，不必還我，便將它交還原主人『棲霞劍客』熊如古吧！」

葛嘯羣點了點頭，含笑說道：「萬一『棲霞劍客』熊如古已離濁世，則葛嘯羣仍將……」

崔無妄接口笑道：「倘若如此，則係這柄『靈龍劍』的福份，葛老弟就是它的新主人了。」

葛嘯羣知道「白狼眞人」崔無妄感恩圖報，是想把這柄「靈龍劍」贈送自己，不禁皺眉笑道：「崔道長……」

「崔道長」三字方出，那位「紅狼公主」莫如嬌，却已格格嬌笑地，接口說道：「小兄弟，你是身懷絕技的大英雄，大英雄應該有罕世寶劍，也應該有曠代名馬。『勾漏獨夫』歐陽彝此次派遣『烏衣惡煞女王蜂』刁玄霜前來，便係想掠奪我崔大哥的『靈龍劍』，和我的『紅兒寶馬』！如今刁玄霜鎩羽而去，所願成空，我們便索性把這一劍一馬，贈了你吧！」

葛嘯羣「呀」的一聲，連搖雙手。

莫如嬌又復笑道：「小兄弟，你不要搖手，你人品好，武功好，心性更好，唯一的缺點，便是尚有一點頭巾氣息，不夠洒脫，莫如嬌誠心贈馬，怎可拒絕？你且在『五狼廳』上小座片刻，我替你牽馬出來。」語音方落，身形便飄，化成一朵紅雲，飄出「五狼廳」外。

葛嘯羣劍眉微軒，霍然站起身形，向「白狼眞人」崔無妄抱拳笑道：「崔道長，承蒙慨借『靈龍劍』，葛嘯羣感激不盡，將來定當如命訪尋『棲霞劍客』熊如古，以期物歸原主，但『紅兒寶馬』之贈，却萬不敢當，在下就此告辭，尚請崔道長代我向莫如嬌姊姊，敬為致歉致謝。」

說到最後一語「敬為致歉致謝」之時，莫嘯羣暗運「千里戶庭，移形換影」的絕頂輕功，業已令人不覺地，到了「五狼廳」外。「白狼眞人」崔無妄與「黃狼秀士」吳心劍，均想不到葛嘯羣說走便走，不禁雙雙起身，欲待攔住。

葛嘯羣飄然舉步之間，忽然迴袖舉手，甩出一片白光，向有意留客的「析城雙狼」，凌空飛到。

崔無妄及吳心劍二人猜不透這片白光，究是何物？祇得却步閃身，讓它射中廳後板壁，嵌在其上。等他們看清這片白光，竟是「黃狼秀士」吳心劍十年前留在「太湖葛家堡」的親書名帖之後，葛嘯羣業已走得無踪無影，祇使「五狼廳」中的「析城四狼」兄弟，相顧搖頭，又感又佩地，均自失聲嘆息。

葛嘯羣出得「析城狼窟」，把「靈龍劍」擊在背後，一面舉步，一面心中盤算，自己此行總算不虛，但第二步的行踪却尚未定，竟應往何處游俠？

他念頭尚未打定，忽聽身後來處，起了急驟蹄聲，葛嘯羣心中一動，暗想這陣急驟蹄聲，會不會是「紅狼公主」莫如嬌，因執意贈送「紅兒寶馬」，而前來追趕

自己？念動心移，身形立閃，閃向一堆嶙峋怪石之後，葛嘯羣剛把身形藏好，一團紅雲業已飛也似地，雲飄電掣馳過。馬紅、人也紅，葛嘯羣猜得絲毫不差，分明正是「紅狼公主」莫如嬌騎着她那匹由「赤風千里驥」，「大宛汗血名駒」所生的「紅兒寶馬」。馬行太疾，刹那間紅雲便隱，蹄聲漸杳。葛嘯羣驀然自石後現身縱出，展動輕功，循着「紅狼公主」莫如嬌的所行方向，疾追而去。

原來，葛嘯羣忽然想起莫如嬌這策馬狂馳之故，分明是追尋自己，自己一再躲避，豈不使她茫茫海角，莽莽天涯地，將要奔馳上千萬里寃枉程途？想到此處，葛嘯羣遂心中不忍地，反而狂追莫如嬌，意欲追上這位「紅狼公主」，勸她回轉「析城狼窟」，莫再對自己……

也不知是中途有了岔路，所行相左？也不知是葛嘯羣的輕功身法，比不上「紅兒寶馬」的千里脚程？他幾乎一直追出「析城山區」，也未追及莫如嬌半點踪影。

葛嘯羣正在皺眉，忽聽前面高峯轉角之後，傳來奔馳蹄聲。雖然這蹄聲是來非去，但因也急驟得使人一聽便知是頭千里神駒，葛嘯羣遂以為是「紅狼公主」莫如嬌狂追之下，未曾追及自己，祇得策馬折轉，他有了這種想法，自然頗為高興地，迎上前去，一到峯角，雙方恰好相對。

葛嘯羣劍眉深蹙，所望成空，因為來的是人黑驢黑的一團烏風，不是莫如嬌人紅馬紅的一團紅雲，所望雖告成空，但尷尬局面却已形成。雙方來勢均急，又恰好是誰也看不見誰的山峯轉角之處相遇，以致無法收勢，不及閃避地，眼看即將撞在一起。葛嘯羣萬般無奈，祇得覷準如飛衝到的黑驢嚼環，伸手拉住，猛力向橫處一推。

這一推，雖然阻住黑驢來勢，並把驢身推得橫了過來，但却使騎在驢背上的一位黑衣老人，「哎呀」一聲，身形飛起，從葛嘯羣頭上越過，摔入山道左側的叢草之內。

葛嘯羣好生過意不去地，趕緊拴好黑驢，前往草中察看那黑衣老者摔得傷勢多重？誰知等他走到草邊，一位瘦小枯乾的黑衣老人，已從草中齜牙咧嘴地爬了起來，一面摸着屁股，一面向葛嘯羣皺眉苦笑說道：「小哥兒，你眞够莽撞，也眞够結實，但却把我老頭子的全身骨骼，都幾乎摔散了呢！」

葛嘯羣長揖為禮陪笑道：「在下委實過於魯莽，請老人家海量寬宥，老人家摔傷何處？我有靈妙藥物可以奉贈調治。」

黑衣老人把兩隻鼠眼一瞪，冷然笑道：「我老頭子也練過幾天輕功，摔得還不算重，無須服藥調治，但你若把我的心愛驢兒弄傷，我却非和你拚命不可。」一面說話，一面便向拴在峯壁小松下的黑驢走去。

那頭黑驢毛色全黑，並從烏中透亮，分明也是一頭罕見駿物，但因為適才被葛嘯羣拉住嚼環猛推，用內家眞力，阻擋疾馳來勢以下，自也禁受不起，驢嘴微傷，在那嚼環之處，略現血漬。

黑衣老人一見驢嘴血漬，便勃然大怒地，一把揪住葛嘯羣前胸衣襟，瞋目厲聲叫道：「小哥兒，我們之間這筆賬兒，却是怎麼樣算法？我這頭驢兒，是罕世龍種，除了日行千里以外，並能渡弱水，躍危崖……」

葛嘯羣從未曾被人揪住衣襟，如此厲聲叱責，但因屈在自己，祇好奇窘無比地，漲紅着一張俊臉，接口陪笑說道：「老人家，這頭罕世寶驢，若是因傷而廢，在下自然賠償不起，但如今幸而祇是嘴角微傷……」

黑衣老人不等葛嘯羣話完，便自瞪眼叫道：「你以為祇是輕傷便賠得起麼？你知道我老頭子會向你敲一筆多大竹槓？」

葛嘯羣心想對方若允以金銀賠償，事便好辦，遂目注這位拉住自己衣衫不放的黑衣老人苦笑說道：「老人家且請放開手兒，在下願意賠你百兩黃金如何？」

「百兩黃金」四字，果然聽得那黑衣老人又驚又喜地，立即放開手兒，向葛嘯羣揚眉徵笑問道：「小哥兒，你說甚麼？你願意為了弄傷我愛驢兒之事，賠償我百兩黃金？」葛嘯羣見對方撒開手兒，方自透了一口長氣點頭笑道：「由於我魯莽之故，不僅使寶驢受傷，更使老人家從驢背跌落受了驚嚇，區區百兩黃金……」

誰知話猶未了，那黑衣人竟又緊緊一把揪住葛嘯羣胸前衣衫，冷笑連聲，嘿嘿說道：「我老頭子終日打雁，今日却幾乎被雁兒啄了眼睛！你這小哥兒，說得到蠻漂亮，身上却根本拿不出百兩黃金。」

葛嘯羣皺眉說道：「老人家，且請放手……」

黑衣老人嘴角微披，哂然道：「我不會這樣傻法，我知道你拿不出百兩黃金，祇是想騙我撒開手兒，才好藉機逃走。」

葛嘯羣無可奈何，祇得伸手青衫之內，取出了一大把散碎金銀，及三粒大如龍眼，光華奪目的罕世明珠。黑衣老人目光一亮，竟自覺地放開手兒，向葛嘯羣怪笑道：「小哥兒，你手內金銀雖然尚不到百兩，僅約四五十兩之數，但若一齊給我就可以馬馬虎虎的了。」

葛嘯羣聞言，暗想「有錢能使鬼推磨」之語，委實絲毫不差，遂取了一錠十兩重的黃金，及一顆明珠，遞向黑衣老人，含笑說道：「老人家，在下未到通都大邑之前，不能以珠寶換錢，故而散碎金銀，尚須留用，如今想以這十兩黃金，及一粒明珠，作為賠償，不知老人家……」

黑衣老人像是恐葛嘯羣反悔，也不等他說完，便劈手把黃金明珠奪過，一面揣向懷中，一面怪笑說道：「小哥兒，你大概是個初走江湖的膏粱子弟，否則決不會如此土頭土腦，可知道這一粒罕世明珠，要比百兩黃金，值得還多呢！」

葛嘯羣聽對方把自己看成土頭土腦，不禁啼笑皆非地，皺眉說道：「老人家能知道那明珠價值最好，在下身邊所帶珠寶尚多，這一粒明珠及十兩黃金就算是區區之敬，作為替老人家及寶驢壓驚之物。」

黑衣老人滿面春風地，哈哈大笑說道：「常言道得好：『有錢能使鬼推磨』，又道是『有錢的王八大三輩』！你既給了我十兩黃金及一粒明珠，便算話中含着骨頭，把我老頭子、和驢兒列為一類，我也決不生氣。」

一面說話一面走到壁間小松之前，解開所拴黑驢替牠拭去嘴邊血漬，伸手輕拍驢頭，怪笑說道：「黑兒，你今天雖然吃了一些小小苦頭，但却替我撈了一筆大大外快！且莫發脾氣，等到前面村店之中，我定然買上十斤美酒，給你犒勞就是。」

黑驢聽完話後，對葛嘯羣看了一眼，居然好似懂得黑衣老人言中之意，點點驢頭，把張驢嘴湊向黑衣老人頰上，磨了幾磨，表示親熱之狀。

葛嘯羣看得方覺驚奇好笑，那黑衣人業巳牽驢走到面前，向他高張雙臂，怪笑說道：「小哥兒，我們鄉人習俗，凡與好朋友分別之際，必須擁抱爲禮！我老頭子今日從你身上，撈上這筆彩頭以後，足可安安穩穩地樂享餘年，不必再在江湖鬼混，感恩甚重，圖報無門，祇好拿你當做好朋友看待，在這臨別之前，和你擁抱一下的了。」

說完，根本不管葛嘯羣同意與否，便把他緊緊抱了一抱，然後飄身上驢，蹄聲得得地，揚長而去。

葛嘯羣目送對方，直等他身形消失後，方自回頭擧步，心中暗想這黑衣老人言語詼諧，神情怪異，似乎也是一位江湖異人，可惜適才竟忘了請敎他的姓名來歷。

經過這一躭延，自然更無望追上「紅狼公主」莫如嬌，葛嘯羣便索性一路眺賞風光山色，信步走去。

行約數十丈後，忽然聽得一陣宛如金聲玉振般的哈哈怪笑，葛嘯羣循聲看去，祇見發笑之人，是位半躺在崖角青山之上，向陽捫虱的奇形花兒。這「奇形」二字，非加註釋不可，因爲葛嘯羣生平從未見過有人生具這樣一副奇怪形貌，這位花兒的衣衫襤褸自不必談，身矮不足五尺，但那一顆亂髮蓬鬆腦袋，却幾乎要比常人大了一倍，更怪的是頷下虬鬚雪也似白，滿頭亂墨也似黑髮，使人無從在銀鬚黑髮之上，判斷他的眞正年歲。葛嘯羣看清對方形貌以後，不禁心中一動，想起了一位名震天下的武林奇人，絕世高手。

這位武林奇人，便是名列當世八大高手，被分類爲「君子中的潑皮」的「銀蜎鬼見愁，大頭蛆王」東郭斌。

石玲、葛嘯羣師姊妹，苦學十年，藝成出道之際，是南北分途，石玲南遊，葛嘯羣北上，就在他們離開「太湖葛家堡」前，曾由義父「大漠金鵰」軒轅亮，向他們細說八荒四海，五嶽三山的奇人奇事。其中，「大漠金鵰」軒轅亮便特別提到這位「窮家帮」奉爲師祖的「銀蜎鬼見愁，大頭蛆王」東郭斌，說是此人性情極怪，最不喜人知其來歷，除非由其自吐姓名，否則必受相當折辱。江湖游俠，若與相逢，千萬要謹記這椿禁忌。故而如今葛嘯羣見了這位大頭花子的奇形相貌，雖然疑心就是那位與義父齊名，共列八大高手的「君子中的潑皮」，却不敢說穿，祇是緩步走過，抱拳笑道：「老人家……」

三字才出，那大頭花子便勃然大怒地叱道：「甚麼老人家，你看出我那一點老？我鬍子雖然白，頭髮却還黑得很呢！」

葛嘯羣碰了一個釘子，不禁劍眉深皺地，想了一想，靈機忽動，依然向這大頭花子，抱拳笑道：「我應該怎樣稱謂？」

這種方法，委實極好，問得那大頭花子，在猛翻了一陣白眼以後，方自反向葛嘯羣問道：「你走你的路，我捉我的虱子，彼此根本是風馬牛漠不相關，何必要甚麼無聊稱謂？」

葛嘯羣恭身道：「在下有事請教。」

大頭花子「哦」了一聲，說道：「既然如此，你可以照我身份，叫我『臭花子』，或是照我形貌，叫我『大頭鬼』，均無不可。」

葛嘯羣此時業巳拿準對方就是武林奇人「大頭蛆王」東郭斌，遂在聞言之下，搖頭笑道：「江湖交友，年長爲尊，你雖然銀鬚黑髮，莫知年齡，但有鬍子的，總要比我這沒有鬍子的大上幾歲。若叫你『臭花子』，或是『大頭鬼』，不僅太不恭敬，也顯得我師門中有欠敎養。」

大頭花子對葛嘯羣看了兩眼，縱聲怪笑說道：「你這娃兒，果然有點意思！我怒發之時，往往會黑髮銀鬚，一齊倒立，像隻成精刺蜎一般，故而你若表示客氣，就叫我一聲『蜎大哥』便了。」

葛嘯羣失笑說道：「這『蜎大哥』的稱呼，確實新奇有趣……」

大頭花子接口說道：「你莫要對這『蜎大哥』的稱呼，感覺新奇，且趕快說出是甚麼事兒，向我請敎？」

葛嘯羣因自己如今反正去無定向，遂想索性逗逗這位性情怪異的絕世奇人！劍眉雙挑，含笑問道：「蜎大哥，你方才發笑，是笑我麽？」

大頭花子「哼」了一聲答道：「這還用問，眼前又無別人，我不是笑你，難道是大發神經，笑我自己？」

葛嘯羣說道：「我有甚麽値得可笑之處？」

大頭花子怪笑說道：「怎麽不値得可笑？你既不是甚麽犯了重案，被官府懸獎緝拿的江洋大盜，又不是甚麽心存顚覆社稷的亂黨逆臣，更不像我這般長了一顆當世中獨一無二的特別大頭，所生在兩個肩膊當中的，祇是一顆平常腦袋，這種腦袋，又有誰肯出錢買呢？」

葛嘯羣聽得莫名其妙地，惑然問道：「蜎大哥，你在說些甚麽玄機禪語？可把我弄糊塗了。」

大頭花子雙眼一翻，揚眉說道：「我又不是甚麽禿驢和尚，及牛鼻子老道，怎會打甚玄機禪語？祇是笑你這等年輕娃兒不應該『插標賣首』而已！因爲像你這樣一張漂亮的小臉蛋兒，倘是長在頭上？能說會笑，或許還可贏得女孩兒家歡心，騙個老婆摟摟！若是割將下來，當枕頭嫌高，當尿壺嫌大，當球兒嫌不圓，當鎚兒嫌太脆，簡直半文不値。」

葛嘯羣被他調侃得俊臉通紅，苦笑道：「蜎大哥你是說我在『插標賣首』？」

大頭花子點頭答道：「除了出賣人頭以外，我想不出你還有甚麽理由，要把根草標插在背後。」

葛嘯羣聞言大驚，忙自伸手向肩後摸去，不摸還好，這一摸之下，葛嘯羣不禁驚上加驚，呆在當地。原來自己身後那柄「靈龍劍」，業巳失去踪跡，換成了一根草標插在劍鞘以內。

葛嘯羣因出得「析城狼窟」以後，未曾遇過別人，遂猜出定是那黑衣人，從驢背跌落，越過自己頭頂之際，順手把「靈龍劍」偷去，藏在叢草之內，原因雖巳想出，但對方拔劍換草兩度下手弄鬼，自己居然毫無察覺，委實愧汗不已。葛嘯羣又驚又怒，又愧又惜地，抽出草標揉碎拋去，咬牙頓足道：「那老兒原來是個賊！」

大頭花子怪笑問道：「你所說的『老兒』，是不是一個穿黑衣，騎黑驢的枯乾小老人？」

葛嘯羣點頭答道：「蜎大哥猜得不錯，你認得他嗎？他是不是你朋友？」

大頭花子目閃精芒，搖頭說道：「我不認識他，但知道他是個大賊！因爲當他騎驢過此之時，曾給我喝了一杯酒兒，却順手偷了我三錢銀子。」

葛嘯羣怒無可洩地恨恨說道：「做賊不妨，但做賊而沒有良心，却於情絕無可恕！下次他若賊運不濟再與在下重逢江湖，我非把他那一雙手，生生剁掉不可。」

大頭花子聽了這幾句話兒，揚眉微笑說道：「是強徒難免打搶，是竊盜難免偷物，我被那黑衣老頭偷去三錢銀子，祇笑我自己窩囊，並不太對他懷恨，故而你這『沒有良心』，及『於情絕無可忍』之語，似乎有些過份了呢！」

葛嘯羣怒聲叫道：「一點都不過份，我送了他十両黃金，及一粒價値在百両黃金以上的罕世明珠，他不應該貪心不足地，再把我的寶劍偷走。」

大頭花子吃了一驚，目注葛嘯羣問道：「你這娃兒，莫非有甚瘋病？好端端地，送他黃金明珠則甚？留着送我多好。」

葛嘯羣苦笑說道：「我身邊所帶珠寶甚多，蜎大哥若是想要，少時定當照樣奉贈，但我送那老賊黃金明珠之舉，却並非無故的呢！」

大頭花子聽說葛嘯羣肯照樣贈送黃金珠寶，不禁高興起來笑問道：「你爲甚麽要送他黃金明珠？且說來給我聽聽。」

葛嘯羣便把前路所遇，詳詳細細地，說了一遍。

大頭花子靜靜聽完，忽然手指葛嘯羣大怒說道：「笨蛋，笨蛋，你這小娃兒，簡直是天字第一號的呆鳥笨蛋。」

葛嘯羣被他駡得惶惑萬分，詫聲問道：「蜎大哥……」

大頭花子頓足叫道：「誰要叫我『蜎大哥』？像你這樣的笨蛋，還配叫我『蜎大哥』麽？」

葛嘯羣發昏章第十一地，苦笑問道：「你……你爲何這樣駡我？倘若說不出相當理由，却怎使我能心服？」

大頭花子哂說道：「你還不服？我要問你兩個問題。」

葛嘯羣聽他要問自己的問題，不禁又覺驚奇，又覺愧怒地，點頭說道：「祇要我能够答覆之事，我願意儘量答覆。」

大頭花子一咧嘴兒，慢慢說道：「我來問你，假若『美女裸行逢色鬼，肥羊失路遇貪狼』，在這種情況之下，會有甚麽樣的結果？」

葛嘯羣覺得他問得蠻有趣味，遂想了一想，含笑道：「我認爲結果定然是裸女貞操難保，肥羊皮骨無存。」

大頭花子點頭說道：「你答得對，但我還有一項問題，假若身懷罕世珍寶，而在神偷之前，露了白呢？」

葛嘯羣毫不考慮地，應聲答道：「這結果大概是要被偷得精光。」

話方至此，語音便頓，恍然大悟地，目注大頭花子，苦笑說道：「蜎大哥，你莫非以爲我懷財露白，業巳被那騎黑驢的老頭，偷光了麽？」

大頭花子從鼻中哼了一聲，冷冷答道：「那騎黑驢的老頭，是當世中第一神偷，你以爲他在看見你身邊帶有甚多珠寶之後，會祇偷你一柄劍麽？」

葛嘯羣聞言，想起那騎黑驢穿黑衣的老頭臨行之前，曾與自己擁抱，舉動着實有點可疑。遂伸手入懷，摸索所携珠寶，是否被竊？誰知不摸還好，這一摸之下，却把這位心高氣傲的太湖少俠摸得怒生心底，羞上眉頭，面紅耳赤地，木然呆立。

大頭花子見狀，遂自呵呵笑道：「小娃兒，再服不服？你這位自恃有錢的公子哥兒，如今大概和我這大頭臭化子，完全一樣，變成一文不名的窮光蛋了。」

葛嘯羣無以解嘲，遂狂笑說道：「好神偷！好手段！我如今反倒對於那位騎黑驢黑衣的老頭兒，頗爲佩服喜愛。」

大頭化頗感意外地，揚眉問道：「你被他偷得精光，竟會不加氣恨，反佩服他，喜愛他麽？」

葛嘯羣應聲答道：「錢財乃身外之物，大丈夫應該揮手千金。」

大頭花子連連搖手，斷截他話頭，嘻嘻怪笑說道：「你們這些小娃兒，似乎不够磊落光明，爲甚麽明明心中氣得要死，表面上還要言不由衷地說得那麽漂亮？」

葛嘯羣苦笑說道：「蜎大哥，你爲何說我言不由衷，難道你認爲我是視錢如命的守財奴麽？」

大頭花子搖頭笑道：「這事與『慷慨、『吝嗇』均自無關，問題是你家住遠方，還要遨遊天下，行俠江湖之上，坐船要船錢，騎馬要馬錢，吃飯要飯錢，住店要店錢，如今你既不名一文，豈非寸步難行？要被逼得下手去偷，或舉刀去搶麽？」

葛嘯羣俊臉通紅地，失聲叫道：「蜎大哥，你看我像個強盜骨頭？或是賊胚子麽？」

大頭花子笑道：「小娃兒，你不要着急，就冲着你叫了我這幾聲親親熱熱的『蜎大哥』上，我也應該帮你的忙兒。」

葛嘯羣高興得含笑問道：「蜎大哥，你是要帮我甚麽忙兒？是不是肯借給我一些……」

大頭花子連連搖手，接口說道：「我身上僅有三錢銀子，也被那厮偷去，却那裏有錢借你？所謂帮忙，祇是打算設法使你能向別人弄些錢來應用而巳！」

葛嘯羣抱拳苦笑說道：「多謝蜎大哥美意，我早巳聲明，旣不能偷，又不能搶，寧願淪入凍餓，也決不於操行方面，有沾師門。」

大頭花子聞言，不禁呵呵笑道：「你這小娃，畢竟是個新出道的雛兒，除了『偷』、『搶』以外，世間弄錢之法，何止萬千……」

葛嘯羣接口叫道：「弄錢的法兒雖多，我却決不要不義之財。」

請你猜一猜

無字家書

金生麗



1 在外謀生計的趙尚托同鄉李虎給妻子帶一筆銀子和一封家信。



2 一紙家書，只畫了一棵樹，樹上八隻八哥和四隻斑鳩，却無一字。

3 李虎覺得信上沒有寫啥，乾脆扣下一半銀子，眞是一筆意外之財！



4 「趙老弟托我帶給弟妹的銀子和一封信，請過目。」



5 趙妻看完信，指着信上的大樹說：「我說，李大哥，這是有數（樹）的錢啊，爲人可要老實，信上明明說是一百兩，怎麼是五十兩？」



6 李虎說：「哪有這等事？」趙妻慢聲細語地把信的內容說了一遍，啞口無言的李虎只得乖乖地交出銀兩，匆匆溜走了。請您猜一猜趙妻是怎樣斷定一百兩銀子的？（答案見本期）

大頭花子皺眉說道：「你的意思何在？你要我怎樣帮你？」

葛嘯羣劍眉雙挑，目射神光答道：「我認爲以『蜎大哥』的江湖經驗，定然知道那騎黑驢，穿黑衣的老賊姓名，以及他家住何處？」

大頭花子點頭笑道：「你猜對了，我知道他叫『北海神偷』蓋方朔，住在『山東嶗山』的『鬼斧谷』內。」

葛嘯羣抱拳笑道：「旣然如此，就請蜎大哥設法帮我弄幾個乾乾淨淨的盤纏錢，讓我趕去『嶗山鬼斧谷』，向那『北海神偷』蓋方朔索還被竊之物。」

大頭花子雙眉深蹙，一面尋思，一面向葛嘯羣說道：「由這『析城山』境，東奔『嶗山』，路途甚遠，所需盤纏費用，不在少數，何况像你這等膏粱子弟，富厚哥兒，衣必錦繡，食必珍饈，或許還要尋個穿紅着綠的大妞兒，彈彈唱唱，以解旅途煩悶……」

葛嘯羣聽得俊臉微紅，趕緊打斷那大頭化子所言，接口說道：「蜎大哥，我不愛徵歌選色，也無需玉食錦衣，我能够吃苦。」

大頭花子雙眼一瞪，向葛嘯羣叱道：「胡說，蜉蝣人生，爲歡能幾？慢說你這等平素享受巳慣的公子哥兒，便連我這臭化子，都不願意吃苦，你若要我吃苦，我就不陪你去『嶗山鬼斧谷』了！」

葛嘯羣大喜過望地，忍笑着：「蜎大哥，你竟願意與我一同去找那『北海神偷』蓋方朔麼？」

大頭花子笑嘻嘻地說道：「人不爲己，天誅地滅！我這打算陪你去『嶗山鬼斧谷』之舉，一半雖是覺得你這老實小娃，被蓋方朔不要臉的老偷兒，偷得太慘，另一半也是爲我自己的後半輩子着想。」

葛嘯羣含笑問道：「蜎大哥是怎樣爲你自己打算？莫非也要尋那『北海神偷』蓋方朔，索回被他偷去的三錢銀子？」

大頭花子披嘴冷笑說道：「那三錢銀子，連買酒都不值一醉，我還要它則甚？我是指望帮你弄回被偷的那些價值連城的珠寶之後，你定會根據『皇帝不差餓兵』之理，送給我幾粒明珠，或一塊翡翠，豈不是使我窮瘋了心的臭化子，憑空發達，平步青雲地逍遙下半世麼？」

葛嘯羣微笑說道：「蜎大哥儘管放心，若能取回失寶，我決定送你一半，但目前你却須得想個乾乾淨淨的弄錢方法，才好充作盤纏上路。」

大頭花子咧嘴怪笑說道：「我們旣不肯吃苦，便必須多籌些盤纏，倘若只有一兩個弄錢方法，却是那裏够用？」

葛嘯羣苦笑說道：「蜎大哥，你能想出多少弄錢法兒？但請記住每個法兒，都必須是乾乾淨淨的呢！」

大頭花子伸出四根手指，向葛嘯羣怪笑說道：「四種，我巳經想出了四種乾乾淨淨的籌集盤費辦法。」

葛嘯羣頗爲好奇地急急問道：「蜎大哥請講，你所想出的四種甚麼妙法？」

大頭化子摘下腰間所懸的一個酒葫蘆來，咕嘟嘟飲了幾口，屈着手指數道：「當、賺、賣、要，這是乾乾淨淨的四種妙策，我們在千里長途之中，把妙策隨時活用，大概便不致有什麼挨凍受餓，以及無酒無肉解饞的苦頭吃了。」

葛嘯羣有點莫明其妙地，皺眉說道：「蜎大哥，你能不能把這『當、賺、賣、要』等四種妙策，向我解釋一下？」

大頭花子笑道：「這四個字兒，並不難找，但由我向你解釋一下也好。」

說完，又自喝了兩口酒兒，怪笑說道：「第一個『當』字，就是找娘舅，上當舖，以物易錢！將來倘若想把所當物之贖回，最多讓那當舖老板賺些利息就是。」

葛嘯羣聽得向那大頭化子看了兩眼，苦笑說道：「當物籌錢，雖然問心無愧，乾乾淨淨，但我被偷得身無長物，蜎大哥似也……」

大頭花子搖手怪笑，說道：「你不要發愁，天下事往往奇妙無比！常言道得好：『愛向東的不向西，愛打狗的不罵鷄，愛吃蘿蔔的不吃梨。』也許遇上嗜痂有癖的老板，連在我身上捉幾個虱子下來，都可以當得錢呢？」說到此處，不等葛嘯羣表示意見，便又豎起兩根手指，怪笑連聲說道：「第二個『賺』字，就是設法找肥厚財東，賺筆大錢，譬如有鏢局人物，保着價值萬金紅貨，經過大盜如毛之境，難免心中忐忑，惴惴不安，我們便無妨毛遂自薦，帮他闖過難關，定可賺筆豐富酬勞，作爲盤費。」

葛嘯羣眉飛色舞地撫掌笑道：「這種帮人保鏢賺取酬勞的方法，確實新鮮高明……」

他話猶未了，大頭花子便自搖頭說道：「這方法雖頗新鮮，却不見得高明，因爲鏢客身份，本就不高，我們『鏢外保鏢』，血中榨血之舉，那裏會有上當舖，找娘舅，以我所有，易我所無的，來得淸高乾淨，故而我對這『當』、『賺』二字，要提出一項原則，就是『有當不賺』。」

葛嘯羣聽得萬分佩服地，點頭笑道：「好！蜎大哥畢竟高明，我願意遵從這『有當不賺』原則。」

大頭花子看了葛嘯羣兩眼，豎起第三根手指道：「第三個是『賣』字，就是『賣藝』，包括出賣我們所擅的任何技藝！譬如我們走到通都大邑，盤費化完，而又『當無可當，賺無可賺』之際，便不妨擺個場子，練上兩套花拳繡腿，也可以弄得幾兩銀子，用來喝酒吃肉。」

葛嘯羣揚眉笑道：「眞虧蜎大哥想得出來，這『賣藝求錢』之舉，頗有趣味，我並略通醫道，必要時還可以替人治病，收些診費。」

大頭花子「哼」了一聲，說道：「但地功夫擱在地皮上的『賣藝求錢』，縱是武林人物末路，比那『鏢外保鏢，血中榨血』之舉，又低了一籌，故而我要再提出第二項『有賺不賣』原則。」

葛嘯羣微笑說道：「根據這『有當不賺』的第一原則，與『有賺不賣』的第二原則，似乎可以推測出蜎大哥的第三原則，定是『有賣不要』。」

大頭花子笑道：「不錯，你竟能觸類旁通，舉一知十！」

葛嘯羣揚眉說道：「但對於這個『要』字，我却還有點不明其意。」

（未完・四）

奇俠司馬洛故事

琴煞

馮嘉·文
可飛·圖

琴師殺手撞車身亡 （續完）

愛麗絲是活得相當好的，那是說，在物質和經濟的方面，在精神生活上，她就不會活得太好了，因為她的錢是那樣賺回來的，而且目前，愛麗絲連男朋友都還未有。

也許她暫時是不會信任什麼男人了。

總之，愛麗絲有相當好的居住環境，她一個人住在一個大廈的小單位，是相當舒服的。

目前，愛麗絲已暫停做她的應召生意，因為她要拍戲。這部片子，也許會使她一舉成名，那麼她以後就不成再做那種生意了。

因此她相當空閒。

她在家裏一面修趾甲，一面講着電話，地上放滿了有她的宣傳照片的報紙和畫報，還有一本剪貼簿，是把這些資料剪起來的，她曾經幻想，這樣的剪貼簿她將來會有一大叠，而到了後來，也許她會認為實在太多，剪不勝剪，就不再剪了。

「什麼，」她說：「還沒有印好？宣傳了那麼久，而我還沒有看過我要找的戲的劇本，那不是太笑話了嗎……哦……好吧！」

她呶着嘴唇丟下電話。

佐治說：「我看這劇本是根本不存在的。」

愛麗絲一抬頭，看見佐治站在房門口，就從床上跳起來，在房中團團亂跑，尖叫着，但是無路可逃。

佐治把用以化裝的鬍子及眼鏡除了下來，說：「是我！」

「噢，你，」愛麗絲現在認得了：「你，你到這裏來幹什麼？哼，我早該想到的，當我一紅起來，你就會來找我了，但是這沒有用的！」

「愛麗絲，為什麼要逃？」佐治問。

「你是怎麼進來的？」愛麗絲問。

「你的門沒有關牢！」佐治說。

「真的？」愛麗絲狐疑地看着他。

愛麗絲似乎不知道佐治是有高超的開門本領的。

佐治說：「愛麗絲，為什麼你要逃走呢？」

「我喜歡這樣！」愛麗絲說。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佐治沒有去赴約而暗中摸入賣槍給他的人家裏，偷去他要買的槍走了，他採取聲東擊西辦法，另對付林拔，當地有勢力的人便撲了個空。司馬洛找愛麗絲的妹妹張婉芬，套出她說出真話，原來愛麗絲在被埋葬之時甦醒過來，趁機出走並未有死，逃回家裏，怕佐治纏住她，故毅然出走，去當臨時演員。司馬洛為了避免佐治枉殺無辜的人，去找製片商安排愛麗絲做主角，大為宣傳，各雜誌社都爭登了照片，希望佐治知道，可惜佐治殺害了林拔之後，從林拔手上的畫報登出愛麗絲照片，為了證實此事，找到了她寄回來的家信，才知她未死……

「我們不是相處得好好的嗎？」佐治說：「你有什麼困難，可以告訴我，讓我照顧你！」

「我不需要人照顧我，」愛麗絲說：「我現在不是活得很好嗎？我正在受到力捧，我會成為明星！」

「別傻吧！」佐治嘆一口氣：「你在做夢！」

「我在做夢？」愛麗絲說：「你怎樣找到我的？還不是看到報紙雜誌上有我的照片？」

「是的，」佐治說：「剛才你也跟製片家通過電話，你還是拿不到劇本，是不是？」

「還沒有印好。」愛麗絲說。

「根本就沒有劇本，」佐治說：「我已經調查過了，你這間公司根本不準備拍

什麼戲！」

「我已經簽了合約！」愛麗絲說。

「你現在已經在演戲了，」佐治說：「祇不過你自己還不知道，這齣戲，就是要把我引出來！」

「把你引出來？」愛麗絲說：「為什麼？這關係什麼事？」

「那個狂歡慶典上的壞蛋，」佐治說：「已經給我殺死一半！他們要找我！」

「什麼狂歡慶典？」愛麗絲說：「你在說什麼？」

「他們不是把你拉去參加嗎？」佐治說：「到時你才知道是要陪男人睡覺的，你不肯，他們灌你吃藥，你失去了知覺，他們以為你死掉了！」

「噢，那個……」愛麗絲低着頭。

「你們兩個人，另一個可能是真的死掉了，他們叫人把你們拿去埋葬，但是你及時醒過來了，是不是？」

愛麗絲的眼睛恐怖地睜大了一點：「我……我看着他把另一個女孩子埋掉，我連忙逃走了！」

「我也猜到是這樣，」佐治說：「你知道嗎，你把那人嚇得神經錯亂了！他失去了一具屍體，他以為有鬼！」

愛麗絲咭咭地笑起來：「他神經錯亂了？」她一隻手指伸進咀巴，用牙齒咬着指甲。

「我已經把他殺掉了！」佐治說：「也許這是便宜了他！但我不能不殺他！我以為你是給他們害死了！」

「你能殺人？」愛麗絲說：「那些人是很兇的，你能殺他們？」

「我是幹什麼的，你不知道嗎？」佐治說。

「你從來沒對我講過！」愛麗絲說。

「我的工作就是收買人命，」佐治說道：「有人出得起錢，要殺另一個人，而我認為這工作是可以做的，我就去殺這個人！」

「你沒有對我講過！」愛麗絲說。

「我也把這些人都殺了一半，」佐治掏出一張照片交給她，「你看，有交叉的就是死掉了！」這照片就是那個慶典上的大合照。

「這是——」愛麗絲端詳着那張照片。

「就是你被逼害的那個狂歡集會呀，」佐治說：「參加的就是這些人！」

「我都不認識這些人，」愛麗絲說：「我沒有見過他們！」

「就是因為他們，」佐治說：「你才會被——差點被弄死了呀！」

「我沒有死！」愛麗絲說。

「這有什麼分別？」佐治說：「你沒有死是你的運氣吧了，他們還打算把你活埋呢！」

「你——就是為我復仇？」愛麗絲呆呆地說：「你殺了這許多人？」

「我還沒有殺完！」佐治說：「我還要把他們全部都殺掉！」

「你就是因為殺了他們，所以有人追你——」愛麗絲很慢很慢地說，真相好像不容易沉入她的腦海。

「是的，」佐治說：「所以他們就用你做餌。他們不知道怎樣查出你沒有死，他們比我還先查出你沒有死，他們知道當我看到你的照片，就會來找你，所以他們就找你拍電影，這是一個把你的照片刋出來的一個藉口！他們根本不是打算拍片，我已經查過了，沒有拍片這件事情！」

「我——不會做明星？」愛麗絲說。

「是的，」佐治說：「所以也別做夢了！」

「但是，」愛麗絲說：「你來找我，又是為了什麼呢？難道你以為，他們這樣就不會追你了嗎？」

「我是來帶你走！」佐治說。

「但是，我不要走！」愛麗絲說。

「難道你要留下來，繼續過那種生活？」佐治說。

「我現在生活得還好！」愛麗絲說。

「我知道你過的是什麼生活，」佐治說：「把肉體零賣，這算是生活嗎？」

「你……我不知道你在講什麼！」愛麗絲低下頭。

「我已經調查過了，」佐治說：「這種事情是很容易查出來的！你不能過這種生活！我要帶你走，我會照顧你！其實，假如你早早對我講，你就不必逃走了，那時我就已經可以照顧你！」

「你——不明白，」愛麗絲說：「我走的另一個原因是我不喜歡你！」

「你不喜歡我？」佐治的眼中露出兇光，「你能和不認識的男人睡覺，你也不能喜歡我？」

「他們付了錢，玩完就算了，」愛麗絲說：「他們不會纏着我！」

「但——但我為你殺了那許多人！」佐治吼道。

「我沒有叫你這樣做！」愛麗絲說。

「我不能讓你繼續過這種生活！」

「這是我的生活！」愛麗絲說：「你走吧！你忘記了我好了！」

「你不明白嗎？」佐治說：「我要帶你走！上次你已經錯了，假如上次你告訴了我，我就可以保護你，這一次，你不能再錯了！」

「走？」愛麗絲說：「你帶我走到什麼地方去？」

「我們離開這裏，」佐治說：「你跟着我，我們一起，把剩下來那些人也全部殺掉！」

「你瘋了！」愛麗絲說。

佐治呆呆地看着她。

「我不能永遠跟着你逃走的！」愛麗絲說：「我在這裏繼續下去，我可以儲到很多錢，之後我就可以回家去，過平靜的生活！」

「但是——」佐治說：「我為你做了那麼多事情，我為你殺了他們！」

「你還是不明白，」愛麗絲說：「假如不是為了你，這件事情也許不會發生！你知道我是為什麼去參加那個派對嗎？我以為我可以在那裏認識一些人，找到一個好的對象！」

「你——」佐治哽塞地叫道：「我有什麼不好？」

「我就是不喜歡你！」愛麗絲說。

佐治呆呆地看着她。「為什麼呢？」

「你走吧！」愛麗絲說：「忘記了這件事，忘記了你認識我，反正我也忘記了你了！」

佐治忽然把槍拔出來，對着愛麗絲。

愛麗絲叫起來：「救命！救命！」

「別吵！」佐治揮着槍，低聲說。

但是愛麗絲叫得更大聲了，而且是瘋狂地叫。她對佐治的感情，與佐治想象中的是不同的，她對佐治沒有好感，佐治拿出槍來，她就以爲佐治是要殺她了。

佐治却不忍心開槍，也許他拿出槍來是要威脅愛麗絲跟他走，但這是個錯誤。

佐治狠狠地抓起他的假髮假鬍子和眼鏡，他出去了，愛麗絲還是在尖叫着。

過了一陣之後，又有人跳進房中，手中握着槍。這個人則是司馬洛。

愛麗絲剛剛稍爲平靜，縮在床的最裏面的一角落飲泣着，此時又再尖叫起來。

「我不是來傷害你的！」司馬洛說：「他呢？」

愛麗絲停止了尖叫，呆呆地看着司馬洛。慢慢地，她明白了。雖然她沒有見過司馬洛，也未聽聞過有此人，但是她也明白，這就是利用她的人。這就是騙她說爲她拍戲，而用她做餌把佐治引出來的人。

她對佐治沒有好感，但是他對這些人也是沒有好感。這些人使她做一個美夢，以爲她眞可以做明星，這些人是騙她的，爲什麼她要帮他們？」

「誰？」她問：「什麼人？」

「別騙我，」司馬洛說：「佐治，你的男朋友！」

「我不知道你說什麼？」愛麗絲說。

「他剛才是在這裏的！」司馬洛說。

他知道，愛麗絲喊救命祇有一個原因，就是佐治逼她走而她不願意走。這也眞險，司馬洛果然是擺佈了這個陷阱引佐治上鈎的，不料佐治竟然上鈎了他亦未知道，他是派人緊緊地看着這屋子的，而佐治居然瞞過而混進來了。

司馬洛聽見愛麗絲的叫聲，就及時趕上來，佐治却已經走了。

既然愛麗絲不合作，跟她講下去也是沒有用的，於是司馬洛便轉身走出去了，在門外的走廊中打量一下情形。這裏是一座住宅大厦，入口祇有一個，並沒有前後之分，假如不是跑樓梯，就是乘升降機了，佐治一定還在這座大厦裏。

也許佐治可以乘人不覺而混進來，但是，他却不能這樣出去。門口附近守着的人在現時的情形之下是不會讓任何人出去而不查清楚的，佐治即使化了裝，亦是混不出去。

司馬洛看看升降機的燈號，看見升降機還是停在樓下，顯然並沒有人使用過。他自己是躲在愛麗絲下一層的一個空置單位的，所以一聽到愛麗絲就這樣快能趕到。他是跑樓梯上來的。假如愛麗絲的隣家有單位可用的話，他就會躲在那裏，可惜沒有。

佐治一定還在的，而且很接近。他應該是跑樓梯上去的，由於司馬洛是從下面上來而沒有碰到他，證明他是向上逃走了的。

司馬洛對上面叫道：「你們從上面找下來，他逃不了的！一見他就開槍！」

這話有雙重作用。第一重作用就是刺激一下愛麗絲，第二重作用則是刺激一下佐治。反而上面實在並沒有接應的人。

愛麗絲果然開門出來說：「你們……不要殺他！」到底是爲她出過力，和關心她的人，她不忍看見他死掉。

這就上了司馬洛的當，使司馬洛斷定佐治果然是在這裏的了。

這同時也刺激了佐治。

司馬洛忽然聽到一陣古怪的聲音，連忙跑進樓梯間，上了一層樓，發覺那裏的後樓梯的牆角的水管上縛着一根尼龍繩是通出窗子外的。這尼龍繩拉得很緊，勒在鋼的窗沿上，就發出「勒勒」的聲音。

有人沿着繩子下去。

司馬洛的第一反應就是放槍把這繩子射斷，但是隨即又忍住了。他仍想活捉。於是他三級一步地跳上樓梯，但跳到了樓上時，繩子就鬆了。

他伸頭望出去，看見繩子原來是通到十幾呎之外，另一座大厦的後樓梯的。這座大厦的後樓梯則不是封閉式的，祇有欄河而沒有護牆。佐治相信是把一隻鈎子之類拋過去，鈎住牆柱，就沿繩爬過去的。

司馬洛及時看到他的背影閃進了走廊。佐治是要乘升降機下樓逃走了。

司馬洛放了一槍，但是已經來不及，沒有擊中。

假如早些時候他咬牙切齒地把繩子射斷的話，佐治就不能到達對面，而會直跌到樓下了。

「媽的！」司馬洛在心中罵起來。

他不明白佐治怎麼可以有機會牽了這根繩子，成爲一條逃走之路，不過既已成事實，也暫時不去研究了。他拿起手上一隻無綫電對講機，對機講話，說道：「他逃到了隔隣的大厦，現在正在乘升降機下樓！別讓他逃掉！」

他是與樓下守衛的人有聯絡的，而這裏門口守着的人趕到隔隣的大厦門口去，這亦不是一件難事，很快就可以辦到。

那邊，佐治果然是正在乘升降機下樓。他不愧是一個本領高强的人，他居然可以混進這座給司馬洛他們守衛着的大厦而不被察覺。

原來他也是用了與司馬洛差不多的方法，就是先行住進來。他的方法則是利用另一個女人。

這座大厦裏也有不少舞小姐住着，有的是祇住一間房間，有些是兩三個合租一個單位住的。佐治找到了一位住在這大厦的舞小姐，跟踪她上班，在舞廳中結識了她，而以遊客的身份出現，跟她講好了條件，可以出重金，但是要在她的家中過幾夜。酒店的房租，讓她賺了不是更好嗎？

這位舞小姐並沒有男朋友同居，看在錢的份上，就答應了。

如此，佐治就更勝過一個人在這裏租一間房間住。是那個女人把他帶回家的，而她又經常都會帶男人回家過夜，所以佐治就不受注意。

在舞小姐上班了之後，佐治就溜了出來，先用這根尼龍繩子搭了一隻鈎子拋到對面去，準備作一條緊急的逃路。假如愛麗絲答應跟他走，他亦是不會與愛麗絲一起走出門口的，愛麗絲會自己出門口，而佐治也是自己出門口，然後在一個相約定的地點會合。

假如愛麗絲不肯跟他走，他就極可能要用到這條逃路。

他果然用到了這條路了。

現在，佐治就是在那邊的另一座大厦乘升降機下樓。

司馬洛那些同伴，已經在那座大厦的出口伏伺着。

司馬洛亦匆匆乘升降機下樓。

司馬洛到了樓下，也跑過去，在大厦門口的對面守候着。

他看不到有人出來。

但是，有一部汽車駛出來了。那大厦的最低幾層乃是住客用的停車場，經常會有車子開出來的。

司馬洛忽有所觸，叫道：「截住那車子！」

那車子本來是開得不快的，但是司馬洛這樣一叫，就立即加速，飛馳而去。

司馬洛立即向這車子一連放了好幾槍，他毫不懷疑，佐治是開了這車子逃走。

槍彈射中車尾，亦射破了車子後面的擋風玻璃，但是車子並沒有停下來，很快就遠去了。

司馬洛他們亦有車子在附近，立即就開動而追前去。

沒有錯，那部車子裏的人果然就是佐治，而佐治並不是有一部車子預先停放在那一座大厦的停車場中的，他祇是想到，在這種情形之下，假如他步行離開，是很不安全的，於是他就乘升降機下到停車場中去，在那裏偷了一部停着的車子開出來，停車場的出口處雖然有看更人守着，但是祇是注意進來的車子，不是屬於這裏住客的車子，是拒絕進入的，但對出去的車子就不大注意了。在裏面的車子，都是得到准許才能進去的，出來的時候，還怎麼會有問題呢？

就是這樣，佐治便逃了出來。

司馬洛亦跳上一部車子，跟着追去。

他們很快就追上了，一部後窗破了的車子是最容易認的，但是追上的時候，那部車子是已經棄在路邊，沒有人了，佐治也是很聰明的，他知道這部車子不能用得久，所以很快就放棄了。

司馬洛跳下車過去看看，一個帮手的人說：「他已受了傷！這車子裏有血！」

「但是他還是逃了！」司馬洛咬牙切齒地說：「快散開來找找！」

這個地方，都是街道錯縱複雜的，佐治可能是逃進了任何一條街上，很不容易找，而且，佐治亦可能會再偷了另一部車逃了，因爲他領先了很多，他是有時間如此做的。

而佐治亦果然是偷了另一部車。

這就很難追了。因爲偷的車可能是任何一部，無法辨認的。司馬洛他們循着佐治留下的血路尋去，到達一個路邊的停車位，血路就斷了，而那停車位的地上，血特別多，顯示佐治是在這裏站住，逗留了一些時間，這些時間，顯然就是用以打開車門的。

「媽的！」司馬洛說：「他果然是換了一部車逃走了！」

「他受了傷，逃得不遠的！」一個人說。

「這個我就不敢講了，」司馬洛說：「這是一個非常有辦法的人，上次他也是中了槍，他還是脫身了！」

但當然，他們仍然是盡可能佈下天羅地網，首先就是請警方通令各醫院及醫生，注意有沒有任何受槍傷的人來求診。

這之後，他們也是沒什麼可以做的。

× × ×

這件事情的發展，愛麗絲並沒有得到通知，而司馬洛也不認爲需要通知她，因此愛麗絲祇是留在家中，慌得很，很爲佐治担心，雖然她對佐治是沒有好感的。

忽然，電話響起來了，她一震，連忙去接聽，連聽筒也拿不穩，而跌在地上，再拾起來，說：「喂！」

佐治的聲音說：「是我！」

「你——有人在追你！」愛麗絲說。

「我知道，」佐治得意地冷笑：「但是，我恐怕不能再爲你殺死其他的那些人了！」

「你——不要這樣做！」愛麗絲說。

「但我會爲你殺死他的！」佐治說。

「誰？」愛麗絲問：「你說是誰？」

「就是他！」佐治說：「這個逼你墮落的人！」

「你不要亂來！」愛麗絲說。

「這件事，我是一定要做的，」佐治說：「假如不是爲了你做，也是爲了我自己！這是一件一定要做的事情，再見吧！愛麗絲！」

「等一等！」愛麗絲焦急地叫道；「你等一等！」

但是佐治已經收了綫。

愛麗絲連忙按電話的掣，這當然沒有用的，那個掣，祇是用以截斷電話的聯絡，而並不是用來駁回的，越按這個掣，就祇有越不能再通話而已。但是人在急起來的時候，就總是會做出這種無意義的傻氣動作的。

愛麗絲終於丟下了電話，在屋中焦急地走來走去，却是毫無辦法，她知道佐治又要去殺人了，但是如何勸止他呢？佐治究竟是要殺誰呢？

那邊，司馬洛則是比愛麗絲更急的，原來司馬洛也是聽到了愛麗絲接的這個電話。他是有人在愛麗絲的電話上搭了綫偷聽着，以防佐治會打電話來的。但是佐治却並不是來之前打電話，而是在走了之後才打電話來。

佐治這個電話的內容立即通知了司馬洛，而司馬洛也是急得很。

佐治還要去殺人！他要殺的是誰呢？佐治自己口講的就是要殺死那逼愛麗絲墮落的人，但這却可能是很多人。可能是最初一個使她明白，要上床才能够拍片的，可能是那個穿針引綫，安排她與製片家上床的人，亦可能是那個眞正與她上床的製片家，甚至也可能是那個替她準備相片在相簿中，替她安排客路的「製片家」。

如何提防呢？保護這許多人是不容易的，一時之間不容易找到他們，而叫他們小心也是不容易。他們不知道發生這件事情，亦不能使他們相信發生了這件事情。

不過，司馬洛還是盡可能分配人手，去保護每一個可能被殺的人，這份名單，也用不着愛麗絲提供了。佐治要去殺死這些人的其中之一個，因此，在他們的附近等着，就可以得到佐治出現。

祇是，在一時之間，要找到這些人却是不容易的，而司馬洛他們，也眞是忙得不可開支。

豈有此理，佐治受了傷，還要去殺人，難道他祇是受了輕傷而已？憑地上留下來的血是沒有辦法斷定他是受了怎樣的傷的，祇是能够知道他流了不少血。

× × ×

佐治要殺死的，就是那個最初安排愛麗絲與製片家睡覺的人，這個人叫羅強，是一個「攪手」。有些攪手是專門把事情攪好的，但亦有些攪手則是專門把事情攪壞，羅強就是一個專門把事情攪壞的攪手，也許他是亦有本事把事情攪好的。但是他却不想如此做。因爲，把事情攪好，對他並沒有好處，把事情攪壞了，則是對他很有好處。

世界上的事情就是如此微妙的。

一件事情攪壞了，不了了之，那麼經他的手的錢就不去追究了，帳面是虧本二十萬，可能有十萬是進了他的袋裏。假如攪成功了，帳目要清楚，他就不能够中飽私囊了。

羅強是一個肥肥壯壯的中年人，上唇蓄着兩綹濃濃的小鬍，駕駛一部平治汽車。這車不便宜，他其實是用不起的，但是他死命也要保持着，因爲這是地位的象徵，對他在攪女人的方面很有帮助。是的，他是也攪女人的，這車子，再加上他的製片及導演的銜頭，的確很有帮助。祇不過，他攪女人却攪得很失敗，那是在經濟的方面。他經常都是同時有兩個女人，新舊交替，當舊的那一個終於脫離了的時候，又搭上了另一個新的，於是那個新的也變成舊的了。同時有兩個女人，無論如何，在金錢上都需要有很大的支出，而且還有舊的，所以羅強是經常都負責的，經常都需要撲來撲去，借一筆錢來塡這一筆債，然後又借另一筆錢來塡這筆新的債。

這天晚上，羅強又是在撲錢。但是這天晚上，他的運氣則是不大好，他跟在一位大老板的身邊，本來對這位大老板開口是很容易的，而羅強的秘訣是有借有還，借了一定還，祇不過還的時候還得少些。總之他給了人家一個有借有還的印象，再借的時候就容易了。但是，開口却是要看時機的，這天晚上，羅強是陪這位大老板去參加一個賭局，而這位大老板輸得很厲害，臉都黑了，不錯，他是輸得起的，但是沒有人喜歡輸錢，輸了錢心情不好，假如開口向他借錢，十九都會碰釘，所以羅強也不開口了，他陪這位大老板去吃了一些東西，好言安慰一番，便離開了，自己去拿車子。

他的車子附近却有人在等着他。

他正彎身打開車門的時候，一部車也駛進這停車場中來，開車的人忽然伸出手槍，就向羅強的背上連放兩槍。羅強連看都沒有看見，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就倒下來了。

那個兇手又立即開車離開。

但是前頭有一部車子出現，把出口擋住了。

這兇手立即煞車，倒退，轉進另一條通道，駛向停車場的另一個出口。但是這另一個出口亦是被攔住了。羅強是受到監視和保護的。

這個兇手知道情形不妙，連忙打開車門跳下車徒步逃走。有許多人湧入了停車場中圍捕他。

這個兇手機警地在那些車縫之間鑽來鑽去，後來就到了停車場的邊緣，跳出了行人路上，這個地方，祇要是步行，就很容易逃脫了。

但是，仍然有另一些人在這個方面包抄。

槍聲一响，這個兇手的腿子忽然一軟，就跪倒下來，跟着手中的槍丟掉了，他發覺他的一條腿已經中了槍，不能走動，而且痛得要躺在地上。

追他的人來到了。一隻脚把他的槍踢開，一雙手執住他的雙手，使他無法再拔槍。

來的是兩個人，執住他雙手的是一個，踢開他的槍的又是另一個。踢開他的槍的人搜搜他的身子，搜不出別的武器來。

這個兇手是一個滿面鬍鬚的人，而他的臉正扭曲着，因爲要忍住腿部中槍的痛苦，其實他也根本不需要被捉住的。

搜身的那人說：「他是膝蓋中槍，菠蘿蓋可能碎掉了，我看他需要進醫院！」

「不要緊，」踢他的槍那人說：「他暫時死不掉的！」說着把他的鬍鬚拉拉。

那兇手的膝部太痛，所以拉拉他的鬍鬚，他也是沒有什麼感覺的了。不過他認爲這是不必要的，他呻吟着說：「用不着這樣！我失手了，你們把我抓上警局去好了！」

那人說：「我這樣做並不是存心要侮辱你的意思，我祇不過想看看你的鬍子是不是假的！」

救傷車和警車很快就開到了。

這一次協助司馬洛的人已不是黑道中人，而是他的老友莫先生的人。莫先生是一個國際性反罪惡組織的主持人，而司馬洛是常常與他合作的，現在司馬洛有所需要，祇要講一聲，莫先生便與他合作了。

司馬洛亦是差不多同時趕到了。他到達的時候，那個兇手正在給抬上救傷車。他與一個人員亦跟着上車。這人就是拉那兇手的鬍鬚的人。這個人說：「他不是佐治！」

救傷車已經開動了，正在趕往醫院，兇手是仍然清醒的。

司馬洛低下頭看着他，問道：「你是誰？」

那人苦笑：「我的身上有證件呀！」

他的證件顯示他並不是佐治，他的鬍鬚似乎是最佳的證明，因爲那是眞的鬍鬚，一個本來有鬍鬚的人，一下子就可以把自己的鬍鬚刮光，但是一個本來沒有鬍鬚的人，却不可以一下子就使自己長出這樣長的鬍鬚來。佐治本來是沒有鬍鬚的，他就是不能够一下子留起這樣長的鬍鬚。

司馬洛又問道：「爲什麼你要這樣做呢？」

那人又苦笑：「這是我的職業，有人出錢，我就做事。我不認識死者，也不認識聘用我的人！」

「聘用你的人是什麼樣子的呢？」司馬洛問。

「我不知道，」那人說：「我祇是接

到一個電話，有一隻裝了鈔票的信封放進我的信箱，如此而已！」

「你是被人出賣了！」司馬洛說。

「有什麼理由出賣我呢？」那人說：「我又不認識他，而即使我不認識他，我被捉到了，對他也未必是沒有好處的！」

「你不明白，」司馬洛說：「你是被他利用了。他利用你去轉移我們的注意力。我們還以爲他是要自己動手，但是原來他是聘用別人，我們還以爲他會留在這裏，原來他已經溜掉了，這詭計他以前已經用過！」

那兇手皺眉，他的確是不明白的。

而司馬洛亦沒有對他解釋，反正他是不認識佐治的，而即使他認識佐治，他還是不會知道佐治是到了什麼地方去了的。

於是司馬洛揮揮手說道：「把他帶走吧！」

那個兇手給帶走了。

× × ×

佐治的母親是瞎眼，她看不見，生活上需要有人照顧，而照顧她的乃是一個十八歲的少女。

她是很用心照顧這位老婦人的，因爲她除了是一位受薪的僕人身份之外，同時亦是一位親戚。

這一天，她裝了一碗粥餵這一位老婦人。

老婦人搖着頭：「我不想吃！」

那少女說：「你得多吃點東西，有食物下肚，你的健康才會好些的。」

「我已經那麼老了，」老婦人嘆息着：「還可以活多久呢？」

「別這樣說吧，」那少女阿娟說道：「你祇要肯吃東西，你就可以活很久很久的！」

「不，」老婦人說：「我自己可以感覺到，我是不會活很久的，你知道嗎，阿娟，一個眼睛瞎了的人，因爲不能看見，就常常用心靈，而心靈是有感應的！我可以感應到，我已不能活得太久了！」

「你是在胡思亂想！」阿娟說。

「我也可以感覺到！」老婦人說：「我的兒子佐治正在回來看我，但是，我恐怕等不到他回來了！」

「你別胡思亂想，」阿娟說：「還是吃了這個吧！」

老婦人仍是搖着頭，說：「我不想吃，讓我先睡一覺吧，你去做你的事情！」

她在那張搖椅上一靠，閉上了眼睛，把椅子搖着。

阿娟祇好說：「好吧，我把粥拿去熱着，你要吃的時候，就告訴我。」

阿娟走開了，去做她自己的工作。

慢慢地，老婦人的椅子停止了搖動。

後來，阿娟又走回來，老婦人靠在那裏一動也不動，似乎是睡着了，她知道老婦人是常常這樣靠在椅上入睡的，然而，這一次的睡姿却使她有懷疑，她看慣了老婦人睡覺，就覺得這一次的姿勢是不大對的。

於是她走過去把這個老婦人搖一搖，老婦人的頭一側，幾乎跌出了椅子的旁邊，還好那椅子是有扶手把她攔住的。

阿娟慌張地搖動着她，老婦人還是沒有反應。

她把手拿到她的鼻子前面去探探，發覺老婦人已經沒有氣，老婦人已經死去了。她有很多種病，的確是隨時都可以死亡的。

阿娟在旁邊跪下，哭起來了。

而老婦人的預感也的確是很對的，佐治是正在回來看她，然而佐治已經趕不及了。

佐治的回來，司馬洛的人是知道的，因爲老婦人所住的地方一直都是受着監視的。

連電話都受到了監視。

因此，佐治雖然是先打電話回來，還是瞞不過。他這個電話也給截聽到了。

佐治這個電話打回來，响了很久，阿娟才來接聽。

佐治說道：「你怎麼這樣久才來聽電話？」

阿娟祇是在哭。

「怎麼了？」佐治問：「發生了什麼不對的事情嗎，阿娟？」

「老太太……」阿娟哭泣着說：「她已經死了！」

「死了？」佐治說：「怎麼死的？」

「她祇是……就這樣睡着了，就沒有醒過來……」阿娟說。

「什麼時候？」佐治問。他是一個男人，他沒有哭，不過現在，他的聲音却是顫抖着的。一種不尋常的發抖。

「昨天下午！」阿娟說。

「那麼她現在……」佐治說。

「她還是在家裏，」阿娟飲泣着說：

「她說她知道你會回來看她，可惜已經太遲了，她等不到！我相信她……她所預測的事情常常都是應驗的……」

佐治忽然掛了電話。

「佐治！」阿娟焦急地叫起來，「佐治！」

但是這叫喊，佐治已經沒有聽到，祇是偸聽電話的人聽到。而偸聽電話的人之中亦包括司馬洛在內。司馬洛已經到了這裏來了。

司馬洛的預測亦往往是對的，他相信佐治這一次是會回家來看他的母親的，而佐治也果然是回來了。

在莫先生的手下協助之下，他佈下了天羅地網等着，而現在偸聽電話這間屋子裏，用望遠鏡是可以看到佐治的母親的屋子的，假如有人來去，都逃不過他們的眼睛。

阿娟亦已掛斷了電話。一個負責偸聽電話的人員說：「也許他發現了有人偸聽電話？」

「不是，」司馬洛說：「他祇是丟下電話，盡快趕回家來！」

「這一次，他是一定逃不了的！」那個人員說。

「他是逃不了的，」司馬洛說，「不過，不要制止他，讓他先回家一趟吧！」

他們用望遠鏡看着。

不久，果然有一部汽車飛馳而至，在門口停下來。

從車上下來的人就是佐治，而此時他已經沒有化裝了，大概他也明白，假如有人在這裏等他的話，那麼他即使化了裝，亦是瞞不過的。

「他受了傷！傷得不輕！」一個人員說。

他從望遠鏡中看到佐治是用一件上裝裹着身子，而手臂是沒穿進衣袖之內的。

「他當然是受了傷，」司馬洛說：「而且他還未有機會去見醫生！」

佐治進入了屋內，阿娟驚愕地看着他：「你怎麼了？」

她看得更清楚，看到佐治的襯衣上有血。

「我……受了傷！」佐治說。

「你……你要不要我替你找醫生來？」阿娟問。

「現在這不是重要的事情！」佐治說道。

他走進房中。他的母親已經給安放在床上了，躺在那裏，就像是睡着了似的。阿娟說：「我相信——她是沒有感到痛苦的。她祇是睡着了就沒有醒過來。」

佐治的眼中滴下來兩滴眼淚，不過他身上滴下來的血則比滴下來的眼淚更多。

「你……傷得不輕，」阿娟說：「我看你還是應該找醫生去的！」

「算了吧，」佐治說：「我媽媽……你好好地替我安葬她，你需要錢嗎？」

「你還有很多錢在我這裏，」阿娟說：「但是，你是要到什麼地方去嗎？」

佐治却沒有回答她，祇是看着自己的母親的屍體，自言自語地說：「還是她對我好——眞正愛我的，就是祇有她一個人！別人都是假的！」

「你——佐治，」阿娟惶恐地說：「你是要走了嗎？」

「是的，」佐治說：「我恐怕不會回來了，你替我辦好這裏的事情，這裏的一切，都是屬於你的！」

「你要到什麼地方去？」娟佐問。

「有些事情，你是永不會明白的！」佐治說。

對佐治的事情，阿娟的確是一無所知的。

阿娟還要說什麼，這時電話就响起來了。

阿娟過去接聽，對佐治說：「是找你的！」

佐治遲疑了一下，也許他是奇怪，怎麼有人知道他此時回來了，而打電話到這裏來找他。但是他沒有問，祇是走過去接聽這個電話。

電話那邊傳來的乃是司馬洛的聲音。司馬洛說：「佐治，舉着手出來投降吧，你已經被包圍了！」

「我老早感覺到是有一個很厲害的人在追我，」佐治說：「你是誰？」

「我叫司馬洛。」

「我沒有聽過你的名字，」佐治說：「爲什麼你要追着我呢？」

「因爲你殺死了我的一位朋友，」司馬洛說：「像你的一貫作風，你利用了他之後把他殺掉了。他不是一個大人物，他對你當然也是不重要的，但是他對我很重要！」

「唔，」佐治說：「你能够找到我，你是位高手，我們一對一比一比如何？」

「沒有需要這樣做！」司馬洛說。

「你是害怕嗎？」佐治問。

「我不是害怕，」司馬洛說：「而是你受了傷，這是不公平的！」

「我不認爲不公平就行！」佐治說。

「我與你不同，」司馬洛說道：「我並不是以殺人爲樂事，可以避免時我就避免！」

「我要走了，」佐治說：「你試試制止我吧！」

「我勸你還是別做傻事的好！」司馬洛說。

但是佐治已經掛斷了電話。

「佐治……」阿娟慌張地叫着，知道情形是很不對的，不過又無法肯定是什麼不對。

「你別担心，」佐治說：「我的事情是不會連累你的，你祇要依着我講的話去做就行了。我現在要去見醫生了，你看，我傷成這樣子，不能够不住進醫院裏！」

「對呀，」阿娟說：「你應該醫治，但是，你說有人正在追你？」

「他們追我，也是要我進醫院去吧了！」佐治說。

阿娟祇有眼巴巴看着佐治離開，她不能够把佐治留在這屋子裏的，而且佐治傷成這個樣子，把他留下來亦不是辦法。

佐治出去了，回到他的車子。

這時他的腿子已經發軟，中途差點跪倒。

人是很奇怪的，意志可以支持，使他能够發揮超特的體能。佐治就是渴望做最後一件事情，回家來看看他的母親，所以受了傷，意志使他仍能支持到現在。他回來了，發現他的老母親已經去世，而他已沒有什麼牽掛，他的意志就不大能够支持，人也洩氣了。

但他仍咬緊牙齒，登上他那部車子。他把車子開動了，不羈地飛馳而去。

司馬洛用望遠鏡看着，嘆了一口氣：「這個人更加危險了，他發覺原來他所愛的女人是不愛他的，而他的母親又已經死去了，他更加是任何事情都可以做得出來了。」

「我們可以一槍就把他結束！」旁邊的一個人員說。

司馬洛搖搖頭：「我還是希望可以捉到活的！」

事實上，佐治這一次回來，是陷入了一個天羅地網之中！再難逃得出去了。司馬洛知道他是一定會回來的，所差的祇是遲早吧了，所以老早就已經佈下了天羅地網在等着他了。

但是佐治還是要逃走。

他的車子沿路飛馳，然而，在他逃走的必經之路上有兩部車子出現了，車頭對車頭，橫在路面上，就把路面完全攔截住了。

佐治一是掉頭，一就是停車。

然而佐治却採用了第三條路徑，就是繼續向前直衝而去。他撞着了那兩部車子。他的車頭與那兩部車子的車頭相撞，「隆」的一聲，那兩部車子亦給他的車子撞開了。

然而佐治的車子還是未能通過，而是停了下來。三部車就是車頭相觸着停在那裏，成爲一顆星似的，而車頭則是已經變成毀爛不堪。佐治伏在車上，沒有動。

那兩部攔路的車子上是沒有人的，車上的人已經下了車在路邊等着。

佐治的車子是可能因此一撞而爆炸的，但是又並沒有爆炸。

他祇是就這樣停在那裏不動。

守在旁邊的人員拿着槍走過來。

他們知道佐治不是假裝的，車子的撞力是那麼猛，坐在車中的人是非死則傷了，尤其是佐治本來就是已經身受重傷的。

他們試試拉開車門，但是拉不開。經過這樣一下猛撞，車門已經扭曲，這樣就軋住了，不能够拉開。他們探頭進車窗中去看看。佐治原來是被車子的方向盤壓緊在座位上。有些車子的性能良好，撞車也不會車門不能打開，但是多數車子都不是如此的，尤其是廉價的車子，一撞之下，車門就扭曲而打不開，同時方向盤亦會彈出來，把人的身體壓在座位的靠背上。撞得猛，就也壓得緊。

那人用無綫電向司馬洛報告：「他已死了！」

司馬洛也從望遠鏡中看到這情形的。他嘆一口氣，說：「看來，這個人也是祇有這條路可走而已！」

× × ×

這件事情並沒有張揚得很大，主要是因爲很難充份地證明一切，而且司馬洛插手進這件事情裏面，也是用了一些不適於公開的手段，以及與一些不適宜公開的人聯絡，因此，人死了也就算了。

而且，他也要保護愛麗絲。他是答應過愛麗絲的妹妹的。而且，這件事情，雖然是由愛麗絲引起的，却也不是愛麗絲的錯。她也是一個受害的人，她之逃走而不敢向警方報告，乃是因爲她對惡勢力恐懼。而事實上，當日假如她吵起來的話，她是可能眞會給人殺掉滅口的。而假如她把她的遭遇告訴佐治，那麼亦是難免會引起一場大屠殺的。

「愛麗絲本人是知道這件事情的大概來龍去脈的，」司馬洛對梅寶說：「但是她也不敢出聲，她祇是回家去了，她不願意再做什麼明星！」

「你也眞殘忍，」梅寶依偎在他的懷中說：「替人家大大宣傳了一番，結果却是什麼片子都沒有拍到！」

「我這是帮了她一個忙，」司馬洛說：「讓她繁華夢醒。難道你以爲她拍了戲就很幸福嗎？那個製片家說她不是那塊材料，有時他們是看不準的，但是我相信這一次他們沒有看錯，因爲我的看法亦是如此的！」

「這倒是眞的，」梅寶伸一個懶腰，「我也決定不再幹酒店公關那一行了！」

「爲什麼？」司馬洛問。

「我不想再看到一座鋼琴和一個琴師！」梅寶說。

「這怕什麼？」司馬洛說：「難道世界上還會有第二個像佐治這樣的人嗎？」

「別担心，」梅寶說：「我也不會永遠纏着你的。對了，這個佐治，究竟是什麼來歷呢？」

「沒有人知道，」司馬洛說：「我不能知道了，不過，有時我在想，讓他做完他那件工作未必不好，照片上有些人的確是該殺的！」

（全文完）

新派長篇武俠故事

孤雁南飛

危中堅·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小敏趕走單窮後，便入石屋看老婆婆，見她渾身無力，說出除非練成重凝眞氣才能活命，小敏為了感激她救命之恩，決定把亡母遺下收藏在關外的崑崙聖書拿回來送給老婆婆，使她恢復健康，却不知老婆婆的心計，志在此書。小敏離開旋風島，初踏入江湖，時值嚴冬，積雪舖地，打定主意先到三強莊到母親墳前拜祭，然後去取崑崙聖書，在路上見到神龍鏢局局主常林父子的趟子手全部被紅掌祖師殺害，引起一場誤會，兒子死去，常林怕家小受害嚼舌而死，託小敏代押鏢車。小敏押着鏢車果然被刼，和紅掌祖師的女弟子苦戰……

七孔刀露眼　羣豪爭走避

那女子又道：「如此，則你連你自己的身世，怕還不如我知道詳細哩！」

方敏暗忖此言不虛，對自己的身世，確是知道不多，母親為什麼要帶了自己逃跑，崑崙三寶又怎麼會落在母親的手中，為什麼母親帶着自己逃出了那麼遠，追踪自己母子兩人的人，還是一個接着一個，以致母親終於中了西崆峒一個姓關的一鞭，身受重傷，死在雪地之中，他都不甚了了。至於那崑崙聖書所放的地點，和他自己的姓名，千萬不能對人講起一事，也曾問過母親，母親也只是說自己的姓名，一經說出，便有一干人，會追自已到天涯海角，不論自己的本領多大麼，也絕不是他們的敵手，除非等他們這夥人，一一死去，方能免難！

當時也曾問這些人是什麼人，但母親却只是嘆氣不答，他在跟着母親逃亡時，也曾問起父親在何處，他小時對父親的印象極深，但自始至終，也只知父親年紀很大，姓方，如此而已，母親只是搖頭嘆息，說長大之後，自然有機會知道。直到臨死之前，最後一句話，也是叫自己一個有關身世的字，都不可以對人說，却想不到自己身世秘密，全都寫在那件皮裘之上，而那件皮裘，却又在隨着婆婆離開之時，遺忘在斷腸谷底，如今被這個女子取去，她若是看了母親所寫的一切，自然要比自己知道得更多，一時間，更無話可說。

那女子像是心中得意，「格格」亂笑，臉上臃腫不堪的肥肉抖動不已，眞是無鹽嫫母，鳩盤夜叉，不如其醜！

方敏心想，反正自己要為蔡大強報仇，令她死在七孔刀下，亦不為過，但是那件皮裘的下落，却須問明，便道：「那件皮裘，你放在什麼地方？」

那女子肥唇一撇，道：「早已被我丟了——別急，那塊寫着字的皮，却已被我撕了下來！」

方敏道：「在那裏，給我看一看！」

那女子一笑，道：「不能！我雖然知你叫方敏，但你却不知道我叫什麼名字，我們還未相識，那麼寶貴的東西，怎麼能給你看？你還不問我姓什麼名什麼？」方敏只覺得肉麻已極，他天生豪俠之氣，雖然事關自己至大，但却也忍不下這口骯髒氣，怎肯低聲下氣去問這種不知羞恥，行事狠毒的人的姓名？怒道：「不給就不給！」第二個「給」字才出口，軟銀杖已揮起，那女子「嘿」地一聲，向後退出，道：「奇怪，難道你這幾年來，一直在旋風島上？」

方敏心中一動，道：「是又怎樣？」

那女子道：「我是奇怪，旋風島上那老不死，怎麼會沒有難為你！」

方敏心中大怒，道：「你罵旋風島上那一個是老不死？」

那女子道：「咦，這又碍着你啦，除了那姓溫的老不死之外，那裏還有第二個？」方敏心中「哦」地一聲，暗道：原來婆婆姓溫，那女子罵老太婆是「老不死」，更將他心中怒火激發，正要再動手時，

忽然聽得一聲尖嘯，自遠而近，只聽那醜女叫道：「師傅回來了！」

方敏心中大驚，回頭看時，只見一個黑點，在老遠處出現，少說也在四五里開外，但是轉眼之間，已然近了一半，那時，方敏也已看清，正是剛才將七隻鐵箱扛在左肩上飛馳而去的活閃電紅掌祖師，此時，那七隻鐵箱，仍然在他肩上，像是奔出老遠，連將鐵箱放下的機會都沒有，便自回轉來一般。

那消片刻，紅掌祖師已然奔到了近前，同時，方敏也已看到，一個書生打扮的人，正在紅掌祖師身後疾追而至！

兩人勢子均是快疾無倫，如流星飛瀉，一下子便到了眼前，方敏仔細看着兩人時，只見那紅掌祖師已有六十開外年紀，五短身材，貌不驚人，加上一件灰樸樸的長衫，就像一個鄉下老頭子一般，但是一雙眼睛，不但神光炯炯，而且像是時幻異彩，那另一個書生打扮的，年紀和紅掌祖師差不許多，一張馬臉，青滲滲地，看不出喜怒哀樂來，一望而知陰沉已極，雙眼青光隱射，看來也是內功極為深湛之人。

兩人飛也似趕來，始終相隔三五丈遠近，紅掌祖師來到近前突叫道：「紅兒，接住了！」左肩一聳，那七隻鐵箱，突然從他肩頭上彈了起來，因為他將勁道，全都用在最下面那隻鐵箱上，因此七隻鐵箱雖然彈起丈許高下但仍緊緊地疊在一起。

他一將鐵箱彈起，便突然一個大轉身，雙掌齊發，「呼呼」兩聲，手掌翻轉之時，方敏才看清那掌心上有徑可兩寸，血也似紅的一團，那一團紅色，在他兩掌推出之後，已然展佈開來，整個手掌，皆成了紅色，而掌風之強烈，實是罕見，武功顯然在自己之上！

他這裏雙掌推出，那馬臉陰沉的人，突然停步，也是雙掌一錯一翻，劈空兩掌打來。

那人兩掌一發，方敏心中又是一驚，因為掌力之強，絕不在紅掌祖師之下，四股極大的掌風相交，「蓬蓬」兩聲，兩人身子各搖幌了一下，接着掌風又起，剛才那一下拚內力，竟比了個平手！

方敏心中駭然，暗忖自己一出江湖，怎麼便遇到那麼多高手？

轉頭一看，那七隻鐵箱已往下沉來，那女子正滑至鐵箱底下，想以肩承箱，方敏一見紅掌祖師雖然趕到，但却和那馬臉書生，各以內家劈空掌力，相隔兩三丈遠近，打得難分難解，必定不能抽空來阻自己的行事，此時再不將那七隻鐵箱奪回，更待何時？

就算自己身世已被人知道的話，將那七隻鐵箱一奪到，便送到江濱鎭上，交待妥當，連夜趕路，將崑崙聖書取到，若還活着回到旋風島上的話，就死而無憾了。自己臉上，雖已被人莫名其妙地印上了一個血手印，但這半晌來仍無異狀，多半不如傳聞之甚，幾個月的時間或許可以捱過的。

若是旁人，既然自己的身世，已被人知道，接之而來，便是大難臨頭，更何況在銅鏡中看到自己臉上有了一個血手印，當然是自顧自逃命要緊。但方敏先想到的，却是受人之託忠人之事，要將那七隻鐵箱先送到濱江鎭去，雖然明知如此做法，要費許多手脚，但是他却毫不猶豫，由此亦可見他為人之一斑了！

却說方敏一見那七隻鐵箱，將要向那女子肩上落下，看那女子身形分明是一負上鐵箱，便立即遠走的模樣，猛地大叱一聲，軟銀杖抖起點點銀光，自背後疾襲而至，杖尖在刹那之間，連顫五顫，分點那女子背部的「大椎」、「陶道」、「身柱」、「神道」、「靈台」五個大穴。那五個穴道，全屬督脈經穴，在項上沿背椎骨而下的地方，其中尤以第五個穴道「靈台」穴為最重要，又稱「人心穴」，若被點中，除非會移位換穴之法，早已有了準備將穴道挪開，否則多好的內功，都難免受傷，因為這「靈台穴」是和「百匯穴」一樣，無法以眞氣封閉，是人身最要緊的大穴！

方敏軟銀杖那一招，喚着「氤氳五氣」，前面四下顫動，看來勢子甚疾，來勢如電，實則上却全是虛招，一閃而過，第五下勢子反倒不如前四下那樣急驟，但却是實招，若是對方一個疏神，認為敵人招式已盡，非吃大虧不可！

那女子武功本就極高，一聽得背後風聲，四急一徐，知道方敏已使出了極厲害的殺着，若是停身等鐵箱壓上肩來，非吃他的虧不可，只得向前衝出七八步去。

方敏本來就未打算一招「氤氳五氣」，便能將她的穴道點中，一見她向前竄出，正中下懷，跨出三步，左肩向上一迎，那七隻鐵箱，便一齊壓到了他的肩上！

左肩一被鐵箱壓住，方敏心中對紅掌祖師的武功，更是佩服，因為那七隻鐵箱，力量之重，不下二千多斤，壓得他左肩一斜，幾乎跌倒，眞氣上衝，方將力道消去。

但此時那女子已嬌叱一聲，轉過頭來，寒玉七寒氣森森，當胸刺到，一面還罵道：「好狡猾的小子，好會揀便宜啊！」

方敏的左肩為鐵箱重力所壓，手臂未免揮動不靈，而且還怕一揮動左臂，肩上疊起老高的鐵箱，便會掉了下來，後退一步，七孔刀自下而上，刀光逕挑那女子的手腕，趁勢還點她手腕上「陽谿穴」。那女子手中寒玉七雖是鋒利無比，但究竟長不滿一尺，方敏盪起了七孔刀，便已然將前面全都封住，那女子一見攻不進去，突然向外逸出，方敏正在奇怪她並未落敗，為何向外逸出之時，她已然一個轉身，重又向方敏身後撲到！端的是來去如電，快絕無倫！

方敏一見她去而復轉，也是疾一個轉身，不等她到，七孔刀便揚了起來，但這次却是那女子先發制人，寒玉七已然分心刺到。

方敏不禁大吃一驚，若是不要那七隻鐵箱，足可抵擋，但肩頭上壓了那麼大的力量，身形難免不靈便，斜退一步，寒玉七已然刺到當胸，眼看那女子只要手臂一伸，削金斷玉的寒玉七，立即要刺入自己胸膛，非死不可，不禁長嘆一聲。

但是那女子將寒玉七刺到他胸前之後，却並不向內刺入，手腕一翻，寒玉七直向上挑出，「嗤」地一聲，將方敏一件上衣，自胸口到領子，全都挑破！

這一切，全是電光火石，一剎那間的事，方敏一覺寒玉七並未刺入自己的胸膛，心中大奇，暗忖這女子爲何在生死搏鬬最重要的關頭，却對自己手下留情，連傷都不傷自己一下？

一面想一面已然身形展動，疾飄了開去，在退出的同時七孔刀使出了「七星連環」這一招，將全身盡皆護在刀光之下。

七孔刀所發的厲嘯聲，以使這招「七星連環」時爲最，刀光嘯聲，尚未停止，忽然聽得那馬臉的人大叫道：「旋風島上的人別走，我與紅掌老兒，判了勝負之後，還要尋你有事！」

接着，便是紅掌祖師「哈哈」的大笑之聲，笑得甚是爽朗，竟無一絲奸氣，罵道：「白骨神君，你怎麽越來越不要臉了？不敢到旋風島上去找人家師傅，却要叫人家徒弟留下，似你這種行徑，那裏還像一代大宗師？理應將你的名字，在宇內四邪中除去！」

方敏在那馬臉人甚至並未和自己交談，便已認出自己是旋風島上弟子一事，本已大奇，再一聽他叫「白骨神君」，想起六年前在三強莊上，自己躲在門簾之外，偷看大廳中所發生的事時，那黑天童勾生生，便自稱是白骨神君的徒弟，原來這白骨神君，也是宇內四邪之一，難怪武功如此驚人，宇內四邪已有兩個在這裏了，另外兩個不知是什麽樣人，又在何處？

他心中默默地想着，七孔刀仍是招式綿綿，將那女子逼在三尺開外。

雖然他刀式將那女子逼在身外，不令她近身，但是事實上，他却反被那女子寒玉七凌厲已極的招數，才逼得步步後退，不一會，便向後退出了三四十步。

只聽得白骨神君冷冰冰的聲音，怪笑一聲：「紅掌老兒，你在宇內四邪中，又不是第一流脚色，那麽起勁帮人家的忙作甚？想拍旋風島溫老太婆的馬屁麽？」

紅掌祖師一聲長笑，道：「笑話，咱們雖不是宇內四邪中的第一流角色，總還得講些身份，那像你這樣，見了人家師傅就怕，却要尋人家的徒弟霉氣！」

白骨神君怒叱道：「胡說！」方敏此時和兩人相隔，已在七八丈遠近，但不但兩人講話之聲，如同在近前一般，而且雙方的掌風，也是呼呼可聞。暗忖原來他們兩人，在宇內四邪中，還不是第一流的角色，那另外兩人，一定更是厲害了！

冥思之間，又被那女子一連三招，逼出三四丈許，那女子突然回頭一看，見已和紅掌祖師、白骨神君兩人離得遠了，低聲叱道：「臭小子，你怎麽不知好歹？」

方敏七孔刀還了她一招，道：「什麽不知好歹？」

那女子道：「剛才我寒玉七下留情，已饒了你一命，你還要苦苦和我相鬬作甚？還不將那七隻鐵箱還了給我！」

方敏呸地一聲：「好不知醜，那七隻鐵箱是你的麽？剛才你寒玉七下留情，等一會我七孔刀下也饒你一次性命罷了！」

那女子一頓足，罵道：「臭小子，早知如此，一匕首取了你的性命也罷！那七隻鐵箱不是我的，難道是你的？」

方敏道：「當然，我受大名府神龍鏢局總鏢頭常林所托，務必要將這七隻鐵箱，送下濱江鎮去！」

那女子「哼」地一聲，寒玉七一翻，斜斜刺到，道：「那姓常的是什麽東西！他可曾和你說鐵箱中放的是什麽？」

方敏一愣，那一匕首幾乎爲她刺中，急忙一側身，怎知避得匆忙了些，最上面的一隻鐵箱也向外一側傾跌下來，方敏一急，忙想以足尖將鐵箱勾住時，那女子寒玉七已向小腿挑到，不得已一縮腿，那隻鐵箱也深深地陷入雪中。那女子格地一聲嬌笑，只聽笑聲，誰也想不到發出如此動聽的笑聲的女子，樣貌會這樣令人作嘔？笑畢，道：「方敏，你身世一事，如今還只有我一個人知道，你將鐵箱全都還了我，我便起下惡誓什麽人都不告訴！」

方敏聽了心中一寬，道：「連你師傅也不知道？」

那女子點了點頭，但方敏繼而一想，却立即道：「不行，常林以死來託我代送這七隻鐵箱到濱江鎮去，我絕不能害他在大名府的一家老少！」

那女子又罵道：「你這人，又楞又蠢！喂！你七孔刀別使得那麽急，講話也別那麽大聲，讓我師傅和白骨神聽了去，好不好？放心，我不會傷你的！」

方敏一聽暗忖這是什麽話？她又未曾落下風何以叫自己七孔刀別使得那麽急？

只聽她又低聲道：「你聽說過誰家託鏢，若是送不到，便要將鏢頭一家老少，全都殺死的？」

方敏暗忖婆婆對自己所講，武林中稀奇百怪的事情雖然多，這種怪事，倒還是很少聽到。

那女子又道：「你上了常林的當了，託他運鏢的便是白骨神君！」

方敏不信道：「胡說，白骨神君武功好過常林萬倍，他爲什麽自己不運要交給常林？」

那女子笑得全身抖動，益見其醜道：「說你蠢，你眞是蠢！樹大招風，你不知道麽？若是宇內四邪，崑崙七子，北天山老少神醫，極樂眞人等人，知道白骨神君運了七隻鐵箱來此還有不跟踪而來的？那常林却是一個小脚色，行動不惹人注意，所以白骨神君才將那七隻鐵箱，託了給他的！怎知我師傅耳目靈通，早已知道了，一路跟到此處，當然不肯放手，那七隻鐵箱你一點用處也沒有的，還不快給我？」

方敏見她講這一番話時樣子雖仍令人作嘔，但是話却實在而且還極合理，若那七隻鐵箱眞是白骨神君的話，自己何必冒千辛萬苦送到他的手上？便道：「我得要問一問！」揚聲道：「白骨神君，那七隻鐵箱可是你託常林送去濱江鎮的麽？」

他內功深湛，又是在旋風島上大聲慣了的，中氣充沛，這揚聲一叫，足可傳出數百尺之外，白骨神君自然聽到，只聽他應聲道：「不錯，你若能保住了鐵箱，交了給我，我和你師傅的舊帳便一筆勾消，否則，你休想逃脫我的手心。」

方敏聽他有求於人，尚是如此大口氣，其爲人可知，一側肩，六隻鐵箱全都「砰砰砰砰！」地跌在雪地之上，怒道：「誰替你看住鐵箱，由得你們去爭好了，你若敢下毒手害常林一家老少，我便不放過你！」

白骨神君「桀桀」怪笑，尖聲罵道：「好小子，看是誰不放過誰？」

方敏也不再理會他，轉身便走，但滑出丈許，忽然見那女子身形一幌，已然站在自己的面前，向自己望了一眼，肥唇略動，欲語又止，方敏心中大覺噁心，道：「你爲何將我去路攔住？」

那一面，紅掌神師也叫道：「紅兒，快將七隻鐵箱帶到我們預定的地方去吧，看在溫老太婆的面上別難爲這小子了。」

那女子答應一聲，低聲急急道：「方敏，你放心，你的身世，我絕不會和第二個人講起的，你快走吧！」

方敏聽她這幾句話，倒講得極是眞摯，和以前那種輕佻的狂態，大不相同，判若兩人，不覺呆了一呆，那女子又道：「火燒三強莊，殺蔡大強等事，也全是信口胡謅，你去三強莊上一看，就可以知道了，快走吧！」

方敏見她忽然又如此說法，當眞不可捉摸，自己又性急到三強莊看個究竟，「嗯」了一聲，掉頭便走，只見白骨神君和紅掌祖師兩人，掌風呼呼，還打得極是激烈，這兩人武功相若，一交上手，看來就算打上三日三夜，結果還是誰也勝不了誰，方敏雖覺得高手過招，是一個極爲難得的機會，但是，却不想久在這是非之地逗留，一直奔了出去，不到一個時辰，濱江鎮已然在望，果然氣度和以前那個小鎮大不相同，雖在塞北極寒之地，但頗也是熱鬧，街上行人，個個皮帽皮裘，酒樓飯店，也都下着厚厚的棉門簾，不過喧鬧之聲，仍從門簾中透出，酒肉香氣，也是一陣接着一陣。

方敏來到鎮上，才猛地想起一件事來，暗叫如何忘了問那女子那七隻大鐵箱中放的是什麽東西，以致白骨神君和紅掌祖師，兩個這樣武功絕頂的人，還要爲它們起了爭奪，就算是滿箱珠寶的話，像他們這樣的武功來說，照理不會放在心上了，而且，照自己離開時那個女子的態度來看，若是自己問她，她也一定肯說的。

方敏不明白自己爲甚麽心中突然會如此肯定，想起那個女子的醜狀，又不禁失笑，但繼而一想，令人作嘔的，還是她的怪形怪狀，後來，她正正經經地匆忙講話時，反倒不覺得什麽了，而且，她爲甚麽寒玉七已然刺到了自己的胸口，却又向上挑去，爲甚麽她又向自己保證，絕不向任何人提起自己的身世呢？

方敏只覺得這個醜女，極不可捉摸，而且連自己都不明白的身世，那醜女子却知道，心中着實想再見她一面，以便問她個究竟。

一面想，一面只是低着頭走路，一不小心，竟撞到了一個人身上，猛聽得一聲怒吼，肩上風生，一隻大手，已向自己的肩頭抓到。

方敏吃了一驚，急忙向外一避，又聽得另一人道：「三弟，你怎麽啦，就算他撞你一下，你又何必下那重的手抓他？」

方敏一聽那聲音，心頭便震了一下，略抬起頭來着時，首先映入眼簾的，便是兩道濃眉，正是塞北三俠中的蔡大強，不用說，下手抓自己的，定是蔡大雄了。

只聽得蔡大雄道：「這小子走路慌慌失失，那麽冷的天，又穿得如此單薄，莫不是金羅漢的弟子！」

蔡大強道：「別亂估了，多半是窮苦人家孩子，我們有事別再橫生枝節。」

蔡大雄這才哼地一聲，向前走去，方敏早已走開了幾步，聽得蔡大強如此說法，心想自己六年前雖然年紀尚小，但認人好壞，却已準極，那蔡大雄果然不是什麽好東西，回頭一看，只見蔡大強和蔡大雄兩人，掀開了一家飯店的棉門簾，走了進去，心中又是一動，暗忖自己本來在拜了母親的墳墓之後，便想入莊去看一看他的，剛才聽他講「我們自己有事」時，口氣間像是心中頗煩，而蔡大雄又提起「金羅漢」三字，莫非他在濱江鎮上，有什麽難事不成？

當年若不是他出手相助，自己也許早已被餓狼齧吻，那裏還有今日？蔡大雄雖然可惡，既有蔡大強在內，自己便絕無不理的道理，也一個轉身，來到那家飯店面前，掀開了門簾走了進去。

一走進去，便覺得一股暖氣，抬頭一看，那飯店裏面極大，桌椅全是紅木的，看來在這濱江鎮上，已算是數一數二的大酒家了，座上人客，也個個穿着得極是華麗，游目四顧已見蔡大雄蔡大強兩人，坐在東首牆角處的一副雅座之旁，剛要拔脚向那附近的一副座頭走去，忽見一個店小二，兇眉怒目地攔在自己面前，叱道：「小子，你貪暖和，也別貪到咱們這兒來哇，快出去！」

方敏一楞，他低頭一看，也便不怪那店小二，原來店中客人個個全是皮裘光鮮，而自己却只穿着一件粗蔴織成的衣服，還短小得極不合身，狗眼看人低，也是難免，便笑道：「我來吃飯。」

那店小二打從鼻子眼裏「哼」地一聲，道：「小子，這兒光是一碗飯湯，也要收三分白銀，快去對面的狗肉包子舖中，買上二十個狗肉包子，也要不了你四十文大錢，快走快走！」

一面說，一面便來推他。方敏唯恐驚動了蔡大強，將自己認出來，則他有什麽心事，或者不肯和自己說，便帮不了他的忙，忙從懷中摸出一小錠黃金來，說道：「這二兩黃金，寄在櫃上，吃多少便算多少。」

店小二見黃澄澄的金子，不由得呆了，一兩金子，抵得二十五兩紋銀，古時物價平賤，五十兩紋銀，可以開十桌筵席，一個人怎麽吃得了？竟呆在那裏，不敢接過，方敏一笑，收了金錠，側身在他身旁走過，來到了蔡大強和蔡大雄隔壁的一張桌子上坐下，側面對着兩人，果然見蔡大強眉心緊鎖，像是有什麽心事一樣。

那店小二剛才見過了金子，那裏還敢怠慢，連忙走過來招呼，方敏志不在吃，隨便要了幾個菜，便將店小二支開，只聽得蔡大強道：「三弟，自從前一晚上，我壓在枕頭下面的寒玉七，突然不見了之後，這兩日，我早就知道要有事了，果然，金羅漢差人送了他的信物來，約在此處見面，不知他有什麽事？」

蔡大雄道：「不用愁，一個金羅漢，怕他做什麽？多年前你不是曾和芙蓉尼動過手來，也沒有輸了給她！」

蔡大強道：「話雖不錯，但是我幾次入長白山，想找師傅，都未曾找到，自己這幾年來，老是掛念着那在斷腸谷中失了踪的孩子，心神恍惚，武功並無多大進步，但聽說金羅漢這幾年來，武功精進，已和蓉芙尼，獨脚追風崔奇，天心劍客曹不仁四人，合稱宇內小四邪，若那柄寒玉七是他盜去的話，而我一無知覺，可知他武功已高出我許多。」

蔡大雄這才沒有話說，方敏在一旁偷聽蔡大強講話，心想原來那女子說什麼放火殺人的話，果然全是假的，那柄寒玉七，原來是她偷出的，以她的功力而論，要夜入三強莊，偷上一柄寒玉七，可說是絕無問題，蔡大強當然不會發覺，但不知金羅漢這幾年來，武功增進到如何程度，除了「宇內四邪」之外，又來一個什麼「宇內小四邪」，這夥邪魔外道，花樣也實在太多了。

一面想着，一面抬頭四望，只見客人之中，並沒有注意自己的，猛地心中一動，暗想自己臉上，有一個血也似紅的手印印着，模樣何等怪異，為何竟沒有人注意自己？忙低頭向茶碗中一照，茶水反映出臉來，那隻血手印，却不知在什麼時候，已然不知去向！

方敏心中不明究竟，不禁大是疑惑，暗想怪事眞多，那血手印來得突然，去得也是突然，自己根本不知道是如何來，如何去！那血手印紅掌祖師，當眞有不可思議的本領！

方敏此時未知其中道理，自然作如此想法，待到後來知道了，方始啞然失笑，這是後話，表過不提，且說當下他心中正在驚疑不定，忽見蔡大強和蔡大雄兩人，「霍」地站了起來，回頭看時，一個身披金光閃閃，金絲編出袈裟的和尚，已然大搖大擺地向前走來，尚未走到，便是「哈哈」一聲怪笑道：「蔡家兄弟，果然夠朋友，一請就到。」

蔡大強只是「哼」地一聲，道：「羅漢請坐！」

金羅漢一進來便大聲講話，再加上他那一身袈裟，見所未見，因此人人都向他望來，但見了接待他的是三強莊的蔡家兄弟，蔡氏兄弟乃是當地望族，因此也沒人講什麼，方敏則聽到衆人交頭接耳聲中，有一個女子聲音，「哼」地冷笑一聲。

那一聲冷笑，眞是低微已極，飯店中何等喧鬧，金羅漢又在故意賣弄，大聲說笑，但那麼低的一聲冷笑，却是透入方敏耳中。

方敏心中一怔，暗忖這絕不是自己耳力特佳，而是那發出一聲冷笑之人，功力甚高所致，聽來是女子口音，莫非正是那個醜女子到了？抬頭循聲一看，人頭擠湧，也根本辨不出那一聲冷笑，是何人所發，也就放過不提，倒眼看時，金羅漢已大模大樣地在上首坐了，道：「蔡朋友，洒家約你來此，別無所求，那柄崑崙至寶寒玉七首，不知你帶來了沒有？」

蔡大強心中一楞，苦笑道：「羅漢還開什麼玩笑？」

金羅漢「哈」地一聲，道：「洒家何嘗開玩笑？六年之前，為了千年雪參和崑崙聖書，洒家自然不把那麼一柄小刀子放在眼中，如今却想起另有妙用，蔡朋友，你爽快些交出來吧！」

蔡大強心知他這人雖是行事兇惡，但為人却是戇直之人，不會亂說謊話，便道：「不瞞羅漢說，那柄寒玉七，前天晚上放在枕頭底下，第二天醒來，便不翼而飛，一點痕跡也沒有！」

金羅漢一聽，濃眉軒動，怒道：「蔡大強，你放明白些，洒家既看中了，你想不拿出來，也是不行！」說到一個「行」字，蒲扇也似的大手，便疾向桌面，用力一掌，拍了下去！

方敏在一旁看得暗皺眉頭，心想這羅漢也眞是兇得可以，當場那麼多人便要發惡，正想略為出手懲戒，忽然見一點黑星，無聲無息電也似疾地在面前一閃而過，眞是又快又不動聲色，除了自己以外，可以說沒有一個人注意，那點黑星，飛到蔡大強的桌上，便突然停住，停住的地方，剛好是在金羅漢一掌拍下去之處。

那金羅漢有心施威，一掌拍下，如何迅速，但那點黑星，却能在他一掌尚未拍下之時，便落在他手掌將要拍下去的地方，出手之快可想而知，方敏剛只看清，那像是一枚釘子，釘尖向上，金羅漢一掌，已然拍了下來！

一掌拍下，非但沒有「蓬」地一聲，反倒聽得他一聲大叫，突然跳了起來，將他所坐的那張椅子跌了出去，「乒乓」連聲，碎成片片。

蔡大強見他發怒，已有準備，一手已握住了鎖子鍊，但見他突然跳了起來，像是吃了大虧，不由得愕然，只見他攤開手來，掌心之上，一枚三稜釘，一面扁平，鋒稜處已有兩分刺在他手心之上！

這一下，蔡大強是心中愕然，金羅漢則是怒極，方敏在吵鬧中又聽得「嘿」地一聲冷笑，心中對發那三稜釘之人，欽佩已極，同時也辨出那冷笑聲和那點黑星，是從同一方向發出，但是向那個方向看去，却又未見有似會武功的人！

那金羅漢吃了這一虧，如何肯息？口中「烏龜」「王八」地亂罵，聲如雷鳴，胆小的食客見他一起身時，便將一椅子彈出老遠，成了片片，那裏還敢久留，紛紛會帳走了出去。

不一會，偌大的飯店之中，已只剩下了幾枱客人，店小二和掌櫃的全都縮在櫃枱內，眼睜睜地望着金羅漢，不知如何是好。

方敏心知那將三稜釘彈出之人，一定還在這幾枱人中間，用心看去，那冷笑聲傳來的西北角上，還有六個人，一個人在最遠，身材甚是瘦削，連皮帽子都未曾除下，正低着頭，呼嚕呼嚕地在吃一碗大肉湯麵，像是剛坐下來不久，吃了便走的模樣。

另外五個人分坐兩桌，一桌上是兩個富家公子模樣的人，擺了一枱子的菜，其中一個偶而抬起頭來，向金羅漢望上一眼，另一個則低聲在說些什麼。再一桌的三個大漢，俱都四十上下年紀，手指上黑毛滲滲，看情形外門功夫頗具根底。

另外，便是七八個人，散在各處，看情形，這些人都會三拳兩脚，因此大着胆子在看下文。

金羅漢罵了一陣，未有人搭他的腔，自己也覺得無甚味道，將那枚三稜釘拔了下來，向上一揮，「嗤」地一聲，直釘入大樑之中，扯過一張椅子，氣呼呼地要坐了下去，方敏見他剛才罵得實在惡毒，像是將所有在這兒吃飯的人，都罵進在內，心中有氣，一見他要坐下，也想開他一個玩笑。

他所坐的桌子，正在金羅漢的旁邊，與他不過相距四五尺，一見金羅漢即要坐下，便身子一抖，手一拂，將一隻筷子拂到了地下，俯身去檢拾時，力貫掌心，用力在椅子上面，按了一按。

這一按，以他眞力之深，已然將那張紅木椅子的椅面，震成了粉末！不過他用的力道，恰到好處，椅子面雖然成了粉末，一碰就掉，但暫時還完好如初。

他這一切動作，出手奇快，連坐在金羅漢對面的蔡大強和金羅漢右首的蔡大雄兩人都未曾覺察。金羅漢剛才吃了啞巴虧，自然知道是有人在暗中捉弄，身子一彎，剛要坐下，竟然也警覺起來，轉頭向椅面一看，見並無異狀，才一屁股坐下去！

他心中怒氣勃發，這一下坐了下去，用力不由得大了些，就算方敏未在椅上做了手脚，只怕它也承受不住，更何况椅面早已被方敏內力震碎，一坐下去，覺得股下一軟，已經知道不妙，急要站起身來時，那裏還來得及？北方椅子，椅面甚大，金羅漢人雖胖得可以，但是也整個身子，陷了下去！

蔡大強心中也正疑惑，那枚三稜釘是誰所放，猛地聽得金羅漢一聲大叫，人突然不見，站起身來一看，只見他身子套在椅子框中，狼狽已極，忍不住笑了出來！

金羅漢大怒道：「王八羔子，有什麼好笑？」用力一掙，將那張椅子，震成了幾塊，人方得脫身而出！

蔡大強也面色一沉，道：「金羅漢，你口中乾淨些，別像剛吃了一橛狗屎，一開口便臭哄哄地！」

金羅漢站了起來，舉起手掌，又想拍在桌子上，但是只舉到一半，却不敢拍了下去，模樣極是尷尬，吼道：「姓蔡的，這個樑子，咱們算是結上了！」一個轉身，大聲道：「那一個王八羔子，暗算你家佛爺，還不給我跳出來，藏頭縮尾，算得那一號人物？」

方敏只是低頭吃食，不去理他，兩眼却覷定了那在西北角盡頭處，大口吃大肉麵的那小個子。

因為剛才金羅漢一坐下去，大叫一聲，身子整個地陷在椅子中的時候，那邊六個人，雖是人人都抬起頭來看，但其餘五人，只是臉上驚異，只有那小個子，抬起頭來之後，還向方敏看了一眼。

方敏見他生得甚是清秀，年紀也不過二十上下，一雙大眼睛，像是會講話一樣，在方敏身上轉了一轉，而且他抬起頭來，看上一眼便立即又低頭去吃麵了，方敏已知那發三稜釘的，九成便是此人，暗忖他年紀和自己差不許多，武功也好，有機會倒要和他相識，多一個朋友也是好的。

那金羅漢見自己罵得如此厲害，尚無人搭腔，未免下不了台，兇性大發，一眼瞥見方敏坐在自己隣桌，還在從從容容地吃東西，心想桌面上那枚三稜釘，突然出現，一定不可能從遠處飛來，說不定便是這小子在搗鬼！他原是個渾人，一想到，便以為自己所想一定不錯，一口惡氣全都出在方敏身上，大喝道：「小畜牲，你還吃得下啊！」「叭」地一掌，便向方敏右肩，按了下來。

蔡大強一見他動手，忙叫道：「金羅漢，別動手動脚，在這兒傷人，有事找我姓蔡的好了！」

但他講話未畢，心中已是愕然，那年輕人竟然沒有被他一掌按倒。原來方敏知道他一掌要按了下來，想試一試他的功力如何，眞氣早已凝在右肩之上！

方敏等金羅漢的手按到了自己肩頭時，又向上略略一聳，覺得金羅漢壓下來的那一掌力量甚大，這一聳，竟未能將他的手震了開來，暗忖這和尚倒還有點名堂，趁勢向後一仰，像是吃不住他這一壓之力似的，筷子却夾了一大塊肥肉，手臂一抬，金羅漢正要開口大罵，猛覺一股熱氣，帶着一陣肉香迎面而來，知道不妙，一聲「混蛋」尚未罵出，口才一張，那塊肥肉便已直塞入他的口中！而方敏則立即站起，埋怨道：「大和尚，你嘰嘰哇哇地吵也罷了，為何前來擾我？看，一塊到口的肥肉，却被你吃了下去！」一面說，一面還頓足不已，說到一半時，又聽到西北角上，傳來「嘿」地一聲冷笑，方敏祇是心中一怔，並沒有加以理會。

金羅漢口中被一大塊肥肉塞住，嚥也不好吐也不好，用力一合口，滿口肥油又順着嘴角流下來，流得他整個下巴油光水亮，狼狽之極，好不容易才將肥肉嚥了下去，怪吼一聲罵道：「好小畜牲！胆敢戲弄你家佛爺！」五指握拳，「呼」地一拳！隔桌打到！拳風到處，桌上杯碗筷碟，乒乒乓乓，全都掃落地上，打成稀爛！金羅漢早年曾在五台賣藝，五台派僧人，在武林中聲名雖不很好，但是武功却是正式佛門功夫，一套外家羅漢拳更具降龍伏虎，無上威力，金羅漢離開了五台，這套羅漢拳法，却是一點也未曾擱下，那一拳喚着「撞鐘三響」，一拳未曾打出之時，便伸縮兩下，到第三下才向對方直送出去。

方敏暗忖，不管是宇內四邪也好，宇內小四邪也好，看來這些邪派人物，沒有一個是好東西，江湖上如此不寧，六年前自己母子兩人，逃得如此狼狽，結果母親還是不免受傷死去，當時雖然不知道追自己的是那些人物，祇知在母親背上，揮了一鞭的那人，是崆峒派一個姓關的，待崑崙聖書送給溫婆婆後，此仇非報不可。那金羅漢、芙蓉尼、曹不仁、崔奇等人，自己一到三強莊，他們第二天便接踵而至，可知當時隨後追逐自己母子兩人的，也有他在內，如今又號稱什麼「小四邪」，不如趁機給他點苦頭吃吃，一見他醋鉢大小似的拳頭，直搗而至，竟不退避，手臂一縮，叫道：「大和尚，你出家人怎麼動手打人啊！」

他右手本是抓了一雙筷子在手，手臂一縮，筷子便已迎住了金羅漢拳頭的來勢，對準了他大姆指上的「小商穴」和小指上的「小衝穴」，這個穴道前者屬「手太陰肺經」，後者屬「手少陰心經」。常言

道「十指連心」，自有其理，不過一般人動起手來，手是活動最多的一部份，也最難點中，因此少人使用。

此時，金羅漢一拳直搗，方敏以逸待勞，點這兩個穴道，却是再好沒有，金羅漢雖然見他筷子分了開來，但那裏將方敏放在心上，一拳去勢，絲毫不減，方敏等他拳頭堪堪要打到筷子上時，手向前略伸，那兩隻毛竹筷子，經他內力貫足了，不亞鋼條，直點了上去，金羅漢祇覺得突然之間手指一麻，整條手臂上的力道，俱都消失，這一驚實是非同小可，暗忖自己這一招「撞鐘三響」，曾將一堵牆硬生生打坍，如何却會連拳頭都未碰到他的身上，便會軟了下來，莫非這小子會妖法不成？

方敏見他呆立不動，笑道：「大和尚果然手下留情，多謝多謝！」

金羅漢重又大怒罵道：「畜牲妖怪，不給你看點厲害，也不知佛爺的本領，看你是什麽東西變的！」他心中一想到方敏會妖術，便立即破口罵他是妖怪，此人之鹵莽，可想而知。

方敏見他第二拳又到，暗忖非給他吃大苦頭，當眞不知死活，身子一側，金羅漢出拳如風「砰」地一拳，已然砸在方敏的肩頭之上，但是却聽得他大叫一聲，左手托住了右臂，「蹌蹌蹌」連退出七八步去，將三副座頭，連桌帶椅，全都撞倒！而他人也終究未能站穩，「咕咚」一聲，坐倒在地！

方敏在他拳頭打上來之時，一股極爲陰柔的眞力，便凝聚在肩頭之上，金羅漢打了上去，如中敗絮，他倒也識貨，知道對方年紀雖輕，但內功之高，已到了一流高手境地，連忙想縮手時，方敏肩頭上，一股極爲陰柔的力道，已然彈出，將金羅漢那一拳之力，全都震了回去，金羅漢收勢不迭，等於用力一拳，打在自己的肩上，那能不跟蹌連退？

方敏見他跌倒在地，半晌爬不起來，不由得「哈哈」一笑。

但是在他的笑聲中，却又傳來「嘿」地一聲冷笑，方敏急抬頭去看那個小個子時，祇見他兩眼也剛好向自己望來，面上略帶慍色，立即轉過頭去！

方敏不知他是什麽意思，也未曾在意，金羅漢好不容易站了起來，那裏還敢再動手？退出五步，手指方敏罵道：「小畜牲，你是何人門下？叫什麽名字？」

分明連人家本身都打不過，還要問人家門派，像是好去尋人家師長算賬似地，煞是好笑。

方敏一呆，暗忖自己以後在江湖上行走，難免有人問自己的姓名，自己叫什麽好呢？倏地想起不少人俱是一見自己這柄七孔刀，便識得自己是旋風島上的人物，何不便指刀爲名？「颼」地一聲，從懷中掣出那柄七孔刀來，略一擺動，便響起「噓」地一陣厲嘯，道：「大和尚，你識得這柄刀麽？」

「叭」地一聲，又將刀重重在擱在桌上，道：「我姓孔，名七刀！」

話剛講完，祇聽得桌椅推動之聲，飯店中尚剩的十幾個人，紛紛站了起來，祇剩那個小個子，還坐在那裏，不過臉上也帶着幾分驚異之色，其餘衆人俱是一下子便臉色煞白，金羅漢則更是面如土色，面上表情像是看見了最恐怖的東西一般，他祇是一時興起，便指刀爲名，絕想不到那柄刀掣出之後，會有這樣緊張局面出現。

心中大是驚異，又補了一句，道：「大和尚，你怎麽啦？是不是不識得這柄刀？」

金羅漢剛才還神氣活現，像是要將人吞了下去似地，此時却像是夾着尾巴要逃走的狗一樣，垂頭喪氣，連講話的聲氣也軟了，道：「洒家認得！」

方敏一笑道：「這便是了，從此以後，不准你再來吵擾蔡大俠，還不快走？」

金羅漢如奉綸音，道：「是，是，洒家走了！」一轉身便掀開門簾，向外走去。

就在金羅漢掀起了門簾，向外走出之際，方敏又聽到「嘿」地一聲笑！

方敏也不去理會，他已知尚在飯店中的幾個人，全是學武之士，是以金羅漢發惡之時，才不想離開，但不知爲何，一見了這柄七孔刀，便顯得如此惶恐，莫非溫婆婆在武林中的名頭，當眞如此之大？抱拳一笑，道：「在下祇是想將這和尚趕走，請各位就座！」

西北角上那兩個富家公子和三個大漢首先搶了出門，各自在櫃枱上扔了一錠銀子算數，其餘各人，也搭訕着紛紛離開，蔡大強和蔡大雄兩人也想離開。

方敏心中更是疑惑，暗忖婆婆的名頭就算大，她人那麽好，那些人又何必如此害怕？忙道：「蔡大俠留步！」

蔡大強回過頭來，臉色十分尷尬，道：「不知閣下有何指教？」

方敏暗忖原來他認不得我了，心中不禁一陣感嘆，收了七孔刀，道：「蔡大俠，我想到三強莊旁，我母親的墳墓，去拜一拜！」

蔡大強一楞，才恍然大悟，道：「啊！原來你就是那個孩子！原來你姓孔，叫七刀！」

方敏見他已將自己想起，高興地道：「蔡大俠，你果然還記得我！」在他講這句話之前，又聽得那小個子發出一聲冷笑，站起身來向外走去，一摔棉門簾，像是什麽人給了他氣受似的，方敏急問道：「蔡大俠，剛才走出去的那人你可熟識？」

蔡大強搖了搖頭，道：「面善得很，剛才見了孔老弟的七孔刀，唯他未曾起立，大約也頗有來頭。」

方敏道：「不錯，那枚三稜釘，就是他射來的，手法之快，用勁之巧，不是高手，曷克臻此！」

蔡大強見六年前的一個小孩，如今已然成了一個挺拔俊朗的年輕人，心中實是高興，但是想起那柄武林中人聞名喪胆的七孔刀，竟會在他的手中，心內總是覺得有一層隔膜，不能和他作過份的親近。

三人坐了下來，談不上幾句，方敏已然發現這一點，問道：「蔡大俠，我六年前蒙你救了一命，又蒙你葬了我媽，我心頭實是感激，你不妨當我子姪，爲何像是對外人一樣？願聞其詳！」

這幾句話，方敏道來異常眞摯，蔡大強心中頗受感動，再加他是豪爽成性之人，心中藏不住話，便道：「孔老弟莫見怪，似你這般人才，實不應拜在旋風島那老妖婆門下！」

方敏一楞，又問道：「蔡大俠，你說我拜在什麽人的門下？」

蔡大強和蔡大雄兩人對望一眼，蔡大雄向他大哥使了一個眼色，低聲道：「大哥，別再講了，咱們走吧！」

蔡大強却道：「不行，有什麽禍事，便由我來承担好了，我心中該說的話，不說出來，豈能蹩得住！」

方敏見他們兩人如此說法，蔡大強甚至講出「有什麽禍事，由我承担」的話來，倒像自己是什麽窮兇極惡的人，和自己講話也得戰戰兢兢，講錯了一個字，自己便會殺人一般，忙道：「蔡大俠說得不錯，但說無妨，那會有什麽禍事？」

蔡大強道：「孔老弟，我說你這樣的人材，實在不應該和旋風島上那魔——」才講到此處，還正在做作手勢，突然停止不動，像是在刹那之間，僵了一般。

蔡大雄面如土色大驚躍起，叫道：「大哥！」伸手一推蔡大強竟然應手而倒！

蔡大雄又是一聲驚呼，奪門而走，走得急了些，連門簾都不及掀開，「嘩啦」一聲，連人帶門簾衝到了街上，一股寒風，立即從門中吹入，將飯店中暖和之氣一掃而空！

方敏見蔡大強突然不動，一推便自倒地，還祇當他是突然之間被人點了穴道，暗忖什麽人出手如此之快，連自己都未曾發覺，繞過方桌走過去俯身一看，不由大吃一驚，原來蔡大強在刹那之間，臉上已成了灰色，伸手一探他鼻息早已死去。

方敏這一下心中的震動，當眞是非同小可，他自從離開旋風島以來所遇到的，如那醜女子、紅掌祖師、白骨神君等人，已全是一等一的高手。但却沒有一個能在他面前將人害死，而令他毫無所覺的！

方敏抬頭看時，見掌櫃的和店小二也已走得不知去向，便將蔡大強的屍體抱了起來，仔細在飯店中看了一看，實在是看不到甚麽！但是他却發現屋面上，有極小的一個洞，陽光射入，異常刺目，方敏走出了店外，但屋面上也未見有人。

六年前，蔡大強對他的好處，他是怎麽都不會忘記的，他心中時時地想着：世上對自己最好的人，本來，當然是自己的父親和母親，祇惜父親的名字叫什麽，自己也不知道，他是什麽人，現在在那裏，自己也莫名其妙。那一點，那個紅掌祖師的徒弟，其醜無比的女子，或者是知道的，祇惜沒有機會向她詢問。

除了父母以外，自己最親近的，當然是旋風島上的婆婆！——想到這裏，他不禁暗暗問自己：蔡大強所說，什麽旋風島上的老妖婆，難道是指溫婆婆？不會的，大約指的是惡夜叉，一刀斷五嶽單窮！

除了溫婆婆，自己心目中的親人，便是蔡大強了，如今，蔡大強却死得這樣不明不白，他心中的悲痛，自然不是言語所能形容，胸中憤悶無比，抱住了蔡大強的屍身，倏地仰天悲嘯起來。

此時，他內力何等深湛，再加心中悲憤已極，這一陣長嘯，當眞是風雲變色，鎭上行人紛紛趨避，店舖盡皆上了門板，片刻之間，一個人來人往，極爲熱鬧的鎭市，竟成了靜寂的死鎭！

方敏這一嘯足足嘯了半個時辰，方才「戛」然而止，但餘音尚在空中搖曳不絕，方敏抱了蔡大強的屍體，展開輕功直向三強莊中馳去！其時日落西方，太陽成了通紅的一個火球，剛好一塊烏雲，在落日附近，晚霞在那塊烏雲上鑲了一道金邊，鬱紅、沉黑、閃金三種顏色拼在一起，成爲一幅無比壯麗，無比悶鬱的景象！就在夕陽光芒的照耀之下，方敏抱着他六年前救命恩人的屍體向西疾馳而去！太陽一開始下山便黑得特別的快，從濱江鎭到三強莊，本來祇有三十餘里的路程，但方敏祇行到一半天色漸漸黑了下來。到三強莊門口時天色已然全黑，幸而月色甚是皎潔，映着積雪，也顯得異常明亮。

方敏一來到三強莊旁，見到那老高的木柵，心中又是一陣感觸，祇見莊門緊閉，舉手拍了幾下，並無人答應，便縱聲叫道：「開莊門！我送你們莊主的屍體來了！」連叫兩遍，皆無人答應。

方敏心中大異，從木柵縫中張望進去時，祇見家家全無燈火，暗叫奇了，莫非那醜女子雖未將三強莊燒成平地，但是却眞的將三強莊的人全都殺盡了不成？但繼而一想，又覺絕無此理，便又叫道：「快開莊門！」他自忖，這四個字，是以丹田之氣迫出的，少說也可以傳出七八里開外，全莊中人照理都應該聽到，但是却仍沒有回答。

好半晌，正待再叫時，忽聽木柵之上，有人爭論之聲，一個道：「三弟，我就不信咱們六年前有恩於他，他却會如此忘恩負義！」

接着便是蔡大雄的聲言，惶急之極，道：「唉！二哥，他如今已是旋風島上人物，還有什麽話可說，大哥性直，祇不過講錯了一句話，便遭了他的毒手，你若是開了莊門，三強莊上千餘口老少，祇怕一個不剩，萬不能開莊門的！」

方敏心中暗罵混蛋，怎麽將自己講成了是這樣的人，還說蔡大強是我害的？

正欲開口，又聽得蔡大風道：「三弟，我看未必，他既然害了大哥，何必要將大哥的屍身送來此處？」

蔡大雄道：「哼！就是要來此賺開莊門！」

蔡大風道：「祇怕如你所說，連金羅漢這樣的人物也吃了這樣的大虧，這一座木柵根本攔他不住！我要你去開莊門！」

蔡大雄怒道：「不行！二哥，你不要命，我們還要命哩！」

蔡大風也大怒道：「爲什麽不行，他越是壞人，我越是要開莊門，總不成讓大哥的屍首，落在他的手中！」

方敏聽到此處不禁欽佩蔡大風之爲人，緩退丈許，抬頭看時祇見那木柵高不過兩丈，而蔡大雄竟要以這樣的木柵來攔住自己，當眞是井底之龜！大叫一聲道：「不必爭了，開不開莊門我一樣進來！」

一提眞氣，足尖點處，人已直竄了上去！那木柵全是一根一根紅松木排在一起而成的，松木頂上削得極爲尖銳，方敏一足懸空，一足立在木尖之上，向前看時，祇見木柵上，搭有不少木屋，每一間木屋，均露出刀槍箭矛來，看看總有百餘人，方敏那將這種情形放在心上，「哈哈」一聲大笑，說道：「蔡大風過來說話！」



一言甫畢，正中一間木屋中，一個人便鑽了出來道：「可是孔少島主麼？」

方敏也不知他爲何這樣稱呼自己，道：「不錯是我，蔡大俠的屍體在此。」

蔡大風從木屋中一躍而下落在地上，仰頭道：「孔少島主請下來，恕在下本領低微不能在木柵上與孔少島主對話！」

方敏答應一聲飛身而下，仍將蔡大強的屍首抱在手中，正欲講話忽然聽得背後「颼」地一聲響，方敏反手竟抓了一枝亮幌幌的長矛在手，方敏不由得大怒道：「蔡大風，原來你誘我下來，是想害我？」

蔡大風面色一變，道：「孔少島主，你當蔡某人是何等樣人？」抬頭大叱道：「誰在暗中施放冷箭，還不現身？」

只見木屋中探出一個頭來，正是蔡大雄，叫道：「是我，老二，你不要命我們還要——」下面「命啦」兩字尚未出口，方敏手臂一抖，那支尖矛，便電射而出！

蔡大風大驚道：「孔少島主，手下留情！」話未講完，「叭」地一聲，那支尖矛，已然釘在木屋之上，長竿幌動不已。

蔡大雄只覺隨着長矛，一股勁風，逼得自己連氣都透不過來，急忙想縮頭進去時頭頂竟一陣劇痛，睜眼一看那長矛的矛桿，就在自己的頭頂之上，自己之所以不能縮進頭去，是因爲那支長矛，剛好在頭皮上擦過，將頭髮一起釘在木上！

蔡大雄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孔……孔……」地「孔」了半天，講不出話來。

方敏一聲長笑道：「蔡大雄，看在你大哥面上，饒你一條狗命！」一轉身，道：「蔡二俠，剛才言語間多有得罪，尚望你見諒！」

蔡大風雖然大着胆子，上來和方敏答話，但心中也是害怕，如今聽他言語間極有禮數，將心放了一半，道：「孔少島主，大哥是誰害死的，你究竟知不知道？」

方敏道：「蔡二俠，我確是不知，但我一定要查明此事，你們放心好了！」

蔡大風道：「得孔少島主這一句話，我們就放心了！」

方敏將蔡大強的屍體交給了蔡大風，道：「我還要去母親墳上拜上一拜，咱們後會有期了！」

講到一個「了」字，人便直拔而起，倒射而出，在半空中一個觔斗，便翻出了木柵，蔡大風見了這手輕功，不禁呆了。

却說方敏出了三強莊，實是想不透「旋風島」三字，爲何會在人們的心目中引起如此可怕的印象，莫非是爲了那單窮當年害人太多之故？不一會，便已來到了他母親的墳頭之上，只見墳上並無積雪，還加着新土，可知蔡大強仍時時照料，心中又是一陣難過，在墳前跪了下來，只見墳前掛着一塊石碑光光滑滑，却是一個字也沒有，方敏一時心中難過，「刷」地拔出七孔刀對着了石牌，呆了一會，舉起刀來，「錚錚」兩聲已在石碑之上，刻了一個「先」字，接着又刻了「母方」兩字，剛想再刻「太夫人之墓」幾個字時，突然聽得身後有人「嘿」地一聲冷笑。

那聲冷笑，和他在飯店時聽到的三四下冷笑，聲音一模一樣，方敏心中一動，疾回首看時，只見身後一棵楡樹的橫枝之上，坐着那個小子年輕人，雙脚懸空搖擺，甚是逍遙。一見方敏回過頭來，再是一聲冷笑地道：「我早就知道你不姓孔的了，果然便是那個姓方的孩子，好沒有出息，白枉了你媽的一番苦心！」

方敏一怔暗想這是什麼話？莫非他也知道自己身世，爲什麼自己會枉費了媽的一番心思？便問道：「尊駕此言何意？」

那個小子「嘿」地一笑道：「你媽死前，想你做一個光明正大的好人，怎知你却如此不濟！」

方敏怒道：「我與尊駕素不相識，爲何出口傷人？」

那小個子道：「閒話少說！你敢和我動手打一場麼？」

方敏心中一楞，道：「笑話，我與你無怨無仇，何必和你動手？」

那小個子身子一縱，便躍了下來，向前走了一步，方敏留心觀看，只見他不但一步跨出，只有一個極淺的脚印，而且躍下來落地之處，也只有淺淺的一個脚印，可知他輕功之佳，實不在自己之下！心中一懍，不敢大意，後退數步。

那小個子道：「怎麼無怨無仇？今日下午，你我之間，便已結下樑子了！」

方敏驚道：「奇了，這算什麼話？」

那小個子一翻眼道：「我在飯店之中，看中了那胖大和尚正要好好懲戒他一番，你如何橫來生事，搶了我的肥羊去？」

方敏訝道：「聽尊駕此言也是行俠仗義之士，金羅漢這等武林敗類，人人得而除之，誰出手都是一樣說什麼搶不搶？」

那小個子冷笑一聲，道：「就是不行，你在飯店中此舉，分明是向我逞能，我却不服氣，非要和你動手不可，再說，你這種人，配什麼行俠，談什麼仗義！」

方敏見他簡直一點理由都不講，只是存心和自己過不去，日間在飯店之中，因他發三稜釘戲弄金羅漢，而發出一點好感，不由得一丟而光，怒道：「原來行俠仗義，也有配與不配，若是天下行俠之任，全都落在尊駕肩上，旁人一點不配的話，只怕尊駕也未必做得了那麼多，當眞可笑已極！」

那小個子面上變色，叱道：「你廢話什麼？敢不敢和我動手？」

方敏此時看出此人異常小氣，心胸頗窄，他當然不願意毫沒來由與人動手，而且還要趕着去中原取那崑崙聖書，送回旋風島去，但是人家現已逼到這種地步，不動手似乎太儒怯，笑了一下道：「尊駕旣要動手，也無不可，但我們不妨比一比輕功、內功和暗器功夫，不必比武如何？」

那小個子一聲冷笑：「我早就知道你不敢動手，就是要憑我這雙肉掌領教一下旋風島七孔刀的妙着順便爲世除害！」

方敏見他一味進逼，雖不願生事，究竟年輕，未免沉不住氣，暗忖他如此不知好歹，若不給他一個厲害看看，糾纏不休，也難以打發，長笑一聲，將刀收起，道：「請賜——」（未完・五）

「無字家書」答案：

趙尚在信中是巧用鳥名諧音暗示銀數：八隻八哥是八八六十四，四隻斑鳩是四九三十六。正好說明是一百兩。

